阅文集团
CHINA READING

风月半城

十四郎◎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风月无边
楔子
第一章 有女玄乙
第二章 佳偶难成
第三章 此恨难追
第四章 公主娇蛮
第五章 冤家宜结
第六章 白泽帝君
第七章 聪明狂妄
第八章 睚眦必报
第九章 桐景殿内
第十章 青阳少夷
第十一章 傲慢无礼
第十二章 可笑多情
第十三章 羲和神女
第十四章 狂暴飞廉
第十五章 有难同当
第十六章 针锋相对
第十七章 秋水如泓
第十八章 此行诛心
第十九章 群犬狺狺
第二十章 晨曦秘语
第二十一章 脚踏两船
第二十二章 石破天惊
第二十三章 此心狂乱
第二十四章 此境虚幻
第二十五章 黯然离去
第二十六章 女之耽兮
第二十七章 太阳西出
第二十八章 江神府邸
第二十九章 七煞大阵
第三十章 鲶鱼巨妖
第三十一章 幽谷深处
第三十二章 掌中泥鳅
第三十三章 乱我心曲
第三十四章 神君风流

第三十五章 洗耳恭听
第三十六章 千钧一发
第三十七章 鱼妖凶猛
第三十八章 其毒大苦
第三十九章 君子之歉
第四十章 心之救赎
第四十一章 怨气难消
第四十二章 十全大补
第四十三章 孤独可耻
第四十四章 天真罪孽
第四十五章 公主如玉
第四十六章 奈何顽劣
第四十七章 玉阳神府
第四十八章 望舒神女
第四十九章 剑舞惊鸿
第五十章 望舒之邀
第五十一章 地火明夷
第五十二章 离恨海落（上）
第五十三章 离恨海落（中）
第五十四章 离恨海落（下）
雪满乾坤
第五十五章 泥鳅快跑
第五十六章 痴心神女
第五十七章 不可脱也
第五十八章 迷魂幻术（上）
第五十九章 迷魂幻术（下）
第六十章 好色槐妖
第六十一章 兄长清晏
第六十二章 因缘了却
第六十三章 情从何起
第六十四章 青帝邀帖
第六十五章 太山之顶
第六十六章 此情何解
第六十七章 霞映澄江
第六十八章 雪月一色
第六十九章 不战心魔
第七十章 尾巴玄乙
第七十一章 三生石畔
第七十二章 落入尘埃（上）
第七十三章 落入尘埃（下）

第七十四章 寂寞祸患
雪满乾坤
第七十五章 幼时之伤
第七十六章 术法挑衅
第七十七章 云胡不喜
第七十八章 声色犬马
第七十九章 作茧自缚
第八十章 荆棘刑罚

版权信息

本书版权由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2016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违者必究

风月无边

楔子

二月二,龙抬头,清净了数百年的钟山顶热闹无比。

从卯时开始,碗大的金花便一朵朵自云中坠落,仙乐阵阵,香风四溢,宾客往来不绝。钟山帝君笑了整整一天,收礼也收了一整天,下巴和胳膊都有点酸痛。

他的小女儿生下来到今天刚好两百岁,按说宴席不用办这么热闹,不过前几日还是泥鳅似的小丫头突然化出了人身,在钟山龙神一脉来说,算得上是头等大事,少不得请四海八方的天神们来喝个酒。

眼看日上三竿,来贺喜的宾客越来越多,钟山帝君脸皮都笑麻了。

不知怎么搞的,今天总有些心不在焉,好几次都叫错了来客的尊号,所幸一旁有神官齐南打圆场,倒还没出什么大差池。

好容易得了空闲,钟山帝君望着越爬越高的日头,到底忍不住低低叹了一声:“阿翠竟真不回来?”

齐南笑道:“小公主两百岁便得了人身,这样的喜事,夫人怎会不来?帝君且放宽心思,莫要多虑。”

帝君依旧忧心:“她一定还在气我请了桐山一族的人赴宴,可珊珊是无辜的,她对我发乎情止乎礼,这个傻阿翠,何必与我斗气到现在。”

齐南浅笑垂眸,偷偷拂去胳膊上升起的鸡皮疙瘩,跟了帝君十几万年,还是没法习惯他这种腔调。

帝君别的都还好,就是这股多情腔始终改不掉,见一个爱一个,每个都说发乎情止乎礼,钟山龙神一脉多少代积攒下来的那点冷酷威名,都

快被他败光了。

就连最远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上的小仙君都晓得,钟山帝君是最不好惹的帝君之一。能被天帝称为帝君,地位已是非同小可,关键是他们这钟山龙神一脉,绝非四海八荒的其他龙神所能媲美。

上古天帝有言: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说的正是钟山龙神一脉。

曾有传言,上上代的钟山帝君与九天之上的凤凰一族生了些龃龉,一怒之下将极西之地的离恨海彻底放逐在永恒黑暗之中,直到今天那里都阴寒彻骨,为无数厉害的凶煞盘踞,寻常的神族稍微靠近些便要重伤,故尔已被天帝封为了禁地。

这是万龙之尊的霸道,不过看看眼前的这位帝君嘛……齐南无声地叹了口气。

叹气归叹气,该安抚的还是要安抚,齐南劝道:“此处宾客无数,帝君还是谨言,何况小公主如此天赋,帝君应当开怀才是,怎能愁眉紧锁?”

钟山龙神的血脉与其他龙神自有不同,出生时是为龙身,往往要在钟山顶的养龙池内渡过五六百年,才能化为人形。如今的帝君,还有小龙君,都是在五百岁左右才得了人身的,小公主仅两百岁就能得到人形,足以说明其神力之浑厚,说不准将来就靠她挽回点钟山龙神的威名了。

他再三把小公主拿出来说事,终于打动了钟山帝君那颗多愁善感的心,正准备找女官把女儿抱过来亲昵一下,忽觉一股微弱的力道在拉扯袖子,帝君低下头,便见儿子清晏倚在腿边,满脸稚气地抬头看自己。

“要爹爹抱。”清晏奶声奶气地朝他伸出手索抱。

钟山帝君露出笑容,方欲将儿子抱起,只听礼官高声唱道:“桐山三公主,前来贺喜。”

但见宫门处祥云飞舞,托着浩浩荡荡一群天神飘了进来,为首的神女披着淡桃花色的天衣,袖口衣摆不知嵌了多少天河星屑,晃得整座钟山都亮了。

见到钟山帝君,她双目流波婉转,含羞带怯地盈盈行礼,柔柔唤一声:“帝君。”

这一声唤得钟山帝君心都酥了,情不自禁走到她面前,应一声:“珊珊。”

齐南低头望向清晏,这孩子的胳膊还茫然伸着,却没等到爹爹的抱。他只有再一次在心底叹息,蹲下去柔声道:“小龙君,帝君今日有太多宾客要招待,不如您去看看小公主?”

一派天真的清晏果然被打动了,连连挥舞胳膊:“看妹妹!看妹妹!”

后面的女仙立即上前将他抱开,用身子挡住他的视线,不教他望见钟山帝君握着桐山三公主双手的模样。

桐山三公主既来,想必帝君是没心思招呼其他客人了,齐南只得替上去,忙得跟陀螺似的。

直到天色渐渐暗沉,酉时降至,夫人依旧没有出现的迹象,齐南想,她肯定是不会回来了。

夫人是翠河河神的女儿,从身份来说,确实是高攀了钟山龙神一脉,这也是她自己的一块心病,加上帝君大婚后多情花心的性子始终改不掉,她三天两头地吵,估计这次是累了,让她静静也好。

不过,这些大大小小的神族们,十之八九都乱七八糟,天长地久的时光,绝顶丰艳的容颜身段,哪一个不是在感情上剪不断理还乱?今天爱这个,明天恨那个,反正有无比漫长的年月供他们造作纠缠,哪里管什么婚前婚后,像夫人如此较真的神族,反而少见。

酉时正,女仙们抱着小公主从偏殿里出来了。才两百岁便得了人身,小公主看上去更像是凡人的婴儿,小小的身体被裹在金丝织就的锦被里,胸前放着瑰丽繁复的黄金锁,一面沉沉地睡着,一面把手指头含在嘴里吮,可爱极了。

清晏一路又蹦又跳跟在后面,不停试图用手去够她,兴奋地嚷嚷:“粉团儿!粉团儿!”

巨大的赞叹声在来宾中此起彼伏,先前都以为钟山帝君夸了海口,哪有两百岁就得人身的龙女?如今一见,竟是真的,许多年老的天神们想起曾经钟山龙神一脉的霸道,不由感慨万千。

如此浩大的声势,到底是将小公主惊醒了,女仙怕她啼哭,急忙悉心摇晃抚拍,她却十分安静,换了只手继续吮,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好奇地望着眼前无数神族,一眨不眨。

齐南估摸着马上帝君该给小公主取名,这个仪式十分重要,受不得干扰,他上前将莫名兴奋的清晏按住,吩咐女仙将他带到座位上,自己捧了玉匣,内里陈列不死树制成的细签,每一根都刻了字,只等待钟山帝君的挑选。

帝君四方祝祷后,忽而抬手在玉匣上轻轻一拍,但见内里无数不死树细签好似活了一般飞起,在空中排列出无数大小不一的圆,不一会儿,两根细签像是被看不见的线拉扯住,轻轻落在帝君掌中。

他低头一看,便取过案上的毛笔,蘸了天河水,在空中利落干脆地写下“玄乙”二字,霎时间莹光闪耀,“玄乙”两字在半空缓缓浮起,忽而化作万千光点,在夜色中莹莹絮絮地飘浮,良久才消散于风中。

“既然天道有所示,本座自当遵循天意。今日为小女命名:玄乙。”

下一刻,贺喜声此起彼伏,巨大的琉璃屏风后,乐官们奏起仙乐,万朵金花下雨般坠落,空荡荡的礼桌上忽然出现无数美酒,诸位神仙纷纷举

杯邀饮。

酒香醇厚,女仙怀里的小公主玄乙还不习惯这味道,打了个喷嚏,紧跟着“噗”一声,这玲珑剔透的玉娃娃在万众瞩目下变成了一尾灰溜溜的小龙,只有几寸长,在女官手中头尾摇曳,跟泥鳅似的。

四下里骤然静了下来,桐山三公主花容失色,惊得声音都变了,有点刺耳:“哎呀!怎么变成泥鳅了?!”

钟山帝君面色阴沉,邀饮的天神们噤若寒蝉,假装没听到桐山三公主的话,就连屏风后的乐官们也停下了奏乐——已得人身的龙神一脉按理说不该再变回龙身,除非……除非神力低微,不能长时间维持人身。

可钟山龙神是什么血脉?小公主怎能神力低微?之前说的好好的两百年就得了人身,眼下算什么?众目睽睽下变回小龙,还长得跟泥鳅一样,简直是揪着钟山帝君的脸打得啪啪响,响彻天际。

安安静静坐着的清晏忽然快步走至尴尬的女仙面前,抬手将妹妹捧到自己怀里,用手指头轻轻抚摸她头顶嫩芽似的小角,一面低声哄道:“好孩子,听话,快变回去。”

泥鳅一样的小公主却在他掌心打个呵欠,吐出一串口水泡泡,蜷成一团,睡着了。

二月二,龙抬头,钟山顶小公主的两百岁寿宴早早散了,诸神离开的时候,钟山顶已经开始飘雨,想来帝君心情不佳,过两天可能就要冰封钟山。

不管钟山帝君怎么不爽,这件事依旧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整个神界,连三座仙岛上的小仙君们都晓得,钟山龙神吹破了牛皮,号称两百年就得人身的小公主,在寿宴上变成了泥鳅。

“泥鳅公主”的名号顺理成章地响彻寰宇,有着万龙之尊名号的钟山

龙神一脉,所剩不多的威名再一次被狠狠抹黑,连下方的那些妖族都敢堂而皇之地嘲笑他们。

直到上千年过去,钟山帝君的夫人翠河神女不知何故陨灭在大荒之原,与此同时,北方的桐山一族忽然遭到寒冰封冻,族内诸神尽数陨灭,有传言称,正是钟山帝君所为。

桐山一族陨灭得太过离奇,天帝亦曾找帝君质问过,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谁也不知他二位神尊聊了些什么,只知道钟山帝君安然回到了钟山,继续做他的帝君,而桐山一族的事,就被天帝悄然无声地压了下去,全当没发生。

至此,钟山龙神的威名再一次震慑神界,有关泥鳅公主的笑话,终于无人敢再提。

时光匆匆流逝,一晃眼,八千年过去了。

第一章 有女玄乙

那是一个晴朗的春日,两条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神界持续许多年的平静。

第一条,花皇的后花园里,原本应该三万年才开一次花的婆娑牡丹,这次只隔了一万年不到就冒出了花骨朵。

第二条,有小道消息称,天帝有意牵线撮合钟山龙神烛阴氏的小公主和华胥氏青帝的独子扶苍神君。

正巧花皇后花园的婆娑牡丹开了,本着“不想初次见面太尴尬”的念头,天帝将两位年轻天神的初次相见定在了花皇的后花园,见着来赏花游玩的天神们众多,他俩便不至于大眼瞪小眼了。

消息一传出来,这几日前来赏花游玩的天神们络绎不绝,后花园的门槛眼看着都被踩矮了几寸。

当年钟山帝君的夫人翠河仙子陨灭在大荒之原,神君自此封了钟山,几乎不与诸神来往,到现在谁也没见过神君的一子一女是何等容貌。

而有关那位小公主,倒有“泥鳅公主”之类的谣言,想必十之八九只是个平庸的小神。

不过,纵然再平庸,她的出身依旧高贵异常。

如今小公主年方九千七百岁,刚刚才到可嫁娶的年纪,便能请得动天帝为之牵线,青帝引荐独子,此等架势,寻常神族只能羡慕赞叹。

可是,天帝牵线谁不好,为什么偏偏是扶苍神君?神界无数神女为此

芳心暗碎。

犹记得当年扶苍神君也不过才两万两千岁,恰逢帝女出嫁,酒席足足摆了五天。天帝嫁女,诸神自然少不得捧场,那时四海的龙女们先起了歌舞,湘君凑趣抚笛横吹,太子长琴以琴音和之,羲和神女击鼓呼应。

天帝许是酒兴上来,忽然转头望向东南角独坐的一位年轻神君,笑道:“扶苍,何不舞剑助兴?”

年轻的神君振袖而起,翩然的姿态如同一只鹤,长剑为他执在手中,行云流水般潇洒。

一曲皓月寒霜收尾,他的动作也收尾,长剑划出干脆漂亮的一道线,年轻的神君傲然端立,微微侧着的脸,鼻梁与下颌的弧度隽秀而完美,他抬手,将长剑递还给龙女们,垂下的眼睫扬起,双眸似月光般清冷。

风华绝代。

一场剑舞令扶苍神君名震四野,也让无数神女为之心驰神迷,如今想到他即将落入烛阴氏小公主的魔掌之中,更是让人肝肠寸断。

未时过三刻,风忽然大了起来,层叠汹涌的云海像是被一双巨手骤然撕开,青色九头狮御风而飞,一个眨眼的功夫便落在了花枝缭乱的梨花林中。

漫天雪白里,年轻的神君轻轻从狮背上跃下,广袖摇曳,翩然惊鸿,正是青华帝君的独子扶苍神君。

他竟是一个人来的,没带随扈,也没带侍立女仙,牵着九头狮信步走向花皇的庭院。直至庭院门前,花皇的侍者们早已迎出,毕恭毕敬地接过缰绳。

“不知花皇有何安排?”扶苍低声问。

与他清冷似月的外表不同,他的声音竟极具诱惑力,甫一开口,低沉而魅惑的声线像一柄柔软的羽毛刷轻轻刷过心间,令人酥倒半边。

侍者们不由自主红了脸,半晌答不上来他的问题。

忽然之间,云海内又传来雷音般的嗡鸣声,重叠的云层被毫不留情撕裂,一辆金碧辉煌的长车在云中穿梭前行,其上纹绘的正是钟山龙神的图腾,车身周围祥光万里,随扈者浩浩荡荡,不下百人。

待这浩浩荡荡的人群落在梨花林中时,小小的花林突然显得有些拥挤,诸神们不得不纷纷让道。

只见前方三十名随扈提了青铜小桶,用玉勺舀水,泼洒在道路两旁。中间三十名女仙捧着紫金的香炉,青烟袅袅,幽雅清凉的香气几乎盖过了梨花的味道。

再后三十名随扈一路铺下雪白的纤云华毯。这毯子是天河岸织女们采了流云织就,更以天河美玉点缀,一尺纤云毯都极为奢侈,小公主居然拿它来铺路,实在太过奢华。

长车后跟随的最后三十名女仙手执拂尘羽扇宝瓶玉匣,更有两个随扈扛着巨大的锦缎伞。随扈虽然众多,却安静无比,一路气势惊人地行至庭院门前,随扈向两旁散开,长车堪堪停在扶苍神君的面前。

“帝女都没这种排场……”

诸神不满地窃窃私语,就算是钟山龙神的公主,初初露面便气势汹汹随扈百人,是想彰显自己身份高不可攀吗?

车门“吱呀”一声被打开,扛伞的随扈立即撑开锦缎伞候在两旁,侍立女仙恭敬地弯曲胳膊,一只纤长的手扶在上面,五根指甲上都涂了鲜红的蔻丹,衬着女仙嫩黄的衣袖,更显得肌肤胜似新雪。

诸神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在那只柔荑上——出来吧,钟山龙神的小公主,看看你到底长什么模样才能这般骄横奢华!

一个纤细的人影从金碧辉煌的长车上缓缓下来,小公主穿着霜色的长裙,其上密密麻麻纹了无数暗金色的闭目之龙,漆黑的长发用金环点缀,除此之外一无饰物,有种不动声色间的华贵。

她的脸低垂在锦缎伞的阴影中,偶尔泄露的脸颊弧度丰盈而柔嫩。扶着侍立女仙,她走得不快也不慢,每一步都恰到好处地优雅着。

及至走到扶苍神君面前,扛伞随扈与侍立女仙退开三步跪下行礼,诸神才第一次见到钟山龙神小公主的容貌,年轻的神女们忽然都有些泄气。

小公主肤色极白,便映得眉眼更加浓黑,双唇更加娇嫩。或许是因为出身高贵,又或许是因为排场太大,她身上有一种莫名的气质,像是无邪的娇憨,又像是矜持的高贵,使她看上去绝不会泯然于诸神。

更何况,她是这般丰姿绰约,净无纤尘。

九千岁的年纪让小公主的脸颊上还存着一丝稚气的丰盈,她的表情十分平静,看不出任何内心的情绪,坦然与对面的扶苍神君对视,仿佛站在对面丰神俊朗的年轻神君只是个五官模糊的木头人。

振袖弯腰行礼,幽雅清凉的香气覆盖了整座花皇仙岛。

“妾身钟山龙神烛阴氏,玄乙,见过扶苍神君。”

她的声音低柔如夏夜的凉风。

第二章 佳偶难成

九头狮被牵去了坐骑圈,小公主带来的那一大帮浩浩荡荡的随扈们也已散开,贴着仙岛的边缘,无声无息地将花皇仙岛围成个铁桶。

此举惹来天神们诸多不快,暗地里抱怨连连,偏又舍不得走。扶苍神君跟钟山公主到底能不能互相看上眼?大家对这件事很关心。

因见神君引着小公主进了花皇内园,此处若非花皇邀请,绝不能进,诸神只得努力朝里张望,个个跟鹅似的把脖子伸老长。

花皇内园更是满目姹紫嫣红,所种皆为花皇珍爱的花品,风过处,淡香浓香交迭递送,令人心旷神怡。

小公主走得很慢,好像没有女仙搀扶,她便无力走路,扶苍神君只得走走停停,时不时还是要回头等她。

没有人说话,神君看上去连挑起话题的兴趣都没有,一路沉默得像个哑巴。

不过片刻,忽听玄乙在后面轻柔地抱怨:“这条路满地碎石,甚是粗糙,妾身实在走不惯,还望神君体贴,容妾身稍稍休憩片刻。”

扶苍一言不发地停在云池畔的悬空回廊上,转身时瞥了一眼足下小路,上面嵌的是打磨得极为平整的天河石,粗糙?

玄乙用手绢将栏杆擦了十几遍,这才软软地倚上去,顺手将那块手绢丢进了云池。

扶苍立在她身旁,低声道:“花皇内园云池内养了许多仙品鱼,公主此举,不大妥当。”

玄乙仰首静静看着他:“神君言之有理,妾身乃钟山烛阴后人,小小云池岂能安置妾身的帕子?是妾身思虑不周。这云池内的仙品鱼,今日便算是得了福泽罢。”

扶苍没有再说话,倒是玄乙又缓缓开口:“妾身一直被养在深闺,于外界事所知甚少,有关神君的事,也仅由父亲转述了一些。神君年少潇洒,曾在帝女婚宴上做剑舞一曲,只可惜妾身未能亲眼目睹神君的英姿。不过,既然父亲与青帝皆有意,妾身便不敢见外,如今有一言想要说与神君听闻。”

她说话慢而软,咬文嚼字,一席话说了许久,扶苍耐住性子听她说完,声音不由又冷了几分:“公主有话但说无妨。”

玄乙淡道:“神君乃东方青帝之子,将来便是继承青帝之位。舞刀弄枪乃是莽夫武将所为,神君他日成了帝君,此举才是不大妥当。”

她神色始终平静至极,对他眼眸深处越来越浓烈的不耐视而不见,反而又道:“妾身今日得见神君,心中十分仰慕,能与神君结为连理,实乃妾身所愿。故而还望神君三思,妾身希望夫君是儒雅清贵的帝君,而非舞刀弄棒之莽夫。”

扶苍眉头微皱,旋即又松弛开,语气淡漠:“此事公主言之尚早,暂且宽心。花皇内园的婆娑牡丹近日开了花,公主可愿同去观赏?”

玄乙勉为其难地答应,跟在他身后继续慢吞吞地走,半个时辰走完了悬空回廊,又花了半个时辰才来到牡丹院。

护花侍者见是他俩,立即毕恭毕敬地弯腰将院门打开,但见院内无数牡丹迎着春风绽放妖娆,紫一团,粉一堆,如叠锦铺霞般,而正中的琉璃台上独独只种了一支牡丹花,花朵不过巴掌大小,却有层层叠叠不下数千层的花瓣,其色透明似霜,冰晶般的花瓣上又有无数纤细脉络,色如碧玉,正是传说中三万年才开一次花的婆娑牡丹。

“好漂亮的牡丹。”

玄乙赞了一句,忽然抬起手臂,丝质的华贵长袖缓缓滑落,露出皓白纤细的手臂,似是要去摘这朵珍贵的牡丹。

护花侍者登时大惊失色,急道:“公主不可!”

玄乙奇道:“有何不可?”

身后的扶苍突然开口了,声音冷得像冰:“婆娑牡丹是天地间的灵根,三万年才开一次花,公主岂能因私心便将其毁之?”

玄乙眸光流转,似是有些委屈,轻道:“可是,妾身喜欢,便是这朵花的福泽,天地灵根,怎及得上钟山烛阴……”

扶苍终于不等她慢吞吞地把话说完,倒退了数步,拱手行礼:“我还有事,不能久陪公主,告辞了。”

说罢他竟不等她回答,拂袖而去。

玄乙没有动,她的胳膊还举着,纤细的手指还差着几寸便要触到花瓣。一旁的护花侍者又是害怕又是慌张,连声哀求:“还望公主手下留情!这是花皇大人最珍爱的牡丹!”

片刻后,玄乙那只让人心惊肉跳的手终于慢慢收了回来,她慢条斯理地整了整袖子,忽然朝劫后余生的护花侍者微微一笑:“婆娑牡丹果然名不虚传,可惜了。”

“可惜了”三个字让护花侍者又出了一把冷汗,却见这位小公主气定神闲地开始观赏院中其他牡丹,扶苍神君拂袖离去,对她竟好似完全没有影响,她既不尴尬,也不生气,在牡丹院里绕了一圈,把每一种牡丹都欣赏了一遍,这才慢慢走出内园。

原本守在门口偷窥的诸神们如鸟兽散,继续在梨花林中弹琴的弹

琴,跳舞的跳舞,歌舞升平的很有些勉强。

所有目光都偷偷胶着在小公主身上,盼着从她脸上看出点端倪,奈何这位金尊玉贵的公主涵养太好,神情平静得怕是针扎一下都不会有波澜。

浩浩荡荡的随扈们又一次排列好长队,像来的时候一样,声势惊人地离开了花皇仙岛,留下一群叽叽喳喳的天神们,兴奋地互相讨论方才发生的一切。

金碧辉煌的长车在云海中穿梭,玄乙从侍立女仙手中玉匣里挑了一粒腌渍得恰到好处的乌梅,一放进口中,又酸又甜的味道令她愉悦地“嗯”了一声。

似是见她心情不错,侍立女仙小心翼翼地问道:“公主,今日与扶苍神君相见,您印象如何?”

玄乙专心致志地咬那颗乌梅,隔了许久方道:“怕是难成。”

侍立女仙吃了一惊:“可……这是天帝牵线……”

玄乙无辜地望着她:“你今年多少岁了?”

侍立女仙不解她的意思,只得老实回答:“两万三千岁。”

玄乙用最优美的仪态将梅核吐出来,淡道:“你两万三千岁了还没出嫁,我今年才九千七百岁,自然不用急。”

侍立女仙吃了一惊:“婢子如何能与公主您相提并论!何况夫人她……帝君自然急着盼望您找到归宿。”

玄乙不答,只掀开窗帘,任由风灌进来吹乱她精致的发髻。

“车里有些气闷。”她忽然开口,“停车,我想出去。”

浩浩荡荡的随扈长队骤然停了下来,侍立女仙还试图劝说这位任性的小公主:“公主!您身份高贵,如何能像那些寻常神族抛头露面……”

玄乙不等她说完,早已拉开车门,雾气瞬间笼罩了她纤细的身体,飕风将她华贵的衣裳吹得摇曳翻飞,看上去很有些超逸脱俗的姿态。

“我是钟山龙神烛阴氏后裔。”她望着坐立不安的侍立女仙,慢悠悠地说道。

侍立女仙急忙应道:“正是如此,所以公主您不可……”

“你见过龙有坐车的吗?”玄乙眨了眨眼睛,下一个瞬间便已御风而去,一眨眼就飞得看不见了。

第三章 此恨难追

当望舒神女驾车将月亮送到苍穹顶时,玄乙也不紧不慢地回到了钟山。

为夜色笼罩的钟山,雄伟而寂静,玄乙沿着漫长的台阶,一级一级攀爬。台阶上的薄霜在月光下泛出黯淡的青色,两旁的树木花草,都已被冻在晶莹剔透的寒冰之中。

或许再过段时间,连这条长长的台阶也要被冻住,玄乙想,那时候再来见父亲,只能用飞的了。

古老的长生殿矗立在台阶的尽头,历代只有成为了钟山帝君的烛阴氏才能住在里面。此刻巨大的殿门微微敞开,幽寒的风从缝隙里钻出来,吹乱了玄乙刚刚整理好的头发,她方用手压了一下,殿门忽然大开,钟山帝君的声音传出来:“阿乙,你过来。”

玄乙微微垂首,恭敬地步入殿内。

偌大的长生殿被浓稠的黑暗笼罩,只有正中寒冰椅上一点幽幽烛光摇晃。钟山帝君静静望着悬浮在面前的那朵烛火,他的脸在黑暗中显得格外苍白枯槁。

玄乙躬身行礼,口中尊称:“玄乙见过父亲。”

钟山帝君默默颔首,片刻后,低声问道:“今日与扶苍神君初见,你觉得他如何?”

玄乙道:“女儿觉得扶苍神君容姿出众,气度非凡,果然是不负盛名。”

钟山帝君枯槁的面上难得露出一丝笑容:“哦?你喜欢他?”

玄乙淡道:“神君对女儿似乎未有青睐。”

钟山帝君有些意外:“莫非他已心有所属?怎会?”

玄乙垂首道:“我是您女儿,您自然觉得千好万好,外人未必如此。”

钟山帝君深深看了她一眼,她平静至极的表情,看不出一丝一毫真正的情绪。他想起阿翠还在的时候,儿子说说笑笑,成天胡闹,女儿虽然天生安静,肉嘟嘟的小脸上也是时常挂满娇憨笑容的。

现在什么都没了。九千年,玄乙再也没对他笑过,也再没哭过,在他面前,她什么错都没犯过,平静而且完美。

钟山帝君心头掠过一丝涩然,他勉强开口:“无妨,这个不行再换个就是,我钟山烛阴氏的女儿,还怕找不到好夫婿不成。”

“父亲说的是。”玄乙答道。

烛火轻轻跳跃了数下,她的脸在光影变幻中,显得很是诡异,钟山帝君想起阿翠陨灭时染满了血迹的脸,身体情不自禁开始微微震颤,烛火跳得更厉害了。

当年翠河畔妖娆多姿的神女,情窦初开,与钟山龙神一脉的年轻帝君陷入炽热的爱恋,一心渴求天长地久的专一和忠诚。可他毁了她,也毁了自己,还有他们的儿女,纵然他再怎样后悔,也于事无补。

他不想阿乙也如此,神族们有着漫长近乎永恒的时光,爱与恨,暧昧与轻佻,造作与纠缠……无数神族沉迷其中借以打发时间,真挚而专一的心,在这里得到的大多是破碎。

他曾亲手毁掉一颗真心,所以,这一次他一定要将阿乙保护好,钟山烛阴氏的女儿,决不能被旁人欺负。

“阿乙,四海八荒辽阔得很,什么神族都有,总有会叫你欢喜的,也总有会叫你难受的。你慢慢大了,不能一直留在钟山不出门,我想你多些见识,莫要像你阿娘那样死心眼。”

他喉头苦涩,烛火也越跳越激烈,最终“嗤”地一声熄灭,长生殿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中。

“你去吧,早些休息。”钟山帝君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极远的地方传来,“后面的事我交给齐南了。”

后面的事?什么事?玄乙心中有种不太妙的预感。

果然出了殿门,便见神官齐南远远地候在冰天雪地里,见着她,齐南的笑容就带了一丝戏谑,开口道:“公主今日与扶苍神君初见,不如进展如何?”

这个问题被问了三遍了。

玄乙转着眼珠,答得简洁:“神君没看上我。”

齐南只是笑,他显然没钟山帝君那么好敷衍:“公主还是这样古灵精怪。”

小公主自小就古怪,从她嘴里几乎听不见“不要”之类的话,帝君什么吩咐她都可以笑眯眯地应下,乐意做的便去做,不乐意做的,就弄得乱七八糟,偏生谁都挑不出毛病。

知道要和扶苍神君相见,她倒也欢欢喜喜地答应下来,结果今早齐南听说她带了一百二十名随扈,便知不好。

“帝君倒不是急着将公主嫁出去。”齐南笑吟吟地望着她,戏谑之色更浓,“帝君只是担心公主太过顽劣,不早些介绍,怕是以后嫁不出去。”

玄乙索性上前挽住他的袖子,仰首笑得眼睛眯成月牙:“我连一万岁

都还没到,等我二十万岁的时候再考虑出嫁。”

齐南是钟山上资格最老的神官,阿娘出事后,父亲性子大变,她和清晏都是在齐南的关怀下长大的,比起长生殿里成日静坐的帝君,他们兄妹俩倒跟齐南亲近许多。

“二十万岁的老龙女,想嫁只怕也难了。”齐南还想逗她。

玄乙无辜地瞪圆了眼:“我真想嫁,五十万岁也能嫁出去。”

这点子狂妄不晓得是跟谁像……齐南无奈地摇头。

“齐南,有没有清晏的消息?”她像个小女孩,充满期待地望着他。

“小龙君最近三百年始终不曾传递只字片语,不过公主不必担心,玄冥帝君性子虽然古怪,待弟子却是极好的,小龙君师从他,必然不会有什么闪失。”

清晏在翠河神女陨灭后,和钟山帝君的关系变得十分恶劣,直到三千多年前,玄冥帝君来做客,相中了他,大约也是有心化解他们父子的龃龉,索性便收他为弟子,带去了天北。

不过,小龙君当真忍心,三百年没消息,真是……齐南不由感慨,见玄乙一付没心没肺乐呵呵的模样,他眉头微蹙,忽然道:“公主,小龙君三千年前师从玄冥帝君,在天北过得逍遥自在,你想不想也跟他一样出去开开眼界?”

本以为这小丫头一定欢心雀跃,谁知她却微微一笑:“齐南,你跟父亲串通一气,又给我安排什么麻烦事?”

齐南愕然:“公主不想见见钟山外面有什么吗?何况,这是每个年轻神族必经之路,等你到了五万岁,便不可成日游手好闲,须得在神界有个神职才行,不然可是流放凡间的罪。”

玄乙打了个呵欠,难得出趟远门,她困了。

“我要睡觉了。”她揉着眼睛朝台阶下面走,“齐南,有清晏的消息一定要立刻告诉我。”

齐南真是拿她这随心所欲的态度没辙,急道:“公主!拜先生是个正经事!你得挑个先生啊!册子我都带来了!”

玄乙只挥了挥手,淡道:“你们安排,我随便。”

你们安排,我随便。上回跟她说起扶苍神君,她也是这句话。

齐南有些头痛,他只怕永远也搞不懂这位小公主脑瓜里到底装着什么东西。

第四章 公主娇蛮

齐南打开食盒,朝里面看了一眼。

三桑树质地的食盒内,用金片隔开了一个个梅花状的小格子,每一个格子里都放了两枚精致无比的茶点,其中正有公主最爱的桃花百果糕与玛瑙白玉糕两样。

“沏一壶华光飞景茶。”他吩咐旁边的女仙。

小公主对茶点的品鉴可谓苛刻,什么茶点配什么茶都十分讲究,既然今天他要去找她出门,自然得先把她哄开心点。

踏入紫府的云境中时,齐南心中忽然有些感慨。

眼前的紫府种满了帝女桑,满目浓绿与浅红交织,和九千年前他看见的景象截然不同。那时的紫府被万丈冰层掩埋,正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刚靠近公主的元詹殿,便觉寒意袭面,紫府内处处生机盎然,唯有元詹殿附近为冰雪覆盖。殿前无数白雪堆砌的物事,有的是人像,有的是花草,更多的是各种稀奇古怪的房屋。

小公主披着火红的狐皮披帛,正坐在水晶凳上,聚精会神地将手中的白雪捏成一朵雪牡丹。

这似曾相识的场景又让齐南想起了数千年前,他在漆黑的紫府内破冰前行,四处寻找小公主的踪影,最后在元詹殿前望见她,那时她也在捏花儿,而殿前只有一个雪人,栩栩如生,正是夫人陨灭时倒在地上的模样。

她捏了冰花儿就将它们轻轻抛在雪人身上,不一会儿就将整个雪人都盖住了。

他又是吃惊又是难过,于是柔声问她:“公主在做什么?”

其时年方一千五百岁的小公主很平静:“我送阿娘一些花,将她身上的血遮住。”

这些回忆并不怎么美好,齐南在心底暗叹一声。

“公主。”他唤她,举起手里的食盒,“茶点来了。”

聚精会神捏雪牡丹的公主突然开口了,带着三分慵懒,三分撒娇:“齐南,你一定是有什么麻烦事来找我,这个茶点我才不吃。”

齐南笑着打开食盒:“真的不吃?”

玄乙扭头,一眼望见桃花百果糕和玛瑙白玉糕,立即笑得春风满面:“齐南你真好!茶是什么?”

“华光飞景茶。”齐南将蓝玉茶壶轻轻放在水晶桌上。

玄乙乐坏了,在盒中挑了半晌,先捻起一枚玛瑙白玉糕,小小咬上一口,那边齐南已经帮她倒好一杯茶,就着华光飞景茶的清雅香气,她一口气将半盒茶点都干掉,这才满足地吁了一口气,拿起桌边没捏完的牡丹,继续开始捏。

隔了一会儿,她忽然笑眯眯地举起手,一朵冰晶似的婆娑牡丹正在她掌中盛开,半透明的花瓣上密密麻麻碧玉似的脉络,幽丽至极。

“齐南,这朵婆娑牡丹给你戴在衣襟上好不好?”

不好,她吃完喝完就不认账了,齐南微微苦笑:“我这样头发花白的老头,戴什么花?”

玄乙凑过来,轻轻将雪牡丹系在他的衣襟上,笑道:“你才不老,看,多衬你呀!”

齐南摸了摸雪牡丹,冰冷的触感让他心中微微一软,声音也变得温和起来:“公主,今日已约了白泽帝君,该启程了。”

玄乙露出满脸茫然神色:“白泽帝君是谁?”

她惯会装傻,齐南无奈,只得再次解释:“上回与公主说过拜先生的事,白泽帝君是万神殿内三十名首席之一,请他做先生,公主必能得益不少。”

“齐南你教我不就行了?”

齐南摇了摇头:“神界岂是人人可当先生?只有万神殿内有席位的天神方可担当此重任,待公主年满五万岁,若没有万神殿内先生的手函,便是流放凡间的大罪,即便是帝子帝女亦不可幸免。”

这是神界的死规矩,每一个未满五万岁的神族新丁,都须得拜一位万神殿内的先生,修习五行阴阳,神职总则,运数劫数等等之类的东西,以便他们可以获得神职,各司其职,不至于游手好闲寻花访柳,以致诸神堕落。

玄乙淡道:“我离五万岁还早着呢。”

齐南晓得跟她软绵绵讲道理行不通,索性笑道:“公主自然知道理由,又何须再问?”

她一天到晚就在紫府里面窝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好容易找天帝牵线介绍扶苍神君,又叫她故意把事情搅黄了。帝君最怕的就是公主这样养在深闺不知世事。

玄乙眨了眨眼睛:“可是,我今天不舒服。”

齐南戏谑地连连摇头:“怎么说也是个公主,不说一言九鼎,至少要说到做到。上回我和公主提起这事,公主是怎么说的?随我们安排。公主现在这样,叫随便吗?再说,公主真的身体不舒服?方才吃茶点的时候我可没看出来。”

玄乙终于放下手里的雪花,起身扶了扶狐皮披帛,叹道:“走罢,我去。”

万神殿座落在中天万神山内,因为离着天宫不远,加上各神司核查校验都在此处,所以神族们熙来攘往,极是热闹。

长车落地后,齐南却不忙下车,先从袖中取出了一只玉匣,打开后只见里面铺着霞光丝与天河玉织就的锦垫,垫上是一片巴掌大小的漆黑鳞片,幽深无光,纹路繁复。

玄乙有些愕然:“这是父亲的鳞片?”

钟山龙神的鳞片无惧五行阴阳与神兵利器,堪称至宝,送给白泽帝君那老头儿,就为了求他收自己当弟子?

齐南笑了笑:“以白泽帝君之能,自然当得起烛阴氏的龙鳞。”

据说这位白泽帝君是如今神界里面还在任职的天神中岁数最大的一位,开辟天然之道,精通世间万物之理,万神殿内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座殿宇,正是由他的大神通所庇护。

想要成为他座下弟子的神族们,多如过江之鲫,奈何他选徒极为严苛,往往还喜欢灵光一动出一些十分刁钻古怪的问题来考验慕名者,故而有传言,十万神族里也难出一个白泽帝君的座下弟子。

“白泽帝君原先听闻公主年岁尚小,便推辞不肯见,若非天帝劝说,帝君又送上豪礼,怕是这一面也难求。不过,见面是见面,此事能不能成,还得看公主是否得他慧眼青睐。公主莫要胡来,枉费帝君这片龙鳞。”

齐南最晓得她的恶性,少不得苦口婆心一番。

玄乙一面点头,一面推开车门,谁晓得门才打开,外面漫天漫地的祥光扑面而来,险些把他俩的眼睛给闪瞎。

只见白泽帝君的明性殿前不知停了多少长车,年轻的天神们都眼巴巴地守在门口,等候帝君给一个考验的机会。

齐南不由感慨:“竟然有这么多神族盼着拜入白泽帝君门下!”

他将公主扶下长车,一时间守在殿门前的天神们纷纷扭头,无数双眼睛齐刷刷地定在玄乙身上,情形看上去怪可怕的。

玄乙整了整身上火红的狐皮披帛,低头轻道:“他们怎么都在看我?”

齐南苦笑:“还不是公主自己做的好事。当日在花皇后花园摆出那么大的排场,把扶苍神君活生生气跑,公主已经是恶名在外了。”

哦,这样子啊。

玄乙了然颔首,从容自若地朝前走,目不斜视。

第五章 冤家宜结

他们家公主只怕没有帝君以为的那么柔弱……齐南跟在她后面暗暗想。

钟山帝君年轻时性格温和多情,夫人更是文雅内向,公主却跟他们一点都不像。这种我行我素又目中无人的姿态,真不晓得是怎么来的。

她若一直这样,只怕当真到了五十万岁也嫁不出去,想到这里,齐南忍不住提前五十万年开始恨嫁起来。

扶苍神君多好啊!身份上彼此相配,年纪也相差不很多,最关键是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情事谣言,这在年轻的神族中,十分难得。

公主竟然活生生把他给气跑——齐南觉得自己终有一天也会被她气死。

不远处的神族们忽然发出低微的喧嚣,齐南满腹心事,随意看了一眼,却见对面一个丰神俊朗的白衣神君牵着九头青狮越过人群朝明性殿走来,不是扶苍神君是哪个?他难道也是来拜白泽帝君当先生的?世上竟有这等巧合!

他心里没来由地一阵发慌,抬手想捉住玄乙,告诫她谨慎言行,谁知捞了个空,扭头一看,他家小公主远远站在一边,压根就不打算跟扶苍神君打招呼。

齐南急了,已有一面之缘,面对面居然装不认识,回头其他神族还不知怎么笑话烛阴氏不懂礼仪!

眼看扶苍神君越走越近,齐南只得上前一步,躬身行礼:“扶苍神君,我们公主有礼了。”

扶苍清冷的目光掠过他,落在后面的玄乙身上,只看了一眼便移开视线,微微颔首,淡道:“龙公主有礼了。”

……龙公主是什么意思?!他竟连公主的名字都懒得记?

扶苍牵着九头狮,明显不打算停留,干脆而利落地绕过她,正欲走到后面,忽然望见齐南衣襟上的婆娑牡丹,他的脚步骤然停住。

“……你还是摘了婆娑牡丹?”

扶苍魅惑的声线变得极低,隐隐含着某种危险的风暴。他转过身,双目沉如渊水,定定望着玄乙。

齐南下意识摸了摸衣襟上的雪牡丹,顾不得细想扶苍神君问这句话的意思,急急开口:“扶苍神君,这不过是……”

一只雪白的纤手挡在了他身前,也将他的话挡了回去。

玄乙坦然与扶苍神君冷淡的目光对视,她慢而软的语调此刻听起来非但不能缓和气氛,反而更像火上浇油:“一朵花,妾身喜欢,摘了便摘了,神君何故动怒?”

扶苍面无表情望着她,看不出喜怒,只一个字一个字缓缓道:“婆娑牡丹乃天地灵根,三万年一开花,花皇更是爱护至极,每日浇水施肥都亲自动手。”

玄乙浅浅一笑:“正是如此珍稀名贵的牡丹,才能配得上烛阴氏。”

扶苍看了她半晌,忽然将九头狮的缰绳放开,一步步朝她走过来。

齐南大惊,无论这位神君想做什么,此举都已算挑衅,若真因为冲动发生冲突,对青帝和钟山帝君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他忽地抬手,将衣襟上的婆娑牡丹摘下,不由分说丢在了地上,却见

这晶莹剔透的牡丹无声无息碎成几瓣,点点白雪晕染开,竟是白雪捏成。

齐南呵呵笑道:“扶苍神君,这不过是公主玩笑之作罢了。婆娑牡丹如此珍贵,公主又怎会轻易采撷?她年纪小,不会说话,还望神君包容,莫要与她计较。”

扶苍神君眉头紧蹙,盯着地上粉碎的雪牡丹看了许久,再抬眼望向玄乙,她慢悠悠地摩挲袖口上的花纹,问道:“神君方才气势汹汹地过来,是想对我动手么?”

他像是没听见,只朝齐南拱了拱手,淡道:“烛阴氏名不虚传。”

玄乙绵软轻柔的声音又一次响起:“华胥氏也让我大开眼界。”

齐南这会儿想钻地的心都有了,别人神君这话哪里是夸奖,根本是赤裸裸的讥讽啊!公主总是这么任性,他忙了半天到底是为谁?!

扶苍依旧像是没听见,转身牵过九头狮,另寻了一块空地,等候明性殿开门。

玄乙优雅地退了数步,悠然道:“看样子扶苍神君也是来拜白泽帝君为先生的,我不愿与此等鲁莽狂妄之辈共为同僚。齐南,我们走。”

齐南登时傻眼了,千算万算也想不到,小公主来这一招!连白泽帝君的面都还没见到就回去!来的路上他就一直把心提到嗓子眼,生怕她出什么鬼点子,这会儿她真有鬼点子了,可怕的是他竟然想不出半点挽回的法子!

对面的扶苍神君面色铁青,齐南打从认识他就没见过这清冷的神君有过如此难看的脸色,他的头发都已急白了几根,欲要赔礼道歉,却又如何开口?

眼看公主就要得偿所愿上车回钟山,齐南急的头发又白了几根,忍不住唤道:“公主……”

一直紧闭的明性殿殿门忽然被打开,一个柔和却显得纤细的声音含笑响起:“呵呵,既然来了,又何必要走,本座一直盼望得见龙鳞,还请公主成全此夙愿,莫要急着离开。”

守在周围看热闹的天神们震惊了,这是白泽帝君的声音!帝君居然也一直躲在门后看热闹吗?!

玄乙只得走回去,从眉开眼笑的齐南手里接过玉匣,淡道:“晚辈自当听从。”

片刻后,只见明性殿内施施然走出两个粉妆玉琢的小仙童,齐声道:“请诸位神君进殿,帝君正在殿内等候诸位。”

早已等候多时的天神们满怀希望纷纷跨进殿门,过了良久,却全然不见里面有人出来,玄乙不由奇道:“不是说白泽帝君的考验十分严苛?方才的神族都通过了?”

齐南心中没底,只道:“公主且宽心,无须想太多。”

玄乙低头想了想,索性捧着玉匣也跨入殿门。

齐南似乎在身后说了句什么,她没能来得及听清,眼前光影突然飞速变幻,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她竟从殿门处直接进了一间不算大的书房。

书房内密密麻麻无数书架,上面放了无数的书,却多而不乱,纤尘不染,书架前有一白髯老者正在细读竹卷。西角的花瓶下亦坐了一位年轻的神君,服饰甚是华贵,正聚精会神地看书。

月窗下一方西海沉香木的书桌,窗前坐着另一个老者,正执笔作

画。一旁还有个着白衫的美貌神女,挽起丝袖,缓缓研墨,墨棒在砚台中发出柔和而轻微的摩擦声。桌边紫铜香炉中青烟袅袅,冷香四溢,一个粉妆玉琢的小小仙童正用铜拨子将雪白的香灰拨散。

五位天神,谁是白泽帝君?

玄乙目光在书房内扫视一周,忽然有些明白了,这是给她的考验?只要她胡乱选错一个,便意味着过不了考验,也意味着可以愉快地回钟山了。

她要不要故意选错呢?好烦恼哦……

捏着玉匣,她的目光再一次在书房内五位天神身上一一扫过,然后慢吞吞走向那位拨香灰的小仙童,恭敬地躬身行礼,开口道:“晚辈烛阴氏玄乙,拜见白泽帝君。”

第六章 白泽帝君

小仙童拨香灰的动作停了下来,发出一个惊讶的笑声,抬头望向她。他的目光十分清亮柔和,仿佛里面有整片一望无际的海洋。

“你怎知我便是白泽帝君?”他有些不相信。

玄乙想了想:“我猜的。”

猜……白泽帝君忍俊不禁,真是个奇怪的孩子,竟不知她是聪明还是愚笨。

“本座极少露面,连你父亲也没见过本座,何况你?你能猜对,莫不是有天大的鸿运?”

他一面说,一面用铜拨子在香炉上轻轻一敲,书房内另四位天神霎时间化作四道青烟,袅袅散开。

玄乙毕恭毕敬地将玉匣递上:“恭喜帝君夙愿得偿。”

白泽帝君又一次失笑,他也不客套,大大方方将玉匣接过来打开,匣内龙鳞与他的神力相触,竟泛起一阵若有若无的龙吟之声。

他不由得赞叹起来,满脸得到至宝的喜悦,看上去和众神印象里德高望重的模样相去甚远。

“好,好,好!”他连说三个好字,抬头目光灼灼地望向玄乙,笑道:“你很好,龙鳞也很好,本座夙愿得偿更是十分好!收你做弟子又有何妨?”

听起来他这个先生做得挺不情愿,正好,她这个弟子也不是特别情愿,相信以后师徒一定可以相处得轻松愉快。

“弟子玄乙拜见先生。”她借坡下驴,这个拜师礼行得又快又好看。

白泽帝君“嗯”了一声,万般不舍地将玉匣合上,扬眼看了看天色,道:“今日差不多了,到此为止吧。”

他轻轻一拍手,整座书房忽然似白雪般坍塌崩落,眼前光影急转,又是一个眨眼的工夫,玄乙发觉自己已是身在明性殿内,容貌稚嫩如仙童的白泽帝君正笑吟吟地支颐坐在帝君椅上,在他身旁恭敬地站着一男一女两位年轻的神族,面带微笑,友善地望着……嗯,不是望着她,而是望着她身旁的天神:扶苍神君。

切,他竟然也过了考验。玄乙不大愉快地撇了撇嘴角。

白泽帝君笑道:“往常数千年也未必能收到一个弟子,想不到今日倒收进了两名,怪不得今早青鸟在枝头叫了三声,却是报吉来了。太尧,芷兮,你们看看,一个师弟一个师妹,如何?”

他左侧那位气度稳重的太尧神君温言道:“扶苍师弟与玄乙师妹方才的言行我已得见,扶苍师弟机警沉稳,玄乙师妹……也不错,弟子以为他二位被先生收入座下,十分合适。”

他口称师弟师妹,显然已是接纳了两个新弟子。

不料扶苍忽然侧跨一步,拱手行礼,低声道:“承蒙帝君青睐,晚辈愧不敢当。不过晚辈只怕不能够拜入帝君座下,还望宽宥。”

他语气恭敬而淡漠,再度礼毕,竟是转身便要走。

白泽帝君奇道:“你过了考验却要走?听说你与古庭自幼关系便极好,他身为本座弟子,你可知他成日在本座面前引荐你?你今日来,怕也是为了承他的情,如此说走便走,却要本座如何是好?”

扶苍默然不语,白泽帝君右手边站立的神女忽地盈盈上前,躬身

道:“先生,弟子亦有一些见解。”

“芷兮,你说说看。”

芷兮神女应声转身,行动间飘然轻盈,容姿明艳,气质淡雅,见之忘俗。

她清澈如水的眼睛先看了一眼玄乙,方开口道:“先生,弟子以为您对玄乙公主的考验太过儿戏,弟子愚鲁,不敢信服。何况,弟子对玄乙公主拜入先生座下一事,亦有异见。”

她礼数十分周到,转过身先向玄乙行了礼,才道:“我有些话不吐不快,先请公主莫要见怪。先前公主与扶苍师弟在殿门前的冲突,我也见到了。然而事出有因,公主早在数日前花皇后花园内,对扶苍神君先以声势压人,后以言语中伤,令神君拂袖而去,此乃争端初始,公主莫非忘记了?先生挑选弟子更看重天分气度与品性,公主言辞犀利,毫不让人,我以为公主并不适合拜入先生座下。”

玄乙黑白分明的眼睛在她脸上凝视了片刻,突然问道:“请问,你是哪位?”

芷兮神女明艳的面上掠过一丝尴尬,很快答道:“我是中天轩辕有熊氏一族,我叫芷兮,九千年前拜入先生座下为弟子。”

玄乙和善一笑,柔声道:“多谢芷兮师姐教诲,玄乙一定谨记在心。”

芷兮神女被她那声“师姐”叫得眉头紧蹙:“我还没有承认你是师妹。我说你言辞犀利,毫不让人,可有说错?”

玄乙道:“师姐妙语连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芷兮神女沉下脸来,转身望向白泽帝君:“方才先生对公主的考验,弟子实在不能苟同。误打误撞蒙对,先生问起时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说是猜

的,与扶苍师弟的一剑斩天地相比,如同儿戏。与她同僚,弟子深觉不安,您这样收她入座下,如何服众?”

白泽帝君稚嫩的脸上始终挂着笑,一会儿看看她,一会儿再看看玄乙,倒有八成像是在看热闹。旁边的太尧神君看不下去,忍不住轻轻咳了一声:“先生,芷兮师妹说的或许也有道理,此事先生是否再细细思量?”

白泽帝君讲究“仁”“雅”“度”,所收弟子也大多是仁和大度温雅之辈,这位不知深浅的公主确实有点格格不入,何况倘若为了她丢掉扶苍,只怕古庭也会十分不开心。

白泽帝君皱起眉头:“可本座收了钟山帝君的重礼,万万舍不得再退回去,怎么办?玄乙,给你的师兄师姐们说一下你到底是怎么猜到本座的,好叫本座保住这片龙鳞。”

又来了!这近乎赖皮的作风!说来说去就是舍不得烛阴氏的龙鳞!

芷兮神女素来刚正不阿,当即抱手沉声道:“先生一向教导我等凡事有可为,有不可为。先生因为一件宝物罔顾规矩,岂不是令弟子们寒心?”

这话说得重了,太尧悄悄拽了拽她的袖子,芷兮只是不理。

玄乙突然笑了一声,很给面子地开口:“我一进书房,只有先生没拿眼看我,其余四位天神是先生神通所化,自然也反应了先生的本心,这是先生自己掌控不了的。我手里捧着玉匣,是先生期盼的宝物,就算他不看我,他的本心也忍不住要看上一眼,所以被我识破了。”

想不到她竟真能说个子丑寅卯,还头头是道,连白泽帝君自己都惊讶了一瞬:“真的?”

“还有个理由,先生想听吗?”

“继续说。”

玄乙淡道:“我看先生将那些香灰拨来拨去,正经的香却一块没换,我猜先生是不会换,所以只能没事找事用铜拨子拨香灰了。”

白泽帝君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却看了她半晌,不知想起了谁,感慨:“这股叫人爱恨皆不得的聪明狂妄,倒是很像。”

他起身振了振衣袖,唤道:“太尧,将两个新晋师弟师妹的名字记录在册,明日送去文华殿。”

他全然不等扶苍再反对,强行把这件事定下了,一旁的太尧立即乖觉地答应,悄悄冲扶苍安抚地笑了笑。

“扶苍,玄乙,三日后辰时再来明性殿,届时作为同僚,要诚善共处。都去罢。”

弟子们纷纷行礼告退,白泽帝君突然又叫住玄乙:“你等一下。”

玄乙无辜地望了他一眼,难道又是要给她什么警告么?

白泽帝君等明性殿彻底空下,方低声道:“你……这个性子……”

说到这里,却停住,不知又想起什么,面上满是感慨:“你的性子看着倒更像……罢了,不说这些,玄乙,本座有几句话赠予你。”

玄乙躬身行礼:“弟子洗耳恭听。”

“你心思剔透,聪慧外露,且狂妄自大,专断独行,前面两个是好处,后面两个却是坏处。百密终有一疏,叫有心者抓住了你的一丝疏忽,于你便是致命一击。”

玄乙转了转眼珠:“先生的话十分玄奥,弟子不大明白。”

白泽帝君却一面笑一面叹:“也是个惯会装傻的小家伙。你记住就好,去罢。”

第七章 聪明狂妄

公主顺利被白泽帝君收为座下弟子的消息让齐南乐得胡子都快飞天了,一路笑得合不拢嘴。

玄乙倚着车窗,继续用白雪捏花儿,一面嘟着嘴咕哝:“你也是得偿所愿了,苦了我,以后要天天对着那个冷脸的扶苍。”

齐南使劲板下脸,嗔道:“扶苍神君是公主自己得罪的,公主跟他明明无冤无仇,却利用他给自己开脱,他见到你不生气才怪!”

玄乙的嘴又嘟起来了:“可是我才九千多岁,哪有这么早出嫁的。”

齐南瞪她:“公主难不成觉得不摆出那些可恶的姿态,扶苍神君就会对公主你一见钟情吧?”

玄乙歪着脑袋想了想,点头:“对啊。”

……帝君和夫人到底是怎么生出这么个狂妄丫头的?齐南气极反笑,越发确定自己终有一天要被她气死。

“公主多虑了。”他半天才憋出一句话,“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以后公主与扶苍神君是同僚,还请公主友爱同僚,诚心待人才是。”

玄乙用指甲把花瓣抠出形状来,淡道:“我讨厌那个扶苍。”

他相信扶苍神君应该更讨厌她……齐南有些头痛,好心情已经全部变成了各种重新汹涌的烦恼。他觉得自己该再说点什么,可又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

对面的小公主不知道又想起什么,一扫方才的阴霾,脸上露出天真

并着得意的笑容来。

“我得写信给清晏!”她乐得两眼放光,“我拜了白泽帝君做先生的事肯定会把他吓一跳!”

齐南早已见惯她多变的情绪,无动于衷。

他当了十几万年的神官,见过无数神族,多情风流如钟山帝君,孤傲古怪如玄冥帝君,超凡脱俗如望舒神女……至少他们行事总有规律可循,可他到现在也没能摸索出小公主的风格。

往往他以为事情不会更坏,她便能叫他大开眼界;往往他以为走到死路,她又能千回百转把路给续上。

有时候他真觉得,可能将她一辈子关在钟山才是最省心的事情。

一回到钟山,忧心忡忡的齐南第一件事就是去长生殿找钟山帝君。

得知玄乙过了白泽帝君的考验,连钟山帝君都感到错愕:“阿乙真的拜在了白泽帝君座下?”

先前他跟齐南为玄乙选出许多先生,原本是做好了这个不要那个总会要的打算。白泽帝君虽是第一人选,但玄乙能成为他座下弟子的可能微乎其微,他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万万想不到竟一次成了。

齐南苦笑:“公主素来聪明,白泽帝君慧眼识珠,自然会选中她。帝君……属下另有要事烦恼。”

他将玄乙跟扶苍发生的种种冲突说了一遍,最后忧心忡忡地开口:“公主此番彻底与扶苍神君结下仇怨,他们又一同拜了白泽帝君为先生,难保以后不会继续加深芥蒂,这……白费了帝君与天帝的一番苦心不说,长此以往,于公主的名声也无益处,更何况,也影响青帝与帝君的关系。”

谁知钟山帝君听完竟哈哈大笑起来,自夫人陨灭后,他再也没这样笑过,齐南不由呆住了。

“我总是怕她太过柔弱,想不到我的女儿竟有这样的本事!”帝君枯槁的面上焕发出一层惊喜的光彩来,掌中的烛火也骤然亮了无数,“好!这样才是我烛阴氏的后人!”

阿翠陨灭后,他心如死灰,不问外事,对一双儿女也疏于关照。清晏恨他,所以远远地离开了钟山,玄乙还小,又从未离过家,他一度非常担心女儿,想为她铺好所有的路,让她走得安稳妥当。

若不是齐南的话,他还一直不晓得,玄乙并不是印象里沉默寡言百依百顺的小丫头。

喜悦与激昂的情绪让钟山帝君的背挺直了无数,他想起自己幼年时,上一代的钟山帝君也是他的父亲,对他始终不满。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一点也不像烛阴氏的后裔。”

无与伦比的自信、冰雪剔透的聪明、不可一世的狂妄——这些特征他一个都没有,反而腼腆多情,引来父亲无数叹息。可父亲倘若见到清晏和玄乙,便绝不会叹息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烛阴氏后裔,一世平庸的自己,却生了一双好儿女。

“齐南,你不必太过操心,烛阴氏从无畏惧,就让玄乙做她自己喜欢的事罢。”

齐南没想到帝君竟然也这样说,他不能理解,却也不能再劝什么,只得无奈道:“倘若放任,帝君不怕公主到了五十万岁也嫁不出去么?”

钟山帝君笑着摇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只要玄乙不会被欺负,就算终身不嫁,又有何妨?”

齐南无话可说,索性拱手行礼告退,帝君忽又唤他:“等一下,齐南,且

让我看看白泽帝君座下究竟有多少弟子。”

上回他心思不在此,只是粗略一看,这次仔细翻阅名册,才发觉白泽帝君两万年来一共只收了十二名弟子,如今加上扶苍与玄乙,便是十四名。其中,大弟子是天帝的第九帝子,六弟子是花皇的三子,九弟子则是屠香山蛇皇的公主,十一弟子又是赤帝的小公主……一路看下来,他的弟子简直个个身世显赫,贵不可言。

钟山帝君的目光忽然停在了第十二名弟子的名字上,眉头皱起:“青阳氏?是九天凤凰一脉的?”

他先前竟没发觉有九天凤凰一脉的神族也拜在白泽帝君座下。

齐南沉吟道:“属下先前见到,也有过忧虑,但一来烛阴氏与青阳氏的龃龉乃是上上代帝君所为,年月太久,旧事重提无甚必要;二来,其时两位帝君究竟为何发生冲突,以至离恨海至今圈为禁地,此乃一大谜团。何况两位帝君都已陨灭,事过境迁,故而属下以为公主与青阳氏后裔一处拜师,并无甚不妥。”

钟山帝君思忖片刻,颔首道:“不错,姑且先不去管他,缩头缩尾百般顾忌不是我烛阴氏的作风,难道还怕他们不成。”

他已经很久不曾这样耗费心神,方才情绪波动的大笑似乎都令他疲惫,掌心的烛火晃了晃,渐渐黯淡下去。

齐南心中暗叹,帝君当年狂怒之下冰封桐山一族,消耗了太多神力,到今日还没能够彻底恢复过来。

他收起名册,低声道:“帝君请静心,属下先告退了。”

钟山帝君缓缓合上双目,轻道:“去罢……清晏若是有消息传来,务必告诉我。”

齐南躬身倒退至殿门处,再向里望一眼,浓密的黑暗已将黯淡的烛光静静吞噬了。

第八章 睚眦必报

天气阴沉沉地,濛濛细雨打湿了明性殿角上嘲风兽的鼻子,渐渐变成一粒晶莹的水滴滑落。

玄乙等在明性殿前,盯着嘲风兽发呆。

齐南一大早就把她送过来了,结果就是殿门到现在还没开,她等得怪无聊的。

明性殿地处万神群殿西南,和负责神职调迁校验的司部只隔了两个云头,辰时还未到,云海中已是诸神往来不绝,祥光闪得眼睛疼。

玄乙用袖子挡住上方刺目的祥光,每一个钟山烛阴氏都不喜欢太过明亮的东西,那些喜欢把自身祥光放到最大的神族们优越感到底多强?那么亮,干脆去当太阳好了,正好后羿射日的影响还没过去,天帝一定很乐意有神族自告奋勇。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低低的狮吼声,她扭头,便见扶苍神君牵着九头青狮缓缓走来。

每一粒微小的雨滴都在他头顶三寸处被静静隔开,濛濛细雨中,他看起来像是走在薄雾轻云里,白衣胜雪,干净利落的步伐,有种别于其他任何神君的高旷洗练。

大约是发现她站在殿前,扶苍头也不抬,遥遥停在殿门边上,斜倚九头青狮,安静地闭目养神。

玄乙想起离开前齐南苦口婆心的叮嘱,他总是心怀各种担忧,怕她坏了名声,怕她和同僚没法友善共处,更怕她因为任性而被同僚欺负。

齐南最操心的一直是她,也只有他会为她这样絮叨琐碎。

她觉得自己不能老叫他心神不宁,嗯……她决定友好一下,趁着现在气氛不坏。

“扶苍师兄,有礼了。”玄乙优雅朝对面的年轻神君行礼,现在他们是同僚,得改口叫他师兄。

对面一片沉默,扶苍像是没听见,连眉毛都没动弹一下。

“扶苍师兄?”她稍稍提高了一点声音。

他依旧不动,仿佛她根本不存在。

玄乙眨了眨眼睛:“扶苍师兄,请问你是聋了吗?”

他长长的睫毛轻轻颤了一下,跟着扬起,漂亮而冷淡的眼睛就是不朝她这里望一眼,薄唇微启,魅惑的声音许是因为压抑厌恶,变得十分低沉:“走开。”

走开?玄乙微微一笑,反而朝前走上一步,他身后的九头青狮立即发出威胁的低吼,九双眼睛直直盯着她,好像随时打算冲上来一个脑袋咬她一口。

她瞥了它一眼,这只蓄势待发的九头狮顿时蔫了,把脑袋埋在扶苍背后,喉咙里的呜咽声听起来倒像一只猫。

玄乙“嗤”一下轻轻笑出声,冷不丁眼前高傲的神君忽然扭头,漆黑的眼眸像冰一样,毫无善意地盯着她。

“钟山龙神一脉,都是你这样的吗?”他慢悠悠地开口问道。

玄乙笑吟吟地看着他:“当然不,我是最好说话的那个。”

出乎意料,扶苍冷若冰霜的面上竟露出一丝笑,与他的眼神一样,毫无善意。

“那天你直接离开,才是更好的选择。”他一反常态,不再沉默,“既然留下来,就不要后悔。”

玄乙用袖子捂住嘴,轻道:“师兄的话好玄妙,华胥氏的神君莫不是要排挤同僚,以言诛心?”

扶苍的视线从她脸上移开,冷道:“华胥氏睚眦必报,公主谨记。”

玄乙再朝前一步,殿门不知什么时候无声无息地开了,守门仙童正瞪圆了眼睛好奇地看着他俩。

“烛阴氏的气量却十分宽宏。师兄,我们真是天生一对。”

玄乙送他一枚妩媚的秋波,抬脚跨入殿内。

或许是来得太早,引路仙童进去传话后好半天才出来,充满歉意地说道:“扶苍神君,玄乙公主,帝君刚刚才起身,还未盥洗,怕二位久候,让在下替二位领路前往弟子庭院。”

睡到辰时还不起,这个帝君真悠闲。

玄乙正准备走,忽见前方数位天神有说有笑地走进殿内,刺目的祥光照亮了整座阴暗的明性殿,她眼睛又开始疼,只好用袖子挡住脸。

引路仙童见她这幅模样,不由轻声提醒她:“公主,这样不合礼仪……”

话未说完,芷兮神女的声音便从身后传来:“玄乙公主,今日起我等便是同僚,公主见了我们却以袖遮面,这是何意?”

玄乙放下袖子,优雅地行礼,柔声道:“诸位师兄神力充沛,祥光耀眼,

令我不敢直视,还望师兄们宽宥。”

抬起眼,正对上芷兮神女不怎么友善的眼神。哎呀,她有这么讨人嫌吗?

她想了想,忽又躬身行礼:“熊师姐,有礼了。”

芷兮神女脸色登时一变:“你叫我什么?”

玄乙满面歉然:“抱歉,师姐的名字我没能记住。”

身旁的引路仙童急忙小声介绍:“公主,这是您的二师姐,芷兮神女,她是有熊氏后裔。”

“有熊氏,对。”玄乙给了面色阴沉的芷兮一个诚挚而充满歉意的微笑,“芷兮师姐的名字真好听,人如其名。”

芷兮却已把身体转过去,仿佛没听见。

玄乙先不去理她,目光流转,将殿内的天神们一个个望过来。

仔细数数,她与扶苍不算,这里一共来了四名弟子,太尧与芷兮先前见过,剩下一男一女两位弟子很是眼生,最关键的是,这两人看上去与扶苍像是旧识,谈笑风生,很是亲热。

玄乙垂下头,细声问引路仙童:“那个穿着青袍子正在跟扶苍神君说话的是谁?”

引路仙童立即大方地给她介绍:“那是公主的六师兄,古庭神君,他是花皇的三子,听说跟扶苍神君打小就熟识了,这些年天天都在跟帝君念叨要他将扶苍神君收入座下呢!”

竟然是花皇的三子。上回她跟扶苍在花皇后花园初见,险些摘了婆娑牡丹,此事让花皇直接兴师问罪到了钟山,好在后来被齐南摆平了。

怪不得扶苍先前那么趾高气昂地威胁她,原来这里他有熟人,还是同仇敌忾那一挂的。

“那个黑裙子的神女是谁?”

玄乙的目光落在古庭神君身侧的黑裙神女身上,她身量高挑而窈窕,只着一件式样简单的黑裙,越发衬得肤白如雪,气度高雅,明显比芷兮神女要美上一层,不过看起来她俩反而挺和睦的,不像芷兮看到自己,剑拔弩张。

“那是您的九师姐,屠香山蛇皇的女儿,夫萝公主。”引路仙童暧昧一笑,“她和古庭神君刚订了婚约,又一同拜在帝君座下,倒是一段佳话呢!”

似是见玄乙这边嘀嘀咕咕不停地小声说话,还时不时朝这边张望一眼,大师兄太尧到底还是摆出了师兄的模样,上前笑道:“小师妹,怎么不过来见一见其他师兄?”

第九章 桐景殿内

玄乙含笑迎上去,声音甜美:“我见师兄们相谈甚欢,便不敢打扰。古庭师兄,夫萝师姐,有礼了。”

这两位天神果然是扶苍那一挂的,爱理不理地点点头,看也没看她一眼。

太尧浅浅一笑:“原来你认得?我正准备介绍。”

玄乙颔首:“怎么说我也是先生的座下弟子了,师兄们的身份自然要了解,毕竟日后大家皆为同僚,以诚相待才是。”

“公主此话,古庭不敢苟同。”

古庭神君忽然正了神色,转过身来。他身量中等,一袭简朴的青袍干净而磊落。与时下兴起的随性风潮不同,他的长发一丝不苟地全部束起,显得略微死板了些,然而站姿挺拔轩昂,举手投足间自有一派儒雅中正之势,本是个让人一看就心生亲近之意的模样,可惜如今他面带排斥,颇有些严厉地望着玄乙。

“我花皇姚氏与烛阴氏素无恩怨,然而公主先将帕子丢入云池,后试图染指婆娑牡丹,如此玩笑倒也罢了,你为何又对扶苍出言不逊?狂言中伤在先,殿前挑衅在后,如此气势凌人,不见半点神族风范,今日你谈及以诚相待,不觉得惭愧么?”

玄乙摇了摇头:“不觉得。”

“荒唐!”古庭眉头紧皱,“即便先生已收你为弟子,我还是以为烛阴氏公主只怕与明性殿脾性不投,公主说以诚相待,便不该以这般傲慢的旧面目对待同僚,若公主还是执意如此,大约要辜负钟山帝君一块至宝龙

鳞。”

喔,意思是说如果大家都不喜欢她,她就待不了几天吗?

“我已帮你选好院落。”古庭神君领着扶苍转身离开,“是个清雅的地方,你必然喜欢。”

他一走,殿内其他天神立即跟上,唯有太尧温言询问:“小师妹一起走吗?”

玄乙含笑道:“诸位师兄请先行,玄乙随后便到。”

据说因为白泽帝君信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天然之道,故而万神群殿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座殿宇正合了三之数。

更精妙的是,这三万多殿宇内,各自的小殿建筑也暗合三之数,譬如白泽帝君的明性殿,便有三百院。如此多的院落,座下弟子自然可以随意挑选喜爱的庭院使用。

玄乙一路跟着引路仙童走过了起码十座看起来相当不错的庭院,见仙童丝毫没有停下的打算,她便开口问道:“仙童,院落莫非不是弟子自己挑选?”

引路仙童有些为难:“公主,帝君前日特意交代了我等,公主的庭院由帝君指定,想来帝君是有他的安排的。”

只有她?

玄乙不再说话,安静地跟在他身后,沿着开满紫阳花的碎石路前行。

倒是引路仙童叽叽呱呱地停不下来了:“公主的院落在西北的方向,叫桐景殿,是个清净的地方,公主待久了一定会喜欢的。”

桐景殿,被灭族的桐山一族曾经的主殿名。白泽帝君是故意的么?玄乙的双眸微微眯起。

引路仙童浑然不觉,还在兴奋地说着:“昔年望舒神女还是帝君座下弟子时,便一直想要这座院落,就因为它特别清净,帝君却始终没舍得叫她住在这里呢!”

好罢,或许真是个好地方,桐景殿一听就是个气派的名字,怎么说也该有个真正的“宫殿”,配上花园水池桐树林才对。

所以,当引路仙童推开院门后,玄乙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

这是一座小的不能再小的……瓦房?两间半旧不新的破瓦房,满地枯黄的干草,东边种了一株细细的桐树,西边几畦垂头丧气的野花,她家最下等的神仆也没住过这种地方。

望舒神女想住这里?骗鬼么?

引路仙童见她一言不发推开屋门,急忙迈开小短腿跟上,兴致勃勃地介绍:“公主,这间是书房,卧房是隔壁那间。每日的饭食由我等按时供应,公主不必担心。每日帝君自辰时开始授课,未时结束,在正西的合德殿,公主沿着紫阳花一直走,很快就可以看见。若是公主觉得疲惫想要散心,只要帝君不授课,您可以随意出入明性殿,也可以去南面的花园,帝君的弟子们都喜欢在那里休憩漫谈,公主也一定会喜欢的……”

话没说完,便见玄乙摸了摸半旧的桌椅,又摸了摸简陋的月窗,最后望向没放几本书的缺角书架,她的眼眶慢慢红了。

引路仙童顿时有些慌,急道:“公主?您莫不是想家了?这里……您住习惯一定会喜欢的!”

玄乙含泪凝望他:“……有吃的吗?我想要新炒的九九归元茶,茶叶要一寸长的那种。还要玛瑙白玉糕,馅里面不要有豆皮那种。”

……原来是饿了!要求还这么高!

善良的仙童立即出去为高贵的烛阴氏公主觅食,好不容易凑齐了她要的吃食,回到院落,这回轮到他被惊呆了。

古朴简陋的院落整个儿被埋在极厚的冰雪下,丰姿绰约的烛阴氏公主在冰层上重新建了两间崭新气派的寒冰殿,正气定神闲地坐在冰椅上用白雪捏出一朵花。

见着仙童发绿的脸,她浅浅一笑,将那朵雪捏出的花轻轻放在他胸前的小口袋里:“谢谢,这个给你玩罢。”

公主吐气如兰。

仙童有些慌乱:“公主……你这样……这样可不行……”

她怎么能擅自把明性殿的三百院之一改成这种模样!

玄乙神色无辜:“我加了一点冰雪,不可以吗?”

这是加了“一点”冰雪吗?!

“帝君见着了,怕是要怪罪公主。”仙童把白泽帝君搬出来吓唬她。

“等先生怪罪了,我再换回来。”

玄乙悠然倒了一杯茶,轻啜一口,好茶好茶,果然是一寸长新炒的九九归元茶。又咬一口玛瑙白玉糕,好香好软,确实是地道的没有豆皮的玛瑙白玉糕。

一口茶,一口糕,再环顾四周,漫天冰雪世界,玄乙忽然觉得出来拜个先生是件挺愉快的事。

“对了,桐景殿的名字我不喜欢。”她想起什么似的,望向挂在冰雪

殿门上的匾额,“我换了个名字,今天起这座院落就叫冰雪殿了。”

仙童唉声叹气地跺脚,绞尽脑汁还想劝,忽觉脚下冰面一阵剧烈的震颤,晃得他险些摔个倒栽葱,紧跟着却见一道明亮的火光自冰层下激射而出,硬生生将极厚的冰层破开个巨大的洞。

火光拔高数丈后,又缓缓落回冰面,收拢成一个人影,一个轻轻的吁气声响起,是个陌生男子的声音:“谁将这里冰封了?险些闷坏我。”

这声音十分好听,柔软而且温暖,像天寒地冻时,一碗热乎乎的甜蜜浓香的红豆桂花酒酿圆子。

说罢,火光化作的神君转过身来,好奇地望着周围的冰雪世界。

第十章 青阳少夷

仙童不敢应声,只能使劲拿眼去抠玄乙,嘴撅得快能挂油瓶了。

玄乙爽快地应声:“是我。”

陌生的神君扭头望向她,他身量颇高,身上穿着一件浓紫色的长衫,上面绣满了金色的玄鸟,显得十分华丽,甚至花哨,然而穿在他身上,就是特别合适特别好看,挑不出半点错。

玄乙盯着他额上坠下的火红宝珠看了许久,宝珠色泽浓烈鲜艳,十分夺目,他的容貌在这璀璨宝珠的映衬下,非但不失色,反而更加浓冽俊美。除了清晏,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可以称为“俊美”的神君。

“为什么?”

他的语气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柔亲和,乌黑的眼睛仿佛天生就带了三分笑意,令人不由自主想亲近。

玄乙喝了一口九九归元茶,慢悠悠说道:“因为这里以后是我要住的地方。”

他一见冰桌上的茶与糕,便立即凑过来。

“九九归元茶和玛瑙白玉糕。”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种一本正经的控诉,怪她居然这么会享受。

玄乙屈指一弹,一只晶莹剔透的冰椅落在对面,她客气地邀请:“要不要来尝尝?”

他果然毫不客气坐下,姿势隽雅地端起冰茶杯。

“九九归元茶单独喝味苦,玛瑙白玉糕单独吃却又太甜,这两样在一起品尝,滋味才最好,你真懂享受。”

他赞不绝口。

玄乙笑眯眯地看着他,他也笑眯眯地看着她,两人一面吃一面笑,这场景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诡异劲。

一旁的仙童终于忍不住,轻声道:“公主,这位是九天凤凰青阳氏的少夷神君,是您的十二师兄。少夷神君,这位是刚被帝君收入座下的新弟子,钟山龙神烛阴氏……”

“烛阴氏的玄乙公主,今年九千七百岁。”少夷神君笑吟吟地打断,“我知道。”

玄乙奇道:“少夷师兄连我的岁数都知道。”

少夷笑得更加亲切:“当然,泥鳅小公主可是很有名。”

泥鳅小公主是怎么回事!仙童慌了,少夷神君怎么能跟公主这样开玩笑!她可是那个可怕的烛阴氏的公主啊!

孰料公主竟然一点儿也没生气,反而充满趣味地望着少夷神君:“原来我这样有名?对了,少夷师兄为什么会在这里?”

少夷神君用袖子优雅地挡住一个脱口欲出的呵欠,声音里带了几丝慵懒:“桐景殿最安静,离钟楼也近,点卯敲钟后我时常来这里睡回笼觉。”

哦,这样子啊。玄乙理解地点点头,替他续上一杯茶:“少夷师兄请。”

仙童无奈地看着他俩谈笑风生,一派和谐,以后谁再说青阳氏跟烛阴氏关系不好,他就跟谁急!

像是终于发现引路仙童还在旁边杵着,玄乙好奇地问道:“仙童你怎么还在?我已经没事了,你去忙你的罢。”

仙童绝望地看了看四周的冰天雪地,艰难地张开嘴:“这……桐景殿……公主……”

她把桐景殿变成这样,他要怎么跟白泽帝君交代?!

玄乙好心提醒他:“这里不叫桐景殿了,以后叫冰雪殿。你去罢,先生若是问罪,责任都在我,不要站在这里了。”

仙童只有默默流下一行眼泪,啜泣着离开了。

少夷瞥见他胸前小口袋里的花儿,不由笑道:“这朵花倒是很别致,没在明性殿里见过,你从哪里采的?”

“少夷师兄喜欢吗?”玄乙放下茶杯,轻轻抓起一团白雪,“我也为你捏一朵罢。师兄喜欢什么花?”

少夷正要说话,忽听后方传来一个轻快的女子声音:“少夷?”

玄乙扭过头,便见一个身着黄衫的神女似蝴蝶般轻飘飘地落在了满地寒冰上,圆圆脸圆圆眼睛,容貌十分甜美。她一面疑惑地四处打量,一面走过来,飘移的目光先落在了玄乙身上,很快又移开。

少夷神态慵懒地打了个招呼,一面道:“小泥鳅,这是你十一师姐,赤帝最小的女儿,列山氏的延霞公主。小晚霞,这是烛阴氏的玄乙公主,今日新来的小师妹。”

小泥鳅,小晚霞……看样子这位神君很爱给神女取暧昧的昵称。

玄乙躬身行礼:“延霞师姐,有礼了。”

延霞公主嗔怪地轻轻拍了少夷一下:“你怎么这样叫小师妹?她那么

漂亮,哪里像泥鳅?”

说完她上前亲热地挽住玄乙的胳膊,微微一笑,腮边浮现出两个讨喜的梨涡:“芷兮师姐和夫萝师姐都是难得一见的美人,现在来一个小师妹都这么美,成天见着这样的美人,我可真越来越无地自容了。”

玄乙笑得谦和:“延霞师姐过奖了。”

她将手中的白雪轻快地捏出一朵清丽的芍药,含笑双手递给延霞公主,望着她有些错愕的眼睛,柔声道:“芍药清丽婉约,正配得上师姐的容姿,还望师姐不要嫌弃。”

一席话说得延霞公主目中流露出喜意,笑吟吟地将雪芍药系在了胸前:“谢谢小师妹,你真是心灵手巧!”

她转身又看向少夷,说话又快又清脆:“听说今天来了新弟子,夫萝师姐他们都在扶苍师弟院落里,可热闹了。我想着这会儿你该醒了,就过来桐景殿叫你一起去,谁知这里竟变成这样了,吓了我好大一跳。”

少夷懒洋洋地开口:“我不爱热闹,你去罢。”

延霞公主有些急:“是夫萝师姐让我来叫你,你也不去?”

少夷乌黑的眼眸戏谑又暧昧地睇她一眼:“她想叫我,就让她自己来。她不来,我为什么要去?还不如在这里与小师妹喝喝茶。”

延霞公主面上忽然微微一红:“那我叫你去,你去不去?”

少夷轻笑着作势在她圆圆的脸上伸指一刮:“是你想叫我陪你,还拖着夫萝当借口,小丫头。”

延霞公主娇嗔地翻他一个白眼:“哪有!你明明……好啦!快走!”

她不由分说拽着袖子就扯人,少夷失笑:“慢来,衣服要被你撕坏了。

怎么不问问小师妹去不去?”

延霞公主愣了一瞬,有些尴尬,她只顾着少夷,倒把新来的小师妹忘了,她赶紧笑道:“对啊,小师妹去不去?师兄们都在,可热闹了,方才芷兮师姐和古庭师兄还提到师妹你,叫我若见着你将你叫了一同过去呢!”

玄乙含笑摇头:“多谢师姐相邀,我还有事,就不去了。”

第十一章 傲慢无礼

冰雪殿重新陷入沉寂,玄乙慢悠悠地将杯中的九九归元茶喝完,捞起一把白雪,又开始悠哉悠哉地捏小雪人。

发系丝带的是扶苍,一丝不苟的是古庭,头戴玉冠的是太尧,额间坠宝珠的是少夷。身段高挑的是夫萝,耳畔戴红花的是芷兮,脸上有梨涡的是延霞。

第一天,她便见到了白泽帝君的七个弟子。

玄乙兴致勃勃地将古庭放在夫萝身边,想了想,再把少夷也放在夫萝身边。接着是延霞,把她放在少夷身边。扶苍和古庭是一挂的,他俩凑近点,芷兮和古庭关系好像不错,也放在古庭旁边好了。嗯,太尧是和事老,放在最后。

她盯着七个雪人看了许久,再捻起一块白玉糕咬上一口。

这里面的关系真是错综复杂。

玄乙将这些小雪人排来排去,玩得不亦乐乎,忽然不小心将雪人扶苍的脑袋拨断,她忍不住轻轻笑出了声。

“何事发笑?”

白泽帝君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身后,玄乙微微一震,冰桌上的小雪人们立即碎成了雪沫。

玄乙可惜地望着一桌雪沫:“哎呀,好不容易捏好的。”

白泽帝君咳了一声,淡道:“先生来了你不拜见,只可惜那几个雪人

么?”

玄乙盈盈下拜,声音恭敬:“弟子玄乙,拜见先生。”

白泽帝君微微颔首,目光环顾一周,稚嫩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来。

“你的胆子倒是不小。”他的话听不出是善意还是恶意。

玄乙无辜地望着他:“桐景殿这个名字弟子心中不喜,桐树也叫弟子心慌意乱,无奈之下只能用冰雪覆盖,还望先生宽宥。”

白泽帝君笑了一声:“宽不宽宥,你都已经做了,这胆大妄为的性子,跟你父亲倒不一样。”

他见那冰椅晶莹别致,忍不住坐了上去,顺手拿起冰桌上的茶壶晃了晃,里面的茶已经喝完了,他只好遗憾地放回去。

玄乙假装没注意他的动作,奇道:“先生见过我父亲么?”

睚眦必报的小鬼头,白帝暗暗摇头:“本座见过他,他却未见到本座。他像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本座远远见过一次,又腼腆,又多情,只忙着跟新认识的神女聊天。”

玄乙挑了挑眉毛,没有说话。

“你母亲的事,本座也有所耳闻。”

他忽然提起阿娘,玄乙面上的笑意便渐渐淡了下去。

“此等惨事与你父亲的多情性子逃不开干系,”白泽帝君用手指轻轻戳向桌上的雪沫,“本座听说,桐山的神族将你母亲刺伤的时候,你就在一旁?”

玄乙静静望着他,声音冷淡:“先生有何用意,还请直说。”

白泽帝君安抚地笑了笑:“本座只是觉得此事颇为蹊跷,桐山一族不过是小神,如何有胆量与烛阴氏作对?你母亲无论如何也是钟山帝君的夫人,她出了事,帝君怎会放过?”

玄乙心不在焉:“或许鬼迷心窍了罢。”

见她不想谈这些,白泽帝君沉默了片刻,方又温言:“今日见了许多师兄,你印象如何?”

玄乙歪头想了想:“师兄师姐都很和气,果然不愧是先生座下弟子。”

白泽帝君笑道:“既然都和气,为何你一个人待在这冰天雪地,不去与他们热热闹闹玩在一处?”

玄乙捂了捂脸,羞怯道:“其实弟子也生性腼腆,不好意思和师兄们说笑。”

白泽帝君大笑起来,起身朝外走了数步,忽然道:“以前数千年都是少夷点卯去钟楼敲钟,如今是你辈分最小,以后每日点卯便是你去钟楼敲钟,从明日开始。不许忘了,不然便要责罚你。”

“弟子谨遵先生之命。”她答得利落干脆。

白泽帝君停了片刻,低低叹息一声:“真是个叫人头疼的小家伙,本座老了,本想过几天清净日子,不该收你啊……”

不等玄乙应答,他的身形一晃便消失在冰天雪地中。

玄乙手指在冰桌上轻点,散乱的雪沫霎时间聚拢在一处,她又开始慢悠悠地捏起花儿。

极远处偶有阵阵笑语声传来,只是听不真切,一段一段,最终一切都陷入沉寂。

好安静,风的声音都那么清晰,她独自一个孤零零地坐在冰和雪的深处,用指甲细细雕凿一朵桔梗花,铃铛似的花苞,纤长的脉络。花捏好了,再将它轻轻抛下去,好像这样就可以挡住那些无处不在的猩红血色。

白泽帝君是故意的吧?让她住桐景殿,又跑来说一堆有的没的,考验她的反应?又或许只是满足他窥人隐私的念头?

是什么理由已经不重要,他已经成功让她变得不那么开心了。

不知过了多久,雪白的冰桔梗花已经堆了半人高,玄乙轻轻吹了一口气,它们又重新化为雪沫,散落一地。

远处有说笑声慢慢靠近,依稀是芷兮神女的声音:“先生最喜紫阳花,明性殿三百院里种的最多的便是这花,长在道路两旁,连认路也方便得多。这里拐角处有两丛青竹往东面去的路是通向钟楼的,那边是桐景殿……咦?”

伴随一个惊诧的惊呼,一行祥光灼灼的天神们纷纷停在此时被厚厚冰雪覆盖的桐景殿外,惊疑地朝里面张望。

“桐景殿怎么变成这样了?”古庭神君极为错愕,“有弟子住在这里?”

延霞笑道:“是啊,新来的小师妹被先生安排住在桐景殿,听说她是烛阴氏的后裔,这才把桐景殿铺满冰雪吧?看起来好漂亮!”

芷兮朝布满冰雪的桐景殿内静静看了片刻,因见那烛阴氏的小公主独个儿坐在冰天雪地里好似在发愣,相比较下,他们这里却是笑语晏晏,热闹非凡,方才让延霞叫她,她也不来,芷兮心中忽然有点愧疚的不忍,这样搞的好像他们真的在排挤同僚一样。

她上前朗声道:“玄乙公主,我们正领扶苍师弟游历明性殿三百院,你可愿同行?”

玄乙淡淡瞥了他们一眼,缓缓起身开口道:“要我去也行,让他走我就一起。”

她的目光落在古庭旁边的扶苍身上,他眉梢微扬,面无表情地与她对望。

芷兮蹙眉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是同僚,哪里有厚此薄彼的道理?”

玄乙淡道:“那就请师兄们继续厚他而薄我罢,我要休憩了,请诸位师兄慢走。”

她长袖一挥,两扇冰雪大门轰然合拢,将这帮乱放祥光的天神关在外头。烦人,心情正不好他们偏要来触霉头。

弟子们都被她的傲慢无礼惊呆了,过了半天古庭才怒道:“这是什么态度!不必搭理她,我们走!”

他转身快步离开,弟子们议论了一阵,也只得跟着离去。

第十二章 可笑多情

离卯时还差一刻,玄乙一面打呵欠一面朝钟楼走。

她从没起过这么早,怪不习惯的,加上这里和紫府不一样,一到夜里就风声呼啸,害她一夜都没怎么睡好。

对了,这里的饭食也不好吃……唉,齐南啊齐南,可知你家公主有多么辛苦。

玄乙痛苦地再打一个呵欠。

天还没完全亮,薄雾弥漫三百院,好在路边的紫阳花开得甚是显眼,不至于叫她迷路。

眼看快到钟楼,忽闻前方薄雾中传来低低的说话声,玄乙停下脚步,侧耳去听,依稀是个低柔的女子声音。

“昨天一整天都和延霞待在一处,一句话也不和我说,你还在生我的气么?”

很快,一个柔软慵懒的声音响起:“我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你就爱胡思乱想。”

这是少夷的声音?玄乙揉了揉眼睛,视线穿透薄雾,准确地落在钟楼下的两道人影上。一个身段高挑窈窕,一个服饰华丽风骚,正是夫萝公主和少夷神君。

夫萝公主眼中带了一丝哀怨,定定凝视着少夷,又低声道:“你总爱说这些话骗我安心,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是怪我的,不然不会昨天不理我。可是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和古庭是父母定下的婚约,他待我一直很好,

我不能让他伤心。”

少夷笑了一声,抬手将她耳畔碎发拨开,柔声道:“傻孩子,我就说你的小心眼儿里总想太多事情,一夜没睡罢?眼睛红了。”

夫萝公主红着脸微垂粉颈,声音变得很小:“可是,你昨天一直和延霞说笑,一句话都不和我说。”

“小醋坛子。”少夷捏住她的下巴,戏谑地晃了两下,“你做个笼子将我栓里面罢,这样我睁开眼看到的只有你,想说话也只有你。”

夫萝公主咬住下唇,娇声道:“这可是你说的,以后我真给你做个笼子!”

他低低的轻笑听起来叫人心里面痒痒的:“你做啊,把我关起来,我就只是你的了。”

玄乙揉了揉干涩的眼睛,好困啊,她还想回去补个回笼觉呢。

她加重脚步,穿过薄雾,直直朝钟楼走去。

似是听见脚步声,夫萝公主骤然化作一股青烟,跑得飞快,只剩少夷一个人背手站在钟楼下,一派从容地笑望玄乙。

“小泥鳅,你偷看了多久?”他的声线始终温柔而慵懒。

玄乙淡道:“光天化日,谈何偷看?”

少夷有些意外地摸了摸下巴:“咦?你说的对,确实不算偷看。嗯……你不好好睡觉,天没亮跑来钟楼做什么?”

玄乙叹了口气:“先生昨日和我说,如今弟子里面我辈分最小,所以日后点卯敲钟的事便归我了。”

少夷忍俊不禁:“先生真是不会怜香惜玉,怎能叫小师妹点卯敲钟?你回去睡吧,以后敲钟还是由师兄来。”

真的?玄乙双目一亮。

他于是又笑了,缓缓凑近,将她歪掉的披帛轻轻扶正,指尖轻轻划过她的胳膊。

“除了这个,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他满脸好奇。

玄乙想了想:“少夷师兄。”

“嗯?”

“今天若要补回笼觉,可别去冰雪殿了。”

他顿时失笑,作势在她脑门儿上弹一下:“快回去罢,小泥鳅。”

水晶的罐子里装着鲜红芬芳的蔻丹膏,玄乙从里面小心取出浸泡过的纤薄丝棉,轻轻敷在指甲上,纤长透明的指甲很快便被染成了鲜艳的红色。

看看天色,辰时应当快到了,她低头在指甲上轻轻吹了几口气,盼着蔻丹膏快些干。

不管怎么说,这是她拜先生后的第一次课,可不能迟到。

不一会儿,忽闻窗外有仙童呼唤:“公主?玄乙公主?您起了没?”

玄乙吁出一口气,雪白的冰窗哗地一下打开,她歪着脑袋朝外面望,便见昨天那个气鼓鼓的小仙童站在窗下,嗯,今天看上去还是气鼓鼓的。

“什么事?”她继续吹指甲,再看看天色,辰时还没到呀?

仙童道:“帝君方才交代了,今日他授课需要几样道具,但他忘了去取,便命公主与扶苍神君一同前往,务必在巳时前带回来。”

玄乙吹指甲的动作停了一下:“为什么叫我和扶苍一起?”

“因为您二位是新来的弟子,往常这些杂事都是交给新弟子的。”

仙童恭敬地递上一张艾绿小笺,又道:“所需物事帝君都已写在上面,请公主与神君速去速回。”

……还没授课,先开始指使弟子了。

玄乙打开艾绿小笺,便见上面写着:「太阳之辉,三根;月华之精,三枚;飞廉神君的头发,三根。」

前面两样东西还算合理,飞廉神君的头发是什么意思?难道要她跑到飞廉神君面前,叫他拔下三根头发么?早就听说白泽帝君喜欢搜集些稀奇古怪的宝贝,原来是叫弟子们当跑腿的。

她丢了小笺,道:“我不想去。”

仙童吓了一跳:“不去?这……帝君是先生,他的吩咐,公主怎能不去?”

“因为看上去好麻烦的样子。”玄乙一面吹指甲一面抱怨,“先生想要什么,不能自己去拿吗?”

仙童瞠目结舌地看着她,他在白泽帝君的明性殿做仙童也有上万年了,弟子们来来往往,从没有哪个像她这样大胆乱来,昨天把桐景殿铺满冰雪,今天又是罔顾先生指派的任务,她到底是来拜师还是来捣乱的?

“……扶苍神君与古庭神君已经出发,公主、公主也请快吧。”他假装没听到她刚才的话,继续催促。

玄乙奇道:“为什么古庭师兄也去?”

“公主与扶苍神君是新弟子,帝君怕二位应付不来,所以吩咐古庭神君从旁协助。”

玄乙又想了想,忽然点头答应下来:“好,我去。”

她披好披帛,慢悠悠赶到明性殿外时,扶苍与古庭早已到了,两位神君神情严肃地琢磨艾绿小笺上写的物事,看上去怪凝重的。

“飞廉神君脾气阴沉暴躁,一言不合便爱大打出手,实是个刺猬般的神君,先生许多弟子都吃过他的苦头,却从未能带回他的头发,想不到先生到今天竟还垂涎他的头发。”

古庭一面说一面皱眉,眼角余光忽然瞥见玄乙,便回头淡道:“玄乙公主,先生吩咐务必在巳时前将这些东西带回来,为了尽快,不如我们分开,你去取太阳之辉,我与扶苍前往望舒宫取月华之精与飞廉神君的头发,怎样?”

他还是只管她叫“玄乙公主”,显得十分生疏。

玄乙笑吟吟地望着他:“古庭师兄的提议自然是好的,可是我自小没有离开过钟山,半点路也不认得,怕是反而耽误事情,不如我跟随师兄们,也叫我开开眼界。”

这个理由十分合情合理,古庭一时竟不知怎样反驳,只得默然腾云而起,扶苍神色冷淡跟随其后,玄乙也笑眯眯地御风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古庭师兄,”飞了不到片刻,玄乙突然唤了他一声,“听说师兄与夫萝师姐有婚约,可是真的?”

古庭声音冷淡:“不错,你从何处听来?”

“我听夫萝师姐自己说的。”她眨了眨眼睛,“你们这样年轻便订了婚约,以后会后悔吗?”

古庭眉头紧皱:“说的不尽实,夫萝何时与你说过话?遇到情投意合的爱侣,早早订下婚约有何不好?”

“情投意合。”她跟着念了一遍,轻轻笑了。

古庭对她印象极为不好,立即冷道:“你笑什么?”

玄乙撅唇吹开黏在睫毛上的长发:“师兄与师姐天成佳偶,我好羡慕。”

她慢而且绵软的声线里仿佛总带着一丝冰冷的讥诮,古庭不由火冒三丈,欲要与她真的争辩起来,却又实在难看,只得强忍一口气。

第十三章 羲和神女

一路无话——其实玄乙挺想说话的,但是古庭板着脸一声不吭,扶苍更是习惯性装哑巴,她只好一面飞一面随意欣赏风景。

古庭忽然开口道:“扶苍,你们往羲和宫去,我去望舒宫探探飞廉神君的口风。”

一直装哑巴的扶苍神君终于说话了,只有简单的五个字:“我去望舒宫。”

古庭摇了摇头,神色凝重:“你没和飞廉神君打过交道,他……不可以常理度之,还是我去稳妥点。”说完忽然微微一笑,又道:“何况,你去拿太阳之辉自然万无一失。”

先前帝女婚宴上,羲和神女击鼓,扶苍舞剑,自那之后羲和神女便对扶苍甚是挂怀,她素来直爽且果敢,无论被他冷面无视多少次,依旧不气馁,全然不在乎她与他相差十几万岁的差距。

“仔细别被羲和神女抓住哭诉。”古庭说笑一句,转身朝望舒宫飞去。

玄乙看看他,再回头看看扶苍,她跟谁走呢?

不过显然这两位神君都没有搭理她的打算,眼看古庭飞得都看不见了,扶苍也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她赶紧追上去。

今天她心情又好了,笑眯眯地开口:“扶苍师兄,羲和宫什么样?羲和神女长得美吗?”

扶苍默不作声,直到她持之以恒连问十几遍,他便垂头看了她一眼,

魅惑的声线低低响起:“你很好奇?”

哎呀,他终于说话了。玄乙点头:“当然,我见识少得很,还请扶苍师兄指教。”

他淡道:“那你等下要仔细看,别眨眼,我一处一处讲解给你听。”

玄乙笑得春风扑面:“这样会不会太麻烦师兄?”

扶苍定定望着远处起伏的云海,缓缓道:“不麻烦,你喜欢就好。”

总觉得这家伙话里有话,跟着他飞了片刻,只觉眼前光线越来越亮,渐渐不可逼视,玄乙心里就有了个不大好的预感。

只听扶苍开口道:“下去罢,羲和宫到了。”

玄乙随着他落地,果然对面正是羲和宫,殿前的台阶皆为赤金色,两旁沟壑中是汹涌的火海,时不时溅射数丈高,声势惊人,整座大殿光芒万丈,她立即觉得自己要瞎了,急忙用袖子捂住脸。

扶苍上了台阶,回头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说道:“这里是台阶,所用材质乃是穷桑一地火海中产出的万年火岩,沟壑中的火焰乃是甘渊之火。”

刺眼的光芒让这可怜的受不得光亮的烛阴氏公主恨不得用袖子把自己整个儿裹起来,扶苍看了她一眼:“不是要我讲解么?还没进羲和宫,羲和神女也没见到,把袖子放下来。”

玄乙的声音听起来怪可怜的:“可是我睁不开眼,师兄你去取太阳之辉罢。”

扶苍还在公事公办:“先生布置的功课怎能半途而废。”

玄乙不说话,转身便要飞走,谁知后领被他提住,他的声音不喜不怒,

十分平淡:“我说了,不可半途而废。”

她猛然回头,长袖下的唇角一翘,正要说话,却听羲和神女爽朗的声音自殿内骤然响起:“是谁在殿门前徘徊?”

扶苍拱手行礼,开口道:“白泽帝君座下弟子,华胥氏扶苍,烛阴氏玄乙,奉先生之命,特来向神女讨要三根太阳之辉,还望神女不吝成全。”

话音未落,但觉香风扑来,羲和神女春风满面地奔至殿门处,她身披赤金色长衣,耳上挂着火焰般的耳珰,容色艳丽无比,见着扶苍,霎时间满眼泪花,使劲挽住他的袖子,连声道:“扶苍神君!快!进去坐!正好今日恰逢阴云密布,金乌便留在了殿内,我正帮它沐浴,这可不是缘分?”

她连拽带拉,把他俩强行推进羲和宫。玄乙只觉殿内满眼生辉,处处刺眼,什么都看不见,正愣在原处,羲和神女奇道:“你怎么一直捂着脸?过来呀。”

玄乙沿着声音的方向缓缓走过去,忽听羲和神女惊呼:“小心!”

她急退一步,这才发觉裙摆竟被点燃,火苗已经窜到腰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条裙子!玄乙气得呆住了。

巨大的黑幕罩住了整座殿宇,刺目的亮光终于被遮挡住,羲和神女手指一勾,玄乙裙子上的火焰顷刻间像一只柔顺的猫,扑簌簌飞起,盘旋在她指间。

“别乱走,”羲和神女嗔怪地望着她,“受伤了怎么办?”

玄乙默然望着自己焦黑的裙摆,好半天才吁出一口气,抬头含笑道:“多谢羲和神女。”

金乌的太阳之火竟然只将她的裙摆烧黑一块,羲和神女的神色瞬间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美艳双眸盯着她看了片刻,最后勉强一笑:“原来你

就是那位烛阴氏的小公主,果然一如传闻中所说,真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我先前听闻天帝牵线你与扶苍神君,结果却没能成,倒不知你又与扶苍神君一同拜在了白泽帝君座下。”

她方才喜不自禁的神情已变得哀怨,幽幽看了扶苍一眼,从袖中取出一柄金色小剪刀,转身走回殿内的一座高台,双手一抬,巨大的黑幕掀开一个角,那高台后居然是一方巨大的火池,天地间最后一只太阳金乌正泡在里面,上下摇曳,总显得有些颓然。

羲和神女揽住金乌,爱怜地抚摸了数下,接着便用剪刀细细剪了三截日光。

“可恨后羿那个家伙,将其余九个金乌全杀了!以前在甘渊里沐浴多热闹!”她一面剪,一面抱怨,“现在只剩它一个形单影只的小家伙,成日没精打采的……唉,我也是形单影只一个,如今只有我俩作伴了……”

她似是想起什么伤心事,竟嘤嘤哽咽起来,泪水一串串变成火珠子,掉落在火池里。

玄乙默然听她哭了一会儿,低头看看自己焦黑的裙摆,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她放出白雪将那些焦黑的地方填补完整,忽觉羲和神女哀怨的目光又落在自己身上。

“你真好。”她把三根太阳之辉揉来揉去,“这么年轻,这么好看,又跟他在一处拜了先生,朝夕相对。哪里像我,十个金乌被杀的只剩下一个,永远孤零零的,天帝对这等罪行竟然不闻不问!”

玄乙扭头看了看扶苍,他又开始装聋作哑,长睫低垂做走神状。她想了想,笑道:“羲和神女,其实扶苍师兄才没有把我放心上,他心里只有你,还为你写了一首诗,叫‘云谁之思?羲和美人’。”

羲和神女猛地一愣,霎时间又春上眉梢:“真的?”

玄乙温柔地点了点头,这单纯的神女立即奔向扶苍,再次挽住了他的袖子。

扶苍转头望了她一眼,她却朝他甜甜一笑:“师兄与羲和神女慢慢谈情罢,我不打扰了。”

她说走就走,御风一眨眼便飞得再也看不见。

第十四章 狂暴飞廉

凭着以前书上的记载,玄乙一路向东飞,在云海中飞了二刻,只觉越来越暗,幽凉冰寒的风吹拂脸庞,很显然,望舒宫应当就在附近了。

她降下云头,果然前方有一座巨大的宫殿,夜空般的苍蓝色,高耸入云的殿门上,赫然雕琢了一只三足银蟾。

此刻殿门前站了个年轻的神君,玄乙定睛一看,正是古庭,他捂着半边脸,看上去蔫蔫的。

“古庭师兄。”她唤了一声,落在他身旁。

他微微一惊,见只有她过来,不由皱眉:“扶苍呢?”

玄乙捂嘴暧昧一笑:“扶苍师兄与羲和神女感情真好。”

坏了,扶苍肯定是被羲和神女拽住倾诉衷肠,不知何时才能脱身。古庭阴郁地望向望舒宫,半天说不出话。

玄乙歪着脑袋打量他捂住的半边脸,看起来好像是被谁砸肿了,衣服上也是挂满尘土,看上去极为狼狈。她忍俊不禁:“古庭师兄,你怎么啦?”

古庭见她满脸笑意,心中更为不喜,正欲开口,却听头顶风声响动,白衣胜雪的扶苍轻飘飘落在了身侧,他惊喜道:“羲和神女没有为难你?”

扶苍面沉如水,避而不答,只问:“你的脸怎么了?”

古庭尴尬地摸了摸伤处:“今日望舒神女不在,只飞廉神君留在望舒宫中,月华之精怕是都取不到。”

飞廉神君虽然只是望舒神女的引路使,然而此刻望舒不在,望舒宫一切事宜便由他定夺。这位神君脾气暴躁,十分不随和,又因为白泽帝君时常派遣弟子前来索取头发,导致对他们印象极差,一言不合立即动手,他年纪比他们大几十万岁,谁能打得过?连九帝子太尧都被他揍过。今天他更是连飞廉神君的面都没见到,门一开就被月砂给扑了个狗吃屎,脸都撞肿了。

“那便回去罢。”扶苍转过身,始终不朝玄乙看一眼。

玄乙上下打量扶苍,突然歪着脑袋指了指自己的袖口,悠然开口:“扶苍师兄艳福不浅。”

扶苍低下头,便见自己雪白的长袖上留了一抹淡淡的胭脂色,想必是离开羲和宫时,羲和神女拽着他的袖子哭泣而留下的。

他的双眼微微眯起,瞥了一眼玄乙用白雪掩盖的裙摆,淡道:“不错,你的裙角形状也被烧得挺别致。”

玄乙吸了口气,霎时间新仇旧恨一并涌上心头,她上前一步,还未说话,却见那纹刻三足银蟾的巨大宫门缓缓开启,幽冷的风呼啸窜出,拂动三位天神的衣袖长发。

殿内忽然传来一个冷冷的哼声:“又有杂碎过来了!既然你们不走,那就别走了!”

玄乙只觉一股巨大的吸力将自己拽着,不由自主被扯进大殿,跟着又被毫不客气地朝地上使劲一摁,她急忙稳住身体,下一刻,狂风忽然大作,四角巨大花盆内的月砂飞腾而起,不但迷眼,割在脸上还跟刀一样疼,它们翻腾汹涌,毫不留情纠缠过来,牢牢地盘住他们的身体,像是要将他们撕碎。

古庭急的大叫:“请飞廉神君息怒!我等并非有意为之!实乃师命难违!否则绝不会来打扰神君!”

飞廉神君冷硬干涩的声音自月砂后嗡然炸开:“就算白泽老儿贵为帝君,岂有三番两次前来索要头发的荒唐事!我不管他要头发是什么下三滥的趣味!今日我卸了你们的手脚,叫他尝尝我的厉害!”

月砂骤然收紧,玄乙慢慢挥了挥手,殿内纷纷扬扬竟开始下起大雪,白雪飘在月砂之上,这些金灿灿的砂粒顿时下雨般坠落,一一化为虚无。

她缓缓落地,整了整衣服,淡道:“你火气可真大。”

对面沉默了片刻,忽然,一个高大异常的身影自殿后现身,来者身披一件紫檀色长袍,面容虽算得上相貌堂堂,然而鹰钩般的鼻子却增添了一股蛮狠阴鸷之气。最为奇特的是他那一头倾泻而下的长发,竟如月色般银白,流光溢彩,无风自舞,极为奇异。

怪不得白泽帝君垂涎他的头发……玄乙顿时明白了。

“看什么?!”飞廉神君冷喝一声,恶狠狠地盯着她,满头银发飞扬而起:“原来是烛阴氏的后裔!哼!你才多大点?也想吓唬我?!你不惧五行阴阳又如何?难道我会怕你?!看你年幼,我让你先出手!来!”

玄乙摇了摇头:“成日喊打喊杀是莽夫所为。虽然神君不愿将头发相赠,但我们也是师命难违。这样罢,飞廉神君,我们打个赌,我赢了,你便给我三根头发外加三枚月华之精。若是你赢了,我的两位师兄随你处罚,爱怎么揍就怎么揍。”

这心狠手辣的魔女!古庭大怒:“你说什……”

玄乙不等他说完,便安抚一笑:“古庭师兄,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一条船才有鬼啊!她又在这边耍鬼点子!这赌局听起来公平,其实赢了功劳归她,输了他们俩倒霉!

飞廉神君果然不是吃素的,当下白眼一翻:“你年纪小,心眼倒多!我干嘛要陪你打劳什子赌?!”

玄乙定定望着他满头无风自舞的银发,飞廉神君体内神力鼓荡时,长发便会扭曲如蛇,这模样,自然谈不上什么玉树临风。

她想了想,道:“神君言之有理,倘若我有法子叫神君的头发安静下来,并且变回乌黑,神君可愿随我赌这一把?”

呼啸的狂风骤然停了一瞬,他狐疑阴沉地打量她:“当真?你应该知道骗我的后果,我不管你是什么烛阴氏后裔,就算钟山帝君来了,我也不怕!”

玄乙淡道:“既然神君心中有数,又何必怕我骗你?赌不赌?一句话。”

飞廉神君狠狠瞪了她半晌,他试过无数法子,始终不能变回少年时期正常的模样,以至于到今天,眼看都快成老头子了,还没能娶到妻子,繁衍后裔,头发实在是他心中一块痛,带给他无数麻烦与烦恼,他脾气暴躁,倒有大半是源自它们。

“口说无凭。”他朝前走了一步,“你先证明给我看。”

玄乙笑道:“好,神君莫眨眼。”

她纤细洁白的指尖涌出一团团黑雾,被她像捏棉花似的轻轻捏出,再一口气吹出去,它们团团絮絮地落在飞廉神君舞动的银发上,像雪花般消失不见。

奇异的是,每多落下一团黑雾,他的银发便灰上一层,也低垂一寸。直到黑雾尽数消失在发间,飞廉神君似喜似悲地捞起一绺长发,几十万年不见,漆黑柔顺的头发,仿佛是一场梦。

他怔怔发了许久的呆,忽然抬起头来,目光灼灼直视玄乙。

“你这是什么法子?”他的声音竟然温和了许多。

玄乙一本正经:“此乃烛阴之暗,四海八荒最沉最暗之物,好在神君神力充沛,倒也能支撑得住。现在神君可信我了?”

飞廉神君摸向另一边的头发,突地脸色乍变,怒气冲冲地吼道:“你这狡诈的小鬼头!只弄了一半的头发!”

他这会儿看上去肯定滑稽极了,一边头发黑黝黝地垂在背后,另一边的头发却银白发亮蛇一般舞在空中。她是故意的!

玄乙优雅一笑:“神君,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第十五章 有难同当

飞廉神君哪里还有心思与她做什么赌局,揪着自己另一边乱舞的头发快要疯了。

“快把这边也弄黑!快!”他怒吼。

玄乙收敛了笑容,慢悠悠地开口:“莫非神君是又想得偿所愿,又不愿付出分毫?”

飞廉神君登时大怒,奈何他的头发一边白一边黑,比以前还可笑千万倍,若不弄好,他连房门都出不得,此时少不得强忍怒意,沉声道:“好!我答应你!不过无论输赢,你都必须替我弄好头发!”

玄乙朝他伸出一只手:“我已证明我说的不是谎话,神君也应当表现诚意。三枚月华之精先给我,倘若我输了,再原数奉还。”

飞廉神君气得浑身发抖,他竟然被这种小鬼头耍得团团转!

三枚泪水般的月华之精被恶狠狠地抛过来,玄乙稳稳捞在掌中,还没仔细看一眼,飞廉神君早已不耐烦:“说!赌什么?”

玄乙沉思片刻,道:“打打杀杀的事我不喜欢,我们玩个最简单的问答游戏,我问你答,比一比谁的见识更渊博,你答对了,就算我输,若是答错,便算我赢,神君觉得如何?”

飞廉神君冷笑一声:“当真?你才多大点,不过仗着几份小聪明,就以为自己见识渊博?”

“这些不劳神君挂心,行,还是不行?”

飞廉神君转了转眼珠:“我若答错,不能算你赢,你也答对才算赢!否则还是你输!”

玄乙瞥了他一眼:“神君竟然斤斤计较至此。”

“少说废话!你只管问!”他像是怕她耍赖,又道:“不许问那些谁也答不上来的古怪问题!”

玄乙偏头做苦思状,良久,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好点子,笑道:“神君,我听说望舒宫内四角花盆中的月砂都是神君你神力凝练而出,那我问问你,方才被我化为虚无的月砂一共有多少枚?”

飞廉神君满脸狐疑,她又想耍什么鬼点子?这问题连守门女仙都能毫不犹豫回答上来!望舒宫所有的天神们都知道,飞廉神君自诞生后,一年凝练一粒月砂,今年他三十二万岁,所以共有三十二万粒月砂。

肯定是小鬼头又使诈!

他扬手一招,方才被化为虚无的月砂顷刻间聚拢在他掌中,他上下左右仔细看了无数遍,还不放心,瞪着玄乙:“你们三个都把手伸出来!摊开!脚也抬起来!”

玄乙“哎呀”一声,满面懊悔,撅着嘴摊开手,只见她雪白的掌心中留了一枚金灿灿的月砂。

飞廉神君哈哈大笑,抬手将那枚月砂收回,得意至极:“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玄乙撅着嘴不说话。

他笑道:“不错,就是这样,方才被你化为虚无的月砂,一共是三十二万缺一粒!我赢了!快把我头发弄好!”

玄乙眸光流转,轻道:“神君分明错了,怎会是赢了?”

飞廉神君勃然大怒,狂风卷着月砂再一次肆虐在殿内:“不要以为你年纪小又是个丫头我就真的不揍你!铁证如山摆在面前,你这两个师兄都可作证!你还想耍赖?!”

玄乙淡道:“我说你错,就是错了。不信你在左耳下方两寸处的头发上仔细摸一摸。”

飞廉神君将信将疑,果然伸手在头发上细细摸了几遍。突地,像是摸到了什么,他脸色骤然巨变,猛然将手抽回,却见他指间捏着一粒为漆黑雾气包裹的月砂——她竟然藏了两枚!一枚故意留在手里引他上钩,另一枚却用烛阴之暗藏在他头发里!

“所以,被我化为虚无的月砂应该是三十二万缺两粒。飞廉神君,我赢了。”玄乙笑眯眯地伸出手,“愿赌服输,给我三根头发罢。”

飞廉神君的脸色从没这么难看过,撑大了双眼死死盯着她,他本来就神情阴鸷,如此一来更显得十分可怖。

玄乙像是没看见一样,慢悠悠地催他:“神君,头发。”

古庭原以为飞廉神君至少要大发一场雷霆之怒,最不济也会狂吼两声,谁知他竟什么也没说,安安静静拔了三根头发递给玄乙。

玄乙只抽出一根递给古庭,将剩下两根无风自舞的银发绕在指间,笑道:“神君果然有气度,多谢了。”

她又朝宫外看了一眼:“古庭师兄,时候不早了,请你先回复师命,我替神君把头发弄好便也跟上。”

可是,她只给了一根头发啊?先生要的是三根。

古庭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先生要的三样东西算是勉强到手,这飞廉神君又暴躁古怪,果然还是回复师命更重要。他朝飞廉神君拱手行礼,

又向扶苍看了一眼,示意他随自己一起走。

自进了望舒宫便安静如木头人的扶苍终于动了动,还未迈步,下一刻袖子便被玄乙紧紧攥住。

“扶苍师兄留下陪我。”她浅浅一笑,“我很快的。”

古庭一头雾水地独自走了,扶苍低头看看她拽着自己袖子的手,她拽得可真紧,吃奶的力气大概都用上了。

她声音很低:“别想溜,我们有难同当。”

静默了很久的飞廉神君终于开口了,声音出乎意料的平静:“小丫头,弄好我的头发。”

玄乙利落干脆地放出烛阴之暗,一寸寸替他将右边飞舞的银发染黑归顺,直到最后一根银发也变成了黑色,听话地垂在肩后。

玄乙后退两步,拱手行礼:“此间事了,告辞了,神君。”

飞廉神君的目光始终胶着在她身上,突然,他低声道:“你很好,第一次有天神能让我拔下头发……你叫什么名字?”

玄乙面无表情:“我叫叽里咕噜龙。”

下一刻狂风便似刀一般切割上来,飞廉神君阴冷的声音自风中炸开:“我本不打无名之辈!烛阴氏的小奶娃!谁给你的底气在我面前猖狂!今日留你一只手,一洗耻辱!”

玄乙急急避开风刃,忽觉手上一轻,该死的扶苍竟然挣脱开了!

他敢一个人跑?!

风沙中,她瞅准了那道雪白的身影,毫无形象地饿虎般扑上,手脚并

用,死死抱住他。

烛阴氏神勇无敌无惧术法,这奇葩的龙公主竟然还要拿他做挡箭牌!

扶苍面罩寒霜,低声道:“撒手!”

想都别想!说了有难同当,就是被揍,她也要拿他当垫背的!

玄乙用力,一口咬住他的衣服。

第十六章 针锋相对

华胥氏以清雅高贵出名,懂事以来,扶苍见过的所有神君神女无一不是温文尔雅风轻云淡的,可神界中竟然还有烛阴氏公主这种存在,每一次都活生生把他充满恶意的一面撕扯出来。

他想也不想,伸手便要将她丢出去,谁知这看着纤弱优雅的公主到了关键时刻动作跟老鼠一样又猥琐又灵活,手脚嘴并用,连下巴都能派上用场,呲溜溜地就滑到他腋窝下面躲好了。

扶苍气极反笑:“烛阴氏今天又让我开了眼界。”

快跑!玄乙用眼神催促他。

巨大而交错的风刃近在咫尺,扶苍一时顾不得再跟她纠缠,眼角瞥见四面八方都是狂风飞沙,无处可躲,硬吃一下风刃,必然要受重伤,飞廉神君发起火来岂是小事。

殿南上方有个空隙!他反应奇快,当即御风试图冲破望舒宫逃离,却听飞廉神君冷笑一声,月砂早已如蛇般窜出,扶苍只觉脚踝像是被巨蟒用力缠紧,再也飞高不得。

眼看风刃又要从飞廉神君掌中射出,扶苍被缠住躲不开——没用的华胥氏!

玄乙一骨碌从他腋窝下面钻出来,瞅准空隙便打算先跑,冷不丁手腕被狠狠捏住,她百般挣扎,两只脚用力踩他胸口上,扶苍雪白的衣裳顿时多了无数黑脚印。

“不是说有难同当吗?”扶苍似笑非笑,天生魅惑的声线犹如在调情,目光中却寒意闪烁,“给我留下!”

他屈指在她膝盖上一弹,她便毫无反抗能力地栽下去,一头撞上他的下巴。像是怕她再跑,他毫不留情把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攥在手里,还绕了好几圈。

玄乙疼得泪光闪闪,这狠毒的莽夫!什么清冷似月的神君,明明是个没神性的混账东西!他的下巴近在眼前,她张嘴便狠狠咬上去。

仿佛被她无耻的行径震撼,扶苍又把手里的辫子继续绕了两圈,疼得她抬手就打,两只脚毫无章法用力踹他的腿和腰。

两位如此优雅高贵的天神发生了这般野蛮粗暴的行径,连飞廉神君也有些怔忡,风刃捏在手里忘了丢出,不知不觉散开了。

上面的两个年轻天神已经发展到破口大骂,大概是因为疼,玄乙绵软的声音听起来在发抖:“华胥氏看来最擅长扯头发!”

扶苍的声音阴森森的:“烛阴氏也不赖,尤擅坑蒙拐骗,过河拆桥。”

“是你先使诈烧坏了我的衣服!”

“我以为是你之前先挑衅我。”

“是你自己蠢!”

“是么?我说过,华胥氏睚眦必报。”

眼看他们又要进展到新一轮的近身肉搏战,飞廉神君觉得自己实在看不下去了,世风日下,神心不古,现在的年轻神族们简直恬不知耻,毫无形象!一个神君一个神女,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连扯辫子咬下巴的事情都能做出来,真叫他大开眼界。

“你们成什么样子!”毫无自知之明的老古板飞廉神君厉声斥责,“神君不知宽宏大度,神女不知温文尔雅!白泽帝君的弟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话未说完,却见扶苍动如脱兔,一掌劈断有些松懈的月砂,玄乙吁出一口气,整个望舒宫霎时间陷入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飞廉神君愣神片刻,待黑暗褪去,殿内空空如也,方才还闹得不可开交的两个天神早就跑得没影了,他才发觉自己又被耍了一遭,当下怒发如狂,然而想起多年的头发心结已解,最后还是勉强收敛了怒气,爱不释手地把玩漆黑柔顺的长发。

*

御风踏云,不及回顾,待前方终于能隐隐见到天宫巍峨的轮廓时,扶苍才骤然停下。

一只微凉的玉手还搭在他额头上,手指贴着他的眼眶,鲜红的指甲只差一丝丝就要触到眼珠,无声地表示威胁。

“放手。”他冷冷开口。

玄乙猴在他背上,她脑后的辫子还在他手里绕成了许多圈,脖子生硬地梗着。

“你先放手。”她毫不示弱。

那就耗着吧。

扶苍低头看了看胸前的黑脚印,试着掸了几下但好像没什么效果,他索性放弃了。

“你不是擅长舞刀弄枪么?”玄乙冷笑,“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

扶苍面无表情:“你却正好相反,关键时刻太有用了,我竟不知你为了替先生拿到飞廉神君的头发,什么损招都敢用。”

所谓头发本来就只是白泽帝君的古怪趣味,他根本就没打算听从,

飞廉神君恶名昭著,但凡有理智的神族都不会招惹一只疯狗。

玄乙悠然道:“这些自以为有点身手的神族,舞刀弄枪就好像道理都在他那边了,我偏要叫他吃苦头。”

扶苍淡道:“会舞刀弄枪的神族都心眼小,有仇必报,龙公主小心了。”

玄乙本想跟他继续针锋相对几句,缠在手指上的银发忽然扭动了数下,喔,她差点忘了,这里还有两根飞廉神君的头发。

她搓了搓银发,张嘴轻轻一吸,两团烛阴之暗顷刻间沿着两根头发的脉络泉涌而出,不到一炷香的工夫便回到了体内。

想必这会儿头发恢复原状的飞廉神君又是气得发疯罢?那场景肯定有趣的紧。

“扶苍师弟!玄乙师妹!”

远处传来太尧的呼喊声,听到这声音,两位天神反应奇快,扶苍一把丢开玄乙的辫子,玄乙也一骨碌从他背上滚下来,霎时间互相离开足有一丈远。

没一会儿就见呼啦啦来了一大片师兄,古庭太尧都在,连芷兮都跟着。因见扶苍胸前黑漆漆数个脚印,下巴上还有一行牙印,古庭的脸色顿时变了,声音也变了:“飞廉神君竟真的对你大打出手?!这位神君未免太过荒唐!你怎么样?受伤了没?”

扶苍摸了摸下巴上的牙印,迎着一众师兄关切的目光,神色自然:“没事,抓了个空隙逃出来了。”

看不出来,他也会说谎,而且说得挺顺溜,她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

“怎么会没事!”芷兮看上去比古庭还紧张,凑过去仔细看他胸口上的脚印,脸色泛白,“胸口是要害!我听闻那个飞廉神君下手从不分轻重,四万年前他曾与南海龙神的太子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将南海龙太子打得吐血三日!你如何能吃得住他这么多脚!快回去!叫先生替你看伤!”

一声闷笑从旁边传来,芷兮咬牙回头,便见玄乙搓着手里两根舞动的银发,悠哉悠哉地看风景。

“同僚受创,你竟然还笑得出!”芷兮气坏了,“要不是你执意跟飞廉神君纠缠,怎会逼得他对扶苍师弟出手?!你还能笑?!”

玄乙摸了摸鼻子,柔声道:“师姐见谅,先生既然吩咐叫弟子去取物事,弟子当然要尽心办事,好在幸不辱命。”

她抚着手里的银发,十分正气凛然。

太尧出来打圆场:“方才古庭师弟急匆匆地赶回明性殿,只说你们俩被飞廉神君缠住,怕是脱不了身,我们便赶来相助,既是无事便为最好,都回去罢,先生还等着。”

话音刚落,便闻后方风声雷动,只见飞廉神君满头银发乱舞,状若疯狂地追了过来。

第十七章 秋水如泓

因为白泽帝君这些年始终垂涎飞廉神君的头发,以至于每来一个新弟子就叫他去找神君要头发,这里每个天神都吃过苦头,此刻见着这魔头大呼小叫地出现,谁还顾得上什么仪态,一个个逃得飞快,只恨自己肋下不生翅膀不能飞得更快。

玄乙御风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遥遥听见飞廉神君在后面破口大骂:“烛阴氏的小混蛋!给我停下!你敢耍老子!老子要把你撕成一片片的!”

他发怒的时候头发更像一团团舞动的银蛇,那模样滑稽极了,玄乙忍不住笑出声。

芷兮见她眉开眼笑,不由更是怒气上冲:“都是你招来的霉星!让他这样大呼小叫的追着,有什么可笑的?!”

玄乙笑眯眯地看了她一眼:“他追的是我,师兄们跑什么?”

太尧摇了摇头:“都吃过他的苦头……此事先不说,他为何又追了上来?你究竟用了什么法子拿到头发的?”

大家都知道飞廉神君脾气暴躁,但他这样发疯的模样还是头一次见,不知道这古灵精怪的烛阴氏公主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玄乙搓着指间的银发,分外淡定:“我用的是最正当的法子。”

明明用的是歪门邪道!古庭嗤之以鼻,他素来正派,最看不得她这种滑头手段,待回头发现飞廉神君原本变黑的头发又重新变回了银色,正朝天乱舞,他不由失声:“你怎么又将他头发弄回原样了?!”

怪不得飞廉神君跟个疯子一样追后头!她根本是玩了个骗局!

玄乙嘻嘻一笑:“我可舍不得把烛阴之暗用在他身上,多浪费。”

古庭严厉地瞪着她:“此等行径实在可耻!快停下,向飞廉神君好生道歉!”

玄乙只回了他一个甜笑,一下也不动弹。

古庭气得只是跺脚,忽地咬牙转身折回去,孤零零地迎向气势汹汹的飞廉神君。

一旁的扶苍忽然朝太尧开口道:“太尧师兄,不知可否将腰上佩剑借我一用?”

太尧有些犹豫,到底还是将佩剑摘下,低声道:“扶苍师弟,飞廉神君成名已久,做事前还是思量三分。”

扶苍没有说话,将剑轻轻拔出剑鞘,伸指在秋水碧蓝的剑身上轻轻弹了一下,宝剑发出细微的嗡鸣,仿佛有了灵性一般。

那边厢古庭已经停在了飞廉神君身前,急急拱手行礼,道:“飞廉神君请息怒!在下替不懂事的师妹给您赔罪!她年纪幼小,不通道理,还望神君宽宏大量,莫要与她计较!”

“滚开!”飞廉神君哪里能听见他叽里咕噜说什么废话,他眼里只有烛阴氏那个小混蛋,不把她捉住撕烂他绝不能甘心!

恼人的苍蝇还跟在身前嗡嗡嗡,他怒火攻心,巨大的风剑毫不留情刺向他。古庭料不到他竟会突然下杀手,一时僵在当场,慌得众弟子纷纷惊叫。

忽然之间,方圆数里陷入了一片浓厚的黑暗中,这片黑暗来得如此突然,以至吃过一次亏的飞廉神君情不自禁又吃了一次亏,手上的动作

停了一瞬。只这一瞬,耳畔划过锐利的风声,宝剑的寒气令他浑身寒毛倒立,头顶突然轻了几分。

黑暗来得快,去得更快,不过眨眼工夫,又恢复了明亮。

只见扶苍拽着古庭退了数丈,他手中执着一柄泓如秋水的宝剑,轻轻滑落一个漂亮的直线,一绺绺扭动不休的银发随风飞扬,缓缓散开。

飞廉神君错愕地摸了摸头顶,他一小半的头发竟然被宝剑削断。

扶苍将古庭推去后面,执剑漠然凝视飞廉神君,不发一言。

“你……你竟敢……”飞廉神君狂怒之下连话也说不好了,一个小辈神君,竟然用剑削断他的头发!而且他竟然真的削断了!

“你不过倚老卖老。”扶苍语调冰冷,“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的对象从来都是小辈,今天给你一个教训,你再向前一步,以后便做个秃子罢,正好解了你的苦恼。”

飞廉神君哪里忍得,大吼一声,月砂夹杂风剑与风刃,没头没脑地朝他砸过来。

这会儿没玄乙碍事,又有宝剑在手,扶苍全然不避,横起长剑,当胸划一个圈,两仪八卦的光辉犹如铜墙铁壁般,将飞廉神君的杀招尽数挡在外面。他御风而起,不过眨眼的工夫,又猛然落在云海中,宝剑再次轻甩,又是一把银发落下。

对面的飞廉神君连着被削了两次头发,满头乱舞的银发犹如狗啃般参差不齐,看起来越发滑稽,在一旁看热闹的玄乙忍不住哈哈大笑。

“都是你这小混蛋!”

飞廉神君扭头张牙舞爪朝她扑过去,此仇不报,他颜面何存!

玄乙却动也不动,笑吟吟地看着他扑上来,悠然道:“你还真是只捡软柿子捏呀。”

飞廉神君的手在她身前三尺处仿佛触到了无形的墙壁,无论如何也碰不到她,他气得又是一声大吼,忽听前方不远处传来白泽帝君的声音:“飞廉神君且息怒,本座弟子年纪尚幼,怕是吃不得神君的怒气。”

玄乙身前三尺的无形屏障发出一股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道,飞廉神君被推得倒飞数丈,神色阴晴不定地落在云海中。

众弟子这才发觉太尧不知何时回明性殿把白泽帝君叫出来了,这孩童般的先生只穿了一只鞋,另一只脚还光着,想来一定是被太尧强行逼出来的,果然大师兄在关键时刻比先生要靠谱多了。

显然白泽帝君还没搞清楚状况,前后左右看了看,又望见飞廉神君狗啃般的头发,不由微微一惊:“本座只叫你们借三根头发,怎地却把神君的头发削了大半?”

玄乙把绕在手指上的两根银发取下,连同太阳之辉与月华之精一起,送到他面前,笑道:“先生,幸不辱命。第三根头发在古庭师兄那边,您别忘了找他要。”

白泽帝君又惊又喜,小丫头果然有本事,竟然真能取到飞廉神君的头发!

他忙不迭将那两根银发接在手中,但见从发根至发梢足有三尺多长,齐齐整整,绝非利器切断而得,飞廉神君的神力还有些许残留其上,银发犹在款款扭动。

帝君眉开眼笑:“好好好!好头发!好弟子!”

玄乙提醒他:“先生,神君还在发火呢。”

白泽帝君先将银发小心翼翼放入袖中,这才正了神色,遥遥向飞廉神君作揖:“神君大方,白泽多谢,来日定然给神君一个满意的赔礼。”

飞廉神君见着这种老辈的帝君便有点发憷,扶苍说的倒也不错,他确实只敢在小辈面前张牙舞爪,纵然心里深恨白泽帝君常年觊觎自己的头发,当着他的面却不敢说,只梗着脖子哼了一声:“白泽帝君,我不要什么赔礼,你将这小混蛋交给我就行了。”

第十八章 此行诛心

白泽帝君笑了笑,温言道:“小徒顽劣,本座替她向神君赔个不是。正巧数百年前素女送了本座一盒融雪膏,神君拿去,将此膏抹在发上,不出三日便可恢复如常。过后本座还有赔礼奉上,还望神君莫要与小徒计较。”

飞廉神君又哼了一声:“我说了,什么膏啊礼啊,我不要!我只要这小混蛋!”

她到底做了什么把别人神君气成这德性,连帝君的面子都不好使了?白泽帝君朝玄乙抛去个疑问的眼神。

一旁的太尧小声将经过说了一遍,说到她坑蒙拐骗弄到了飞廉神君的三根头发时,白泽帝君不由失笑:“你为何又将他头发弄回原样?这不是使诈是什么?”

玄乙慢吞吞说道:“先生,要飞廉神君头发的不是我,我只是替您取过来,烛阴之暗我可舍不得给。现在正好神君来了,先生也在,就由您二位亲自交涉,与我还有什么干系?”

白泽帝君被她说的哑口无言,憋了好半天,才凑过去小声道:“好孩子,能不能就帮先生这个忙,替他把头发弄好,皆大欢喜?”

玄乙面上露出一丝为难的神情,想了片刻,终于艰难地点点头:“既然先生这样说,我自然尽力而为,可是我年纪还小,神力不足,烛阴之暗即便给了神君也维持不了多久。不如神君与先生耐心等候数万年,待我再大一些,神力充沛了,到时候一定帮神君把头发弄好。”

数万年!她又在假正经地胡说八道了!

白泽帝君扭头看看飞廉神君,他还在吹胡子瞪眼睛,再看看玄乙,她还是一贯无辜又明媚的笑,最后看看周围一干弟子,大家都挺无奈的。

他觉得自己也很无奈,好后悔啊……当初他怎么就为了一块龙鳞收了这么个麻烦货色?

“神君,依本座看,神君的头发并非完全无解。”白泽帝君笑着走过去,仰头望着飞廉神君满头银蛇般扭动的长发,“神君神力中有风之力,所以头发才会因为神力鼓动而扭曲。假如神君不怕麻烦,将头发分成无数细绺,每一绺系上一个极重的饰物,从此神力激荡,头发为饰物牵制,便不会乱动了。”

飞廉神君冷道:“话说的容易,我到哪里去找几万个宝珠饰物!”

望舒宫根本是个清水司,望舒餐风饮露,连饭都不吃了,他一个引路使,能有多少宝贝挥霍?

白泽帝君有些肉痛地挠了挠圆乎乎的脸颊,干笑道:“此事终究是本座有错在先,自然应当赔礼。这样,本座幼年时恰逢凶煞魔族作乱,曾以神力凝练出赤金天音铃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枚,神君若不嫌弃,尽可拿去。”

他遣了太尧回去拿金铃,一行天神在云海里足足等了顿饭工夫,太尧才一步三颤地回来了。他怀中抱着一只巨大的木箱,累得脸都白了,好容易放下木箱,只顾得上躲一旁喘气。

白泽帝君手指轻弹,木箱立即打开,霎时间金光闪耀天地,光华万丈不可逼视。

“神君请看,这里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枚赤金天音铃。”帝君看着这些玲珑精致的小金铃,又肉痛地眨了眨眼,“此铃每一枚重三分三厘,这里便是三千三百斤,不过以神君之能,这点重量自然是轻若羽毛。”

飞廉神君面沉如水,先捻了一枚金铃放在掌中看了半晌,随后搓了一绺长发,将金铃系上,神力激荡下,这绺长发果然不再朝天而去,安安稳稳地坠在身后。

他终于动容,抬手将木箱一抱而起,轻松得好像它真的只是一片羽毛。

“多谢白泽帝君,告辞。”

他毫不拖泥带水,说走就走,恶狠狠白了玄乙一眼后,眨眼不见了。

诸神直到此时才齐齐松了口气,总算把这煞星打发了。

白泽帝君肉痛得无法安生,颤巍巍地看着玄乙,气若游丝:“你、你……要不到回来就是了,你做什么招惹他?害本座赔了金铃不说,你自己也麻烦,这是何苦!”

玄乙没有回答,笑得像一朵花。

“回去罢……”白泽帝君摇着头先走了。

为三根头发折腾一上午,课是没法上了,白泽帝君只想回去再睡一会儿,再心疼心疼那十万缺一枚金铃。甫一进殿,他便要开溜,冷不丁芷兮和古庭同时在后面叫他:“先生。”

“何事?”他有气无力。

芷兮先上前一步,急道:“先生,扶苍师弟被飞廉神君伤在要害处,还请您替他查看一下!”

伤在要害处他哪里还来的力气把别人神君的头发削掉大半?白泽帝君满心不解,朝扶苍胸口上的黑脚印看了看,淡道:“飞廉神君的脚怎会这样小?何况神君怎会用脚和牙伤人?他没事,不必惊慌。”

芷兮顿时明白那脚印和牙印是谁做的好事,当下将脚狠狠一跺,声音幽怨:“原来你没事……又是那个烛阴氏公主弄的吧?明明才来一天,就惹这么多麻烦!”

他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对玄乙的责备听起来就像是责备了他,他惹的麻烦一点也不比那龙公主小。

“怎么了?”他的目光令芷兮有些不安。

“师姐说得对,我错了。”扶苍坦然道。

芷兮茫然地微启朱唇——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她不是在责备他呀……

“先生,有关玄乙公主,弟子有话想说。”

古庭神色肃然,沉声开口。

此话一出,周围的弟子们纷纷竖起了耳朵,白泽帝君颇有趣味地看了看玄乙,她像猫一样瞪圆了眼睛,满面无辜。

“弟子以为,玄乙公主的行事之道与脾性,皆与先生的‘仁雅度’相背,并不适合拜入先生座下。婆娑牡丹一事乃为其一,可以看出公主盛气凌人,毫无仁之意;飞廉神君一事乃为其二,公主言辞诡诈,机心颇深,诱使神君入套,令弟子不寒而栗,可见她毫无度量;方才与先生对答,公主又十分随性散漫,处事无礼任性,不见雅之仪。弟子愚鲁,不敢与玄乙公主列为同僚,还望先生三思。”

第十九章 群犬狺狺

古庭一气说完,众弟子霎时间议论纷纷。

白泽帝君笑了笑:“玄乙年方九千七百岁,既然不懂事,你们这些做师兄师姐的自然要教导帮衬,怎地反而出了排挤之态?本座的弟子何时变得这般没有度量了?”

古庭低声道:“先生,并非我等排挤,只是先生座下弟子久负盛名,玄乙公主恐与盛名不符,反而丢了您的脸面。”

“若是虚名,不要也罢。”白泽帝君摆了摆手,“玉不琢不成器,不去雕琢,还指望天上掉下美玉么?好了,此事暂且休提,本座去了。”

像是怕他们再纠缠,他溜得飞快,一倏忽就没影了,只留下一众弟子依旧议论纷纷。

古庭摇头叹息,先生就只舍不得那块烛阴氏龙鳞,这贪财爱宝的行径真叫他无话可说。

一直默不作声的玄乙突然轻笑一声,盯着古庭眸光流转:“我倒有个问题想问问各位师兄,莫非先生无论吩咐什么,你们都毫不犹豫照做,不问对错,不问安危,不问可能与否?”

古庭沉声道:“此话又是机心颇深!先生怎会叫我等去做那些罔顾性命的事?”

“每一个弟子都被先生派去找飞廉神君要过头发,每一个也都被神君揍过,此话是你说的罢?”玄乙神色平静地看着他,“既然明知飞廉神君脾气暴躁,先生怎么还会一次又一次派弟子去挨揍?先生想要飞廉神君的头发,一开始便可以以物易物,为何他总是派遣弟子死乞白赖地白要?

这个道理我不明白,请师兄讲解。”

“这……”古庭一时被问住,额上出了一片汗。

玄乙扫视一圈,微微一笑:“你只有一句话说对了,弟子愚鲁。不问缘由,只知盲从,这个若叫仁雅度,我可不敢苟同。毕竟,我不想当先生的狗。”

“你说谁是狗!?”弟子们火了。

她得意洋洋地转身离开,一面道:“谁叫得凶谁就是狗,我回去了。古庭师兄,还是先关心你自己的事罢,满口仁义雅度,听得我耳朵疼。”

“这个烛阴氏太过嚣张!”众弟子气得浑身发抖,“干脆我们联名上书先生,务必让他将这公主赶出去!”

古庭不由苦笑:“先生若要赶,早在当初便不会收她当弟子。罢了,此事不要再提,或许……她说的也有道理。”

白泽帝君收过无数弟子,每个弟子都在飞廉神君处碰壁,只有她轻松取到了头发,还迫使先生拿金铃作为交换,光凭这一点,也比他们强了许多。

他摇头叹息而去。

芷兮也忍不住想要叹气,这个烛阴氏公主没来之前,什么都好好的,同僚友爱,师徒和睦,她一来,就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还对扶苍做了那么过分的事……

想起扶苍,她急忙寻找他的身影,视线越过庭中一干神君,落在一袭雪色人影上。

先生座下弟子个个出身高贵,端庄典雅,随便挑一个出去,在神界年轻一代的神族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可她就是觉得,他们加在一块都不如

扶苍那一抹雪色的模糊身影来的惊心动魄。

他低着头,正凝视手中的宝剑,隽朗的侧面轮廓,蝶翼般的长睫,清冷又专注的目光。

芷兮想起昔年帝女婚宴上的惊鸿一瞥,她跟随父亲参加那冗长而喧闹的宴会,心中各种不耐,直到望见扶苍执剑而舞,风姿清逸,翩然若鸿。

从此她就再也忘不掉他最后收剑的那一瞬侧影。

得知天帝竟替扶苍与烛阴氏公主牵线,她只觉天昏地暗,那天花皇后花园里无数围观的天神,她也是其中之一。

不过,扶苍与那些看中皮相的浅薄神君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芷兮就是从心底这样肯定,他不一样,没错,他需要的是知己,一个懂他敬他的伴侣。

芷兮只觉脸上有些发烫,急忙捂住脸。

她狂妄了,竟然认定自己才是那个“知己”。可不知为什么,她却一点也不反感自己此刻的狂妄,一定是跟那个玄乙公主呆久了,染上了这股狂劲。

芷兮勉强镇定心神,低头匆匆离开了明性殿。

*

扶苍在殿后找到太尧时,这位大师兄正扶着柱子脸色发白,看样子方才那三千三百斤的金铃对他来说是个大负担,到这会儿还累得说不出话。

扶苍上前将宝剑双手递上:“太尧师兄,多谢宝剑。”

太尧重重喘了几口气,这才接过宝剑,却没有放回腰间,反而抽出细

细看了几眼,忽而抬头笑道:“此剑名为纯钧,乃是尊贵无双之宝剑,上父幼年时,亲自捧炭铸造而成。昔年我体弱多病,上父将此剑赠我,只可惜至今我依旧不通剑之道,浪费了它的无双勇决。我见扶苍师弟神勇果敢,乃是用剑的圣者,此剑在你手中也是喜悦无限,我便将它正式赠予你罢。”

扶苍不由愕然:“既然是天帝赠予太尧师兄的,我又怎可接受?何况我从不佩剑,于剑道也只知皮毛,太尧师兄谬赞了。”

太尧干咳两声:“这个嘛……你已经用它削了飞廉神君的头发……”

扶苍思忖片刻才回过味来,登时啼笑皆非,这位大师兄明摆着是个不想惹丝毫麻烦的天神,他身份特殊,更是不能与诸神起一丁点纠纷,自己拿纯钧削了飞廉神君的头发,便是与飞廉结下仇怨,他若是再把纯钧收回,保不准哪天就被飞廉神君看到了,到时他必然难做。

扶苍接过纯钧,低声道:“太尧师兄与先生颇有几分相似。”

太尧却摇了摇头:“非也,我只是跟随先生时日长一些。其实,莫看先生对小师妹唉声叹气,他心里必然有十分欢喜,小师妹与先生才真正是一路。”

扶苍长眉微挑:“何以见得?”

太尧说道:“但凡这些绝顶聪明的,都不怎么听话,我看扶苍师弟你也是其中之一。”

扶苍垂头淡道:“我不过是‘弟子愚鲁’中的之一而已。”

太尧摇了摇头,叹道:“这里可没有弟子敢去削飞廉神君的头发,也没有法子护得小师妹在飞廉神君追击之下的周全。唉,以后还不知要闹成什么样,古庭他们都是些死脑筋,哪里是小师妹的对手……罢了,你去吧,我须得好好歇息一会儿。”

第二十章 晨曦秘语

往常白泽帝君收了新弟子,三百院里总会持续数天的欢声笑语,讲究仁雅度的弟子们绝不会让新来的同僚感到孤单与不适应。

这次帝君连着收了两名弟子,头一天来就出了大事,一个胆大包天惹怒飞廉神君,让他一路从望舒宫追到明性殿。另一个更是无视礼法,当众将飞廉神君的头发削了大半。

此等叛逆乱来的行径,诸弟子闻所未闻,故而三百院静悄悄地度过了乱七八糟的第一天。

玄乙这一夜却睡得极好,殿外恼人的风声似乎也再没有干扰到她,黑甜一觉醒来,天还未亮,正快到点卯敲钟时。

她躺在冰床上凝神想了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起身,披衣推开了殿门。

沿着开满紫阳花的小路,走不到一刻,便是钟楼。清晨的凉风吹得玄乙很是惬意,抬袖捂住嘴,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然后她就看见钟楼下又站了个人影。

难不成那青阳氏的少夷师兄还真的愿意替她每日敲钟?

玄乙踱过薄雾,却见钟楼下开满鲜花的草地上安置了一方纤云华毯,毯上放了一只精美的茶盘,青玉的茶壶内一定是海沙茶,她都闻到香气了。另有小巧而华贵的食盒数枚,一一排开,像花瓣似的堆在纤云华毯上,里面五颜六色全是看着十分精致的点心。

她突然感到一阵气愤,什么家伙,天还没亮就吃得这么好!

“小师妹?怎么是你?”

纤云毯上传来一个诧异的女声,玄乙万分不舍地把目光从点心上撤回来,便见毯上端立一个圆脸美人,好像是刻意打扮过,身上的天衣坠满了星屑,鬓旁簪了一朵新鲜的芍药,正是赤帝的小公主延霞。

因见来的人不是少夷而是玄乙,延霞的脸色看起来便不大好,她勉强行了问候,四处看了看,又问:“小师妹来这里做什么?难道、难道你也是来找少夷……”

“点卯敲钟。”玄乙简洁明了地解释自己的目的。

延霞不禁变色:“可敲钟一直是少夷的差事,谁叫你来的?”

“先生。”玄乙继续简洁。

延霞跺了跺脚:“你回去吧,少夷会来的!敲钟一直是他的事!”

玄乙抬头看了看天色:“我猜他今天是不会来了。”

延霞还在死撑:“他一定会来的。”

玄乙奇道:“莫非师姐和少夷师兄约好了在这里见面?”

延霞面上一红,可是很快又一黯,低声道:“没约好,昨天夫萝师姐和他被先生遣出门办事,很晚才回来,我去丹凤院找他,可我看到夫萝师姐还在……我就在这里等他好了。”

玄乙点点头:“好,你等罢。”

她施施然上了钟楼,待卯时正点将钟敲响,再施施然下了钟楼,果然延霞呆若木鸡地还站在那边。

“师姐,我先告辞了。”

玄乙最后再用眼品尝了一下茶点,正欲离开,忽听延霞在后面嘤嘤地哭了起来。

她只得停下脚步,有些为难地看着面前哭得一发不可收拾的美人儿,她要安慰她吗?如果安慰了,她会请她吃茶点喝海沙茶吗?

“让你看笑话了……”延霞使劲用袖子擦泪,却越擦越多。

玄乙摇了摇头:“爱哭就哭,想笑就笑,我有什么可笑话师姐的。”

说着她慢悠悠跨上纤云毯,端庄地在茶盘前坐了下来,倒了两杯茶,端起一杯恭敬地递到延霞面前:“师姐喝杯茶吃些茶点静静心。”

延霞只顾着拭泪:“我不想吃,没胃口,你吃吧。”

恭敬不如从命。

玄乙先把桃花百果糕小心翼翼地捻起,细细欣赏一番,这才放入口中——香而不涩,甜而不腻,好糕好糕。就是这海沙茶配的不大对,太厚重了,须得西海的华光飞景茶才好。

延霞孤零零地大哭半晌,没等到她的安慰,她也终于有点哭不下去,抹着眼泪犹带鼻音地开口:“小师妹,你、你觉得少夷怎么样?他是不是一点都没把我放心上?”

玄乙想了想:“少夷师兄不知道你在这里等他,敲钟也不再是他的差事,师姐的说法有些偏颇。”

延霞的面色终于好看了一些,低头思忖半日,又道:“那你觉得古庭师兄怎么样?”

玄乙有些奇怪:“你问我这些做什么?”

延霞咬着嘴唇,低声道:“我问你,如果一个神女已经订了婚约,却又

总是和别的神君言谈暧昧,霸占他,不给旁人接近,你觉得她如何?”

玄乙悟了:“哦,你是说夫萝师姐?”

延霞吃了一惊:“你也知道?你竟然看出来了?”

玄乙笑了笑:“你说订了婚约,先生座下弟子有婚约的神女只有夫萝师姐,莫非你是说其他神女?那我可不认识了。”

延霞又开始咬嘴唇,半晌方道:“不、不错!我说的就是她!她明明和古庭师兄有婚约在身,却还总是霸占少夷,不给他跟其他神女说话亲近!你不觉得这很过分么!”

玄乙奇道:“你们相处的时日可比我长多了,她是怎样的性子,你应当早就知道,为何今天要来找我说?”

延霞目中泪光盈盈,轻声说:“少夷喜欢的人是她,我就想着,反正夫萝师姐总要嫁给古庭师兄的,我一直留在少夷身边,他终有一天会觉得我好。可前天少夷才跟我亲近了一会儿,她就气了,昨天晚上我去丹凤院找少夷,她一直留着不肯走,还摆冷脸给我看。小师妹,你不觉得她这样太过分吗?”

玄乙咽下最后一粒茶点,再痛喝一口海沙茶,心满意足地吁了口气,这才开口:“不觉得。”

延霞急了:“你的身世我也听说过,你不是应当对这种事最厌恶的吗?!”

玄乙淡道:“不知我的身世有什么让延霞师姐产生了误会,男欢女爱,各施手段再正常不过。夫萝师姐手段高明,有婚约在身都可以让少夷师兄欲罢不能,你因为自己手段不如她厉害,便在背后说她坏话,这样又有何用?”

延霞万万料不到她竟说出如此诛心之语,哽了半日,终于忍不住又嘤一声大哭起来。

玄乙起身优雅行礼:“多谢师姐的好茶与好点心,来日我一定还礼。告辞。”

延霞哭得哽咽难言:“你们都向着她!”

玄乙叹了一声:“师姐,你不觉得少夷师兄想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么?”

“少夷喜欢的是夫萝师姐……”延霞断断续续地说,“可夫萝师姐和他不可能啊!”

是么?她怎么不觉得那青阳氏的神君是如此痴情之神。

玄乙看着她珠泪满面的模样,柔声道:“师姐在这里哭也是于事无补,我听说男女之情犹如战场,各施本领相互交锋才对。师姐如此美貌,又无婚约束缚,何必顾影自怜?”

延霞呆了半晌,目中忽然射出奇异的光彩来,低声道:“不错,你说得对!我怎会输给她!我当然有法子炮制她!”

好像会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玄乙看着她决绝的背影,袖子捂着嘴打出一个优雅的饱嗝。

第二十一章 脚踏两船

辰时正,弟子们纷纷集中在合德殿前,玄乙心中有些记挂延霞,在人群中张望了片刻,忽觉有个人影靠近自己,跟着甜蜜而温柔的声音响起:“小泥鳅,今日我起迟了,没顾得上敲钟,你莫要怪我。”

玄乙有些好笑,扭头看着对面服饰风骚华贵的青阳氏少夷神君,他满脸歉意,看上去无比真切。

“少夷师兄多虑了。”她悠然开口,“我听说师兄昨日也是出门替先生办事,回来极晚,故而决定不麻烦师兄。以后每日敲钟,还是让我来吧。”

少夷顿了顿,笑道:“你听谁说的?”

玄乙道:“今早我在钟楼下遇到了延霞师姐,她告诉我的。”

少夷眨眨眼睛,笑得甜丝丝:“她一定很伤心罢?”

玄乙叹道:“是啊,她哭了好久,好在海沙茶和那些茶点没浪费。”

少夷懊恼道:“哎呀,她还准备了海沙茶和茶点?可惜可惜,竟便宜了你这小泥鳅!快告诉我,延霞准备了什么茶点?可有桃花百果糕?”

“有。”玄乙掰着手指如数家珍,“还有凉玉青果蜜糕,桂花千页糕,十景藤萝饼……”

少夷气得再也听不下去,怒道:“不许再炫耀了!延霞小丫头在哪里?我得找她好好算账!”

他四处张望一圈,合德殿前只有十三名弟子,延霞竟不在,他不由奇

道:“她还没起么?”

大概在策划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吧?玄乙充满期待。

“小泥鳅,”少夷慢悠悠唤她,狭长的凤目似笑非笑凝视她,“你早上跟延霞说了什么?”

玄乙道:“我鼓励师姐勇敢追求少夷师兄。”

少夷扶了扶她的披帛,柔声道:“难为你,这样想着师兄。”

玄乙握住他的袖子,仰头轻笑:“少夷师兄要怎么感谢我?”

他不说话,只是笑,她也笑吟吟地望着他,今日她穿了一件珊瑚色的长裙,挂着新雪白的丝质披帛,长发依旧只用金环点缀,身上亦无别的饰物,细碎的阳光点点洒下,显得亭亭玉立,容色纤嫩。

少夷笑意更深:“等你再长大些,说不定比夫萝还美。”

玄乙秋波流转,缓缓道:“现在难道就不美?”

他忍俊不禁:“狂妄自大,现在还差着远。”

玄乙悠然道:“少夷师兄的眼光太古旧,须得改改啦。”

他又是啼笑皆非:“我真说不过你,罢了,我去找延霞。先生来了若问,便告诉他我们马上到。”

玄乙摇着手亲切地目送他离开,一转身,却觉有一双眼盯着自己。她回望,便对上夫萝公主淡漠的视线。上回见她是在明性殿,祥光刺眼,没怎么看仔细,如今青天白日再见,果然是个绝代美人,身高腿长,肤色如雪。

她正立在古庭身边,玄乙眯着眼看了一会儿,难免有点感慨,怎么看

那死板的古庭师兄都配不上她,倘若旁边的人换成少夷或者扶苍,就顺眼多了。

因见夫萝公主的视线始终停在自己身上,玄乙友好地朝她笑了笑,她却只微微颔首,跟着便移开了视线。

这样冷若冰霜,可跟昨天清晨她见着的那妖娆风情的神女不大像啊。对了,她是屠香山蛇皇的公主,说起来,齐南好像以前有次闲谈说起过,屠香山的蛇皇美艳无匹,裙下之臣数不胜数,光服侍她的面首便有近百,在神界可谓鼎鼎大名。

如此一想,夫萝公主风流多情好像也是非常正常的事。

*

眼看辰时过了一盏茶的工夫,白泽帝君还没有来的迹象,这种情况十分少见,弟子们不由议论纷纷。没一会儿,太尧和古庭两位最得意弟子便决定前往芳馨院找人。

玄乙正站在路边盯着自己袖口上花纹发呆,一个人影忽地笼罩住自己,抬头一看,果然是夫萝公主,古庭一走,她就来找她了。这位蛇皇的公主身量修长,足足比玄乙高了一头,往对面一站就把阳光挡了个严严实实。

“夫萝师姐。”玄乙站直了,优雅行礼。

夫萝盯着她看了半日,缓缓开口:“玄乙公主,我有一些话,不知当不当说。”

“师姐请说。”

夫萝淡道:“公主年纪还小,素日又听闻公主从未离开过钟山,只怕于外事所知甚少。那些神君与公主说笑,却未必便是喜欢公主,我等做弟

子的,跟随先生修习天然之道才是正道,公主初来乍到,还请谨慎言行。”

玄乙愕然:“夫萝师姐的话很是深奥,我不大明白。”

夫萝又看了她一会儿,方道:“少夷脾气温和,与谁都可以说说笑笑。扶苍寡言,更是个重礼之神,忍让你不过因为同僚一场,你莫要误会。”

玄乙偏头想了想,了然道:“师姐的意思是,怕我像师姐你一样,同时与古庭师兄和少夷师兄纠缠不清吗?”

夫萝遽然变色:“你说什么?”

“说真的,”玄乙微微一笑,“我对师姐从心底感到钦佩,不知何时我才能像夫萝师姐这样厉害,少夷师兄和扶苍师兄怎么都不肯上钩,我还想找师姐讨教秘方呢。”

“你!”

夫萝正欲发作,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正是延霞拽着少夷的袖子,一路急急跑了回来。不知是跑得太急还是什么别的缘故,延霞脸上布满红晕,唇角有掩饰不住的笑意。

“我来迟了。”她小声说着,一面四处张望,“先生还没来吗?”

夫萝忍气开口:“延霞昨晚没睡好么?眼睛红红的。”

延霞不说话,低头朝少夷身上靠了靠。

夫萝面色更加难看,冷冷瞥了一眼少夷,转身便走。

少夷苦笑了起来:“夫萝师姐竟然瞪我。”

延霞垂头轻道:“你、你叫她什么?师姐?你……该不会也要叫我师姐罢?”

少夷将她被风吹得翘起的额发抚平,却没有回答,只浅浅一笑。

延霞痴痴看着他,目中隐隐有泪水泛起,她极轻地唤他一声:“少夷,我……”

便在此时,小路上气喘吁吁地跑来三四个引路仙童,个个手里捧着许多厚厚的册子,太尧和古庭跟在后面,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先生说……咳,先生最近身体违和,三个月之后再开始授课,这些册子叫我们拿回去自己看。”

太尧一面说,一面将仙童们手里的册子一一分发。玄乙接在手里随意翻了翻,里面写的都是些五行阴阳总论,神职分布之类的枯燥玩意。

看样子白泽帝君还在心疼那十万缺一枚金铃,显然他从没吃过这种亏,连课都没心思上了,一下就放三个月的假,果然大手笔。

无论如何,不听课总是叫这些年轻的神族们兴奋的,立即有神君提议:“南花园里的芍药花前日出了花苞,这两日想必应当长开了,不如带上几坛罗浮春美酒赏花去?”

马上便有无数声音附和:“好主意!不过罗浮春太淡,南花园春景浓丽,应当配无上常融酒!”

延霞兴致勃勃地拽着少夷的袖子,连声道:“好啊好啊!我负责茶点!少夷,我们一起!玄乙师妹,你也一起罢!”

那个烛阴氏公主也要来?!众弟子纷纷怒视,他们可没忘记,这公主上回讥讽他们是先生的狗。

玄乙在一片怒意滔天的视线中平静点头:“好啊。”

第二十二章 石破天惊

结果喊人的延霞一进南花园就不见人影了,说好的茶点更是全然没看见。

玄乙沿着和歌湖畔的碧玉回廊慢悠悠走了一圈,弟子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湖畔周围,有的饮酒,有的弹琴吹箫,有的高谈阔论笑声冲天——就是没见到延霞。

好奇怪,不但没见延霞,连少夷和夫萝都不见踪影。

玄乙沿着狭窄的碎石小路漫无目的地走着,南花园她是第一次来,虽然比不上自家紫府里的奢侈广阔,倒也精致小巧,小路曲曲折折,道旁时而种了紫阳花,时而是姹紫嫣红的各种花树,花枝缭乱横斜,花朵坠满枝头,别有一番风情。

玄乙摘了一枝梨花,一面把玩,一面继续沿着碎石小路慢悠悠地前行,不知走了多久,忽见前面一座小凉亭中,一直没找到的延霞正倚在柱子上抹眼泪。

她又在哭,她怎么就有那么多眼泪呢?要不要安慰她?玄乙朝她身后仔细看了看,凉亭内空荡荡的,没见茶点。

她失望地叹了口气,算了,还是装没看见罢。

玄乙把脸别到一旁,欣赏路边绽放似火的桃花,谁知延霞远远望见她,竟一声不吭地跑了。

也不知这位小师姐究竟想出什么不得了的报复法子没有。

玄乙拈着梨花一路出了碎石小道,回到和歌湖畔,弟子们还一个没

走,不知谁带了无上常融酒,弄得整个和歌湖上都泛滥着一股极烈的酒香。

她自小就不喜欢酒味,当下寻了个上风处,却见太尧扶苍古庭芷兮四个围着石桌正在聊天,桌上放了一壶茶,几盒点心,风一吹,香气怪诱人的。

清晨延霞给她吃的那些糕点不知跑去了什么地方,她情不自禁凑过去,直直盯着那几盒点心,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芷兮正说着往昔先生授课的趣事,才说到兴头上,这小魔头就来了,她不高兴地沉下脸,闭嘴不语。

太尧见玄乙两眼直冒绿光,只得客气询问:“小师妹,要不要坐下喝杯茶吃些点心?”

“好。”

玄乙答应得无比干脆,袖子一挥,一只冰凳便落在了草地上,硬生生插入古庭和扶苍之间,再捏出一枚冰茶杯,优雅地倒上七分满,轻啜一口,缓缓吁了口气:“有点苦。”

白吃白喝还挑三拣四!古庭和芷兮朝她怒目而视。

玄乙仔细打量着石桌上的点心,唉,和早上延霞准备的那些差远了,她勉为其难挑了块绿豆凉糕,轻轻咬一口,忽然问道:“古庭师兄,夫萝师姐怎么不在了?”

古庭没半分好脸色:“你问她做什么?”

玄乙随意道:“是延霞师姐叫我来的,可我找不到她,少夷师兄也不见了。”

古庭越发没好气:“这和夫萝有什么关系?”

玄乙吞下绿豆凉糕,又喝了一口茶:“没什么关系呀,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好热闹的样子,继续说,别在意我。”

你在这里杵着谁还愿意闲聊?!芷兮十分傲气地把头扭过去装没听见。

太尧左右看看,他们一个都不肯说话。没办法,玄乙是他叫过来的,他不得不打这个圆场,笑道:“我倒是有个有关先生的趣事,昔年他微醺时说给我听,怕是你们都不知道。”

他故意停了一下,打量他们几个的脸色,果然古庭和芷兮已经把耳朵竖起来,玄乙和扶苍,一个到处乱看,一个心不在焉……唉,不管他们俩了。

“你们知道极西之地有离恨海,当年因为两位帝君在那里一战,如今已成禁地。其实原本那地方据说风景秀美,同三生石畔一样,曾是爱侣们最常去的胜地。先生年轻时曾发下宏愿,誓要将离恨海恢复原状……”

玄乙低头苛刻地挑选石桌上的茶点,总没一个能看上眼,忽然瞥见扶苍面前的食盒中有一粒黄金栗蓉糕,她便伸手去拿,冷不丁一只修长的手比她更快,将食盒拉远了些。

“先生在离恨海附近耗了一万年,其内幽深冰寒,漆黑不能视物,更因此滋生了无数魔物,他待了一万年,便杀了一万年的魔物,却发现无论如何也杀不尽,最后只能黯然离开……”

玄乙把冰凳朝扶苍那边挪了挪,再伸手去拿,食盒又被他拽远了。她极其不满地抬头瞪他,扶苍却慢慢抓起盖子,将食盒盖住。

“先生不得不放弃宏愿,同时也放弃向当时的飞廉神君讨要头发的行径。原来当年他与上一代飞廉神君打了个赌,他若能将离恨海恢复原状,飞廉神君便将头发全削下送他,可惜宏愿难圆,头发自然也没戏了。

先生到今日还对飞廉神君的头发念念不忘,便是因为昔年的这场打赌……”

太尧假装没见到旁边争夺茶点的明争暗斗,正准备继续说,忽听玄乙气急控诉:“你连茶水也要独吞!”

太尧别过脑袋长叹一声,不要理他,他现在只想安静一下……

芷兮眉头紧皱,这玄乙公主真是个毒瘤,跟她凑近了,连扶苍都变得这么荒唐。

她低咳一声,起身冷冷望着玄乙,道:“玄乙公主,请你不要破坏我们饮茶赏景的雅兴。”

玄乙用大受打击的眼神望着她:“扶苍师兄把点心和茶水都霸占了,芷兮师姐怎么不说他?”

芷兮深深吸了一口气,若论公正严明,众弟子中她拨得头筹,这一点她一向引以为傲,并且严于律己,不过这个优点自从遇到玄乙公主就像碰见烈日的雪花,消失的无影无踪。

冷静,冷静,她绝不可乱发脾气。

“扶苍师弟是我们的同僚,而我还没有认同玄乙公主是同僚。”芷兮严肃地开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对公主的言行举止不敢苟同,为免两边都不愉快,公主何不移步他处?”

玄乙灿然一笑:“没关系,我不介意。”

芷兮简直拿她这忽冷忽热的性子毫无办法,愣了半日,只得又坐回去。

回廊周围的弟子们突然传来阵阵喧嚣,原来是和歌湖上不知何时弥漫起一片朦胧的薄雾,而薄雾中此刻正有两个十分熟悉的身影缓缓浮

现。

“那是夫萝和少夷?”

“他们怎么在湖里?”

“不……这似乎是个幻像术法……谁弄的?”

围观弟子们议论纷纷,更有好事者频频回头偷窥古庭——湖中呈现的两个人影靠得未免近了些,姿态未免暧昧了些,总觉得十分可疑。

……这就是延霞想出来的炮制法子?玄乙被茶水呛了一下,急忙用袖子捂住嘴。

古庭回头看了一眼,脸色顿时大变,急急起身走向湖畔,声音从没这么严厉过:“谁弄的云雾幻像术法?!如此毁坏神女的名誉,其心可诛!”

弟子们纷纷摇头以示清白,古庭面色铁青,扬手便要将这道术法撤去,冷不防湖中的人影动了一下,夫萝挽住少夷的袖子,目光盈盈如水,低声道:“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还有声音的!弟子们嗡地一声又开始沸腾了。

第二十三章 此心狂乱

少夷神色从容而温和,柔声道:“夫萝师姐此话何解?”

夫萝的眼神更加幽怨:“你叫我师姐?你什么时候这样叫过我?是不是延霞和你埋怨了什么,你竟偏着她?”

少夷微微一笑:“怎么又和延霞扯上关系了?”

“那我问你,今天早上你和延霞做了什么?你昨天夜里又答应过我什么?你、你只是说好听话骗我么?还有那个烛阴氏的公主,你往日在我与延霞之间徘徊也罢,如今新来一个,你又要故技重施,去招惹她吗?”

玄乙正偷偷从扶苍面前的食盒里抢糕点,忽然听见提到自己的名字,不由愣住,伸出去的手被扶苍不轻不重地在手背上弹了一下,她哎哟一声,抬头怒视。

扶苍却没有搭理她,只偏过身体,静静望着湖面上的幻像。

玄乙到底抢过了茶壶,将杯中茶添满,轻啜一小口,低声道:“古庭师兄看着好生气的样子,你不是他的好友吗?不去劝劝他?”

扶苍没回头:“你凑过来赖着不走不正是为了看戏?正如你期盼的。”

要不她怎么就讨厌这个神君,老把她往坏了想。

“是我叫夫萝师姐三心二意的吗?”

“你在钟楼下吃了延霞那么多茶点,这就是你的回报?”

玄乙货真价实地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

扶苍的声音听不出喜怒:“被先生吩咐敲钟的,并不是你一个。”

“你躲在暗处偷窥?”玄乙嫌弃地皱起眉头,“阴险狡诈。”

他回头看了她一眼,出乎意料,他面上并没有冰冷的怒意,反倒若有所思般打量她。她漆黑蓬松的发上,点缀的金环闪闪发光,苍白犹如玉瓷的脸颊,永远平静的眼神,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从那双眼里迸发出来的,是嘲讽还是善意。

扶苍微微眯起双眼:“这四个字更适合你。”

玄乙微微一笑:“正巧我最近变了,正喜欢阴险狡诈的莽夫,扶苍师兄,我没看错,我们果然是天生一对。”

她朝他丢秋波媚眼,他立即扭过头无视之。

*

湖面上的对话仍在继续,现在已经进行到夫萝进一步,少夷退一步的情况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要躲着我?昨天还好好的,为什么今天全变了?!”

夫萝失控地拽住他的袖子,整个身体几乎要贴在他身上。

少夷轻轻叹了一口气,为难又怜爱地望着她,白皙的指尖轻轻划过她美艳的脸庞,托起她的下巴:“师姐,你太霸道了,真叫我吃不消。”

夫萝双目含泪,咬着唇道:“你认识我又不是第一天,你早知我如此霸道,我就是不喜欢看着你和其他神女亲近说笑!你难道不喜欢我了么?”

少夷浅浅笑道:“师姐姿容娇媚,我很喜欢,不过师姐的霸道,却叫我有些不敢喜欢。师姐偶尔在我面前哭一哭,我喜欢得紧,天天哭,我便不

喜欢了;师姐偶尔吃点小醋,我也喜欢,天天吃,我便厌了。”

他替她温柔拭去腮边泪珠,甜蜜的声音里满是体贴柔情:“咱们两个在一处,还是快活过的,只是这天我给你的,你再不能满足,我也给不了更多。师姐何须烦恼,你与古庭师兄有婚约在身,古庭师兄一派浩然正气,光明磊落,正是绝佳的良配。”

夫萝目中满是泪水,凄声道:“我早和你说过,我与古庭的婚约身不由己,我虽然敬他重他,却并无情/爱,我……我的心一直在你这里!你是知道的!你怎么忍心这样对我?”

哇……说得好直白……弟子们雪亮的目光再一次汇聚在古庭身上,总感觉他头顶的金冠看上去绿油油的。

少夷说了什么,再也没人能听见,云雾幻像被古庭一把打散,他的脸色一会儿发白,一会儿发绿,一会儿又涨红,身体也渐渐开始剧烈颤抖,他忽地大吼一声,厉声道:“是谁?!我不信!是谁?!谁这样狠毒?!”

芷兮终于回过神来,急忙上前安抚:“古庭师弟,你冷静些!我们都知道是假的!夫萝怎可能做这种事?”

一面安抚一面回头急叫:“太尧师兄!扶苍师弟!快来扶住古庭师弟!叫他冷静一下!”

太尧和扶苍早已上前将古庭架住,他已然抖得无法站立,面色如雪,颤抖的嘴唇里只是重复:“我不信!我不信!是假的!”

诸弟子与他相处多年,知道他对夫萝的情深与专注,此番湖面幻像,无论是真是假,给他的打击都是灭顶的,更何况,花皇姚氏是如此在乎脸面与尊严的神族。

太尧只得叹息道:“这不过是个充满恶意的恶作剧,古庭,你何必当真?”

芷兮怒道:“是谁这样心肠毒辣,竟连古庭师弟这般的君子也要陷害?!”

这个嘛……和古庭闹别扭的,好像只有那位烛阴氏公主了吧?诸弟子的目光有意无意往玄乙身上凑,说起来,这位公主正是大大的狡猾阴险,能做出这种事倒也不足为奇。

面对众多质疑的目光,烛阴氏的小公主像是完全没注意,两只眼盯着和歌湖,一付意犹未尽的模样。

这样看,要说事情不是她做的,大家都不信。

后方突然响起延霞清脆却令人心碎的声音:“……这是真的吗?少夷和夫萝师姐?”

哎呀,延霞出现了。

玄乙扭过头看她,这圆脸的娇美小公主此刻又是满面珠泪,悲痛欲绝,一面低声道:“我刚知道……怪不得少夷他……夫萝师姐怎能这样?”

芷兮急道:“延霞!这是假的!不知是谁存心恶作剧!你怎么能相信?”

延霞缓缓拭泪,轻道:“昨天晚上我去找少夷,却碰见了夫萝师姐,她还怪我那么晚了不懂避嫌……我本以为她是因为先生交代的事才去找他,没想到……”

她这番话说的轻巧却狠毒,与印象中直率单纯的赤帝小公主大相径庭,芷兮再也听不下去,皱眉道:“延霞!你说的是什么话!”

一旁为太尧和扶苍搀扶的古庭忽然动了,摔开他二人的手,在众弟子的惊呼声中,一步步走向石桌,血红的双眼恶狠狠地盯着玄乙,半晌方开口,声音沙哑:“为什么要这么做?”

玄乙神色平静,坦然回望,轻声道:“古庭师兄为什么认定是我做的?”

“只有你会做这种事!”古庭第一次有种恨之入骨的暴烈情绪,他没有忘记因为飞廉神君,她甚至讥讽弟子们是狗的事,“你只是想破坏这里的一切!”

看到弟子们变得互相不信任,甚至背地里滋生出各种阴暗的坏心眼,她才会开心!这狠毒的烛阴氏公主,就是见不得世间的秩序和光明,把他视为美好的一切都砸碎在他眼前!

“古庭师弟!”芷兮忍不住提高了音量,“尚未有证据说明此乃玄乙公主所为,此话甚是偏颇!”

古庭血红的双眼落在芷兮身上。

“你帮谁说话?”他冷冰冰地问,“你成了她那边的?”

芷兮不由一怔,粉面涨得通红:“我只站在道义这边!玄乙公主我虽然不喜,但我也绝不会无缘无故诬陷她!你现在情绪激动,说话有失公允。倘若最后证明此事非她所为,你要如何?!”

话未说完,古庭便狠狠将她推开,嘶声道:“只有她会做这种事!”

“古庭师兄,”玄乙缓缓开口,“你觉得先生座下除了我之外的弟子们都是光明磊落,讲究仁雅度的君子,所以你认为,如果这件事是我做的才合理,对不对?”

第二十四章 此境虚幻

“我说了,你就是想破坏这一切!”古庭怒吼,“你这样狠毒,不怕遭天谴吗?!”

“不怕。”玄乙轻轻一笑,“因为不是我做的。古庭师兄,这样就不好了,你们都比我大那么多,在先生座下聆听教诲的时间也比我长那么多,冤有头债有主不知道吗?迁怒旁人可有负先生的教导,你的仁雅度呢?”

“你……”古庭按捺不住,神力激荡,几乎要将她那片隐含讥诮的冰冷目光用术法打穿。

不行,这样下去迟早出大事。

太尧皱眉低声吩咐:“芷兮你去把小师妹带走,扶苍,古庭若是动手你马上阻止。”

芷兮立即上前,将玄乙挡在身后,皱眉盯着古庭,沉声道:“古庭师弟,请冷静点!下界凡人都知道空口白牙说人犯罪乃是毁谤,何况你我上界之神。”

她扶握玄乙的肩膀,便要将她带离南花园,谁知这烛阴氏的公主抓住她的手,娇声软语:“师姐,我还没看完呢。”

芷兮气坏了,她脑子里成天到底想的是什么东西?!

“古庭?”

夫萝的声音骤然从湖畔响起,诸神的目光刷啦啦齐齐落在她身上。她显然毫不知情,一面茫然四顾,一面款款而来,惊疑不定地打量眼前剑拔弩张的局面,又对上古庭血红的双眼,低声道:“……你怎么了?”

古庭眼怔怔看着她,她腰带上系的白色君影草饰物,是他之前亲手做了送她的,共有十八朵,现在只剩不到一半了。

对了,他亲眼看到的,她和少夷争执哀求,那些白色的花朵碎成一片片,从她裙摆上滑落下来,就像下雪一样。

他忽地惨然一笑,退了两步:“你方才去哪儿了?”

夫萝愣了一下:“我……我找少夷聊了一下昨天先生交代的事。”

“少夷?”古庭的笑声越来越大,“你方才和少夷在一起?”

夫萝抿起嘴唇,警惕又不安地望着四周,先望见延霞满面珠泪,她心里就沉了沉,再望见芷兮太尧他们回避的目光,众弟子看好戏的目光,还有玄乙近乎嘲笑的目光,她的一颗心顿时落了下去。

“是玄乙公主和你说了什么?”夫萝竭力维持平静,“古庭,我们定下婚约的时间都比认识这公主的时间要长,你信她的挑拨离间,却不信我?我与少夷清清白白,往来磊落,我问心无愧。”

古庭直勾勾地盯着她,像是不认识一般。

“没有人说你与少夷如何。”他声音极低,“不要告诉我,是你猜中的。”

夫萝愣了一瞬,眼眶中泪水翻涌,委屈至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真的对我有疑心?我们自定下婚约后便一直在一处,我是什么样的性子,你难道不知道?”

古庭凄然点头:“不错,我太过信任这里,先生教导我们仁雅度,我便一厢情愿把这里每个弟子都当成君子,把你当做知己至诚佳偶,想不到最蠢的是我……夫萝,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和他,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不想再和你解释,清者自清!”

古庭面色苍白,缓缓摇头:“……看在我待你不薄的份上,告诉我实话。”

夫萝以袖覆面,一字不答,转身便要走,在后面一直没出声的延霞突然说道:“夫萝师姐,方才你和少夷的一言一行,都被玄乙师妹用云雾幻像术法投递到了和歌湖……你、你看在古庭师兄如此伤心的份上,就不能正面回答他吗?”

夫萝放下袖子,面色铁青地盯着玄乙。

玄乙低头笑了笑,不慌不忙开口:“慢来,不要说的好像真是我做的一样。这样罢,把先生叫来,让他老人家看看,到底是谁做的。”

此话一出,延霞“啊”了一声,随后又觉失态,急忙垂下头,轻道:“这种事……何必惊动先生?又不是什么体面事……何况他老人家身体违和。”

玄乙回头看看她:“背着黑锅我可不乐意了,再好吃的茶点也不能够。”

延霞面色苍白,紧紧咬住下唇,断断续续地说道:“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何必非要惊动先生?古庭师兄受的刺激还不够吗?你一定要再往他的伤口上撒一把盐?”

“说的没错。”玄乙笑吟吟地,“伤口撒盐这种事,我最爱做了。”

延霞急得跺脚:“别去!不许去找先生!”

“为什么?”玄乙问。

延霞额上满是汗珠,却编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一旁的夫萝终于看出端倪,厉声道:“延霞!是你在这里妖言惑众?!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

延霞咬了咬牙,索性把心一横,冷道:“你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

夫萝快步走到她面前,声音沙哑:“我知道你一心恋慕少夷,他对谁都是这样一视同仁,你心里不痛快,却要来陷害我。你我共为弟子数千年,你竟丝毫不顾情谊,罔顾先生教诲,作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延霞急道:“你胡说!你明明和古庭师兄有婚约,却又勾引少夷!我是喜欢少夷,我和他男未婚女未嫁,我行得正站得直!你呢?!你把古庭师兄置于何地?!”

看起来她俩要大闹一场了,玄乙再添上茶,坐回去继续看热闹。

对面的古庭面如死灰,怔忡良久,四处扫视一圈,延霞与夫萝正吵得不可开交,除了太尧芷兮和扶苍,其他那些他视为至交的同僚们正个个用看好戏的眼神看着这一切。

他忽然长叹一声,回身朝玄乙深深一揖。

“我确实是迁怒,一为背叛,二为美梦破碎。玄乙公主,我竟还要多谢你,让我看清这一切。”

语毕,他转身毫不犹豫离开了南花园。

弟子们闹哄哄乱成一团,太尧无奈地望着玄乙,压低声音:“小师妹,何必一定弄到这步田地?”

“什么意思?”玄乙喝茶反问。

“我们拜入先生座下,信奉天然之道,恪守教诲,近万年来同窗情谊深重。你打破这种信任,未免太过残忍。”

玄乙错愕:“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她们不恪守先生教诲,难道这也赖我?我才来了两天。”

太尧哑口无言,其实她说的没错,本来这明性殿内就是各种暗潮汹涌,如一锅快烧干的汤,玄乙的到来不过是加了一把盐,他没有任何理由去怪罪她。

他想过以后明性殿会不安生一阵子,却没想到这么快,情况还这么坏。

回身去看延霞和夫萝,这两位平日里典雅端庄的神女已经快开始扯头发撕脸皮了,太尧摇了摇头,高声道:“都住手!太难看了!闹成这般模样,成何体统!此事我会禀告先生,由他决断如何处理,都先散了罢!”

没热闹看了。

玄乙觉得甚是可惜,依依不舍地赖了一会儿,等那两个差点打起来的神女都默默离开后,她才起身慢悠悠往回走。

刚回到冰雪殿,却见殿前冰椅上坐了一个服饰风骚的神君,正支着下巴百无聊赖地打量周围无数白雪堆砌的宫殿与花草树木。

似是听见玄乙回来了,他转过头,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小泥鳅,这件事你做的可真不漂亮。”

第二十五章 黯然离去

看样子所有人都已经认定是她策划的了。

玄乙懒得解释,走过去坐在对面,手腕一转,又开始专心用白雪捏花儿。

“这件事少夷师兄做的倒是很漂亮。”夸古庭夸得她都觉肉麻。

少夷笑了,长长的睫毛交错,随后一本正经地提醒她:“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这和她有什么关系?玄乙漫不经心用指甲勾勒花瓣上的纹路。

她不说话,少夷也不说话了,懒懒伏在冰桌上,看她慢悠悠将白雪捏成一朵茶花,纤细手指,骨肉婷匀的手掌与手腕,指甲上蔻丹涂得特别清爽漂亮,似火的颜色,衬着白腻肤色,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诱惑。

“小泥鳅,”他突然近乎魅惑地轻唤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玄乙盯着手里的雪茶花,淡道:“少夷师兄,你们的年岁都比我大一倍不止,又是年轻神族里面出类拔萃的,难道还不能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么?一定要找旁人来怪罪,这个道理我却不明白了。”

少夷笑眯眯地看着她:“我不信。”

她将多余的残雪抹去:“两位师姐为了少夷师兄又哭又闹,头上的珠花都掉了,师兄却来这里找我问罪,你一点也不内疚吗?”

他满面迷惘:“为什么要内疚?”

玄乙想了想:“她们都是真心喜欢你,不是有句俗话说,真情最难得

么?”

少夷叹了口气,神色变得温柔,低声道:“我也真心喜欢她们,年轻美貌又多情的神女,我最喜欢了。”

听起来好像他喜欢的还不止夫萝和延霞这两个。

“可爱的神女那么多,我怎么忍心叫其中任何一个失望难过。”少夷支颐浅笑,“时间那么漫长,总得找些事情叫日子不那么无聊,我开心,她们也开心,何乐而不为?而倘若在一起不能开心,反而相见如仇敌,倒不如痛痛快快分开为好。”

玄乙了然:“少夷师兄说的好有道理,原来如此。”

少夷柔声道:“你聪明伶俐,我也很喜欢的。”

玄乙将已有雏形的雪茶花托在掌中举高细看,一面道:“多谢少夷师兄厚爱。”

说罢含笑瞥了他一眼,秋波流媚。

少夷不禁缓缓叹了口气:“先生难得放上三个月的长假,一时闲了倒无聊得很。对了,东海龙神的大公主即将五万岁寿辰,已下了帖子广邀神族。小泥鳅要不要随我去东海玩几天?那里一定热闹有趣得紧。”

“是那个传说艳冠群芳的东海龙神大公主?”

少夷凝望她:“是否艳冠群芳我不知,但她一定比不上万龙之尊的烛阴氏公主。”

玄乙双眉一挑:“比不上我,我何必要去看?少夷师兄去罢,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回头别忘了告诉我。”

少夷终于愣了一下,她居然给他下套。他苦笑起来:“我若是说,比你

美貌呢?”

“那我更不去了。”玄乙嫌雪茶花做得不精致,索性轻轻捏碎,“比我漂亮,我看到会生气的,不能给自己找不痛快。”

一肚子坏水的小家伙。

少夷也不生气,起身道:“都依你,什么时候无聊了,什么时候来找我,师兄替你打发空闲。”

玄乙摇着手目送他离开,回殿内睡了片刻,才将白泽帝君给的厚册子翻开,一页页读下来。

*

却说夫萝与延霞为了少夷大掐一架,古庭头顶金冠绿油油一片的事情,太尧他们原本是打算压下去,假作没发生过的。谁知仙童们多嘴,终究纸里包不住火,被白泽帝君知道了。

夫萝延霞二人被帝君责罚一番后,各自遣回家中思过三个月。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古庭回到花皇仙岛沉寂了五六日后,神界突然爆出一个消息:花皇姚氏与屠香山蛇皇一族解除婚约。

一时间,诸神哗然,各种小道八卦消息满天飞。

解除婚约这种事虽然并不算罕见,但总能从里面挖出些艳闻来,总归是男方或者女方出了什么差池,才会被解除婚约。

花皇姚氏素来有着清素正直的好名声,相比之下,屠香山的名声则不怎么好听了,蛇皇自己年轻时的情债都是一把把,如今更有无数面首侍奉的传闻,夫萝公主女承母志,似乎也并不令诸神意外。

无论如何,这桩婚事算是毁了,有小道消息称,夫萝公主连夜赶去花

皇仙岛,在门外徘徊了一天一夜,花皇之子古庭竟也能硬下心肠不予理睬,最终令夫萝公主黯然离去。

婚事既毁,屠香山大大丢了面子,连白泽帝君那边都有些脸上无光。蛇皇写了一封手函交给帝君,大意是夫萝资质愚鲁,学艺不精云云,把女儿召回屠香山,另寻名师,也免她留在伤心地继续伤心。

白泽帝君默默地允了。

相比较古庭与夫萝的大动静,延霞这边则显得悄无声息。

赤帝严苛而护短,女儿哭哭啼啼回到家里,他将情况弄清楚后,思及曾经是念着白泽帝君的鼎鼎大名才将女儿送去,谁知几千年下来,未见她有什么长足进步,反倒和师兄弟腻腻糊糊,更与同窗闹出这样荒唐可笑的事情,一时深觉丢脸,一时又难免怀疑白泽帝君年事已高不认真授课。

待得知女儿爱慕的对象是九天凤凰一族青阳氏的少夷神君,赤帝更为不喜了。这位少夷神君年纪轻轻,本事却不小,尤其喜欢嬉戏花丛,出了名的风流薄情。

赤帝对这种行径深恶痛绝,何况如此狡童竟然与女儿列为同窗。他立即严令女儿留在家中不得出门,轻描淡写给白泽帝君写了封短短的辞学信。

白泽帝君又默默允了。

这些消息传到玄乙耳中的时候,已过了一个多月,还是齐南闲的无聊告诉她的,他老觉得她会闯祸,说的时候难免要试探她。

“夫萝公主与延霞公主听说是为了青阳氏的少夷神君闹得不可开交……公主也与少夷神君是同窗,相处如何?”

齐南觉得自己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十分明显了,不管他怎么恨嫁,少夷神君都绝对不可能!

玄乙正在一面吃乌梅一面翻先生留给他们的册子,虽说里面东西很枯燥,但一旦看进去了反而丢不开手。

“还行吧。”她敷衍了事。

“那……扶苍神君呢?”齐南的心提了老高。

玄乙听见这名字就把眉头皱起来了:“干嘛提这个讨厌的东西?”

齐南长吁短叹:“没、没什么……”

看样子,扶苍神君是彻底没指望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公主对谁有这么强烈的反感情绪。可他们又一同拜在白泽帝君座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积怨若是越来越深,那可如何是好?

说到白泽帝君,齐南又想叹气了。

白泽帝君是多少神族的憧憬,望舒、玄冥帝君、花皇、甚至天帝太子,都师从于他,被他教导过的弟子,几乎个个都是在神界数得上名号的厉害神族,不但出身高贵,诸般作为与事迹更是璀璨光华。

公主能成为他的弟子,简直让齐南骄傲至极。

可这些日子看下来,比想象中似乎略有不同,他现在的弟子们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风气?公主已经够坏了,万一被带的更坏怎么办?

第二十六章 女之耽兮

齐南有些不甘心,他总觉得白泽帝君应当还不至于老到昏庸的地步,爱使唤弟子当跑腿的大概也是想叫他们开开眼界,必有其深意。

忽然瞥见公主手中册子内夹了一封信,他不由奇道:“这是什么?”

“先生布置的功课。”玄乙将信封推给他。

齐南仔细看了一遍,惊道:“公主!这功课只剩下不到十天的时间了!你怎么不去做?”

公主心不在焉:“因为看上去很麻烦。”

白泽帝君不小心在下界乌江边丢了珍珠串,他自己不找就算了,直拖了两万年才叫他们这些弟子下界去找。上回朝飞廉神君要头发,好歹是在神界,这次居然叫她跑去下界,他真把他们当仆从啊?

齐南急道:“可……这是功课啊!公主怎能不做?上面不是还写了,要从苍生镜台下界么?公主此去刚好能开开眼界,体验下界众生之态,总好过你天天赖在紫府罢?”

玄乙索性合上册子:“齐南,我还能不能愉快的在自己的紫府里看书了?”

齐南寸步不让:“公主既然已经做了白泽帝君的弟子,便该恪守弟子规矩,先生的功课怎可懈怠?”

她都已经恶名在外了,还不做点什么挽回一下,难道真要一直顶着傲慢无礼的帽子过下去么?

这回轮到玄乙叹气了,她知道,如果自己执意不去,他也拿她没办法,但齐南以后可以为这事絮叨几十年。

她将嘴里的梅核儿使劲咬碎,带了满嘴苦味起身长叹:“好,我去。”

谁叫他是齐南呢。

*

因着先生交代须得从苍生镜台下界,齐南恪守规矩,将小公主送到苍生殿,临走还塞了一张地图给她,仔细交代:“苍生殿内里道路十分复杂,公主一定按着地图走,切记切记。”

与万神殿这样宏伟的群殿不同,两位司命掌管的苍生殿从外面看像一只巨大的蚕茧,内里满是纤细而错综复杂的小路,即便一抬头就能见到那座巨大奇妙的苍生镜,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那里。

没长记性的小公主在苍生殿痛苦的迷路了两个时辰后,终于泪流满面地想起了齐南给自己的地图。

好不容易登上苍生镜台,从这里看,苍生镜更是巨大的无与伦比,几乎比一座山还要高,其上诸般色彩浮动,光华潋滟,下界众生一切轮回因缘,都在这面镜子中,由两位司命看护掌管。

玄乙正要上前,忽闻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一行神官施施然上了水晶台阶,见到她,神官们纷纷躬身行礼,一面避让,一面尽数上了镜台。

为首须发皆白的老神官朗声道:“二位司命何在?吾等乃是赤帝座下神官,今日送小公主下界了却因缘。”

赤帝?小公主?玄乙忍不住扭头多看了几眼,果然望见垂头为神官们簇拥其中的延霞。她看上去不大好,颓然苍白,曾经娇美的圆脸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两只眼更是哭得红肿不堪,还不停有泪水滑落。

玄乙心中忽然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低低唤了一声:“延霞师姐。”

延霞猛地抬头,一眼望见她,红肿的眼睛竟是一亮。

“是你!”她也不知是怨还是恨,“你怎么在这里?是来看我的笑话么?”

玄乙停了一会儿,低声道:“先生布置了功课,须得下界办成。”

延霞奇异地笑了笑:“我要下界了却因缘,你高兴了吗?”

玄乙背过手,淡道:“你们一旦犯了错,便要将罪过推在旁人身上,这样才会好过?师姐自己做下什么事,难道是我决定的吗?”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延霞打断她的话,“没错,是我蠢!可我对少夷是真心实意的!”

因为用情太专,所以想不出那些花样百出的手段,她的做法简直可谓粗暴。

玄乙看了她半晌,忽然轻道:“少夷师兄如今应当在东海逍遥快活。”

延霞双眉紧蹙,狠狠扭过头去:“我不懂你说什么!少夷只是不知道罢了!”

玄乙笑了笑,不再说话。

延霞隔了一会儿,却低声啜泣起来,她这些日子一定每天都在以泪洗面,手绢上泪痕斑斑,早已湿透。

玄乙叹了一口气,从怀中取出自己的手绢,走过去递给她:“延霞师姐,不要哭了。”

延霞没有反抗,顺从地接过她的手绢,颤声道:“我……之前鬼迷心窍,想把过错推在你身上……你别怪我……”

“我没有怪你。”

“我听说了,夫萝师姐和古庭师兄解除婚约后,她便去东海找少夷,想与他再续前缘,可是……可是少夷没有答应……他们说,少夷身边有很多神女……我给他写了许多信,他一封也没有回……”

延霞说到这里,已是哽咽难言。

“我真的以为他喜欢的是夫萝师姐……我一直以为……他不是……”她泪如雨下,玄乙的手绢很快也被打湿,“其实,我那天并不想这样做的……我只是喜欢少夷,我想和他好好的在一块儿,就我们两个,他也答应我了……可是后来夫萝师姐追到南花园,又把少夷叫走了……我一生气就……我……我都做了什么……古庭师兄一定不会原谅我……”

玄乙低头看着她,默然无语。

很快,两位司命从苍生镜下现身,大司命切下延霞的一绺长发,少司命自镜中捻出一截流光溢彩的线,将它与延霞的长发编织在一起。

“延霞公主,请。”大司命的面容藏在深深的阴影中,声音低沉,有种全无感情的冰冷。

延霞将泪拭干,向前走了几步,到底还是忍不住回头,眼底带了一星最微薄的希望,颤声道:“少夷他……有没有问过我?”

玄乙低声道:“师姐多虑了。”

延霞眼底那一星脆弱的希望像火花一样熄灭了,可是很快,她的神情变得无喜无悲,转身跨入苍生镜,淡道:“不错,果然是我多虑了。”

她纤细的身影在光华潋滟中轻轻一晃,便再也看不见。

玄乙盯着那些流动的色彩看了很久很久,她想起一些很久之前的事,想起阿娘滚烫的眼泪一颗颗落在她脸上,一遍遍告诉她:阿乙以后千万不要轻易爱上谁,前一刻你会觉得甜美无限,但随后就是连绵不尽的痛苦。唉……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你记着阿娘的话,一生也不要忘记!

她还想起那些蜿蜒曲折猩红的血,她捏了无数的花,却怎么也盖不住它们。

真是不愉快的一天。

第二十七章 太阳西出

扶苍骑在九头狮背上,将身形藏在云中,来来回回在乌江上方飞了已有整整一个时辰。

乌江沿岸数千里,从高山到滩地,甚至连一块颜色奇怪的礁石他都没放过,可无论他怎样仔细查找,却也找不到一丁点古庭失踪的蛛丝马迹。

而一个时辰前,他们还在乌江沿岸寻找先生在两万年前丢失的珍珠串。

这次先生布置的与其说是功课,倒不如说是和以前一样对弟子们的强求,就像讨要飞廉神君的头发一样,美其名曰试炼,其实就是给他当跑腿苦力。

若非古庭因为退婚之事心情不畅,想要下界散心,他根本不会自寻麻烦。

一个月前他们便从苍生镜台下到了凡间,两个天神,连着寻找一个月,要把乌江翻过来都不是什么难事,古庭甚至将深深埋在河底的极细小的骨针都拉出来了,却无论如何也没找到珍珠串的踪影。

还记得当时古庭抱怨了一句,兴许是先生记错了地方,害他们白白做苦力,扶苍只不过往岸边的青山飞了一段,再转过身,古庭已不在原地,彻底消失。

难道是乌江附近的妖族作祟?这附近应当没有厉害的上古妖族,零散的小妖谁敢朝神族出手?更奇怪的是,他们两个天神一个月来把乌江翻了个个儿,竟然也没把江神惊动,实在太不寻常。

凡间的七月燥热不清,扶苍心中烦躁,跨下九头狮背,落在乌江之上,放了它去喝水。忽闻远处一阵袅袅的歌声顺风而来,其声清婉缠绵,似是一个女子无意吟唱的小曲。

他抬眼望去,但见四周烟水茫茫,远处缓缓顺着江流漂来一叶兰舟,舟上坐了一名白衣少女,乌发如瀑,垂于背后,容姿婉妙,清丽难言。她手中执了一朵红花,裙摆撩起,露出白玉似的双足戏水玩耍,一面漫启朱唇,清歌阵阵:“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扶苍静静看着兰舟漂至近前,那白衣少女仰头发现了他,轻轻一笑,兰舟稳稳地停在了湍急的江水中。

“扶苍神君,有礼了。”她盈盈下拜。

扶苍缓缓摩挲九头狮柔软的毛发,淡道:“你认得我?”

白衣少女娇声道:“昔年帝女婚宴,扶苍神君做剑舞一曲,名震八方,即便是下界小神,乃至无数妖族,亦为君倾心,妾身自然是认得的。”

说罢她收拾裙摆,赤足在舟上走了一步,又拜下身去,道:“乌江江神,见过扶苍神君。日头毒辣,凡间浊气翻滚,不知神君可愿前往江神府邸休憩片刻,容妾身奉上香茶一盏?”

扶苍垂眼细细打量她,果然她身上白衣乃是江神冕服,手腕上亦系着玲珑剔透的江神印章,清越纤弱的江神神力自印章内缓缓流动而出。

“乌江江神,我记得乃是一位苍髯老者。”他声音平静。

乌江仙子声音婉转:“回扶苍神君的话,祖父年迈,已不堪承担江神一职,因着上界还未曾下达新的任命书,妾身便斗胆擅自僭越,暂且替代祖父。”

下界山河土地之神怎有“替代”一说?若无上界神力灌顶,根本无法

承受凡人的祈愿。扶苍不去戳破,四顾一周,问道:“与我一同下界还有一位神族,你沿江而下,可有见到他?”

乌江仙子轻道:“那位上神可是忽然失踪了?”

扶苍看了她一眼:“不错,你知道些什么?”

乌江仙子嫣然一笑:“回扶苍神君的话,妾身只知这乌江山水秀美,常常引得过往神明流连忘返,兴许那位上神误入了山路幽深处也未可知。”

她见扶苍沉默不语,那双漆黑清冷的眼睛只胶着在自己面上,不由垂首含羞道:“此处燥热浑浊,扶苍神君何不与我前往江神府邸一叙?神君但有何疑,我定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扶苍唇角慢慢勾起,缓缓道:“有何不可?请仙子带路。”

乌江仙子笑靥如花,赤足在兰舟上轻轻一踏,轻巧的兰舟继续顺流而下,扶苍放开九头狮,纵身落在她身侧,却听她又悠悠唱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兰舟迅速淌过急流,忽然巨大的石山后慢悠悠地御风飞来一个神女,浅翡翠色的长裙摇曳款款,丝白的披帛像一双半透明的翅膀,随风舞动,乌黑长发间,点缀的金环熠熠生辉。

她显然没注意前方,满脸百无聊赖,一面慢吞吞地飞,一面漫不经心地四处张望。忽地望见扶苍和乌江仙子,她愣了一下,紧跟着立即移开视线,像没看到似的,稍稍离远些,继续往前飞。

运气真差,怎么才下界就遇到这讨厌的扶苍了,难不成他的功课也是来找珠串?早知如此,她宁可听齐南絮叨一百年也绝不下界。

玄乙赶紧把脑袋扭过去,她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下可不被

她撞个正着?跟下界美女在这边卿卿我我,假正经,伪君子。

冷不丁扶苍突然朗声叫她:“玄乙师妹,你来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玄乙眯起眼睛细细打量他,他竟然会叫她“玄乙师妹”,今天羲和神女是把太阳从西边拉出来的吗?

她不说话,扶苍朝她含笑道:“江神仙子邀我前往江神府邸,师妹不如同去?”

玄乙看看他,再看看他身边那个漂亮的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子,忽然有种搭话了一定会遇到大麻烦的直觉。嗯,还是装作路过比较好。

她又一次把脑袋扭过去,继续离远点,埋头朝前飞。

冷不丁扶苍从后面追上来,掐住她的膀子,面上挂着笑,目光却寒意涌动:“师妹怎么不理我?”

玄乙暗暗挣了几下,发现实在没法挣开,他眼神里只写了一句话:我是不会放手的。

真倒霉,她就知道遇见他准没好事。

她唇角一弯,露出个讥诮的笑:“扶苍师兄,我不过迟来一会儿,师兄就勾搭上这么漂亮的仙子,你心里是不是没我了?我才不要理你!”

扶苍顿了一下:“师妹莫闹,说正事,古庭忽然失踪,师妹与我一同,我才能放心。”

她娇滴滴地扭来扭去:“我不要听!你心里一定没我了!”

扶苍默然摘下腰上的纯钧剑递过去,淡道:“怎么会,我对师妹至死不

渝,此剑可证。”

大概他俩的对话太肉麻,乌江仙子脸皮抖了两下,苦笑道:“神君……神女……江神府邸在乌江之底,你们看……何时能走?”

“这便可以。”

扶苍见玄乙将纯钧拿在手里当树枝乱晃,当即冷道:“拿好。”

玄乙声若蚊呐:“要么给我玩,要么你拿回去。”

扶苍扭头看她一眼,眼神怪可怕的。玄乙回他一个甜蜜的笑,又抱住他的胳膊,娇声道:“走罢,扶苍师兄。”

第二十八章 江神府邸

一叶兰舟继续顺流而下,乌江仙子却再也不唱歌,一双眼睛只是盯着玄乙。

玄乙反手把扶苍的胳膊抱得更紧,朝她笑得灿烂无比。

乌江仙子轻道:“神女丰姿绰约,与扶苍神君真是天生一对,这下不知有多少神女与女妖要心碎了。”

“女妖?”玄乙愕然,神女她可以理解,女妖是什么意思?

“上界天神尊贵清灵,举世无双,又有哪个女妖不想着找一位尊贵的神君,痴恋一场呢?”乌江仙子掩唇而笑,“当年天帝三帝子下界历轮回劫,被锦鲤妖痴缠,听说至今三帝子依旧难忘。有此先例,也不能怪女妖们蠢蠢欲动了。”

话说到此,轻叶兰舟已沉入江底,分水而行。江底沟壑遍地,密密麻麻的漆黑水草似乱发般飘舞,不见一条鱼虾。

玄乙四周望了一遍,正要说话,却见乌江仙子将身体一纵,跃入江底漆黑的沟壑之内,眨眼就不见了。

……明摆着前面有陷阱要给他们跳啊,玄乙叹了一口气。

扶苍忽然开口:“等下看你的了。”

古庭失踪得蹊跷,背后操纵的十有八九是厉害妖族,能这样快摄走一个神族,必有迷魂妖毒之类的术法,他虽然会一些剑道,毕竟年纪所限,没有多大的自信能单独将古庭救出。幸好遇到这个烛阴氏的公主,这一族向来骁勇善战,无惧万法,他将纯钧交给玄乙,以烛阴氏之能,加上纯钧

的威力,即便有什么厉害的妖族,在她手下也讨不了便宜。

看她的?看她什么?玄乙愕然扭头,却见他已跳入沟壑,伸手拨开了密密麻麻的漆黑水草。

“扶苍师兄。”她神秘兮兮地叫他,难得诚恳一番,“我不是你想的那种烛阴氏。”

打打杀杀她可是完全不会,他该不会以为她神勇无敌罢?

扶苍眉头皱起,忽见四周的水草如癫似狂地颤抖起来,仿佛吃不消他的神力,漆黑的水草一寸寸似雪消融,从断裂处弥漫出鲜红如血水般的物事。他急退数丈,谁知这江底遍布水草,每一根被他一碰即碎,江底瞬间被染红大片,好在他周身有无形屏障,血水近不得身。

方要回头提醒龙公主警惕,孰料一张口,一股极香甜的味道便钻入口鼻,眼前的景致瞬间变得模糊起来。

不好!那血水有妖毒的气味!他双腿渐渐软下去,强行忍住眩晕,急道:“小心戒备!”

却见那奇葩的龙公主拔腿便逃,一溜烟窜了好远,扶苍一口气横在喉咙里,只觉眼前金星乱蹦。

没一会儿,玄乙又呼啦啦使劲往回飞,在她身后声势浩大,无数乱发般的水草好似狂舞的手臂,紧紧追着。

“扶苍师兄!我来救你!”她急急大叫,毫不犹豫扑进妖毒中,朝他身上重重一倒,动也不动了。

说好的烛阴氏不惧万法呢?!扶苍只想破口大骂。

纯钧剑柄上的明珠微微闪烁了数下,扶苍咬牙,拼着最后一丝气力,想要将剑拿在手中,然而连拔两次,都没能抽回来,这已经晕倒的公主力

气出奇地大,把剑攥得死紧。

他拽得急了,她紧闭的眼睛突然撑开一道缝,极其不友善地瞪他一眼。

她是假装的。

最后一个念头掠过脑海,扶苍不知是怒是喜地陷入彻底的昏睡黑暗。

玄乙双目紧闭,细细聆听周围的动静,没一会儿,无数水草从头到脚把他们卷起来,一倏忽间,光影暗变,他们被拉扯进江神府邸中,落在冰冷潮湿的地砖上。

哦?能操控江神府邸?下界山河土地之神,府邸都建在芥子般大小的地方,所谓一沙一世界,他们这些年轻的神族还远没有到这种境界,乌江仙子到底是何方神圣?

一阵环佩叮当,乌江仙子停在他们身侧看了许久,伸手想去抓扶苍,奈何玄乙手里握着纯钧,整个身体倒在他身上。她似是对纯钧极为忌讳,踯躅半晌,最后恨恨一叹:“哼!天之宝剑!”

说罢竟转身走了。

玄乙睁开眼,四下里先望了一圈。

这里果然是江神府邸,只是本应清辉洁净的神明府邸如今遍布灰雾,漆黑的地砖上,猩红色的大阵犹如吐息般缓缓闪烁,她正要仔细查看这是什么阵,却听乌江仙子的声音幽幽自江神殿内传来——

“想不到你这个小神君还挺倔强,你一直闭着眼睛是做什么?怕看到我的脸?我的脸不美么?我知道了,你怕看着我就会心动。你的年纪一定不大罢?要不要姐姐教你一些好玩的?”

紧跟着一个挺熟悉的声音骤然响起:“你杀了乌江江神,取而代之,还擅自夺取神力,嚼食神族,罪大恶极!”

哎呀,是古庭师兄的声音?他也被抓来了?好像他们正发生些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乌江仙子细声道:“在这里你用不出神力,别挣扎啦……对了,好教你这个尊师重道的小古板知道,你不是想找你们先生的珠串吗?它好好的在阵眼里面被你们的神力养护呢。如何?安心了没?来,别躲了。”

古庭闷哼一声,紧跟着殿内乒乒乓乓乱砸东西,闹得声势还挺大。

玄乙也不去管,扭头寻找乌江仙子说的“阵眼”,果然见不远处有几根巨大的断裂石柱,猩红色的大阵之光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涌出,遍布全府。从阵法效力来看,应当是传说中专门用来对付天神的七煞大阵,可以夺取神力。

不过不管多厉害的大阵,总归都要遵循五行阴阳的规则,那便对她无用。

玄乙慢悠悠跨过扶苍,朝那几根断裂的石柱走去,阵眼中心放了一座石台,其上有一只张开的巨蚌,淡金色的液体在里面缓缓摇曳,一串莹白的珍珠串泡在液体中。

看样子这个就是先生的珠串了。

她伸手,轻而易举穿过那些闪烁的大阵红光,将泡在巨蚌内的珠串捞了出来,还未来得及细看,却见石柱下横七竖八放了满地的枯骨,都碎的不成形状,上面犹有齿痕。

这些碎骨莹润洁白,犹如美玉,正是神族的骨头,玄乙不由皱了皱眉头——怪不得珍珠串看上去亮晶晶的,乌江仙子一定是将过往神明摄来以七煞大阵剥夺神力养护珠串,待神力剥夺干净后便把他们吃了。

会吃人的妖很常见,敢吃神族的妖,这乌江仙子只怕是古往今来第一个。她一定是疯了,这是毫无挽回余地的死罪,她是笃定上界没有神族能杀了她,还是一心求死?

闹哄哄的殿内,古庭已经开始惊叫,夹杂着乌江仙子逗趣的笑声,看样子她不光会吃神族,还是个风流女妖。

玄乙自顾自沿着府邸的边缘走了小半圈,试着推了推殿门,纹丝不动,然后她确定,单凭自己独个儿,是绝对没法出去的。

她幽幽一叹,转身走回去,将手绢铺在地上,慢慢坐了下去。

无数雪花自半空幽幽坠下,很快便染白了扶苍的头发与肩膀,不出一刻,白雪已然淹没了他的膝盖,大概因为突如其来的冰寒刺骨,扶苍忽然动了一下,慢慢睁开双眼。

映入他眼帘的第一幕景象,便是悠然坐在对面的玄乙公主。

她怀里抱着纯钧剑坐在手绢上,浑身上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脸上挂着一丝戏谑的笑,正毫不客气地打量他。而他们找了一个多月的珠串,此刻正挂在她纤细皓白的手腕上,闪闪发光。

扶苍看了她一会儿,淡道:“坐着舒服么?”

玄乙优雅点头:“挺舒服的。”

“能劳烦你把纯钧剑挪一下,放我手上么?”

玄乙望着窸窸窣窣的雪花,心不在焉:“不是已经将这把剑送给我当定情信物了吗?过河拆桥怎么行?”

第二十九章 七煞大阵

扶苍不说话了,蹙眉盯着她。

玄乙只是朝他微笑,忽见他动了动,一撑而起,不等他过来抢,她立即乖乖双手奉上纯钧剑,这位混账神君乃莽夫一枚,她好女不吃眼前亏。

扶苍瞥了她一眼:“刚才为什么要逃?”

叫住她正是因为烛阴氏所向披靡,谁知她竟然这般无用,上次遇到飞廉神君也是,还以为她故意隐瞒本事,原来果然是废材一根。

玄乙毫不心虚:“我不会打架。”

烛阴神龙骁勇善战,在她嘴里就是“打架”。

“那为什么又回来?”

玄乙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有水草在追我,我跑不掉。”

扶苍觉得又有一口气横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他简直不想再搭理她,侧耳听了听附近的动静,江神殿内古庭中气十足地叫骂,听起来应该暂时还不会有事。

再看看断裂石柱处红光闪烁的七煞大阵阵眼,从阵眼的规模看,整座江神府邸都已被大阵包围,他却没有神力被剥夺之感,甚至方才所中的妖毒也消褪得十分迅速。

扶苍蹲下身,抓起一把白雪,任由它们从指缝中滑下去——烛阴白雪,怪不得,她总归还是派上了点用场。

“我有一个问题。”玄乙绵软的声音在后面轻轻响起,“我们什么时

候能离开?”

扶苍握住纯钧,低头看了看地上流窜的七煞大阵之光,淡道:“再撑一会儿。”

玄乙低声道:“你最好快点,我神力微薄,撑不了多久。”

说完她丢了一颗拳头大小的雪球过来,又道:“雪球要是融化了,大家就留下来给她当晚膳罢。”

扶苍默然将雪球放入怀中,突然一把握紧她的手腕,五根手指如铁钳般箍住她,刚好叫她挣脱不开的力度。

玄乙皱眉看他:“什么意思?”

他神色平静:“别拖后腿的意思。”

她?拖后腿?玄乙正要反唇相讥,孰料扶苍一把抽出纯钧,寒光乍现,地上的七煞大阵瞬间被劈开,贮存在其中的神力与妖力似气泡般密密麻麻地蒸腾上升,紧跟着一股大力拽着她,脚不沾地飞了出去,疾若闪电——好吧,看起来她还真的会拖后腿。

江神殿内争执的声音骤然停了,乌江仙子窈窕的身影方出现在门前,扶苍凝神念动真言,一指点在她肩上,她惊呼一声,身体不由自主朝后飞去,足飞了十几丈才跌落在地,被数道金光真言拴在地上,动弹不得。

“扶苍!玄乙公主?”

屋内的古庭衣冠略散乱,脸上也不知被亲出多少胭脂印,全无平时古板严肃的模样,此刻被他这样充满惊喜的凝望,玄乙撑不住“嗤”一声笑出来了。

“快走。”扶苍继续念动真言,令那些捆住乌江仙子的金光真言又多了数道,这才拽着玄乙冲至府邸大门前,一剑削开大门,一瞬间光影转换,

四下里变成了阴暗无光的江底,他身上神力震荡,祥光也亮到了极致,霎时间照亮了方圆十里的江底。

玄乙只觉眼睛要瞎了,急忙用另一只手使劲捂住,听古庭在后面恨恨地连声道:“这个妖简直胆大包天!不但杀了江神一家,冒充江神,还时常挟持过往神明,食肉啖骨!如此罪行累累,附近的山神土地竟然不向上界汇报!”

虽然不乐意,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乌江仙子的修为根本是深不可测,大约飞廉神君都难以与之抗衡。飞廉神君今年三十二万岁,比他还要厉害的妖,都是那些庞大而古老的有名妖族,绝不可能在神界没有记录。事实上,下界如有妖族超过十万岁,附近的山神土地便立即汇报给纠察灵官,由纠察灵官记录在册,绝无遗漏。

更何况她还会嚼食神族,简直闻所未闻!神界居然毫不知情,以至于他们三个懵懵懂懂跑来这里,差点丢了小命。

忽听身后一个轻柔的女声响起:“原来有个烛阴氏,怪不得跑得这么快,还顺走了我的珠串,我竟看走眼了。只是,这么微薄的神力,这么幼小的年纪,你家长辈怎么放心你出来的?”

他们都吃了一惊,急忙回头,却见那美貌的乌江仙子一步步踏着虚空白莲,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无论他们怎么拼命飞,却始终甩不开她。

古庭怒道:“你已是负罪累累!竟然还敢再犯!”

乌江仙子微微一笑:“听说你们的先生是白泽帝君,我好久没见白泽帝君了,怪想他的,他是不是依旧一付长不大的滑稽模样呀?”

大言不惭!古庭那颗尊师重道的心被点燃了,忍不住打算为了先生的名誉继续跟她严厉地争辩几句,却听她又娇声道:“扶苍神君,你方才那一招戳得我好痛,你可得赔我。”

乌江仙子摘下身上的披帛,语笑嫣然:“罚你留下陪我说说话。”

她将披帛轻轻抛出,迎风瞬间长了十几丈,直把天空都遮挡住。玄乙登时急了,使劲把胳膊扭来扭去,想要甩开扶苍的手——他自己去送命罢!让她走!

冷不丁眼前忽地一白,密密麻麻犹如流云般的柔软披帛竟不知何时已包裹住他们,眨眼就把她和扶苍捆了个结结实实,一股巨大的力道将他们一扯,玄乙只觉天旋地转,身体被扯得倒飞回去。

说时迟那时快,扶苍倏地吹了长长一声口哨,先前躲在云海中的九头青狮一扑而下,张口咬住正准备出手相助的古庭,也不管他如何乱喊乱叫,拔腿便逃,嗖一下就变成了小黑点。

怀里有个身体在使劲挣扎,那倒霉的龙公主和他一起被披帛裹住了。扶苍轻轻呼出一口气,将披帛吹裂,揪住她的后领,像扔袋子似的,毫不留情往背上一丢。

好疼好疼!玄乙疼得两只手乱抓,却又被他牢牢钳住手腕,动弹不得。

乌江仙子停下了追逐的脚步,定睛看看扶苍腰上的纯钧剑,再看看他冷若冰霜的容貌,她轻轻一笑,好整以暇地整了整袖子,道:“扶苍神君,你这样俊雅的容貌,一定比方才那个小神君知情知趣,乖乖陪我回去好不好?当然,你若是觉得我的姿色还可入眼,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更快活的事。”

说到最后,她声音变得娇媚至极,双目盈盈含水。

第三十章 鲶鱼巨妖

玄乙原本疼得脸色发白,听见这话,便正色道:“扶苍师兄,乌江仙子这般邀请你,你就去罢,我绝不打扰。”

快把她放下来让她走!

乌江仙子笑吟吟地望向她,目中流露出一丝贪婪之色:“这位烛阴氏的小公主闻起来真香,吃起来一定特别鲜嫩美味,我可舍不得放你走,再说,珠串你还没还我呢。”

玄乙笑了两声:“哪里哪里,烛阴氏肉糙骨硬,必然不合仙子的口味。其实以仙子这样的本领,何须冒充江神?你早已比江神厉害得多。”

乌江仙子忍俊不禁:“你真会说话,我厉害吗?可惜呀,我再厉害也还是妖,做不得神。”

玄乙若有所思地看了她几眼,从腕上褪下珠串放在扶苍手中,指尖在他掌心轻轻挠了一下,道:“扶苍师兄,麻烦你将珠串还给仙子。”

珠串一入手,扶苍神色不变,忽然扬手将它远远抛了出去,神力一掷便是九万里,珠串眨眼就不见了。

乌江仙子的面色终于阴沉了下去,冷冷盯着他。

扶苍不理会她的无声威胁,淡道:“你不去追,珠串便要被其他妖族捡走,你自然清楚萦绕神力的珠串有多少妖族眼红,那些藏在暗处的上古妖族亦然。”

乌江仙子似怨似怒哼了一声:“谁叫我还舍不得吃掉你,好罢,我就陪你们玩玩。”

她转身踏莲而去,步子轻巧而缓慢,却走得极快,不过一晃眼,已在百里之外。

“快走!”玄乙低头催促,恨不得一口把他咬死,“先把我放下来!”

扶苍像没听见似的,紧紧箍住她的两只手,御风往南天门方向疾驰。

玄乙只觉指骨都快被他捏碎了,疼得在他身上一顿乱踢,齐南要是看到他家平日里端庄无比的小公主如此泼妇样,怕是眼珠子都要吓掉出来。

“南天门离这里还远,而你飞得太慢。”扶苍任由她踢了无数下,“以她的本事,要追上我们不必费多少工夫。你再踢一下,我便把你捆住投进江里,看她是要珠串还是追我。”

玄乙高高扬起的脚只得再慢慢缩回去,她是不怕五行阴阳术法,但那个乌江仙子要是打她,那还是很疼的,她不像清晏,她可是一点架都不会打。

“飞快点!”她憋了一肚子火,那个乌江仙子要是发现丢出去的珠串是她用白雪捏出来的赝品,肯定会怒火滔天地杀回来,不管怎么说先赶回南天门是正经。

可恨这南天门建得那么远,可恨凡间时间流逝那么快,眼看天边晚霞灿烂,南天门还是连个影子都没看到,玄乙心中渐渐有种不好的预感,正欲开口催促,忽闻乌江仙子冷冽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你们竟敢骗我!”

她来得好快!两位天神心中都是一凛。

扶苍抽出纯钧,急退数丈,便见乌江仙子远远地踏莲而来,面色铁青。

她冷笑着在他俩脸上看了片刻,说道:“扶苍神君,我本舍不得找你的麻烦,可你们不该戏耍我!不要以为我不会动手!”

她将脚一跺,身上素白的冕服忽然裂成碎片,清越的江神神力瞬间化为磅礴的妖力震荡开,连天上的云都被震散,扶苍没料到她竟有如此妖力,情不自禁退了数步。

天色骤然一暗,狂风大作,妖云密布,层层叠叠将他俩困住。乌江仙子的妖娆身段被包裹在一层极薄的赭色长裙中,她瞥向扶苍背上趴着的烛阴氏公主,小丫头手脚并用死死抱着他,脸色发白,看起来好像与传闻中牛逼哄哄的烛阴氏不太像。

她忽地从肋下抽出两根长长的软鞭,快若疾电,一左一右刺向扶苍的双目。

扶苍将纯钧当胸画了个圈,两仪八卦的清光乍现,谁知两根软鞭中途竟然转向,一鞭击碎两仪八卦的清光,又一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卷向玄乙。

扶苍凝神念动真言,一层无形屏障罩在玄乙身周三尺处,只听“啪”地一声,那屏障竟毫无作用,瞬间被打个粉碎,长鞭飞快绕住玄乙的腿,用力一扯。

玄乙大吃一惊,又来这招!腿上拉扯的巨力让她全然无法抵抗,惊呼着被拉下去,她慌乱中两手乱挥,一把抓住了扶苍的头发。

他的头皮被扯得剧痛无比,不得不弯下身体,两手托在她腋下,紧紧箍住她,一面急道:“松手!”

“我不松!”玄乙气急败坏,“拽不住我你就做秃子吧!”

只会捣乱的龙公主!扶苍一口气吹出,利风切断了头发,双手箍着她的姿势变成一只手紧紧拽住她的一条胳膊,另一手挥舞纯钧,劈向软

鞭。

谁知那软鞭看着细而长,竟坚韧无比,以纯钧之威,竟只削了一道小小的裂口。

乌江仙子呵呵笑道:“以你的本事,砍上一千年也砍不断我的软鞭!你家先生来了或许还可一试!放手罢,待我吃了这烛阴氏,再来和你耍耍!”

扶苍眉头紧蹙,只觉对面的拉力越来越大,他不肯放弃,用上十成气力,将玄乙拽紧。

要断了!她要断了!玄乙疼得差点尖叫。

她忽地面露惊喜,望向乌江仙子身后,急道:“爹爹!快杀了这妖!”

钟山帝君来了?!

乌江仙子心中一惊,手上的力道不禁放松了几分,尚未来得及回头,只觉身后风声锐利,她对烛阴氏三个字极为忌惮,不敢硬抗,当下将软鞭一丢,滴溜溜转了无数圈,急急避开。

谁知身后半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几道苍蓝的剑光稀稀疏疏地划过方才她站立的位置,想来方才的风声只是术法的剑气声。

她被耍了!

说时迟那时快,令她毛骨悚然的纯钧剑又到眼前,秋水寒光似一张密网,将她牢牢锁在里面,霎时间血光四溅,她身上纵横交错也不知被削了多少剑,那件薄薄的赭色长裙几乎成了块破抹布。

想不到这年纪不大的神君身手如此犀利,加上纯钧乃天之宝剑,为其所伤之处痛彻心扉,乌江仙子怒吼一声,身体忽地蜷成一团,赫然现出原身,竟是一条长有几十丈的鲶鱼巨妖。她无声地朝扶苍嘶吼,鱼尾以雷霆万钧之势拍下。

玄乙低呼道:“快回南天门!”

话音一落,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骤然降落,乌江仙子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了片刻。这片黑暗来得快,去得也极快,待眼睛能看见东西后,她立即朝南天门方向追去,足飞了数千里,才突然醒悟:她又被骗了!

这狡猾的烛阴氏公主!

她恨得咬碎银牙,鱼尾一甩便飞出数百里,再甩又是数百里——她非得把她找出来生吞活剥!

第三十一章 幽谷深处

扶苍屏息静气躲在岩石的阴影下,只露出一双眼,警惕地四处打量。

现在他们身处一处深谷之中,借着夜色与复杂的地形,藏在最深处,一动也不敢动。那只鲶鱼妖出乎意料的强横,以纯钧这样的天之宝剑,都只能砍伤她的外皮,真跟她耗下去,迟早没命。

只能暂时在这边躲着,随机应变了。

凡间七月的夏夜本该闷热潮湿,扶苍却觉周围越来越冷,俯首一看,地上不知何时竟已结了薄薄一层冰霜。

他回过头,便见玄乙抱膝坐在阴影里,既不动,也不说话,很有些反常。

他想起方才她被鲶鱼妖用软鞭绕住了腿,那两根软鞭生得奇形怪状,又坚韧无比,十有八九是鲶鱼的长须化成,这位龙公主年齿尚幼,怕是不经意间受了伤。

“你怎样?”扶苍立即俯身,飞快将她周身打量一遍。

玄乙朝后缩了缩,声音冷漠:“还没死,叫你失望了。”

扶苍毫不留情拉开她抱住膝盖的手,淡道:“凡人才称死,神族只有陨灭,先生的册子你没看么。”

她右边的小腿上猩红一片,果然是受伤了,怪不得神力外溢,不受控制,将这谷底铺上冰霜。

“华胥氏真是刻苦用功,佩服佩服。”玄乙随口嘲讽,将被他撩开的裙摆重新按回去,“别碰我。”

要不是他,她能卷入这场麻烦里么?

扶苍慢慢解开衣带,将外衣脱下,将她从头罩到脚:“你的神力在外溢,披好,这衣裳可以收敛神力,别叫那只鱼妖发觉。”

玄乙并不反抗,整个身体藏在他外衣里,他忽又抬手扯下她的丝白披帛,她立即攥住,冷冷瞪他:“干什么?”

“你说呢?”他毫不费力便将这条可怜的披帛撕成两半,紧跟着一把抓住她乱踢的腿,飞快将她受伤的右腿用披帛绕了好几圈,神血有浓郁的香气,若不将伤口裹住,只怕瞒不过鱼妖的鼻子。

趁他裹好伤口,玄乙使劲挪开身体,她已经没心情跟他打哈哈,她讨厌死他了,蛮横莽夫!鼻孔朝天!每次遇到他都没好事!

谁知他忽然又把她像提袋子似的一提,她奋力挣扎:“别碰我!”

剧烈的动作让右腿上的伤口又开始流血,扶苍紧紧皱眉,一把抓住她的脚踝,用剩下的披帛一道道把她两条腿捆在一处。

只怕被鱼妖发觉,玄乙既不敢破口大骂,也不敢剧烈挣扎,只能伸手扯他头发,没头没脑地乱扇巴掌。

这样做的下场是,她的两只手腕也被捆了起来。

“华胥氏清雅重礼,果然名不虚传!”玄乙气得声音都在发抖。

扶苍将她身上那件松垮的外衣再一次裹紧,直将她裹成一条肉虫,只能无力蠕动,这才吁出一口气:“烛阴氏骁勇善战,也是厉害得很。”

“你给我等着!”活了九千七百年,她何尝踢过这样的铁板,这个扶苍

简直专门是生出来跟她作对的,软硬不吃,花样百出。

扶苍将被裹成肉虫的她紧紧与腰带系在一处,一手执了纯钧剑,一手托抱着她,起身小心看了看周围,这才一步步往谷底深处走去,一面道:“现在开始,再说一个字,就把你丢在这里。”

素来趾高气昂的烛阴氏公主终于憋气又沉默地缩着不动弹了。

她想踩死这个扶苍,踩成碎渣才好,可她又做不到。腿上的伤好疼,肚子也饿了,手脚被捆住动不了,外面还有个厉害无比的鱼妖在追杀他们,今天真是倒霉透顶,都是这个混蛋非把她扯进来。

扶苍沿着细软的泥土小道走了片刻,忽觉四周安静的十分诡异,虫鸣夜枭一概不闻,在下界来说,这种情况很有些不对劲。他微微眯起眼,仰头将四面高山峭壁细细打量一番,凡间的高山地形他并不熟悉,此地山崖陡峭,石壁林立,常年见不到阳光的谷底阴气浓郁,正是滋生魔物的好地方。

想到此处,他的脚步停了下来,不再往最深处走,寻了一块数枚巨岩拼成的空地,倚着山岩缓缓坐下去,反手将玄乙抱在身前,往腿上一放。

这烛阴氏的小公主面无表情地望着他,果然乖乖地一个字都不说。

扶苍对她这种识时务怪欣赏的,总能把事情弄坏到快不可开交的前一步,也是个本事。

他从怀中取出先生发的那本厚册子,默默翻看起来。

这种情况他还故作镇定地看书,肯定脑子坏掉了……玄乙恶毒地在肚子里凌迟他。

幽谷深夜,寂静无比,不知过了多久,扶苍只觉这小公主困得脑袋一会儿点一下,她倒真有骨气,即便坐他腿上,还是挺直了腰背,一付宁死也

不屈服的模样。

他开口,只说了一个字:“睡。”

本以为这小公主又要出言嘲讽,谁知她忽然轻轻叹了口气,声音变得柔软:“我饿了。”

扶苍的视线停留在册子上,长长的睫毛在脸颊上留下两排阴影,淡道:“忍着。”

玄乙把脑袋靠在他肩上,悄悄凑近一些,额头几乎贴上他下巴:“我又不是你这样的莽夫,我才九千多岁,还受了伤,你叫我忍?”

他不说话,像没听见似的,专注地看书。过了片刻,忽觉耳上一凉,这胆大包天的龙公主竟然张嘴用牙轻轻咬住了他的耳朵,他不由打了个激灵,一时竟僵在原地。

“扶苍师兄,你再不放开我,我就把你耳朵咬下来。”她的声音软绵绵的,却暗藏杀气。

他浓密的睫毛扬了两下:“哦?你试试?”

玄乙还未来得及说话,只觉下巴被他的手一把掐住,他五根手指刚刚好掐在痛点,疼得她“啊”一声,下一刻她就被揪着领口提到了他面前。

扶苍神色平静无波地盯着她看了很久很久,久到玄乙都觉得毛骨悚然,他才突然开口:“还是想自个儿跑掉,嗯?”

玄乙默不作声。

被咬过的耳朵留下的感觉十分诡异,扶苍静静看着她月色下玉瓷般剔透的脸庞,她丰润漂亮的唇。

不知为何,他越是讨厌她反而越是要气她,越是气她到抓狂,他反而越是心情舒畅。对着她,简直是一种又厌恶又上瘾、自我折磨偏又带着愉悦的恶习。

每次和她待久了,他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古怪冲动,所有隐藏在最深处的恶意都会倾巢而出。他自己都说不清,到底是因为厌恶而想要远离她,还是盼着和她在一起时那种诡异的愉悦。

想把这可恶的公主揉成碎片,想把她气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还想……还想……

他面色忽然一变,抬手捂住玄乙的嘴,只听那只鲶鱼巨妖冷冽含恨的声音自不知名的地方响起:“烛阴氏的小公主,你躲去哪里啦?你可要仔细躲好,别叫我找到你。不然我会一点点把你吃掉,从脚开始吃,叫你慢慢看着自己的身体变成白骨!”

第三十二章 掌中泥鳅

看样子她应该并没有找到他们,只是放出声音恐吓。

扶苍慢慢动了一下,抬头望了望暗沉的天色,凡间的时光流逝要比神界快上许多,眼看一夜将尽,古庭大概才刚刚飞到南天门,只怕还要再在这里耗上一天一夜,才能等来救援。

扶苍将手掌放在柔软潮湿的泥地上,整个身体缓缓陷进去,足足潜了近百丈才停下。

被他按住的玄乙剧烈地蠕动着,他把她提起来,立即嗅到一股淡淡的神血香气。扶苍心中微微一惊,一把握住她的小腿,触手只觉湿漉漉一片,她的伤口竟然崩裂了。

他扯下袖子用力缠绕在伤处,黑暗里只听得见玄乙细微的喘息声,近在咫尺,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想不到这一趟竟叫她吃了这些苦头,扶苍用手指慢慢摸索她的脸,她冰凉柔软的皮肤上满是冷汗。本以为烛阴氏的公主即便不是骁勇善战,起码也该有一些身手,谁知她竟真的半点动手本事都没有。

他心底忽然生出一丝悔意。

“忍一下。”

他勾住她的膝弯,让她蜷缩得稍微舒服些,冷不丁她张开嘴,狠狠咬住他的手指——真真是毫不留情,再用力点大约他的拇指就要断了。

她受伤,他也别想好过!玄乙恶狠狠地用大牙在他手指上碾磨。

他倒也真是硬气,一声不吭任由她咬,只是将裹住她的外套再裹紧一些,另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脑袋,过了好久,才低声道:“解气了没?”

等了半天她还在用力啃他可怜的拇指,扶苍终于不耐烦,屈指在她门牙上轻轻一弹,迫得她张开嘴,把拇指吐了出来。

可恨的莽夫!玄乙强行把怒气压下去,把脑袋别到一边,继续保持沉默。

鲶鱼妖的声音忽远忽近,以她的本事,应当不出一刻便能发觉方才他们的藏身之处。扶苍运起土行之术,一气遁了数千里,终于再也听不见她的叫声。

地底偶有零散的小妖族与地底游龙路过,撞见这两个神族都吓得纷纷逃窜,扶苍不欲久留,又遁了数千里,忽觉上方有清气横流,他自地下一跃而出,举目四望,却见这里似乎是个凡间的都城,格局四方而齐整,因着天色尚早,街上行人稀少,风过处,从东面带来香火的味道,而横流盘踞的清气,也自东面隐隐而来。

会有香火,想必是什么地仙观或者庙宇,龙公主受创神力外溢,有清气掩饰那便再好不过,也省得受了伤还四处奔逃。

扶苍向东疾驰而去,只见那里竟建了一座青帝庙,金碧辉煌,香火阵阵,天还没亮就有无数凡人进庙烧香,祈愿还愿络绎不绝。想不到逃了半天,还是逃入自家的地盘……他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急急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落在青帝庙后清气最磅礴的地方。

这里种了一株足有十人合抱粗的老桃树,清气自其上漫溢而发,假以时日,便可成就地仙。凡人似乎也察觉出这棵桃树的神异,用白玉栏圈起,系起红绸,派了四个人端立四角守护。

看起来,这座青帝庙与其说供奉的是他父亲,倒不如说祷念之力全被这株神异的桃树借走了,怪不得香火如此旺盛。

扶苍抱着玄乙飘然落在树下,她自方才便安静得像块木头,一声不吭,一动不动,他有些担心,扒拉开包裹住她的外衣,却见她双目紧闭,一张脸陷在衣服里,竟好似睡着了。

被鱼妖追杀,还受了这么重的伤,她竟能睡着?

扶苍心中忽有一股不好的预感,慢慢撩开她的衣衫下摆,果然裙摆和他的外套已经被神血浸透,那鲶鱼妖一扯之力竟有如此威力?

他放出神力试探伤口,谁知术法一触到她皮肤上便化为虚无——不好,烛阴氏万法无用,术法伤不到他们,自然也救不到他们。

白霜开始在草地上凝结,烛阴氏一受伤便控制不住神力外溢,他的外衣已经容不下她倾泻而出的神力了。为阴寒之力所感,桃树上落叶纷纷,守在白玉栏外的四个凡人不由打起了寒颤。

似是为了壮胆,守卫之一厉声喝道:“什么东西?!”

这一声甚是响亮,沉睡中的玄乙不由皱了皱眉头,扶苍一口气吹出去,掀翻了四人的长戟,慌得他们连连喊叫,一股脑跑远了。

如今怎么是好?扶苍抱着她静坐在桃树下,听见她细细的喘息声,看着半空坠落的桃叶与冰霜,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怀里的龙公主越来越沉,也越来越冷,简直像抱了一块万年寒冰,他朝上托了托,只听“噗”一声,他的外衣骤然扬起,紧跟着双手又是一沉,一条漆黑巨大足有数丈长的龙落在他身上。

扶苍吃了一惊,还未来得及细看,只觉怀里这条龙用力挣扎了数下,接着便泄了气似的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尾半尺来长的漆黑小泥鳅,在他掌中蜷成一团。

这是……烛阴龙神?!扶苍万分错愕,她竟然现出了龙身!

传说中烛阴龙神个个能吞月驱日,神勇无双,谁知她竟生得如此细小孱弱,身上的鳞片还没长齐,背上鳞片倒是密密麻麻整整齐齐,肚皮上却东一块西一块,四只脚更是光秃秃地一块鳞片也没长,右边的后腿上鲜血淋漓,伤口相当深。

怪不得她受创如此重,原来鳞片还没长到腿上。扶苍扯下另一条袖子,撕成碎片,将她的右腿紧紧裹住。

掌中的小泥鳅突然恹恹抬头瞥了他一眼,小眼睛掠过一丝高傲的不屑和愤怒,猛地张开嘴,一口咬在他中指上,放在细牙里恶狠狠啃了半天。

扶苍一根手指轻轻按住她的小脑袋,低声道:“别闹,你伤得很重。”

她兀自不甘心地啃了许久,渐渐地又软下去沉沉睡着,细牙还抠在他手指头上,咬出几个小血洞。

扶苍捏住她的脑袋,替她把嘴合上,指尖触在光溜溜的脑壳上,只觉有两个小如米粒般的凸起,他不禁用手掌托住,仔细打量,原来她脑袋上长了两颗米粒大小的龙角,不十分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他忍不住又用拇指轻轻去摩挲那两粒娇小的龙角,手感很好。

她在睡梦中“吱”地轻叫一声——烛阴龙神叫起来倒像一只老鼠。

扶苍一时觉得无措,一时又有点好笑。

因受创而外溢的神力停了,龙之身比人身要强壮许多,地面上的冰霜渐渐化开,桃叶也不再坠落。晨曦的微光落在她漆黑的鳞片上,反射出一种温润冰凉的色彩,他慢慢摸了摸,果然冷冰冰,却又软绵绵。

这个龙公主,做泥鳅反倒比做神女的时候要讨喜得多。

第三十三章 乱我心曲

天边的云卷云舒像是被一双巨手迅速地拉扯合拢,青帝庙中人来人往的喧嚣渐渐淡了下去,掌心的小泥鳅睡得很沉,把肚皮也亮出来。

扶苍用外衣盖住她,遮蔽毒辣的日头,忽闻一阵噪杂的人声由远至近,有个人急急地不停重复:“是真的!方才我们真的察觉到那株神桃树下有不干净的东西!地上都结霜了!还有怪风!诛邪国师,请您一定仔细!”

说话间,但见呼啦啦来了一大群凡人,簇拥着一个穿红袍,头戴细长乌纱冠的男子。因见桃树下白霜都已化完,那四个守卫只得指着满地桃叶连声道:“国师请看!桃叶无缘无故凋落!方才真的有异象!”

扶苍倚在桃树上静静看着这个“国师”,这哪是什么国师,分明是个妖,一眼望见坐在桃树下的神族,国师脸都绿了,寻了个借口将其他人都赶跑,这才小心翼翼拱手行礼,斟酌道:“不知……上神莅临下界,这个……有何……”

话没说完,又见到扶苍掌中的长脚小泥鳅,他的脸又白了,骇然道:“这……莫非是烛阴龙神?!”

话音一落,冰冷的纯钧已抵在他喉头,国师浑身僵住,颤声道:“我没有害人!我是家住太行山的一只山魈!只是贪恋凡间荣华,过来当了个国师!上神饶命!”

他求饶的声音太过响亮,掌中泥鳅十分不友善地“吱”了一声,翻了个个儿,肚子里也跟着发出个巨大的响声——这条龙公主,用场派不上多少,麻烦倒是挺多,受伤了还饿得这么快。

扶苍淡道:“送点吃的过来。”

国师连连点头:“是!是!”

他使劲用眼睛去瞟抵在脖子上的纯钧剑,这柄天之宝剑让他浑身上下汗出如浆,软如棉花,可它偏偏好像还没离开自己喉咙的意思。

扶苍看了他一会儿,又道:“这里的事,你若说出去半个字。”

后面的话他没说,国师急忙应道:“我……我什么也没看见!这便告辞了!”

他一路躬身倒退,撞翻了池塘边的假山却也顾不得去扶。这些声响又惊动了掌心里的小泥鳅,她不满地动了动,忽然一头钻进扶苍的领口,冷冰冰一团蜷缩在他胸前,嘴巴张开,又打了个呵欠,这才把脑袋塞进领口,阻绝噪音。

扶苍下意识按住胸口那团冰凉,面上罕见地掠过一丝窘迫,打开衣领,有些无奈地低头看了一眼盘踞怀中的泥鳅,她虽是沉睡,却并不老实,脑袋不停地动,贴着皮肤,又凉又痒。

扶苍试着揪了揪这条泥鳅,想把她从胸口揪出来,她不满地扭动,脑袋挂在领口上,无力地耷拉着。

他更加无奈,欲要把她强行拎出,却又怕触及伤口,愣了半日,最后只得罢了。

四下里又变得寂静,只有怀中泥鳅低低的呼噜声回荡,翠绿的桃叶落如疏雨,有一片掉在她的小脑袋上,扶苍用指尖细细替她捏下来,一时没忍住,又去摸她那两粒小小的龙角。

手感真的很好。

国师很快便回来,还用袖里乾坤装了满满三桌佳肴,毕恭毕敬地放在桃树下,一面道:“启禀上神,这些吃食都经过小的精挑细选,绝对洁净,

希望能合上神的口味。小的什么都没看见,这便告退,请上神自便。”

扶苍起身朝那些佳肴看了看,凡间吃食大多粗糙,这位国师能带来这些,已是十分不容易了。他挑了好一会儿,总没几个能吃的,只得选了一粒颜色好看些的茶点,放在泥鳅嘴边。

她的鼻子皱了皱,忽地张开嘴,一口就把茶点吞了下去。

看她这细小的身子,一粒点心也差不多了,他们行踪暴露,此地不宜久留。扶苍按住胸口,正欲离开,这条泥鳅又“吱”地叫一声,十分不满。

扶苍无奈之下只得抓起一把点心,眼睁睁看着她一粒粒全塞嘴里,撑得身子圆起来,才心满意足地又缩回领口,躲里面打饱嗝。

他现在简直有种她根本没睡着的感觉,撩开领口看看,她的小眼睛还是紧紧闭着,寻了个舒服的姿势睡得口水横流。

钟山帝君养她那么大一定不太容易。

扶苍潜入土中,一气再遁数千里,曲曲折折朝南天门的方向疾驰。那只鲶鱼妖找不到他们,必然会在南天门附近徘徊等候,不过无论如何,离南天门近一分,脱身的希望便也大一分。

忽见前面影影绰绰,似有大片漆黑楼宇,只怕是什么上古妖族的地宫,倘若从中穿过,必然会受到盘问。扶苍不欲惹麻烦,当即跃上地面,但见明月当空而照,四下里枝横石乱,也不知是何处的荒郊野岭。

凡间又已到深夜,古庭倘若顺利,此刻应该快有救援赶到了。

扶苍不敢大意,将纯钧握在手中,御风曲折前行,方绕过一座孤崖,却听崖顶有人“咦”了一声,声音温柔而甜蜜,甚至有些耳熟。

他用眼角余光望去,只见那孤崖上建了一座玲珑竹亭,本应在东海逍遥快活的少夷神君,此时此刻左手端着蓝玉酒杯,右手揽着一位美貌

女妖,斜斜倚在凉亭里,带着一分笑意,三分惊讶,愕然看着他。

“扶苍师弟?”少夷讶然轻呼,“你怎会在此?”

他身边那美貌女妖一听“扶苍”二字,竟蹦了起来,捂着胸口惊道:“天啊!他就是扶苍神君?!”

扶苍不禁默然,扭头看看少夷,他有些无奈地摊开手,轻笑:“不错,他就是那个扶苍神君。宁婴你且淡定些,莫要太激动。扶苍师弟,请过来一叙。”

扶苍眉梢轻扬,微一思索,开口道:“……那就叨扰少夷师兄了。”

他轻轻一跃,纵身落至竹亭中,少夷身边那位女妖又是一声惊叫,粉面通红,捂住脸只管盯着他使劲看。

少夷笑着将酒壶朝她手里一塞,悠然道:“宁婴,不如你来斟酒?”

扶苍掩住蓝玉杯,淡道:“我不擅饮酒,不劳公主操持。”

少夷支颐浅笑:“看不出扶苍师弟的眼力竟如此犀利。宁婴,你看看,他已经看出你是上古十八族之一的公主啦,这下你开心了罢?”

被称作宁婴的女妖粉面嫣红,上前一步盈盈下拜,腻声道:“扶苍神君,我是玉鼠大君的四女,我叫宁婴。早就听闻神君典则俊雅,芳兰竟体,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第三十四章 神君风流

原来方才所见的地宫是玉鼠大君的住处,有上古妖族在此处盘踞,那只鲶鱼妖只怕不敢轻举妄动。

扶苍颔首回礼,问道:“少夷师兄为何在此?”

少夷就着宁婴送到唇边的蓝玉杯喝了一口酒,笑道:“东海我有些腻了,便来下界看看宁婴,想不到竟与扶苍师弟偶遇。”

都说青阳氏的少夷神君风流倜傥,看样子他不单风流,胆子更有十分大,连上古妖族的公主也染指,还堂而皇之在别人家的头顶饮酒调情。

那叫宁婴的玉鼠公主坐在少夷怀中,一双妙目却死死盯着扶苍,因见他领口敞开,露出一半锁骨,她的目光又变得炽热,低低一笑。

扶苍面不改色收了收领口:“少夷师兄好雅兴。”

少夷看看他参差不齐的头发,还有衣服上乱七八糟的裂痕,不禁失笑:“扶苍师弟怎的如此狼狈?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扶苍正要说话,怀中的泥鳅大约是不喜欢亭中酒气,重重地打了个喷嚏,在衣服里面使劲挣扎,他怎么拦都没用,她硬是用力钻进他袖管,一阵乱爬,终于把脑袋从袖口里面探出来,又打了个打喷嚏。

少夷手里的蓝玉杯掉了下去,惊道:“小泥鳅?”

一旁的宁婴公主却遽然变色,急急退了好几步,面露惧意:“烛阴龙神?!”

她是玉鼠一族的妖,见到上界之龙便有本能的恐惧,更何况万龙之尊的烛阴龙神,当即化作一团阴风,呼啸着出了竹亭,幽幽开口:“少夷,我陪不得你了,你要记着常来看我。扶苍神君,下回再见,我愿与神君一同双修阴阳,任君采撷。”

下界女妖素来大胆直接,她甜甜一笑,阴风消散在半空。

少夷捡起蓝玉杯,拭去袖子上的酒痕,似笑非笑瞥了一眼扶苍:“你啊,一来便抢我风头。以后你得小心些,女妖可是很会痴缠的。”

说着他凑到近前,去看那只没精打采的小泥鳅,因见她脑袋上那两粒小龙角怪可爱的,他忍不住也要伸手去摸,扶苍轻轻拦住,低声道:“少夷师兄,她受伤了。”

“我知道她受伤了。”少夷只是笑,“不然怎么会现出龙身?看样子伤得不轻。你们到底遇到什么事?”

扶苍将经历简单说了一遍,少夷不禁吸了一口气:“意思是——那个会吃神族的鲶鱼妖……十分美貌?”

扶苍淡道:“不错,十分厉害。”

“比许多神女都好看?”

“比许多神族都厉害。”

“吃神族之前,还要先风流快活一番?”

“吃之前先用七煞大阵将神力夺取一空。”

少夷连连叹息:“为何我的功课不是这个?先生如此偏心!”

扶苍看了他几眼,道:“少夷师兄不必嗟叹,以师兄之诚心,何愁见不到她。”

“那再好不过。”少夷微微一笑,忽地出手如电,从他袖中将那只小泥鳅揪了出来,扯掉她右腿上的包扎,夹在两指间细细打量,一面笑道:“哎呀,伤在没长鳞片的地方,怪不得,可怜的小泥鳅,我看着都有些心疼了,帮你一把罢。”

他轻轻朝这只沉睡的小泥鳅吹了一口气,霎时间泥鳅的肚皮上泛起一片金光,很快,金光又隐没入心口,她右腿之上原本深可见骨的伤口竟瞬间愈合了一些。

不是说烛阴氏万法无用?扶苍心中暗惊,这是什么法子?

少夷将泥鳅放在掌中细看,方欲去摩挲她那两颗米粒般的龙角,却听“噗”一声,这条泥鳅瞬间又变成了人身,他一手接住,毫不客气便去解她腰带,指尖方触到她的衣服,对面的扶苍忽然又拦住了。

“少夷师兄。”他慢慢唤他一声,“看伤口不必解衣。”

少夷笑得无辜:“你说的是。”

他弯腰撩起玄乙的裙摆,很有分寸地只撩到膝盖位置,果然她右腿上三道深邃的拉伤已不再流血,外卷的皮肉甚至微微合拢起来。

素来听闻青阳氏与烛阴氏龃龉难解,想不到万法无用的烛阴氏在青阳氏的手上竟然颇为不同,扶苍百思不得其解,问道:“少夷师兄用的什么法子?”

少夷笑眯眯地放下裙摆:“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他把怀里的玄乙颠了一下,长叹:“这小泥鳅真沉,还冷冰冰的,给你抱罢。”

扶苍被他冷不丁把玄乙塞过来,急忙用手托住,重新替她将右腿包扎好,这龙公主还在沉睡,整张脸埋在他的外衣里,也不知何时能醒。

崖顶的风忽然大了起来,两位神君的衣摆被吹得飒飒作响,少夷独自喝完杯中酒,方欲再斟,壶内却已空了。他晃了晃酒壶,带了一丝微醺醉意,开口道:“那么,走罢?”

这才真真是色胆包天。

扶苍定睛望向夜色深处,他已经察觉到那只鲶鱼妖的妖气,因着这里是玉鼠大君的地宫之上,她也有所顾忌,不敢出手,若是离开这里,后果不堪设想。

他瞥了一眼少夷:“师兄怕是醉了。”

少夷笑道:“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若能得见乌江仙子玉容,即便把我吃了,那又如何?”

话音一落,乌江仙子甜腻婉转的声音便在亭内响起:“这位小神君才是真正知情知趣者,哪里像这个扶苍神君,把人家打伤了,到现在还疼得厉害。”

说罢,她清丽的身影似倾入清水中的墨,渐渐变得清晰,慵懒地斜倚在少夷身旁,含笑打量他,见他容貌俊美不输扶苍,她便伸出手去摸他的脸,柔声道:“你是谁?”

少夷伸手毫不客气揽住她的肩膀,另一手将她的下巴一抬,笑眯眯地低头端详片刻,反问:“你又是谁?”

乌江仙子嫣然一笑:“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少夷神君。你晓不晓得,下界有多少女妖为你相思刻骨呀?”

少夷声音温柔甜蜜:“原来我这样有名,那你愿不愿意做她们之一?”

乌江仙子嘻嘻一笑:“你们两个我都喜欢,那个烛阴氏的小公主我也喜欢得紧。怎么办?我一个都舍不得丢掉,不如你们一起随我来罢?”

她的双手骤然合拢在一处,两位神君只觉眼前光景瞬间变幻,竟一下又回到了江神府邸。

少夷也不禁微微变色,这只鲶鱼妖的修为居然如此深不可测,在玉鼠大君的地宫之上,她还真敢动手。

“扶苍神君离开时下了好重的手,把人家辛辛苦苦建好的七煞大阵都弄坏了。”乌江仙子幽幽叹息,飘然落在漆黑的地砖上,一面指了指自己身上,她赭色而贴身的长裙上有许多细小的裂口,也染了几滴血,“还打伤人家,真是好狠的心。”

她的目光流连在扶苍如冰似雪的面上,他恍若未闻,只用外衣将怀中熟睡的玄乙重新裹成肉虫,一只手抱着,另一手摘下了腰间的纯钧剑。

乌江仙子娇声道:“这样罢,扶苍神君,你把烛阴氏小公主交给我,你们两位小神君再陪我说说话,喝喝茶,我开心了便放你俩走,怎样?”

他还是不说话,倒是一旁的少夷沿着荒烟蔓草布满灰雾的江神府邸绕了一圈,背着手啧啧感慨:“仙子花容月貌,这江神府邸却打理得不甚好,荒芜萧索,仙子如何住得?”

第三十五章 洗耳恭听

他这样情真意切的抱怨,连乌江仙子一瞬间都感到一丝惭愧,低声道:“是我疏忽了……”

少夷慢悠悠地盘腿坐下去,指尖在冰冷的地砖上轻弹:“我帮仙子种些花草罢,看着也欢喜。”

他长袖一扫,霎时间满地葱郁,无数绵软青草自漆黑地砖下奋力钻出,不一会儿工夫便没至小腿。

乌江仙子还没来得及赞叹,却见他食指与拇指圈起放在唇边,轻轻呼出一口气,一股和暖的风拂遍江神府邸,那些青草仿佛受到鼓舞般,摇晃着身体,一朵朵艳丽的花苞自顶端现出,顷刻间,春蕾初盛,锦绣遍地。

“好漂亮……”乌江仙子喃喃,转头去看他,满面不思议,“不愧是叫万千红颜魂牵梦萦的少夷神君。”

少夷微微一笑,将手指一弹,下一刻无数花苞同时盛开,阴冷的江神府邸忽然之间变得炽热无比,每一朵花的花蕊竟都是一团鲜艳的凤凰涅槃之火。

乌江仙子的神色微妙地变了,他却伸个懒腰,闲闲支颐半卧于花丛,大喇喇地吩咐她:“美酒何在?愿与仙子共醉。”

乌江仙子眯起美目,柔声道:“请少夷神君稍候,这便来了。”

她莲足一动,轻轻踩在一团凤凰涅槃火上,那团火无声无息便灭了,她每走一步便踏灭一团火,不快不慢,款款走进不远的江神殿内。

少夷吁了一口气,蹙眉望向扶苍:“她这么厉害的?我打不过她,怎么

办?”

扶苍盘腿坐下去,把玄乙往腿上一放,语气冷淡:“少夷师兄得偿所愿,何以愁眉苦脸?”

他实在懒得责怪这位风流师兄自找麻烦,看他那么笃定,还以为有什么不得了的手段,他真是想太多了。

少夷长叹一声:“我不过入门早些,论年纪还不如你大,莫要再叫我师兄,我晓得你精通剑道身手一流,看看怎么想个法子脱身才是。”

要是能脱身他们早就跑了,扶苍缓缓摇头,不知这乌江仙子究竟用什么法子,不管他们跑多远,她总能不远不近追在后面。

少夷盯着他怀里的玄乙:“快把小泥鳅叫醒,论鬼点子她最多。”

扶苍索性用外衣把她的脑袋盖住,提醒他:“她受伤了。”

“这会儿该醒了。”少夷看着乌江仙子端了酒案又从江神殿内出来,不禁又叹了口气,“美则美矣,却教我胆战心寒。”

乌江仙子款款踏火走至近前,躬身放下酒案,缓缓笑道:“少夷神君在背后偷偷说人家坏话,这样可不好。”

说罢她翻过倒扣的四只水晶杯,满满斟了四杯酒,凤凰涅槃火的炽热烘烤下,酒气发散极快,浓烈甘醇,竟是神界有名的烈酒无上常融。

少夷两指捻起水晶杯,凝望其中清澈而碧绿的酒液,喃喃道:“仙子未免太过厉害,叫我不敢放肆。”

乌江仙子掩唇偷笑:“天底下的男人,无论人神妖魔,看起来都不大喜欢女子太过厉害,少夷神君这话,我早已听得耳痒。”

“哦?曾经也有上界神君与仙子这般饮酒笑谈过?”

乌江仙子以袖覆去半张脸,一口喝干杯中酒,方才道:“愿意与我这般说笑的,少夷神君是第二个。”

少夷只用指尖轻轻转动水晶杯,却不去饮,似闲话家常般笑道:“愿闻其详。”

她仿佛触动了什么心事,幽幽说道:“我已有许多年不曾与谁这样说过话,你这小神君倒很会讨人欢喜。我问你,我长得如何?修为如何?比之上界神女,又是如何?”

少夷一本正经端详她,赞道:“仙子器彩韶澈,长得比你美的神女,修为不如你;修为比你强的,长得又不如你。”

乌江仙子微微一笑:“可你们这些神君,最后还是会喜欢一个长相不如我,修为也不如我的神女。”

少夷愕然道:“是哪位神君这般没眼光?仙子莫恼,回头我替你出这口恶气。”

乌江仙子眸光流转,细声道:“这负心汉早已被我撕成碎片拆解下肚了。我头天吃他一部分,隔日再吃她一部分,叫他们互相看着,那场景倒是有趣得紧。”

少夷更加愕然:“不知他们究竟对仙子做了什么,竟叫仙子这般高洁的女妖使出如此酷烈手段?”

乌江仙子咯咯笑出声,面上酡红,轻轻推了他一把:“你的嘴真甜。好罢,我晓得你们在拖时间,想等上界救援,可惜除非你们先生这般的帝君下界,否则那些天兵天将我有何惧?我告诉你,有一天我救了一位上界的神君,他很感激我,陪我留在下界,成天说要报恩,可惜这知情知趣的神君见着一位神女就变心了,要和她成婚,还想回神界,我一气之下就把他们都捉来吃掉,神族的味道果然不错,比凡人好吃多了,从此我只爱吃神族,再也不想吃人了。”

扶苍见她这样笑语晏晏地说起这些残忍往事,不由皱起眉头。

细细回想她的言辞,她好似与白泽帝君有过一面之缘,对珠串的态度也十分执着……珠串?

扶苍忽然灵光一动,他自信逃跑过程中绝没有遗留半点蛛丝马迹,而这乌江仙子却始终阴魂不散,莫非,她在珠串上动了什么手脚?

他低头在玄乙怀中摸索,想要把珠串找出来细细查看,谁知手腕突然被玄乙使劲抓住,她的脸从层层叠叠的外衣里面扭过来,极其不友善地瞪了他一眼。

别碰我。她动了动嘴皮子,无声地警告他。

扶苍只觉消失已久的那股气又开始横在胸口,他面无表情看着她,声音淡漠:"你醒了。"

不知何时醒的,看上去她似乎还打算继续装睡。

玄乙正要警告他别发声,谁知那凤凰涅槃火把无上常融酒的酒气烤得四处泛滥,她猛然吸上一口气,立即打了几十个喷嚏,不得不懊丧地坐了起来。

方才乌江仙子妖力震荡将他们拖进江神府邸,她就已经醒了,看着情况不对,她原本想装睡到底的,可恨这鱼妖居然准备什么无上常融酒,真是的!

乌江仙子朝她讥诮地瞥了一眼:"小公主既然醒了,何苦憋着气儿装睡?酒我已经替你斟好,公主还请给几分薄面饮了它。"

玄乙冷冷"嗯"了一声,翻身从扶苍腿上下来,足离了数尺远,这才整理衣裳头发,优雅地端坐火焰花丛中,开口道:"多谢仙子盛情,不过我素来喝不得酒。我倒是对那位容貌不如仙子,修为也不如仙子的神女颇为

好奇,左右无事,我们都已是仙子盘中餐,仙子何不解我心中疑惑呢?我洗耳恭听。”

第三十六章 千钧一发

乌江仙子自斟自饮,又喝了一杯酒,方才冷笑:“本来看你是烛阴氏,倒要礼让三分,谁知你这般无用。小公主,腿疼不疼?好教你知道,就算你不惧五行阴阳,也躲不过我的十万妖毒软刺,它们只要沾了你的血肉,你一辈子也别想把它们弄出来。只要我想,你这条右腿便废了。哼!什么烛阴氏!什么神女!不过如此!”

她将水晶杯重重放回案上,玄乙的身体忽然微微抖了一下,面无表情地揭开裙摆,却见已不再流血的伤处竟再一次崩裂开,剧痛让她额上满是冷汗。

玄乙看了一会儿伤,又把裙子盖回去,神色柔倦,缓缓道:“仙子果然手段了得,不过我还在洗耳恭听,请仙子解惑,那个神女是谁?”

乌江仙子冷冷盯着她:“你似乎对自己的聪明非常有自信,既然你要拖时间,我陪你拖。你小小年纪,有什么资格向我问话?应当我问你才对!”

玄乙笑了笑,不以为意:“也好,仙子有何疑问?”

乌江仙子犹如猫戏耗子般打量她:“你猜猜看,这一路你们明明逃得很快,躲得很远,我是怎么追上你们的?猜不出的话,我便要吃掉你的右腿。”

玄乙从怀中取出珍珠串,淡道:“问题怕是在这珠串上,方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先生开辟天然之道,讲究三生万物,故而身边诸般物品都是以三为倍,我数了数珠串,却有三十四粒,只怕里面有一粒是仙子造的赝品。不过我神力微薄,却看不出哪一粒是假的。”

乌江仙子万万想不到她竟真说对了,一时反倒无话。

玄乙道:“现在我可以洗耳恭听了吗?仙子。”

乌江仙子看着她平静无波的双眼,即便她右腿鲜血淋漓,她还是维持了烛阴氏的优雅,坐得端正,丝毫不受伤势的影响。

乌江仙子猫戏耗子般的神色渐渐收敛,正色道:“小公主确实冰雪聪明,叫我很是佩服。好,我告诉你。我曾有一个亲生妹妹,两万年前我和她不过是乌江中两条小小的鱼妖,那天你们先生路过乌江,遗落了珠串,将妹妹砸死。他告诉我,妹妹本应投生为乌江江神之女,不过错投了妖胎,所以他赶在妹妹五千岁时遗落珠串将她摄走,重新投了神胎,并将珠串留给我作为表记,将来妹妹长大知事,我与她还可相认。”

两万年前?三位天神心底都是暗暗吃惊,从她所言,妖族修得人身花费数千年,再加上两万年修行,怪不得神界没有她的记录,她离十万岁还差了太多。

玄乙愕然用袖子捂住唇,佩服地上下打量她:“做妖族竟这般轻松?两万年就比我们几十万岁的神君还厉害,我竟有些羡慕了。”

乌江仙子娇笑起来:“你这狡猾的小公主,想套我的话?你年纪这么小,却生得太过聪明,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我既已得罪烛阴氏,索性就得罪个彻底罢!”

她的指甲忽然长了数寸长,根根尖利似刀,竟是说动手就动手,毫无预警便朝玄乙的心口挖去,“叮”一声脆响,刀一般的指甲撞在突然阻挡的纯钧剑上,她的指甲瞬间断了数根,而扶苍也被她的大力撞得倒退数步,指骨剧痛无比,险些握不住纯钧。

乌江仙子冷笑一声:“扶苍神君,你再护着她,我连你一起杀。”

她化作一股阴风,直扑过来,又抓向玄乙,谁知身后忽然一热,少夷长

臂将她抱住,指尖托了一朵凤凰涅槃火焰花送到她面前,柔声道:“仙子,我不爱看美貌女子打打杀杀,咱们好好喝酒聊天,莫要动手。”

乌江仙子徒手捏住那团凤凰涅槃火,“卒”一下就掐灭了,她似笑非笑:“你们二位神君为了小公主花招百出,真是煞费苦心,可惜,我偏要杀她!”

少夷叹了口气,他今天叹气的次数比往常一年叹气的次数还多:“小泥鳅,师兄若是自己跑掉,你不会怪我罢?”

玄乙一本正经看着他:“会,少夷师兄若跑了,我在仙子的肚子里也要诅咒你这辈子再也碰不到一个神女。”

少夷苦笑:“你好可怕。”

怀里的乌江仙子把身子一扭,又要去捉玄乙,他只得把胳膊一弯,重新抱住,下巴贴在她肩窝上,低声道:“仙子就当为了我,且歇歇。”

乌江仙子不答,两指朝他眼睛戳去,少夷偏头让过,只觉怀中的身体妖力震荡,强横无比,他的胳膊再也抱不住她,被震了开来,好在对面的玄乙已经被扶苍像提米袋似的提在了手上,避过乌江仙子的一击。

“你……”扶苍看了看面色铁青的乌江仙子,想了想,还有点犹豫:“你嚼食天神,莫非是为了逼迫白泽帝君下界看你?”

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问题?!玄乙和少夷面色瞬间变得十分古怪。

乌江仙子显然也大受打击,露出满脸嫌弃的神情:“白泽帝君?一付长不大的怪样,我怎会看上他!”

话音未落,却见寒光一闪,纯钧犹如银龙般朝自己刺来,被这天之宝剑近身,令她感到本能的惊悚,急急退了数丈。扶苍又像扔米袋似的把玄乙朝少夷身上一扔,握紧纯钧追上,没有碍事的龙公主在旁边,他百无

禁忌,念动真言,点在乌江仙子肩头,她方才被他的话大大刺激了一下,妖力竟有些涣散,身体不由自主朝右倒下,只听他似松了口气似的说道:“那就好。”

纯钧的寒光朝她面上刺来,快到极致,她被真言束缚,只得偏头闪避,下一刻便觉左眼中一凉,以她这般妖力横贯刀枪不入的身躯,竟被纯钧刺伤了左眼。

她痛得厉吼一声,身上的赭色衣裙立时化为碎片,巨大的风和妖云在这小小的江神府邸内呼啸肆卷,她现出庞大的妖身,无声地向地下三个神族嘶吼,巨口内满嘴密密麻麻的钢牙,比他们大腿还粗。

少夷抱着玄乙退了数步,失笑道:“原来是这般模样,看着怪吓人的。”

眼看那条巨大的鱼尾要拍下来,这一拍之力,加上她磅礴可怕的妖力,只怕整个江神府邸都会化为齑粉,更遑论他们三个小神族。

扶苍疾退去大门边,方欲将大门再次劈开,却听玄乙笑道:“仙子,看这里。”

她抬起手,指尖捏着那串珍珠晃了晃,乌江仙子登时明白珠串还在这小公主的手里,恨得厉声道:“还给我!”

玄乙悠然道:“这珠串仙子留了这么多年,还特意摄来无数神明养护,应该对你很重要罢?唉,都是为了这破珠串,看着就来气,且看我把它冻成冰捏碎。”

乌江仙子登时大怒:“你敢?!”

玄乙讥诮道:“我都要被你杀了,还有什么不敢的?”

她掌中团团寒气涌现,顷刻间便将三十四粒珍珠冻成了冰坨,五根

纤细的手指微微合拢,似乎马上就要把它们捏碎。

乌江仙子再也想不到她出这种花招,心神激荡下,妖力再也无法凝聚,散去妖相现出人身,只怒吼:“你好大的胆子!”

却听头顶传来一个陌生而浑厚的天神之声:“不错,你好大的胆子!”

紧跟着巨大的雷光劈落,瞬间将这座砂粒中的江神府邸劈开,满地火焰之花翻滚残乱,这布满迷雾的虚空世界犹如蛋壳般碎裂,光影瞬息万变,一眨眼他们便回到了乌江之底。

第三十七章 鱼妖凶猛

乌江仙子动如脱兔,迅速闪过两道劈下的雷光,下一刻万道雷光倾泻而来,似鸟笼般将她锁在其中,夜游神与纠察灵官们不知何时也已现出身形,无数根捆妖索如箭一般射出,把她从头到脚捆了个结结实实。

那陌生而浑厚的天神之声又一次炸开:“被困的几位还不快快远离!”

说罢,一个金甲天神自云端现身,正是神界战将之一雷泽神君,他放出万道雷光将乌江仙子困住,然而她竟好似全然不惧,身上缠绕着捆妖索,却仍在雷光笼中左冲右突,雷泽神君面色显得十分凝重。

“走。”扶苍御风疾飞而起,一回头却发现少夷抱着玄乙正愣在原地,他只得落回去,问道:“怎么了?”

少夷苦笑道:“这小泥鳅好沉,我飞不动,你来罢。”

沉?扶苍将玄乙一把拽入怀中,神力提拽千万斤都不在话下,何况她的人身比一片羽毛也重不到哪里去,他为何觉得沉?

眼看这江神府邸将成齑粉,两位神君急忙御风远离,没飞一会儿,玄乙把脑袋从扶苍的肩膀上面伸出来,不大愉快地瞪着少夷:“少夷师兄,你未免太柔脆了些,我哪里沉?”

这种时候她还纠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扶苍把她脑袋一推,冷道:“别乱动。”

玄乙板下脸,不搭理他。

她的伤口方才又崩裂了,扶苍正要说话,却听后面乌江仙子长声高

叫,一股毛骨悚然的妖力似海潮般震荡开,三位小天神骇然扭头,便见那妙龄少女般的乌江仙子又一次现出鱼妖原身,与雷泽神君鏖战不止,先前用捆妖索捆住鱼妖的夜游神和纠察灵官们都已被甩得老远,捆妖索裂成了碎片,而雷泽神君的电光似乎对她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巨大,不知为何,她竟是越战越勇,雷泽神君被她逼得连连后退,身上也不知挂了多少伤。

突然间,鲶鱼巨妖的长须无声无息地朝他们这里刷了过来,她的怒吼声也响起:“珠串还我!”

竟连神界战将也对付不了她!三位小天神面色巨变,扶苍与少夷将神力震荡到极致,朝南天门方向疾驰而去,鲶鱼妖紧紧追在后面,寸步不让。

“珠串给她!”扶苍急急开口,一把从玄乙手里抢过珠串,反手用力抛出,刚好落在鲶鱼巨妖的脊背上,她追逐的势头终于缓了一缓。

便在此时,扶苍的坐骑九头青狮自云层后一跃而出,狮背上坐了两个天神,正是古庭与芷兮,看样子他们是刚刚才从南天门赶来,见着三个狼狈逃窜的同窗,少夷也在其中,古庭不由愣了一下,跟着急忙伸手将他们拽上狮背,一面急道:“你们没事罢?!好在我赶回南天门刚巧遇到雷泽神君带着部下在交接……”

话音未落,却见那只巨大的鲶鱼妖长尾一甩,眨眼就近在咫尺,对着九头狮张开血盆大口咬下来,只听“咔”一声巨响,鲶鱼妖密密麻麻的利齿咬在一块凭空出现的巨大玉石镇纸上,霎时间崩断无数根牙,痛得她嘶声大吼。

随后数道寒光袭来,势如破竹般刺入鱼妖的脊背,根根交错,将其背骨卡住,她又是一声大叫,巨大的鱼身顷刻间散去,现出人身,狼狈地伏在玉石镇纸上,背上不多不少,插了四根碧玉发簪,卡在脊椎之内,令她无法动作。

早已吓僵的九头狮当即软了下去,无论扶苍怎么呼喝,它的十八只眼睛只管默默流泪,一动也不敢动了。

自后面辛苦追上的雷泽神君见到这一幕,到底松了口气,抱拳遥向高空行礼,恭敬称道:“原来是白泽帝君驾到,若非帝君出手,后果不堪设想。”

罪魁祸首来了!小天神们含怒带怨地抬头,连古庭都没什么好脸色,方才那阵势,足够他几百年睡不好觉。

很快,白泽帝君小小的身影出现在视界里。这次他是单独来的,服饰齐整,神情肃然,与上回打发飞廉神君时的随意可谓天差地别。

他先停在九头狮附近,眼见古庭他们无恙,微微松了口气,再见弟子们都瞪着自己,既不行礼也不请安,素来喜欢把弟子当仆从使唤的白泽帝君难免有点心虚。

他厚着脸皮先不去理弟子们,将手一抬,莹白的珠串便款款飞至他掌心,他垂头看了半日,喟然道:“想不到啊,本是一桩美事,却弄到如今这步田地。”

他缓缓飞去乌江仙子对面,她一言不发,只是用尽全力仰头,左眼中鲜血汩汩而下,她便用右眼死死盯着他,眼中满是不屑。

白泽帝君神情似悲悯,似冷酷,隔了片刻,低声道:“当年本座窥得天机,乌江江神将有一女出世,却错投了妖胎,成了你妹妹。令妹不过是个假躯壳,五千岁时注定殒命,是以本座在她五千岁时遗落珠串毁去她的妖身,令她重新结成神胎,更留下珠串为证,待江神之女知事后,你姐妹尚有重逢之日。可惜……江神一家都已命丧你手。”

乌江仙子经过一场鏖战,发髻凌乱,清丽的面上满是血迹,她吃吃笑了两声,道:“妹子孱弱,连独自捕食都做不到,修行全靠我相帮,论天分论素质,我比妹妹强了无数,凭什么你一句话她却成了神女,而我继续缩在

江底泥沙里做见不得光的妖族?白泽老儿,你莫非有眼无珠,看不出我比妹妹厉害无数吗?!”

白泽帝君淡道:“厉不厉害,你都是妖,擅自干涉神之道便是重罪,何况你嚼食神族,更是罪不可赦。”

她森然道:“你说这么多,不过是想杀我!你杀罢!我早就不想活了!死之前吃了那么多神族,我也值了!”

白泽帝君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两只手背过去,说道:“这些年你挟持过往神明,山神土地也为你所迫不敢出声,乌江年年泛滥,淹死无数凡人,你——现在和本座说早就不想活?”

乌江仙子面上露出一丝鄙夷之色,冷笑一声:“从你说妹妹本应是神女那一刻起,我便不想活了。天下神职本该能者胜任,她孱弱而无能,何以胜任江神?!世间竟有这样的道理!你分明是弄错了人,却不肯承认!”

白泽帝君低低笑了两声:“数千年前乌江江神曾寄了张喜帖给本座,应当是江神之女与西海龙神八龙子的婚宴,可惜本座当年有事在身,未能前往。今次派遣弟子下界取回珠串,一则令他们体会下界众生之态,二则也有探望你们姐妹的意思。想不到婚宴最终没办成,弄到如今这般局面。西海龙神子女众多,八龙子数千年不归倒也没掀起什么风浪,才叫你得意了这许久。”

第三十八章 其毒大苦

乌江仙子左眼内的鲜血缓缓流下,好似流了一行血泪,她先前近乎疯狂的语气忽然变得低沉阴冷:“八龙子有眼无珠,我不怪他,只是我对他很失望,他配不上我的喜欢。”

她原本多么骄傲而天才,容姿艳丽,修为高强,裙下之臣无数。只是两万年前坠落的一串珍珠,将她的前尘过往都砸个粉碎。她的美与强,什么都不是,只要上界青睐,孱弱到连人身都维持不了多久的妹子却可以跃过龙门成为神祇。

不过,那也不算什么,世间众生万态,做妖自有做妖的好处,妹子投生成了江神之女,还是孱弱依旧,往往还要她带上珠串相助,与往常有何分别?

可是啊,八龙子……八龙子啊……

他选了妹子,那还是不算什么,只不过又一次让她心冷。她所有向往的、期盼的,在自己搏命以求都得不到的时候,那个什么都不如她的妹妹却轻而易举得到了。

她时常想起幼年的时候,母亲督促她们修行:要变得又厉害又漂亮才行。

她问为什么,母亲说:这样才不会被欺负,这样才能得到更多。

这是个弥天大谎,她被骗了那么多年。江神府邸因为她的数场哭闹,已不许她进去,大婚的那天,她窝在冰冷的河沙里面听见那虚空世界中的丝竹乐声,她想了很多,终于想到心底一点声音都没有,化为彻底的死寂。

“他配不上我。”乌江仙子缓缓重复,“而这江神,我也不稀罕!”

白泽帝君掌心托着珠串,垂睫又看了一眼,淡道:“既然如此,为何将八龙子与令妹的尸骨合在一处放在珠串内以神力养护?本座的珠串原本只有三十三粒。”

她恨恨地想要起身,奈何脊椎为碧玉簪卡住,动也不能动,浑身一阵乱战,又颓然倒了回去。

“珠串还我!”她恨恨地嘶吼。

白泽帝君道:“你太过偏执,因为你比令妹美貌而强,八龙子就该喜欢你?江神便该给你做?世间竟有这样的道理?”

“白泽老儿,你未免把我看得太轻!”她目光阴森,“两万年前我问过你,今天我还是要问你——我的天赋究竟比妹妹如何?”

白泽帝君思索半日,淡道:“你确实天赋上乘。”

“那为什么?!”她右眼血红,几乎也要滴出血来。

白泽帝君缓缓道:“这世间有太多为什么都没有答案,为何你是鲶鱼妖,而不是鲤鱼妖?为何本座是白泽帝君,而不是钟山帝君?万千神职自然是能者胜任,令妹一万岁便陨灭在你手上,倘若活着,你怎知她做不好这江神?你杀了江神一家,令乌江江水泛滥,淹死上千凡人,他们的为什么,你如何回答?”

鲶鱼妖冷笑数声:“蝼蚁般的凡人,就当是我的陪葬好了!就像你把我们当做蝼蚁一样!”

白泽帝君冷道:“既然你说本座视你如蝼蚁,那么你可曾见过苍天对蝼蚁有过回应?看来本座不该回你,直接踩死就是。”

他伸出两根手指,做出捏死虫子的姿势,便听乌江仙子惨叫一声,又

是一阵乱战。

他神色淡漠,又道:“即便你天赋上乘,两万年修到如今这般本领,还是太过异常,依本座看,你只怕是堕了魔道。你犯下的大罪有其三,一为杀害天神,二为篡夺神职,三为吸食魔煞之气以致修为大增。其余小罪,便由刑部诸神替你撰写罢。”

雷泽神君吩咐部下将乌江仙子架起送往南天门,一面犹豫道:“白泽帝君,莫非她真的堕入魔道?”

妖族修行自有门道,然而以她这般突飞猛进的修为,大约也只有堕入魔道一种解释。距离上次共工大君撞破天柱已有许多年,下界极少再现魔族,不知这鲶鱼妖从哪里能够吸食魔煞之气。

白泽帝君沉吟片刻:“将她关入第十六层天牢,请刑部诸神审问,此事蹊跷,暂时不要传出去。”

雷泽神君神色肃然,躬身正欲告退,却听乌江仙子沉沉笑了两声,幽幽开口:“你们想拷打我,撬出我的话?想都别想!”

她的嘴忽然张开,一团赤红跳动的妖族内丹被吐出来,悬在半空不停打转,她用牙咬住内丹,狠狠一口将其咬碎,霎时间飓风肆卷,如无形海潮般的破碎妖力汹涌而至,吹起了诸神的长衣。

白泽帝君面沉如水,双手一抬,放出一道无形屏障,将一切内丹破碎的波动挡在外面。

乌江仙子的身体渐渐缩成一只小小的光团,她似笑似叹:“白泽帝君,你说得对,世间有太多的为什么都没有答案。今日死在这里,是我命里该绝,无可奈何!上界一群碌碌之辈,不过好运投了个神胎成了天神,便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正如你现在站着,我却要死了,并非我不如你,只是这天道太不公!可惜,烛阴氏的血肉最终也没尝到滋味……”

她还想着要吃烛阴氏。玄乙把受伤的右腿缩了缩,经此一事,她决定鳞片不长满再也不下界了,谁说都没用!

芷兮在后面轻道:“她……她好可怜……”

古庭亦叹息不止:“她说的或许也有道理,我等碌碌无为,实在是枉为神族。”

少夷柔声道:“我怎么不觉得自己碌碌无为?她不过是个因爱生恨的鲶鱼妖罢了,似这样的愚蠢偏执,如何做兢兢业业掌管天地规则的天神?古庭师兄芷兮师姐何必妄自菲薄。”

古庭看了他一眼,默然不语,自南花园那件事之后,他与少夷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芷兮皱眉道:“你这话说的太刻薄,她都死了,何必这样?”

少夷微微一笑,不与她争辩,只回头轻轻掐了掐玄乙的脸颊,微有嗔意:“小泥鳅,下回不许说那么狠毒的诅咒,不然我可生气了。”

玄乙奇道:“哦?是说一辈子都碰不到神女……”

她还没说完,少夷便气得又掐一把:“闭嘴罢!你这张嘴,生得真坏!”

他回头看了看白泽帝君,帝君正弯腰将乌江仙子的尸身捡起,她内丹破裂,妖力散尽,死后尸体只是一尾一尺来长的灰色鲶鱼。

“我先走了。”少夷在玄乙的脑袋上摸了摸,“小泥鳅,今天我救了你一回,以后可别忘了报恩。”

不等她应声,他的长袖似一双翅膀扬起,纵身跳下狮背,眨眼便飞了老远。

第三十九章 君子之歉

救她?他那半开玩笑胡闹似的行径,也叫救?

玄乙用袖子拭去额上冷汗,右腿上的伤口真是疼死她了,她活了这么大,还没吃过这种苦头,此刻憋了一肚子怨气,一会儿气扶苍拉自己下水,一会儿气齐南和白泽帝君逼自己下界,一会儿又气那只鲶鱼妖太凶残,不过她已经死了,再气她也没什么意义。

鲶鱼妖灰色的尸体被白泽帝君交给雷泽神君,芷兮心中不忍,不想再看下去,她本想问少夷为何也会在此,可是回头一看,古庭脸色难看,玄乙闭眼装睡,扶苍头发凌乱浑身是血,她只得把少夷的事丢在脑后。

“我今日刚巧前往南天门,见着古庭师弟骑了九头狮惊慌失措地闯进来,听说你们在下界遇到厉害的妖族,真是吃惊不小,想不到乌江里竟有这么厉害的妖,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扶苍师弟,你的头发,你身上这些血……”

芷兮有心关怀,奈何这位扶苍神君素日里寡言少语,即便在古庭面前也极少高谈阔论,与她更是只言片语,上回因为飞廉神君的事,她情急之下关心太过,反倒碰了一鼻子灰,如今便只能竭力让自己看上去显得不那么过于关切。

扶苍缓缓摇头:“我没有受伤,不劳烦师姐。”

他转过身去,扯下了束发的丝带,将参差不齐的头发重新挽好,随后却毫不客气撩起玄乙的裙摆——撩裙摆?!

芷兮惊呆了,待见到玄乙鲜血淋漓的右腿,她更是惊得差点跳起来。

“你流了这么多血!”

她扑过来便要查看伤口,玄乙将腿一缩:“不用管我。”

“什么叫不用管!”

芷兮皱眉看着扶苍不大优雅地把她裙摆掀起,解开缠绕在伤处的袖子,再将玄乙的衬裤一点一点卷起,她右边的小腿上狰狞的伤口立即暴露出来。

芷兮面色发白,一面放出术法替她治愈,一面急道:“不是说烛阴氏全身上下遍布龙鳞,非但不惧五行术法,也不惧神兵利器吗?你、你怎么伤成这样!”

她才九千多岁,龙鳞哪里就长到腿上了?玄乙叹了口气,按住芷兮施法的手,淡道:“不用再试,芷兮师姐把你的披帛借我用用倒是很好的。”

……她忘了烛阴氏万法无用,术法伤不到他们,自然也救不了他们。芷兮默然拉下披帛递给扶苍,他接过来,却先不用,念动真言唤来些微雨露,将玄乙血淋淋的右腿细细清洗了一下,又低头仔细查看。

之前在玉鼠大君的地宫之上,少夷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已让伤口稍稍痊愈,可如今伤口不但再度崩裂,更比之前受创更重了许多。乌江仙子说的十万妖毒软刺只怕不是双眼能见到的东西,只能以神力试探取出,奈何烛阴氏又万法无用……

扶苍沉吟良久,久到玄乙又要绷不住打算出手肉搏,他方才用披帛紧紧缠好伤处。抬头见她不友善的目光与欲举起的手,他把裙摆一放,回给她一个同样不友善的眼神,这个龙公主,做神女的时候怎么就这么可恶。

芷兮在一旁急得团团转,连声道:“这可怎么办?放着不管吗?疼吗?”

玄乙笑眯眯地看着她:“师姐心疼啦?”

芷兮狠狠瞪她一眼:“受了伤还这样顽劣!我不是心疼,我是内疚!谁心疼你!”

玄乙娇声道:“内疚的话,帮我把那个叫扶苍的混蛋揍一顿。”

芷兮无奈地絮叨:“什么时候了还斗这些气,都消停些罢!”

扶苍的目光从玄乙身上收回,她半张脸埋在柔软的狮毛里面,一双眼睛露出来,一直杀气腾腾地怒视自己。

果然还是泥鳅更讨喜点。

对面的雷泽神君及其部下已将鲶鱼妖的尸首带回神界交差,白泽帝君将碧玉簪放在手中看了片刻,长长出了口气,这才扭头望向自己狼狈的弟子们。

本以为这趟下界取珠串是个最悠闲轻松的功课,想不到出了这桩大差池,最糟糕的偏偏是那个烛阴氏的小鬼头受了伤,他们这一族体质诡异,一旦受伤则万法无用,只能等着自己痊愈,这要怎么跟钟山帝君交代?小丫头来拜师,没几个月就伤的鲜血淋漓——他觉得那块宝贝龙鳞快要保不住了。

跟了他多年的古庭和芷兮一眼就看穿了他那点小心思,芷兮撇嘴低声道:“先生这会儿肯定想着龙鳞,也不说来看看公主的伤势!真是……”

她素来对白泽帝君敬重无比,即便他有那些微不足道的小缺陷,也是白璧微瑕,无伤大雅,结果这次派扶苍他们出来做苦力,他们差点命都没了,这节骨眼上他居然还念着龙鳞,实在太过分。

白泽帝君带着一丝心虚的笑凑过来,干咳一声:“玄乙,你的伤……”

玄乙的声音很平淡:“我没事,先生不必担心。”

他只得转向扶苍:“扶苍,你的伤……”

扶苍也十分平静——平静地摇头,连一个字都不说。

帝君只好继续转向古庭和芷兮,见这两个素日里最听话的弟子都不搭理自己,他唯有叹息着摸了摸九头青狮最大的那颗脑袋,充满怜爱:“这九头狮吓得不轻,可怜见的。”

狮背上的弟子们依旧毫无反应,古庭倒是突然灵光一动似的,道:“我家中有三十三天之上青玄大帝炼制的一粒丹药,凡人吃了长生不老,白骨生肉,想来对公主的伤势亦有帮助。”

芷兮摇头:“丹药都须借助五行之力炼制,怕是无用。不管怎么说,先把玄乙公主送回钟山罢,她的伤太重,不好在下界多停留。”

古庭恍然大悟:“不错!走罢,赶紧送公主回去!”

说罢他们起身朝白泽帝君没什么诚意地行礼,一面道:“弟子告退。”

玄乙还来不及反对,就被按着强行带回南天门。

白泽帝君缓缓收回手,落寞地垂下了脑袋。这偌大的苍穹,刚才还热热闹闹,眨眼就剩他独个儿在这里发愣,他可是连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赶来救他们啊,怎么忍心将他丢这里茕茕孑立?

*

九头狮在云海中穿梭,神界清朗的风拂面而过,从浊气翻滚的下界回到神界,让几位小天神都感到精神一振。

“玄乙公主。”古庭突然低低唤了一声。

什么?玄乙把脸从柔软的狮毛里抬起来。

古庭犹豫了一下,正色道:“我……要向你道歉,我被偏见蒙蔽,证明我修行不足,先生的仁雅度并不是我昔日追求的那些表面,是我浅薄了。当日在南花园中说的都是气话,请你莫要介怀。”

还有这次下界,他身为师兄,本该护在师弟师妹身前,谁知到最后逃命的是自己,反而叫扶苍跟玄乙受了那么大的罪,他又是惭愧又是难过,正欲斟酌言辞继续道歉,却听玄乙轻轻笑了一声。

“帮我把扶苍揍一顿就行了。”她慢悠悠地回答。

……她对扶苍到底有多大的怨气?

古庭无奈地望向芷兮和扶苍,他俩一个苦笑,一个像是根本没注意这边。

唉,这两个莫名其妙的冤家,随他俩去吧,随便斗得你死我活,他再也不管了。

第四十章 心之救赎

天色渐渐暗沉,不一会儿,细细碎碎的雪花飘落在狮背上,芷兮愕然抬头,这会儿才午时不到罢?为何天就黑了?

而且为什么这么冷?即便如今是暮冬时节,可越往前飞越觉阴寒彻骨,绝非时气所致,九头狮面上已结了厚厚一层冰霜,芷兮也不禁打了个寒颤,一旁的古庭面色同样不怎么好看。

再过片刻,九头狮终于打了个哆嗦,再也不敢往前飞。芷兮用袖子捂住头脸,前方是浓黑不见五指的深邃黑暗,碗大的雪花密密麻麻地砸下来,几乎睁不开眼,以他们的天神之躯,也吃不消这种刺骨阴寒——这就是玄乙公主的家?还没到钟山就这样?

古庭在巨大的风雪中高声道:“没法再往前了!不然都要受伤!怎么办?”

扶苍垂头望向玄乙,她又陷入了沉睡,身下的狮毛已被神血打湿,结成一片片的赤色寒冰。

烛阴氏一受伤就无法控制神力外溢,受伤越重,神力外溢也越重,看着远处狂风暴雪,万里封冰的景象,他想起数千年前有传言是钟山帝君灭了桐山一族,而自那之后,帝君便再也没离开过钟山长生殿——只怕这位帝君受创不轻。

他俯身将玄乙抱起,开口道:“我让小九送你们回去。”

说罢他纵身一跃,消失在漆黑而狂虐的风雪中。

小九?那是谁?芷兮茫然,却听身下的九头青狮“嗷”地一叫,她方惊道:“这坐骑叫小九?”

这么……没气质的名字。

古庭牵着缰绳往回飞:“他自小就养了小九,小毛孩能想出什么好名字。他是华胥氏后裔,严寒酷暑天生奈何不得他,叫他送公主罢,这钟山我们怕是去不得。”

芷兮怔怔地望着翻滚的雪花,古庭的话她没听清。

在她心里迷恋了近万年的那个舞剑神君,清绝高旷,天下无双,而这位真正的扶苍神君和她心里想的那个,似乎完全不同。

他惜字如金,却不是她想的那种原因,他还会使各种阴坏,莫名其妙和玄乙斗气,无视礼仪直接去掀神女的裙摆。

她已经有点分不清,自己魂牵梦萦的,到底是那舞剑神君回雪长袖的清绝,还是已和自己做了同窗的扶苍神君。

*

扶苍迎着风雪疾驰,怀里的龙公主开始渐渐变得沉重而冰冷。

在他以为她又要现出龙身时,她忽然动了动,睁开眼,带着一种疏离的锐利,静静看着他。没一会儿,她高傲地仰起苍白的下巴,软绵绵地开口:“扶苍师兄,我在等你的赔罪。”

他眯起眼:“为何?”

“你对我做了许多无礼之事,华胥氏重礼清贵的名声被一介莽夫败光了。”

扶苍淡道:“烛阴氏骁勇善战的名声也被手无缚鸡之力者败光了。”

玄乙柔声道:“扶苍师兄,我现在只想叫你帮一个忙。”

“说。”

“可否将我放下,然后圆润的离开这里?”

扶苍低头瞥她一眼,这龙公主虚弱到面色苍白,声音低哑,还仰着头摆出不可一世的模样来,每一个靠近她的人内心都要惶惶,不知她给的是锋利如刀的讥讽,还是温柔似水的笑谈。

他用手把她仰起的脑袋毫不客气按回去,仿佛没听见她鼻梁撞在自己胸口上的痛叫,缓缓说道:“再说一个字,就把你扔回下界。”

她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拿他没有办法,这情况千真万确令他感到一种诡异而不可言说的愉悦,唯有痛快二字可以形容。

著名的烛阴龙神一脉,他们的小公主该是什么样,他并没有深想过。天帝牵线,他毫无波澜地去见了,三万多年来所来往者大多是身份高贵的神族,那个公主应当也是类似的温文尔雅,心地纯良,和气地聊几句便可以交差。

他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大大地错了。

顺遂的轨迹从花皇仙岛便开始歪曲,到现在一发不可收拾,藏在内心深处的恶意连他自己都有些吃惊,有时候真想把她掐碎,不过她变成泥鳅时却又讨喜得紧。

扶苍突然想叹气,拇指下意识地在她头顶上摩挲了两下,现在那里没有细小的龙角,她气得磨牙,也没发出吱吱的老鼠叫,他竟然有些想念那团冷冰冰又软绵绵的小泥鳅。

风雪越来越剧烈,忽然之间,一座巍峨雄伟的高山出现在眼前,横贯天地,幽深寂静,钟山到了。

山门前的神仆守卫远远望见自家小公主满身血地被一个年轻神君

抱过来,吓得登时乱成一团,待齐南急匆匆带了一大帮仆从女仙赶来时,山门前只站了一位白衣神君,衣服乱七八糟,身上东一块西一块染了许多血迹,他的领口敞开,大半的锁骨都露出来,看上去很不大像样子。

见到齐南,这位俊雅的神君面上掠过一丝隐晦的窘迫,捂着敞开的领口,声音魅惑而低柔:“齐南神官,华胥氏扶苍有礼了,我将贵公主送回。”

齐南已经震惊得呆在原地——扶苍神君?!公主在哪里?

然后,他眼睁睁看着扶苍神君从衣服里面揪出一条漆黑细小的泥鳅,齐南眼前一黑,差点受不了刺激晕过去。

他家的小公主!竟然现出了龙身!

后面的情况简直是一团乱,待仆从们小心翼翼用藤床把公主抬回紫府,齐南才想起应当招呼一下扶苍神君,再急急赶到山门前时,这位神君已经走了,他又是一顿捶胸顿足,然而到底还是更心忧公主的重伤,他吩咐守卫封闭山门,这才面色铁青地往长生殿匆匆行去。

*

玄乙在一片深邃的黑暗中醒来,令她安心的昏暗环绕四周,只有一点幽幽烛光在不远处轻轻跳动。

她缓缓出了口气,伤太重,她直接睡过去,没来得及嘱咐齐南莫要惊动父亲。

果然,钟山帝君沙哑的声音很快响起:“阿乙,你伤得很重,伤处还残留了妖毒软刺无法取出……你现在觉得如何?”

她想翻身坐起,可受创的身体并不允许她做这最平常的动作,她低声道:“父亲,我没事。”

钟山帝君定定看着女儿纤细的身体,因为受创过重,她先前甚至连龙身都现出,这是她第二次伤成这般模样,可恨下界那只鯰鱼妖已死,不然他有无数手段可以叫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更无奈的是,玄乙伤口内的妖毒软刺,唯有望舒神女的月华之精可以取出,可这位神女曾是太阴山龙神一脉,无数代下来始终被烛阴氏压了一头,他发出的邀帖犹如泥牛入海,她半点回音也不给。

他少不得要用点手段。

思及此,钟山帝君又道:“听说飞廉神君与你有过龃龉,阿乙,你想叫他怎样给你赔罪?”

烛阴氏从不求人,自有各种雷霆手段叫旁人屈服。

玄乙摇了摇头:“我不需要赔罪……父亲,这件事请不要告诉清晏。”

钟山帝君轻轻苦笑:“你怕影响他?”

玄乙合上眼,低声道:“烛阴之暗太过耗费神力,父亲收回罢,这点小伤,不必大动干戈。”

他不由一怔,心中也不知是苦涩还是喜悦,与他虚以委蛇这么多年的女儿,还是知道心疼他的。他心底有无数感慨,这么多年,阿翠的陨灭,他狂怒之下耗尽的神力,清晏的愤恨,玄乙的漠然……他每天都在想着这些,却已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让他眼眶剧烈刺痛。

这漫无边际毁天灭地的后悔,都因她的一句话得到了些许的救赎。

第四十一章 怨气难消

玄乙半卧在柔软舒适的藤床上,左边放了一白玉盒的蜜饯,右边放着先生给的册子,吃一颗蜜饯看几页册子,厚厚的册子已经快被她翻完了。

抬着藤床的神仆们忽然停下脚步,女仙提醒她:“公主,龙眠谷到了。”

她合上册子,将嘴里的梅核儿优雅吐出,抬眼朝前望去——他们正立在一座峭壁之上,所谓龙眠谷,是钟山一处凹陷的深渊,其下地火喷涌,炽热惊人。当然,这对无惧五行阴阳的真正烛阴氏来说毫无作用,所以龙眠谷一般是用来责罚犯错神官的。

玄乙提了一口气,把手拢在唇边,高声叫道:“齐南!快上来!齐南!”

连叫了五六声,崖底终于飞上来一个身影,正是齐南,他满头大汗,面色如雪,见着公主便露出自惭后悔的神情,眼眶一红。

玄乙不等他说话,便笑道:“齐南,你要是敢哭,我就把你胡子揪下来。”

她摆摆手,令神仆与女仙都退开,这才笑眯眯地朝他伸手:“齐南快过来,你一声不吭跑来这鬼地方待了三天,我的伤也没好上半点,你就别做这没意义的事了。”

她不提伤还好,一提起,齐南又要老泪纵横:“我不该逼着公主下界。”

公主自小到大,都是被捧在手心里呵护,谁知这次下界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妖伤成这样,早知如此,他宁可看公主骑天帝脖子上拔胡须,也不

会叫她下界做那什么鬼功课。

“下都下了,说这些好烦。”玄乙揭开裙摆,摸了摸包裹白布的右腿,半个时辰前才换的新白布,又已经被神血染得一块块血迹,“为什么这伤口总好不了?是那个妖毒软刺的缘故吗?”

齐南急忙把她的裙子按好,叹道:“莫要碰它,与软刺无关,烛阴氏便是如此了。”

万法无用的体质,五万岁后鳞片长齐,更是神兵利器难入,近乎无敌的烛阴氏因此便有个极大的弱点,伤势痊愈得比寻常神族要慢上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否则以钟山帝君之能,何至于到今日还伤势缠绵,神力难恢复?

“公主这伤,要彻底长好,须得三十年。”

玄乙大吃一惊:“三十年?!”

这就是普通的被倒钩拉伤,伤口是深了点,但长好要三十年?!

齐南轻声道:“这是烛阴氏的命运,帝君的伤更是缠绵数千年之久,公主幼年那次不也是……”

玄乙愕然:“我幼年受过伤?”

齐南自悔失言,便微微一笑:“公主忘了?也难怪,那时候公主还小,还不大会腾云御风,便从树上摔了下来,在床上躺了一百年呢。”

有过这回事?玄乙歪着脑袋仔细去想,却全然没印象,神族从出生便可记事,不应该啊,她怎会忘掉?

齐南开始转移话题:“公主,我以为白泽帝君或许年事已高,行事颇昏庸,不好好传道授业,却将弟子们弄来当仆从。此次下界遇到如此强横的妖族,若再这样下去,将来难免遇到性命之忧,公主可愿另寻名师?”

玄乙淡道:“当初不是你和父亲商量好了白泽帝君是最好的人选么?”

“此事是我疏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公主若不愿,那么拜师一事暂且先放一放,正如公主所说,离五万岁还早,不急这些,也省的我成日替你担惊受怕。”

本以为公主必然欢欣喜悦地答应,谁知她嘴角一撇,反倒露出个讥诮的笑:“你们要替我辞学?”

齐南登时一怔,他想起当日安排她与扶苍神君在花皇仙岛初见,她回的第一句话也是:你们想我嫁出去?

他早已摸透公主的性子,晓得这绝不是柔顺的服从,她绝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被随意安排,任何人都不行。他不禁垂下脑袋,不发一言。

等了一会儿,却听这几乎从不说“想”与“不想”的小公主缓缓说道:“我不会先离开明性殿,那个扶苍……哼。”

她哼的一声甚是恼火,齐南不由万分错愕:“今次公主受伤,乃是扶苍神君一路送回来的,听闻神君在下界遭遇妖族也对公主诸般回护,公主何以对他有这般大的怨气?”

齐南觉得自己已经不能无视公主对扶苍神君这种异样的厌恶了,她自小到大从来没有这样执着的讨厌过谁,一般情况下,公主的心里是只有她自己的,四野八荒唯她独尊,如今却变成四野八荒唯有扶苍可厌,总觉得十分可疑。

“扶苍神君究竟哪里得罪了公主?”齐南问得小心。

他得罪她的地方多了去了!这混蛋从来都不惮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她的所有行为,也不惮用任何粗暴的手段从言语到举动上来打击她,假使咬他一口,下一刻他必然会更重地咬回来,睚眦必报!粗野莽夫!

谁能替她尝尝三十年伤势不能痊愈的感觉?不能走路,不能御风,翻个身都吃力,要不是扶苍非拽着她,她至于如此?

不在乎这是不是讲道理,她从来就不和谁讲道理,她就是讨厌这家伙。

齐南见她冷着脸不说话,便继续问的斟酌:“那……公主究竟要拿扶苍神君怎样?”

她低头去抠藤床上的雕花,一面道:“我要把他踩烂。”

凭借一贯对她的了解,齐南终于恍然大悟:“……公主的意思是,只许你欺负他,打压他,不许他报复回来,对么?”

玄乙回答得理直气壮毫不心虚:“对。”

齐南崩溃地长长吸了一口气,他得静静,不然他真要被她气死。

谁知这小公主的声音又放软,娇滴滴地叫他:“走罢齐南,别待这鬼地方了。”

齐南严肃地看着她,摇了摇头,这小公主可以任性妄为,他身为神官与长辈,决不能任性:“终究是我逼迫公主下界才致使这般后果,帝君罚我在此地面壁十日,如今方过三日,我不能走。”

玄乙眨了眨眼睛,慢悠悠地说道:“父亲将飞廉神君捉来也有三日,一直关在地牢内,每日送一把染血的月砂去望舒宫。”

齐南只觉头发都要竖起来,他就在龙眠谷待了三天,帝君能做出这种荒唐事!

怪不得烛阴氏在外面名声那么坏,这一家子从上到下行事都邪里邪气的!就算望舒神女不愿替公主取出软刺,帝君又怎能使出这种手段?旁人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他们,恨不得把事情往死里闹大。

齐南拔腿便跑,冷不丁听玄乙在后面轻道:“齐南,清晏他……还是没任何消息吗?”

从她离开钟山前往明性殿拜先生,到如今也过了几个月,不管她给清晏写多少信,都杳无回音,这个死清晏,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罢?

齐南长叹道:“小龙君连公主的信也不回,何况帝君……公主且宽心,兴许小龙君已到了闭关休眠的境界,一梦千年也是常事。且等今年暮冬过去,倘若小龙君还无音讯,我自当前往天北去寻玄冥帝君。”

从帝君到公主都不靠谱的烛阴氏,只有辛苦他忙成陀螺了。

第四十二章 十全大补

暮色时分,太山顶细细下了一场雨,半座青帝宫都陷在云中,楠木回廊上一片湿润,玛瑙棋子触手微凉。

扶苍缓缓将棋子放在棋盘上,对面的青帝便吸了口气,苦笑:“这段时间你的棋路杀伐之心很重。”

扶苍默然不答,一枚枚将玛瑙棋子纳入盒中,方问:“还来么?”

青帝摇头叹息:“不来了。这可不像你平时,还在气我答应牵线烛阴氏的事?”

扶苍倒了一杯九九归元茶,推去他面前:“父亲,我已说过暂时无心此事。”

“哦?”青帝目中带了一丝笑意,“那就是剑道上又遇到难处了?”

“不,倒是近期似有所悟,须得静心一段时间来突破境界。”

“难道是心里有另外喜欢的神女?”

“……不是。”

“下雨心情不好?”

扶苍无奈地抬头:“父亲,输了棋不必找这么多借口。”

青帝吹了吹茶面上的碧叶,悠然开口:“你自小就喜欢摆一张爹不疼娘不爱的冷脸,不知道的还当我严苛似鬼。上回遇到赤帝,他说我管教太严,弄得你寡言少语,我竟不知何日才得洗清这番冤情。”

扶苍垂首微微一笑:“与言语无味者,自然惜字如金。”

“看来,言语无味者也太多了些。”青帝拭去棋盘上的湿痕,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又道:“说起烛阴氏,那位钟山帝君果然手段了得,听闻望舒神女拒绝替烛阴公主疗伤,他竟扣了飞廉神君不放,每日送一把染血的月砂去望舒宫,把望舒气得不轻。”

说到此处,青帝又有些失笑:“这烛阴氏一族,还真是邪气霸道得很,依我看,倘若再扣留多一些时日,望舒大约也不得不屈服,这小丫头哪是烛阴氏的对手,可惜后来竟又把飞廉放了。”

扶苍扭头饮茶,一言不发。

青帝饶有趣味地打量他:“上回从花皇仙岛回来,你还跟我抱怨了几句,怎的如今我一提烛阴氏你便不说话?对了,我还没见过烛阴氏那小公主,听说她容貌清艳,举止高贵,可是真的?”

扶苍勾出一个近乎讥讽的笑,举止高贵?

他忽然将盒内的玛瑙棋子重新取出,一粒粒放在盒盖上,淡道:“父亲何必总提烛阴氏,不如再与我下三盘,三局两胜,倘若我赢了,却有一事要求父亲。”

“三局两胜?”

青帝愕然,他这个儿子从哪里学会的这套?

扶苍一直平淡而清雅地维持华胥氏的礼仪尊贵,几乎对所有事都冷眼旁观,从不身陷任何纠葛,该见客,便客客气气地见客;该拜先生,便不假思索地去拜师,天帝牵线烛阴氏公主,他也并不推辞地去了。

他素来都只行顺其自然之事,然而——三局两胜?这带着争胜意味的赌局是怎么回事?

青帝只觉趣味更浓,不由笑道:“你要求我何事?”

扶苍从小就是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他几乎不做干涉,他这个做父亲的对他素来很放心,今日忽然提出有事求他,他反而好奇万分。说起来,自拜了白泽帝君做先生后,扶苍便隐隐有些说不出的变化,像是瓷器有了一口活气似的,也不知这是好还是坏。

扶苍眸光流转,浅浅而笑,将一枚玛瑙棋子轻轻放在棋盘上,缓缓道:“无论输赢,父亲与我下完棋,自然便知道了。”

*

缓缓拆下包裹住指甲的细白布,再将贴在指甲上的蔻丹丝棉一点点撕开,玄乙举起手,放在眼前满意地看了片刻。

五片指甲在阳光下是一种近乎透明的淡粉桃色,比起曾经鲜红的蔻丹,这颜色更显娇嫩,大半年的工夫没白花。

腿伤不能走路的日子如此无聊,唯有梳妆打扮能叫她兴致勃勃。

长袖一挥,霎时间满屋子飘的都是衣服,从淡雅霜色到浓丽绛紫,各种颜色应有尽有,当日来明性殿,光是为了替她装衣裳,便用了足足二十只大箱子,可惜,她总觉着还是少了几件。

玄乙为难地挑选半天,勉强选了一件与指甲同色的裙子,裙摆浸染了晚霞色的茶花,配上流云薄纱披帛,还算能看罢……唉,该做点新衣裳了。

对着梳妆镜穿戴齐整,刚把点缀的金环插进发髻,便听仙童在殿外叫唤:“玄乙公主,早膳来了。”

她的脸顿时垮了下去,推开窗看看仙童手里的食盒,缓缓叹了口气:“……还是十全大补汤吗?”

仙童脸上怎么看都带着一股子幸灾乐祸的笑容:“不错,这是古庭神君和芷兮神女的一片心意,公主受了伤不能走路,什么时候伤好了,才不用喝十全大补汤呢。”

哼,这个趾高气昂的公主也终于有被折磨的一天!仙童看着她的苦瓜脸,觉得蛮开心的。

玄乙接过食盒,慢慢打开,毫无意外,里面只有一碗浓稠的鲶鱼药草汤。

却说她因为腿伤不能动,在紫府里睡了两个月,以前她成天呆在紫府也没觉得无聊,如今不知怎么搞的,大概看热闹看上了瘾,竟很是怀念明性殿,待伤口不流血了,便回来继续听课。

谁知噩梦也就这么来了,回到明性殿一个多月,古庭和芷兮也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什么上古偏方,采了一堆药草,天天叫仙童给她用天河里的鲶鱼炖十全大补汤,据说因为是被鲶鱼妖的长须所伤,所以鲶鱼汤最有效。

有没有效她是没看出来,她只有种这辈子都再也不想见到鲶鱼的感觉。

玄乙沉默了片刻,眼眶慢慢红了。

“我想吃玛瑙白玉糕,桃花百果糕。”她泪光盈盈地看着仙童。

又哭了!他才不上当!仙童坚强地撑起胸膛:“那些茶点对公主的伤无甚益处,还请公主忍耐。”

“那绿豆凉糕也可以。”她十分勉强地换了一种。

“公主,你受伤了……”

“黄金栗蓉糕也不错。”

“公主……”

“你连百草薄荷糕也不能带吗?”她泫然欲泣。

“好……吧。”仙童挺起的胸膛毫无骨气又缩了回去,灰溜溜地替她去找糕点。

等他端了一碟子茶点气喘吁吁跑回来的时候,碗里的十全大补汤已经空空如也,丰姿绰约的烛阴氏公主安静地坐在冰凳上欣赏自己的指甲。

“……公主,十全大补汤你喝完了?”仙童十分怀疑地望着她。

玄乙小小咬了一口黄金栗蓉糕,笑得犹如春风扑面:“是啊,喝完了。”

“真的?”

“真的。”

他怎么就那么没法相信她呢!仙童警惕地将整个庭院扫视一圈,肯定有什么蛛丝马迹留下,他才不会相信这个阴坏阴坏的公主!

“咦?一大早就有茶点吃?”一个甜蜜温柔的声音自殿门前传来。

玄乙愉快地朝他招手:“少夷师兄,你回来啦。”

她回到明性殿也有一个多月,而这位青阳氏的神君却不知在什么地方逍遥快活,竟不回来听课,奇怪的是白泽帝君居然不管他。

“是啊,想我了没?”少夷慢悠悠走近,先挑了一粒茶点丢嘴里。

玄乙笑眯眯地倒一杯茶递过去:“想。”

他笑了:“乖,不枉我一回来就先赶着来接你听课。”

第四十三章 孤独可耻

自玄乙受伤不能走路,白泽帝君便吩咐了弟子们每日轮流接送她上下课,比起成天说教的古庭,只会微笑寒暄的太尧,还有那些言语乏味的师兄们,果然还是少夷更叫她愉快点。

少夷慢悠悠喝了一口茶,忽然发觉了什么似的,朝冰桌下一看,却见一坨十全大补汤冻成了冰块黏在桌面下。

“这是?”他抬头看看她。

玄乙面不改色:“是古庭师兄和芷兮师姐的心意,少夷师兄小心点,莫要弄坏了。”

少夷哑然失笑:“你将他们的心意冻成冰坨?”

小心翼翼守在一旁的仙童像发现了什么巨大秘密一般,大叫一声:“啊!十全大补汤!”

玄乙朝他笑了笑,目光有些阴森:“仙童,怎么办,我的秘密被你看到了。”

小仙童骇然连退数步,结结巴巴:“你、你你要怎么样……”

玄乙细细打量他的眉毛鼻子眼睛,看的特别认真,还杀气腾腾的:“我数三下,你还不走,我便要把你舌头割了,省的你到处乱说。一,二……”

小仙童“哇”一声大哭起来,扭头便跑,一路哭喊着跑出了冰雪殿。

玄乙笑得发上金环都松了,一面用手扶好,一面转过身,却见少夷轻轻在冰块上抚了一把,不过眨眼工夫,十全大补汤的冰坨被烧成了黑灰,

一片片落在雪地上。

“我帮你消灭罪证。”他朝她俏皮地挤眼。

玄乙托了一粒自己不爱吃的百草薄荷糕,恭敬地递给他:“多谢少夷师兄。”

他似乎全然没发现,接过来塞嘴里,一面随意问:“你的伤如何了?还在流血吗?”

“好多了。”她答的十分敷衍,将手上的碎屑轻轻掸掉。

少夷笑着起身将她打横抱起,慢吞吞朝合德殿走去,悠然道:“应当好得更快才对。”

玄乙不禁愣了一瞬,老实说,她的伤势确实愈合的比想象中快许多,齐南说要三十年才能痊愈,可现在才过了三个月,伤口已经开始长出新皮肉,隐隐有彻底痊愈的趋势。这几乎是个不可能的奇迹。

“为什么?”她望了他一眼,问道。

少夷偏头想了想:“因为古庭师兄和芷兮师姐那么多心意被你吃下去了呀。”

那个汤有用才见鬼了。玄乙倚在他胸前,又开始用白雪捏花儿。

和太尧身上的墨香不同,和古庭身上的青草花香气也不同,少夷身上带着一股香甜的美味的气息,以至于她怀疑他往袖子里装了糕点。

玄乙抓起他的袖子往里面瞄了瞄,空空如也,登时大为失望。

“你这个小泥鳅,真重,还喜欢乱动。”少夷一面走一面轻轻抱怨,将她朝上托了托。

又说她重,这次玄乙眼皮也不抬,淡道:“少夷师兄柔脆了些,须得考虑强身健体了。”

少夷第二次被她指责“柔脆”,顿时啼笑皆非:“你这张嘴啊,真是。”

玄乙还是不理他,低头捏着花儿。

她两只脚挂在他胳膊旁,纤细而小巧,裙摆上晚霞色的茶花摇曳款摆,蓬松长发间点缀的金环闪闪发光,莹润似玉瓷的脸颊,不需施一丝粉黛,自有一段鲜艳颜色。

真是赏心悦目,可惜他无心去钓这尾烛阴氏的小泥鳅。

少夷惋惜地吁了口气,忽闻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啼鸣声,很快一只通体碧蓝的小巧翠鸟扑簌簌飞过来,轻盈柔顺地绕着他唱歌。它细瘦的腿上栓了一枚铜圈,里面是一张折了不知多少层的薄软白绸。

刚把它抽出,白绸便像流水般展开,其上色彩绚丽,竟画了一个鸿衣羽裳的神女,云鬓雾鬟,极尽妖娆。

画下还有一行字迹优美的小诗:「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少夷盯着画中神女看了许久,幽幽叹道:“可惜东海太远了,还有些腻味。”

“是那个艳冠群芳的东海龙神大公主吗?”玄乙好奇地问。

少夷促狭一笑,将白绸收进怀内:“上回叫你去看,你不看,这会儿可不能给你看了。”

想不到他居然真拿下了东海龙神的大公主。

玄乙难得露出敬佩的神情,诚心诚意地开口:“少夷师兄,你真厉

害。”

夫萝和延霞为了他闹得一塌糊涂,一个被退了婚约,一个黯然下界了却因缘,他却在下界找女妖风流快活,不但如此,连东海的大公主都为他神魂颠倒。

三个字:了不得。

少夷笑得双眼眯起,柔声道:“我就当你在夸我,小泥鳅谬赞。”

说罢他将她轻轻放在蒲团上,合德殿到了,他四处看了一圈,忽然奇道:“扶苍师弟怎的不在?”

玄乙茫然摇头,自顾自翻开册子。

她不知道扶苍具体在做什么,一直不来听课,听古庭他们说,好像是这次下界让他剑道上有什么突破,所以请了休假一段时间。他不在那真是太好了,这一个多月她不晓得有多快活。

很快白泽帝君便来了,之前没听他讲课,玄乙还有点期待,自听了他的课之后,她只觉昏昏欲睡。

自始至终他就是把那本册子上的东西翻过来倒过去地念,简直枯燥至极。不用说,他肯定是故意的,等弟子们的忍耐到了极限,他再抛出“完成功课”的美名,叫他们心甘情愿替他跑腿当苦力。

她现在就觉得宁可当苦力,那还比较有意思点。

玄乙用袖子压下一个呵欠,百无聊赖地四处张望,合德殿里的弟子们显然大多数都和她一样昏昏欲睡,只有太尧芷兮古庭几个一如既往认真听课,少夷……少夷低头不停写着什么。

他会这么用功?

玄乙悄悄伸长脖子,朝他的矮几上瞄了一眼——他竟然是在画画,白纸上的白描美人已经轮廓分明,额间坠宝珠,广袖长衣,正倚在高楼上手拈桃花做惆怅状。

原来他画的是他自己。

少夷缓缓勾勒出最后一片桃花花瓣,将毛笔放下,并不抬头,轻道:“小泥鳅,画的像吗?”

何止是像,简直把他那股伤春悲秋的做作风情彰显得惟妙惟肖。

玄乙颔首:“像。”

少夷苦恼地蹙起眉头:“写什么好呢?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玄乙忍不住“嗤”一声笑出来。

少夷一面写字,一面慢悠悠地说道:“莫笑,你也有这一天。天地分阴阳,丝萝附乔木,大好时光那么长,谁会真喜欢孤零零的?指不定你到时候还要肉麻一万倍。嗯,以小泥鳅的美貌,再长大些,裙下之臣怕是如过江之鲫,到了那会儿,看你还笑不笑。”

玄乙将毛笔在手里转来转去,情不自禁想象无数神君拜在自己脚下的模样,什么古庭啊太尧啊扶苍啊少夷啊都跪在腿旁,抱着大腿求她笑上一笑。

结果她笑得更响了。

白泽帝君念书的声音骤然停下,此举惊动了昏昏欲睡的弟子们,大家都把目光投向玄乙。

“何故发笑?”白泽帝君问。

第四十四章 天真罪孽

玄乙神态恭敬:“先生讲解精妙,弟子听到妙处,自然而笑。”

白泽帝君戏谑道:“哦?本座方才说到了哪里?”

这个嘛……玄乙转着眼珠,忽见前面的芷兮悄悄举起册子,比着手势提醒她在第五十四章。

她便拱手道:“先生方才说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弟子心有所悟,很是感触。”

白泽帝君饶有趣味地望着她:“第十章说的什么?”

“第十章说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白泽帝君微微讶然:“你已经全背下来了?”

玄乙一本正经:“弟子无需去背,大道至简,先生的道理自然是过目不忘,师兄们当然更是如此。”

这册子发下来都快有一年了,她没事看几页,数个月来也看了无数遍,就写了这点破东西,还用得着背?

她是在提醒他弄点更有趣的事情么?白泽帝君不禁失笑:“连最小的弟子都倒背如流,你们这些做师兄的想必也都已融会贯通,本座很是欣慰。你们拜入本座门下,辈分最长者也有近万年,本座倒从未亲身带你们出去开开眼界。刚巧前几日朱宣帝君广发邀帖,相邀暮冬时节前往朱宣玉阳府,他养了十万年的一尊灵石内有胎动,似是有什么天地灵物要生出,你们可愿随本座同去?”

先生居然会带他们出门!这简直是破天荒头一回!连跟了他最久的太尧都有点反应不过来。

白泽帝君忽又叹道:“素日听闻朱宣玉阳府的碧琉璃塔内镇了一枚蚩尤大君的指甲,本座一直无缘得见,此次若有幸近处观摩,便是了却本座一大夙愿。”

怪不得……弟子们顿时心领神会,蚩尤大君的指甲他要不来,只得亲自出门去看了,又怕自己独个儿去太难看,便捎上弟子们给自己撑腰。

殿门被打开,一排仙童各自捧着厚厚的新册子鱼贯而入,每位弟子矮几上又多了一本册子。

“三日后便开始讲这本册子里的东西,都提前背一下,本座随时抽查。”白泽帝君笑吟吟地看着弟子们哀嚎抱怨,又道:“另外,此次去朱宣玉阳府,回来后每个弟子交三千字见闻录。”

三千字见闻录!还要背书!都是那个玄乙,没事背什么书?害他们也跟着倒霉!在明性殿当个弟子怎么就那么辛苦呢?

弟子们气得纷纷告退出了合德殿。

古庭过来的时候满脸佩服,开口就是:“你真的背下了整本册子?好家伙,你才是真神不露相!”

玄乙咳了一声:“古庭师兄要是佩服我的话,能不能别给我做那个十全大补汤了……”

“说不定就是十全大补汤的功效。”芷兮笑吟吟地接口,凑过来看了看她包着白布的右腿,“这段时间都没有血水渗出来,可见那个偏方果然有用。”

玄乙幽幽叹了口气,他们俩态度变得和蔼当然是个好事,可那个十全大补汤实在是坏得不能再坏了,再喝下去她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做出什么坏事来。

清脆的鸟叫回荡在合德殿内,先前给少夷送信的小翠鸟欢快地又飞了过来,蹦蹦跳跳等待少夷将那张画并着情诗折好塞铜环里。

“好了,小泥鳅。”少夷送走翠鸟,扭头微微一笑,“是要师兄送你回冰雪殿,还是去南花园散散心?”

古庭见着他,脸上的笑容立即淡了下去,转身便走。

看样子他跟少夷之间的隔阂怕是极难消除了。

芷兮低头看着少夷,他一点尴尬的神情都没有,正笑眯眯地给玄乙讲自己方才写了什么情诗。上次在下界也是,莫名其妙出现,莫名其妙又走掉,随后便是连着三个多月不来听课,也不知他到底搞什么东西。

芷兮突然开口道:“少夷师弟,延霞下界了却因缘的事,你知道吗?”

他答得巧妙:“现在知道了。”

芷兮眉头皱起:“她是因为你才不得不去下界了却因缘,你不觉得愧疚吗?倘若喜欢她,为何要折磨她?倘若不喜欢,又何必招惹她?”

少夷摸着袖口的花纹,轻道:“师姐希望我怎样做?”

“和我希不希望没关系。”芷兮有些来火,“我还要问你,和夫萝是怎么回事?你早知她与古庭师弟有婚约,为何不避嫌?即使不为夫萝的名声考虑,也该顾虑同窗之情!两个神女为你闹成这样,退婚的退婚,下界的下界,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有错吗?”

少夷柔声道:“好像是有点错。”

“不知所谓!”芷兮被他气得拂袖而去。

少夷看着她的背影笑叹:“我就怕这样的神女,一本正经,凛然不可侵犯,一肚子天真论调。”

“我倒挺喜欢她。”玄乙摸了摸右腿,就是不大喜欢她的十全大补汤。

他忍俊不禁:“小泥鳅啊,和这样的神女谈情说爱最累了。该风情万种的时候她放不下面子,该要面子的时候她又能做出叫你吓一跳的事情来,苛求自己也苛求别人,受不得一点瑕疵,你以后可千万别长成这样。”

怪不得他从来不招惹芷兮师姐。

“好了,给她弄的我也没心情了。”少夷弯腰将玄乙一把抱起,“走罢,送你回冰雪殿。”

玄乙低头欣赏了一阵指甲,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少夷师兄,你不打算向古庭师兄道歉吗?”

少夷奇道:“为什么要道歉?”

“你毁了他的挚爱。”

少夷骇然笑了:“挚爱?这天上地下,从神界到九幽黄泉,从来就没有挚爱,只有更爱。你喜欢一件衣裳,一辈子就只穿着它了?天真是一种罪过,天真的神族总会为罪过付出代价,今日不是我,也是其他神族,他总要被毁,他和夫萝本就不是一路。小泥鳅,我一直以为你讨厌他们,原来并不是?”

玄乙认真想了想:“不讨厌。”

少夷悠然道:“那你就是讨厌我了。嗯……你父母的事我也知道一些,也难怪。”

“少夷师兄多虑了。”她向他微微笑了笑,“我很喜欢你的。”

少夷眉梢轻扬,笑得魅惑:“你对我这么坏,还说喜欢我?”

玄乙点头:“我当然喜欢你,没有了少夷师兄,这明性殿不知变得多无趣,有你在才好玩。”

他的声音甜若蜜糖:“你这小泥鳅,甜言蜜语,真会哄我开心。”

“你开心就好。”玄乙把脑袋靠在他胸前,“真开心的话,师兄以后能帮我带些好吃的茶点么?那个十全大补汤我实在喝不下。”

少夷啼笑皆非:“好啊,你哄我就是叫我帮你带好吃的。”

她不说话,抓着他的袖子轻轻摇了两下,像小猫在嬉闹。

这孩子以后绝对了不得。

“好好,我知道了。”少夷摇了摇头,算她厉害。

第四十五章 公主如玉

暮冬时节,明性殿下了第一场雪,搓绵扯絮般直落了三四日,到今晨方雪霁初晴。明性殿白雪皑皑,被日光一照更是刺眼至极,玄乙左腿单立,在冰雪殿内蹦来蹦去,忙着拉上厚厚的窗帘。

距离下界受伤,已经过去半年,当初被齐南说三十年才能痊愈的伤口,在这短短的半年里,已经痊愈了大半,如此堪称奇迹的情况反而叫她十分谨慎,每日都要仔细检查伤处,不过暂时没看出什么异样,只是伤口初愈,难免痒得厉害,玄乙拆开白布,不敢大力抓挠,只用指尖轻轻按几下。

殿门处传来轻微的开启声响,有人踏雪而来,应该是少夷给她送茶点来了。

玄乙又使劲蹦到月窗前,一把拉开月窗,笑道:“少夷师兄,茶点……”

窗外亮得刺眼,来者白衣乌发,更是耀眼生花,看起来他正欲抬手敲门,她猛然开窗的举动令他微微一惊,转过脸来。

玄乙立即便想捂住眼睛,晦气,怪不得昨天晚上她就觉得老有说笑声从远处传来,原来是这家伙回来了。半年不见,这家伙还是老样子,下雪天还装模作样的穿白衣,简直是对她脆弱眼睛的二次伤害。

她正准备用力把月窗砸上,却听他那久违的魅惑声音在身前响起,语调冰冷:“今日去朱宣玉阳府,轮到我接送。”

玄乙轻轻一笑,俯在窗棂上,埋在脑后的所有新仇旧恨又一股脑全冒了出来,细声道:“扶苍师兄,我好想你呀。听说你突破了什么境界,是不是以后舞刀弄枪更利索了?”

扶苍的目光下意识落在她骨肉婷匀的脚上,似是觉得不妥,立即上移,奈何这位龙公主全身上下都衣冠不整,头发散开,没穿外衣,赤足赤臂,细若美玉。

半年不见,她依旧能叫他震惊一下。

他的视线只得停在她满是讥诮表情的脸上,语气又冷了几分:“把衣服和鞋子穿好。”

他又不是她爹。玄乙毫不在意,还专注于跟他磨牙:“可我还没吃东西。”

扶苍不说话,只回头看了看冻在桌下成冰坨的十全大补汤。昨天回来,古庭提起玄乙,说到给她寻了个古方,天天进补十全大补汤——显然这个汤并不怎么受这位龙公主的欢迎。

哎呀,她早上忙着看伤口,忘记把那坨冻成冰的十全大补汤处理掉,居然被他看到了。

玄乙仰起下巴:“我不爱吃十全大补汤。”

扶苍静静看了她片刻,淡道:“现在是辰时差一刻,辰时正便走,你还有一刻的时间弄好仪表。或者你就这样拖着,或者你马上更衣。时间一到,我直接抓人。”

玄乙咬着嘴唇,似笑非笑:“我衣冠不整,扶苍师兄也要抓人?”

扶苍长眉微扬:“你可以试试。”

月窗轰然合拢,这趾高气昂的公主显然又憋了气。

扶苍背靠窗下静静等待,他和龙公主似乎总也不能和气地说话,从最初认识到现在,隔了半年再见,她依旧语带挑衅,他也不由自主要冷嘲热讽,彼此一见面便要竖起身上所有的刺。

月窗忽然又被打开,玄乙隐含怨气的声音响起:“我饿了。”

他回头,这位素来喜爱打扮的小公主已经迅速焕然一新,绛紫色的长衣上绣满了浅金色的闭目之龙,月白的披帛挂在胳膊上,浓密的长发绾了一个斜斜环髻,金环点缀其间熠熠生辉。

烛阴氏独有的幽冷暗雅的熏香气息扑面而来,他下意识朝下望去,她脚上已经穿好了鞋,雪白的小腿被埋在重叠的裙摆下,见不到如今的伤势,也见不到那双玉似的脚。

他迅速将视线收回,淡道:“忍着。”

又是忍着?玄乙高高在上朝他伸出双手,语气傲慢:“那就抱我走罢。”

扶苍毫无反应,忽地伸出手,她只觉腰和肩一紧,一阵天旋地转,他竟然像拎袋子似的把她从窗户里拎出来,朝背上一丢,转身就走。

她的脑袋撞在他身上,疼得暗暗咬牙。

雪收云散,点点金灿的日光撒在道旁积雪的青竹上,扶苍走得不快,胳膊搭在她膝弯处,她的小腿随着步伐晃晃悠悠。

不知她的伤如何了,烛阴氏受创后痊愈比寻常神族要慢得多,何况她体内的妖毒软刺还没取出。扶苍忽然握住她右边的小腿,白布触手干燥,没有血迹,他心中有些讶然,望舒应当还没时间替她疗伤,她的伤好得倒是出乎意料的快。

脖子上一痛,背上的龙公主一言不发,把几根指甲抠在他皮肤上,充满威胁。

扶苍觉得自己都可以听见她心里冷冰冰的几个字:别碰我。

突如其来横在喉咙的那口气让他眯起眼,原本微微松开的手似挑衅

一般再度缓缓握紧,不等她的指甲扎进皮肤里,他出手如电,将她的两只爪子一把攥住,疼得她“哎呀”叫了一声,又跟上回在下界一样,整个身体挂在他背后,乱挣乱动。

粗鄙莽夫!

“扶苍师兄。”她的声音软绵绵而娇滴滴,却又有十足的嘲讽,“你真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怜香惜玉。”

见他没反应,玄乙把下巴放在他肩膀上,吐气如兰:“不过,其实像你这样又变厉害的粗野莽夫,我特别喜欢。”

扶苍魅惑低沉的声音里带了一丝淡淡的嫌弃:“正巧,像你这样越来越傲慢无礼的神女,我特别讨厌。”

“讨厌啦,说人家傲慢无礼。”玄乙恶狠狠地对着他的耳朵吹了口气,“你想要温柔似水,我也可以啊。”

他反应极大,立即将她抓到身前,冷冷看着。

玄乙顺了顺袖子,即便被提着,她的姿态依旧维持优雅:“扶苍师兄,你弄乱我的衣服了。”

扶苍面沉如水,漆黑的眼睛盯了她良久,声音又变得冷漠:“到殿门之前这条路,再说一个字,再动一下,我便把你捆起来。”

他顿了一下,到底还是将她打横抱起。

玄乙使劲把脸别过去,她终于有那么一丝丝后悔,为什么不学打架?这样她至少还能把这混蛋揍成破抹布。

冷风缓缓流窜在三百院中,神族踏雪无痕,扶苍雪白的衣摆拂过积雪,雪粒随着风细细翻滚。

怀里的龙公主安静得像块木头,他却不能真把她当木头,上回她受创极重,情况特殊,他或抱或背或提,全然没多想,如今她盛装娇妍,幽香四溢,他这样打横抱着,感觉便十分诡异。

不知为何,扶苍忽然想起那爱钻领口的小泥鳅,冰冷的一团蜷缩在胸前。

可是很快,小泥鳅又变成了龙公主的模样,下界迷蒙月光下,她的脸如玉如瓷,丰润的嘴唇,还有方才裙摆下惊现的裸足。

他皱起眉头,想要驱赶这个莫名其妙的念头,却发觉自己无能为力。

第四十六章 奈何顽劣

辰时正,明性殿前热闹无比,这是白泽帝君头一次带着弟子们出门,去的还是以华美奢侈著称的朱宣玉阳府,弟子们难抑兴奋,个个都将最正式隆重的天衣拿出来穿,将最好的坐骑唤出来打理,一时间明性殿前祥光万里,瑞兽灵禽争奇斗艳。

芷兮扶了扶耳畔的玉茶花,有点焦急又有点期待地盯着殿门看,她今天也刻意装扮过,甚至薄施粉黛,前几日更问玄乙借了蔻丹膏来贴。

她素日里极少在妆容上下工夫,今日难得盛装,只隐隐期盼叫扶苍看一眼。

“芷兮师姐。”

殿门处传来古庭的声音,她一回身,便见古庭和扶苍他们从明性殿内走了出来,扶苍牵着九头青狮,古庭牵了一头通体雪白的老牛,玄乙正坐在牛背上捧着一只食盒,嘴里不知吃着什么。

芷兮心内一阵紧张,竭力克制自己的局促,快步迎上去,笑问:“今天不是应当扶苍师弟接送玄乙吗?怎的坐在古庭师弟的牛背上?”

古庭唯有苦笑,路上遇到扶苍他们,玄乙开口要骑白牛,他总不能说不给吧?结果不单让她赖在牛背上不肯走,连预备去朱宣玉阳府吃的茶点都给她吃了。

因见芷兮牵着一头神气活现的獬豸,玄乙便将食盒放下,笑眯眯地问:“师姐,你的獬豸好神气,可以让我骑一下吗?”

他们个个都有坐骑,就她没有,虽说龙神从来不用坐骑,但骑骑别人家的坐骑倒也有趣。

芷兮叹着气将她抱上自己的獬豸:“茶点就这么被你吃了一半,你看着纤瘦,胃口真不坏,一碗十全大补汤喝完还吃这么多茶点。”

玄乙假装没听见,把脑袋扭过去继续吃点心。芷兮有心去寻扶苍,却见他目不斜视,面上好似罩了一层寒霜,牵了小九去一旁用手指替它梳毛,她羞于主动搭话,不由懊丧地咬了咬唇。

身后不远处,少夷柔和的声音忽然响起:“咦,师姐这只獬豸好漂亮。”

玄乙转过头,见到少夷手里牵了一只巨大的丹凤,两只眼里登时放出光来:“少夷师兄,我能坐一下你的丹凤吗?”

她对骑不同的坐骑到底有多大的趣味?芷兮简直无奈。

少夷微微一笑,戏谑道:“当然可以啊,你亲我一下,丹凤就给你骑。”

芷兮怒道:“言辞放荡,成何体统!”

少夷叹了口气,抬手将玄乙抱起,摇头道:“是是,师姐,我错了。走罢,骑丹凤去。”

他把玄乙往丹凤背上轻轻一放,却不丢手,用手臂托着她的身体,轻道:“我竟不知你这小泥鳅成了师姐的掌上明珠。”

她动了动,眸光流转,一会儿看看他的胳膊,一会儿再看看丹凤,他不放下去她怎么骑丹凤?

少夷柔声道:“小泥鳅,我的丹凤可载不动你,你不想把它压死罢?”

玄乙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无视他说自己沉的事实了,上下打量他,极为怀疑:“为何少夷师兄总说我重?”

少夷仔细想了想:“或许这就是青阳氏和烛阴氏的孽缘?”

这算劳什子的孽缘,他不放手,她骑不得丹凤,便意兴阑珊起来:“那我还是骑獬豸,少夷师兄送我过去罢。”

少夷垂睫端详她今日的娇妍装扮,笑得更深:“你亲我一下,我再把你送回去。”

玄乙应得极快:“你把眼睛闭上。”

他依言合眼,长睫在面上轻轻颤抖,玄乙从食盒内挑了一粒自己最讨厌的千草长生糕,往他嘴里一塞,少夷的眉头立马皱起来了。

“好难吃……”他软软地抱怨,睁眼埋怨地盯着她。

玄乙不由笑出声,抬手轻轻拨了拨他额前的火红宝珠,这粒宝珠不知为何看着颜色似乎比曾经艳丽许多。

她细细的吐息喷在面上,如兰似馥,指尖玉凉柔软,触在额上说不出的舒服,少夷的声音情不自禁压低:“烛阴氏都是你这样坏心眼的?”

“当然不。”她巧笑倩兮,“我是最好心的那个。”

少夷侧头沉思片刻:“我看不像。”

他这样说,好像真的见过别的烛阴氏一样,玄乙不禁讶然,正欲询问,冷不丁少夷朝后面殷切地招呼:“扶苍师弟,能麻烦你将这小泥鳅抱走么?”

玄乙登时不愉快地沉下脸,少夷微微苦笑:“师兄抱了你太长时间,胳膊要断了。”

他到底有多柔脆!玄乙索性直截了当发问:“少夷师兄除了我以外,见过其他的烛阴氏吗?”

少夷“唔”了一声,不等他说话,只听扶苍冷冰冰的声音在身后响

起:“要走了,过来。”

她只觉一阵天旋地转,下一刻便落在了九头狮背上。

“……我还有话没说完。”玄乙瞪他。

扶苍跨上狮背,坐在她身后不远处,清叱一声,九头狮立即御风而起,他的声音没什么感情:“嗯。”

“还有,我不要你接送!”她有一万分嫌弃。

“哦。”

玄乙被他彻底敷衍的态度气坏了,他不跟她斗嘴,她就成了对着墙狂叫的傻子一样,她索性也闭上嘴,坐的好似一尊雕塑。

扶苍静静望着身周流云肆卷,他想起临走时,父亲的话:我华胥氏素来重礼平和,即便是这邪里邪气的烛阴氏,也要以礼叫他们心悦诚服,何况她是公主,天帝也得礼让三分。

是的,再怎么说她也是个身份高贵的公主,和颜悦色,举止高雅,她自然是擅长的,只不过到了他面前就成了张牙舞爪、傲慢刻薄。

他停了半年多没来明性殿,一为剑道突破,二来,也有想控制局面的意图。放纵自己的恶意虽然愉悦,却并非他的秉性,何况龙公主对他的怨气只怕有大半是源自她的伤,等她伤势痊愈,他们便可如往日般形同陌路,那便再好不过。

然而他觉得自己又想多了,他就是一座山,遇到龙公主,也立马会变成火山。

半年不见,如今方过了一会儿,他们便从言语攻击到近身肉搏都来了一遍,扶苍一时为了自己压抑不住的暴躁而愕然,一时又为这龙公主滔滔不绝的恶意而恼火。

太尧骑着朝天犼缓缓靠近,因见玄乙和扶苍都黑着脸一言不发,他便笑道:“难得出门玩一次,你们怎么还不开心?”

玄乙兀自有些恼火:“朱宣玉阳府有什么好玩的?”

太尧沉吟道:“除了上古九黎族蚩尤大君的指甲,听说朱宣帝君还藏了昔年撞破天柱的共工大君的一片头骨,那也是十分难得的。”

玄乙不禁多看了他一眼,看样子跟白泽帝君呆久了,这位大师兄也沾染上了此等怪癖,专门对别人的指甲骨头感兴趣。

太尧似是看出她的念头,失笑道:“好罢,其实还有一样好玩的。我听说朱宣帝君这次请了专为西王母奏乐的乐官们,太子长琴也来,说不准又要叫扶苍来一曲剑舞,你也可以看看当年叫神女们魂牵梦萦的剑舞是何等模样。”

玄乙暗暗撇嘴,她对这莽夫舞刀弄枪的动作毫无兴趣。

坐在后面的扶苍忍不住开口:“太尧师兄,慎言。”

太尧打趣道:“我可没有乱说,不信去问问古庭和芷兮,当年帝女婚宴上的一曲剑舞是何等潇洒?哦,我记得羲和神女当日击鼓相奏,那之后她到今天还对你念念不忘。”

玄乙想起上回去羲和神殿,扶苍被蹭了半袖子的胭脂,终于“嗤”一下笑了。

“羲和神女如此痴情,真叫人感动。”她悠然说道,“以她这般美貌直率,配扶苍师兄正是刚好。”

太尧勉强笑道:“这……只怕不大合适……”

他俩之间气氛好像不对劲,看样子这个圆场打不得,他素来不爱惹麻烦,当下悄悄避远。

两道冷冷的视线定在她脸上,玄乙扭头,便撞上扶苍不那么友善的眼神,她报以更不友善的笑容:“扶苍师兄,真心难得,你莫要辜负。”

他一言不发朝她伸出手,玄乙急忙要躲,谁知他只抓住了她的裙摆,撩上膝盖,将包裹伤处的白布一点点解开,低头看了看伤处。

半年前皮开肉绽的狰狞伤口如今几乎彻底长好,怪不得不再渗出血水,只是好得如此迅速,反而显得怪异。

扶苍忽然想起那天在玉鼠大君的地宫之上,少夷呼出的那口气,还有渗透进泥鳅肚皮的金光,是青阳氏的手段么?

掌中的脚踝在用力扭动,对面的龙公主扬起另一只脚,打算照他脸上来一下,扶苍朝她蠢蠢欲动的左脚瞥了一眼:“再动就把你丢下去。”

玄乙气极反笑:“只许你摸我的腿,不许我踹你?谁准你碰我!”

扶苍不理她,将白布重新缠好,一把放开她。

可恨的混账,他不碰还好,一碰伤口就开始痒,玄乙板着脸隔着裙子用手指按了按,效果不大,她索性用力抓了数下,他的手就又挡在了裙子上。

“别抓。”扶苍把她的手拨开。

玄乙微笑:“不然扶苍师兄要把我丢下去?”

他懒得和她做口舌之争,好似一堵沉默的墙,把她想要抓痒的动作全部反弹回去,玄乙又痒又气,百爪挠心一般,可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她到底还是做不出打滚无赖的行径,只憋得眼泪汪汪,在心里把扶苍凌迟了一万遍。

第四十七章 玉阳神府

朱宣玉阳府位于极西之地的中曲山脚下,与传说中的离恨海相隔不到百里。

历代朱宣帝君都喜好讲究排场,当年离恨海尚未成为禁地时,多少神族对玉阳府的好地段艳羡眼红,谁知变故陡生,好地段一夜之间变成了禁地,爱面子的朱宣帝君们又不肯搬家,离恨海年年扩张,他们也只得把玉阳府往后面迁移,直到如今已迁了千里,中曲山脚下往西延伸处,依稀犹可见曾经朱宣玉阳府的辉煌痕迹。

午时差二刻,朱宣玉阳府前已是热闹非凡,宾客往来不绝,无数朵碗大金花坠个不停,玉阳府格局开阔,朱宣帝君更喜朱砂涂墙,彩瓦为顶,高楼万丈拔地而起,另有一番华美繁荣的景象。

沿途从正门走白玉大道,两旁无数妖娆女仙婆娑起舞,流云星沙乱滚,更兼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每一座高楼顶都以斗大的至阳明珠点缀,或雕成莲花状,或刻成诸般花鸟鱼虫,青天白日下,明珠光辉幽蓝,极尽奢华之能事。

白泽帝君的弟子们几乎个个都是身份高贵,却也极少见到这般景象,除了古庭与扶苍曾来过,显得淡定些,其他弟子几乎都在目瞪口呆,连玄乙都看的有些发怔——比起朱宣玉阳府,明性殿三百院根本就是个破烂。

绕过一幢水晶阁,眼前豁然开朗,一方巨大的青玉堆砌成的高台横在对面,其上宝光流肆,祥云万朵,无数水晶架整齐排列,架上所封多是历代朱宣帝君收集的各种宝贝,从三十三天之上的珍稀丹药,到上古诸神遗留的法宝,甚至昔年素女遗落三生石畔的绾发玉珠、玄女当日见上古

天帝时披的玄狐之裘之类层出不穷,看的诸弟子眼花缭乱,同时也暗暗松了口气:还好,本来以为这位朱宣帝君收集的宝贝都是什么头发指甲,看样子他比自家先生还是要正常许多。

青玉台下有许多神官随侍递送茶水,见玄乙腿脚不便,被扶苍背在背上,早有神官送上一张腾空软椅,言道:“此椅可以神力驱使,公主行动更方便。”

随后又有女仙上前用黑纱替玄乙蒙上双眼,恭声道:“公主双目受不得光亮,以此纱遮眼便无事。”

连她是烛阴氏的公主,双眼不喜强光的习性都知道,这位朱宣帝君好生细心周到。

玄乙坐上软椅,昂着头从扶苍面前刺溜溜飞了过去,随心所欲转了个圈,再把折磨多时的伤口痒处大抓特抓一通,霎时间神清气爽,通体愉悦——看看别人朱宣帝君出手多大方!白泽帝君枉负盛名,小气得要命。

天神府内都有限制,不允许腾云御风乃至坐骑飞行,弟子们用两条腿走,她用软椅飞,反倒比他们快上许多,一下便飞过了青玉台。

她对青玉台上陈列的各种宝贝兴趣不大,因见东边不远处有一座通体用碧琉璃打造的八角玲珑塔,看起来十分别致巧妙,她不由凑到近前,仰头细细观摩。

来之前便听说有一枚蚩尤大君的指甲被镇在碧琉璃塔内,看这座塔以两仪八卦为形,内里隐隐有磅礴神力流动,一定就是那座塔了。

玄乙手腕一转,一团白雪出现在掌心,细细按照碧琉璃塔的模样开始揉捏,方捏了个雏形,肩上忽然被轻轻一拍,古庭笑道:“你这小鬼可别乱跑,小心迷路。”

玄乙四处看了看,却见他孤零零地,不由奇道:“芷兮师姐和扶苍师兄呢?你们不是时常厮混一处么?”

厮混?古庭不知好气还是好笑:“芷兮师姐正给三千字见闻录打腹稿,扶苍被太子长琴拉着说话,我随处逛逛。”

独自随处逛逛不大像这位古庭神君的习性,他看着古板,其实最喜欢呼朋唤友。玄乙扭头朝后张望,果然见弟子们都闹哄哄跟少夷在一处,因为他身边总有年轻美貌的神女围绕,这才来了一会儿,就有四五个小神女和他坐在一块儿有说有笑了。

她心下了然,也不点破,继续捏手里的白雪琉璃塔。

“古庭师弟!”芷兮从青玉台上跑了下来,急急唤他,这位标准好弟子正一脸苦思,“那三千字见闻录你可有构思好?是着重写宝物还是写玉阳府之景?”

古庭似是对她这般用功也有些无奈,正欲应声,却见一旁路过的几位神君频频回头朝这里张望,目光并不怎么客气,好像带了些嘲讽,甚至还有点同情。

他忍不住开口:“诸位,请问有什么事?”

那几个神君只是笑,其中一个揶揄道:“没什么,得罪了。”

说罢他们转身离去,一面走一面还在低语,古庭隐约听见“婚约取消”、“这个就是古庭”、“未婚妻和其他神君跑走”之类的话,只觉心里一沉,藏在袖中的手开始止不住地发抖。

芷兮紧紧皱眉:“你们几个,背后说闲话,实在太难看!”

几个天神不由停下脚步,互相看了一眼,跟着笑道:“那就抱歉了,听说诸位是白泽帝君的弟子,白泽帝君久负盛名,弟子果然个个出类拔萃,

我等不敢望其项背,惭愧惭愧。”

虽是道歉,可话里的嘲讽之意连白痴也能听出来,芷兮目中闪过一丝怒意,冷道:“我看诸位的模样,想必也是某位帝君的弟子,承蒙诸位谬赞,出类拔萃不敢说,我等比诸位更懂礼仪之道,倒是可以断言!”

几位年轻的神君登时恼了,其中一位冷笑起来:“你还真是大言不惭,礼仪之道?给古庭神君戴了绿帽的神君是你们的同窗,他那个跟其他神君偷情的未婚妻也是你们的同窗,怎么,许你们做,不许我们说?白泽帝君收弟子如此严苛,依我看,收来的弟子倒也不怎么样!少把架子端那么高!”

芷兮怒不可遏,偏又想不出什么犀利的言辞回击,急的珠泪在眼眶中打转,她不肯在这些家伙面前示弱,只咬牙死死忍住。

玄乙绵软轻柔的声音忽然响起:“诸位对白泽帝君弟子的事如此了如指掌,莫非是因妒生恨?”

那言辞十分犀利的神君冷道:“因妒生恨?可笑!我们的先生既没像白泽帝君那样怪癖众多,我的同窗也没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有什么可妒恨的。”

玄乙上下打量他们一番,面上现出一丝笑:“怕是你们想,也找不到这么没眼光的神女。”

“你!”几位神君立时大怒。

玄乙驱使软椅朝后飘了几尺,用长袖捂住鼻子,轻道:“别靠过来,就站在那边,咱们慢慢说话。”

她高高在上的傲慢与刻薄激怒了他们几个,那神君怒道:“我只问你,我方才所言可有一句谬误?你有本事能说出我们的不是,也算你厉害!”

玄乙把手中的八角塔雏形转来转去,道:“天上地下从来也不缺各种传闻,而能叫你们津津乐道口沫横飞的,都是些著名神族。我确实不知道你们这些小神有什么不是,即便有,我也不大感兴趣。”

年轻的神君们气得浑身发抖,玄乙友好地笑了笑,慢悠悠开口:“或者你们说一说,我看能不能解闷?”

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神女,说话如此诛心,态度如此傲慢,非得叫她丢个脸才行!

一位神君动作奇快,在芷兮的惊叫声中,上前便要将玄乙从软椅上掀翻下去。

谁知喉头忽然一凉,一根嵌了碧蓝宝石的剑柄不知何时竟轻轻抵在了他喉咙上,剑柄被一只修长的手握着,顺着雪白的袖子往上看,是一双清冷幽黑的眼。剑并没有出鞘,却比出鞘更让他心惊胆战。

“你长了这样长的舌头,想必碍事的很。”

扶苍用剑柄轻轻抵在那位神君的喉头,垂睫定定看着他。

第四十八章 望舒神女

“扶苍师弟!”芷兮松了口气,幸好他赶到了!她恨恨地看着那几个神君,怒道:“他们太过分了!不但出口中伤古庭师弟,竟然还想对玄乙动手!”

古庭神色复杂地长叹一声:“罢了……这里是朱宣帝君的府邸,闹大了不好看。”

扶苍将纯钧飞快收回,那几个神君立时如鸟兽散,他扭头瞥了一眼玄乙,她正支颐摆出看好戏的模样,动也没动,真是胆大包天。

眼看他们跑远,芷兮还有些不甘心:“真是便宜他们了!”

古庭低声道:“和他们计较这些,岂不是沦落到与他们一样,算了罢。”

他望向玄乙,面上露出一丝笑:“多谢你,替我出了一口气。”

玄乙优雅还礼:“古庭师兄不必太客气,倘若一定要谢我,我只有一事相求。”

古庭奇道:“什么事?”

“回到明性殿后,请师兄不要再吩咐仙童给我送十全大补汤了。”

看她严肃认真姿态端庄,还以为要说什么正经事,古庭又好气又好笑:“说你胡闹,你偏又亲切得很。说你懂事,偏又这么狂妄!方才要不是扶苍出手,你岂不是遭遇飞来横祸?”

玄乙缓缓说道:“一言不合刀剑相向是莽夫之行,我向来不屑为之。

连凡人都晓得,上士杀人用笔端,中士杀人用舌端,唯有下士才会端个石盘打打杀杀。”

一肚子歪理。扶苍盯着她,毫不客气地评价:“毫无身手偏又口出狂言。”

玄乙抬头朝他笑了笑,笑得怪甜的。

“我不是还有扶苍师兄你这样的英雄相救么?师兄救了我,我感激不尽,来日一定报答此番恩情。”

看似真诚的道谢从她嘴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没有诚意?古庭急忙将话题扯开:“好了,我们回去吧。”

他把扶苍拉到一边,省的他俩又斗起来。

青玉台上已有无数神族驻足观赏,台下更是已经铺满礼桌,其上美酒佳肴琳琅满目,玄乙见桌上糕点甚多,忙不迭凑上前挑选,一面挑一面暗暗摇头,奢侈铺张的朱宣帝君也有弱项,这些茶点哪里能待客?无非是些绿豆凉糕红豆软糕之类的平庸货色,好一点的也不过是五景藤萝饼,比当日延霞准备的十景藤萝饼差了太多。

正准备要杯茶喝喝,忽听礼唱神官绵长响亮地唱道:“传,望舒神女到,飞廉神君到。”

“嗡”地一下,诸神纷纷转身张望。

朱宣帝君能请动望舒神女,面子实在不小,当年帝女婚宴,天帝也没能请动她。这位望舒神女比白泽帝君还要神出鬼没,即便是许多老一辈的神君帝君都没见过她的模样,传闻她冰姿超逸,纤尘不染,惹得无数天神为之魂牵梦萦,却不知传闻是否属实。

很快,满头银发的飞廉神君神色肃然地出现在白玉大道上,举止间

系在发梢的赤金铃发出清脆的响声。

在他身后,传说中的望舒神女似飘似幻,她只裹了一袭式样极简单的青纱,然而周身都笼罩在清幽的月华之中,显得一种异样的洁净与寂静。谁也看不清她长的何等容貌,她头顶坠了一面细银流苏,将眉眼挡得严严实实,只露出淡色的薄唇与白皙的下颌。

玄乙清楚地听见身后有几个神女在小声讨论:“好看吗?脸都看不到,什么冰姿超逸?我听说她比羲和神女还要大上十几万岁……”

“你不懂,就是这种云里雾里飘渺虚幻的模样才勾人。”

“哈哈,你看前面这个坐软椅上的小神女,也学得有模有样,用块黑纱蒙眼。”

“哼!”飞廉神君似是听见这些细碎窃语,忽地冷哼了一声,发上的赤金铃响得越发清脆。

玄乙赶紧朝后面缩了缩,不叫他看到自己。

谁知望舒神女似是察觉到什么似的,慢慢把头转向她这个方向,即便有银流苏遮眼,玄乙还是觉得她无形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脸上,停留了一瞬后又迅速撤离。

不像是有敌意的目光,反而是带着一些探究与研判,玄乙不由微微讶然。

不远处正与其他天神们说笑的朱宣帝君见望舒与飞廉到了,立即含笑迎上,拱手道:“望舒今日可算给足本座面子,本座这朱宣玉阳府可谓蓬荜生辉啊!”

望舒神女盈盈下拜,她的声音竟意外地有些沙哑,说话间细碎的银流苏在面上摇晃不止:“朱宣帝君客气了。”

朱宣帝君又转身朝飞廉神君笑道:“神君发上所系,可是白泽帝君的天音赤金铃?”

飞廉神君素来最不喜欢被问到“头发”之类的事,当即白眼一翻,怪声怪气:“不错,他全送我了。”

朱宣帝君十分意外,他对白泽帝君废弃不用的天音赤金铃垂涎已久,无数次开口讨要交换都未曾达成心愿,想不到他居然白送给飞廉神君。

他下意识在青玉台上寻找白泽帝君的身影,谁知这帝君早躲得看不见,连他的弟子们都纷纷背过身假装没注意这里,他心中惊讶,一时猜不透其中缘由。

望舒神女上了青玉台,她清淡的身影很快便被诸般宝光与祥云吞噬,忽然绕过一尊水晶架,她款款下拜行礼:“先生,弟子望舒有礼了。”

水晶架后很快闪出一个娇小身影,果然是白泽帝君,他笑吟吟地望着她,道:“望舒,你果然来了。”

望舒淡道:“弟子今日来,一为报恩,二为结下一桩缘分。”

白泽帝君愕然:“报恩?缘分?你不是因为本座给你写信才来的么?”

望舒低低笑了一声:“多年不见,先生还是这般风趣。我生平最痛恨者,一为风流滥情,二为暴力相迫,钟山帝君两样都已占全,不要说先生写信,即便天帝出动,我也绝不会屈服。”

白泽帝君更加错愕:“那你为何又来了?”

他倒有些吃不准她的心思,月华之精唯有望舒可以操控,玄乙受伤后他便写信给她,望她看在有同窗之谊的份上出手相助,谁知发了三四封信她也不回,他本以为没希望,不想过了数月她忽然回信,不提疗伤,只

说带上玄乙在朱宣玉阳府见,否则他何必劳师动众带上一堆弟子过来?

望舒低声道:“弟子方才说了,为了报恩,那位有恩于我的帝君托我出手,我不好推脱。何况玄乙公主与我,尚有一桩缘分。”

白泽帝君被她弄得一头雾水,还盼着她多解释两句,可这位昔日的得意弟子再次行礼后便转身离开了。

第四十九章 剑舞惊鸿

眼看宾客来的差不多,朱宣帝君笑吟吟地搬出了今天压箱底的宝贝——一枚在下界寻到的据说孕育了灵胎的灵石。

可惜诸神对此兴趣似乎并不大,谁能看出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里有没有灵胎?至于朱宣帝君说的青苔呼吸,胎动细节诸般,他们谁也没看出什么端倪,在青石旁围了一会儿便各自散了。

想不到压轴就要变成败笔,朱宣帝君只得转头朝神官们低声吩咐了些什么。过得片刻,忽闻后方一阵喧嚣,又有十几名神官推着一辆巨大的独轮车款款而来,车上似是放了一尊大纸箱,凑近了看才发现那上面是贴满了白纸,每张白纸上都用朱砂画了真言,将箱子封得密不透风。

不明真相的众神议论纷纷,素闻朱宣帝君收藏了蚩尤大君的指甲与共工大君的头骨,莫不是大家对灵石反应太淡漠,他特意把这两样东西拿出来供诸神欣赏?

朱宣帝君微微颌首示意,神官们立即手脚麻利地将箱子上封印的朱砂真言一根根撕开剥下,露出下面漆黑的金属大箱,其后便有所畏惧般,纷纷离远。

朱宣帝君不由笑道:“此物已被大神通封印,怕什么?诸位,下界后羿射日后,本座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下界极北之渊将后羿当日所射空的最后一支箭矢寻了回来,便是此物了。只是年代虽然久远,箭矢依旧凶狠异常,乃是集合了凡人怨念的弑神之物,本座以清气养了许多年,直至今日才敢取出以供玩赏,各位小辈倒要小心些,莫靠得太近。”

他长袖一挥,漆黑的金属巨箱无声无息开启,正中以天金之锁捆住一根手指般粗细的赤色箭矢,许多年过去,这下界凡人打造的弑神之物

依旧锐利如新,望一眼便胆战心寒。

诸神终于发出惊愕的低呼声,这件东西果然比那莫名其妙的青石要有趣的多。

古庭四处看了看,忍不住拽拽扶苍的袖子,低笑:“幸好今日羲和神女没来。”

不然只怕不单扶苍要为难,整个朱宣玉阳府的来宾都要为难,羲和神女若见到后羿的箭矢,眼泪珠子能把这玉阳府给烧个精光。

至宝都已列出,诸神个个趣味盎然地观赏起来,一面巨大的山水屏风落在青玉台下,西王母的乐官们飘然而至,隐在屏风后,丝竹笙簧悠扬而起,奏的正是九韶。

此时天乐阵阵,天香幽幽,诸神观宝的观宝,闲聊的闲聊,吃喝的吃喝,一派悠闲景象,唯有白泽帝君扯着朱宣帝君的袖子不放:“朱宣小鬼,你那片蚩尤大君的指甲和共工大君的头骨放在哪里?为何不拿出来?”

朱宣帝君晓得他的怪癖,当即苦笑:“白泽帝君,那两样东西是上古魔族遗物,只能放在碧琉璃塔里镇住,却不好示众。您老若想看,本座亲自领您去一趟碧琉璃塔,如何?”

白泽帝君怎么说也是个老辈神族,陪他看一会儿应该就可脱身——可怜的朱宣帝君带着这样天真的想法陪他进了碧琉璃塔,其后叫苦不迭泪流满面在里面耗了几个时辰,白泽帝君还是没有出来的意思,那已是后话了。

古庭挑了两坛太清酒,一碟碧藕,今日玄乙替他出了长久以来横贯心头的一口恶气,他说不出的痛快,只想与他们痛饮三百杯,大醉一场。四处张望一番,没见到玄乙,却见扶苍远远站在一边,对面有一位面生的长须神君正热切地与他说着什么,长须神君身后又有一个小神女,面颊通红,一会儿拿眼偷瞟他一下。

芷兮一见这景象,心里就是咯噔一声,忍不住开口:“扶苍师弟这是在做什么?”

古庭却习以为常地笑道:“又有神族朝他引荐自家的女儿了,此事常见,你看他不停摸袖子,心里必然不耐烦得很。”

从帝女婚宴剑舞之后,扶苍忽然就有了极大的名气,一来他身份高贵,乃是青帝的独子;二来他不染神界放浪形骸的风气,没什么不好的传闻,单这一点便叫无数有女儿的神族们爱不释手。上回天帝牵线烛阴氏公主竟没能成,更让诸神蠢蠢欲动,先前他一直待在明性殿倒也罢了,如今出来参加这样的盛宴,自然被有心者抓住机会。

古庭有心替他解围,当即高声叫道:“扶苍!过来一下!”

扶苍点了点头,朝那位长须神君拱手行礼,施施然走过来,微微松了口气:“多谢。”

古庭笑着揽住他的肩膀:“来,陪我喝酒,可惜玄乙那小魔头不知躲哪里,不然今天说什么也得灌她几杯。”

找不到玄乙?扶苍方将蓝玉杯抵在唇边,听见古庭这话,不由扫视一圈,下意识朝远处一株巨大的帝女桑望去,她不是正在那里么?低着头专心致志地垂首捏手中的白雪琉璃塔,身体有大半被阴影覆盖,显得一种异样的安静。

他忽然发现,要找龙公主并不难,比起热闹的说笑畅谈,她似乎更爱独个儿待着,藏在深幽的晕影里,幺弦孤韵一般,日复一日捏着那些稀奇古怪的白雪。

古庭似乎和他说了什么,他便收回视线,心不在焉地应和几句,很快又会不受控制地把目光停留在帝女桑下。

浓绿与浅红的交织,光与影互相吞噬,像一幅孤单的画。

扶苍情不自禁放下酒杯,竟生出一股想过去的冲动。

身体方动一下,却听铜钟忽然被振振敲响,柔和中正的丝竹笙簧猛地一转,变作了激昂刚烈,扶苍猛然回神,心中暗道不好——此刻演奏的正是九歌一曲。

果然下一刻太子长琴远远地唤他:“扶苍!来舞剑助兴否?”

此言一出,诸神皆喜,当年帝女婚宴上扶苍神君的一曲剑舞可是名震八方,想不到今天又有兴得见!芷兮更是兴奋得粉面通红,自觉不好意思,不想叫旁人看出来,却又压不下脸上的潮热。

扶苍转过身,太子长琴正怀抱五十弦瑟,笑吟吟地冲他招手。他慢慢摇头,示意并不想上场,太子长琴哪里理他,五十弦的瑟铮铮响起,音色如裂金石,声声催他过去。

扶苍眉头微蹙,无奈之下只得手执纯钧,一剑指东,翩若惊鸿般落入场内。

九歌一曲本就振聋发聩,太子长琴怀里的五十弦瑟弹奏起来更是音色极烈,扶苍手执天之宝剑纯钧做剑舞,四方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玄乙离了那么远都被吵得脑壳疼。

她对这家伙的剑舞一点兴趣也没有,舞刀弄枪还吵得要命,只得四处张望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继续把琉璃塔捏好。

忽听身后一个声音恶狠狠说道:“原来你躲在这里!哼!这下看谁来帮你!”

玄乙微微一惊,下一刻便被一把从软椅上粗鲁地抓了起来。

抓她的神君似是也没想到她竟全无反抗之力,这么容易就被捉住,反倒愣了一瞬,紧跟着便将玄乙挟在腋下,一手捂住她的口鼻以防叫

嚷。

“快走,别叫他们看见!”他身侧其他几个神君紧张地四处打量,生怕被发现。

动手的那位神君左右看了看,见远处有一座仙梅林,为诸般华美奢侈的楼阁挡住,他丢了个眼色,诸神君立即往仙梅林而去。

一进仙梅林,她就被丢在了地上,那挟住她的神君厉声道:“看你还怎么猖狂!哼!一个乳臭未干的小神女也敢口出狂言!今日替你家长辈教训教训你!你记好了,我叫墨招!有虞氏墨招!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惹有虞氏!”

玄乙一声不吭,眸光流转,在他们面上打量了一圈,原来正是方才碧琉璃塔前的几个神君,想必找到她报复来了。

“怎么,吓得不敢说话了?”墨招神君冷笑,“刚才在琉璃塔附近,你不是言辞很犀利嘛!你再说啊!”

他本想吓唬一下这小神女,听她哭喊几声,再道个歉也就罢了,谁知她慢慢把头抬起来,从鼻子里发出一个轻微的冷笑声,带着近乎冷酷的高高在上,比什么傲慢的神情都更令他们恼火。

墨招神君怒吼:“哼什么?!快道歉!不然就把你衣裳剥了!”

她缓缓屈膝坐起,将裙子上的灰掸掉,捡起捏了一半的白雪琉璃塔,仔细放进袖子里。

看样子对付下士,也只能用下士的法子了。

柔软碧绿的草地上不知何时结起厚厚的一层白霜,半空中竟开始细细落下密密麻麻的白雪,诸神只觉一阵诡异的奇寒彻骨,竟好似连骨头也冻住,更诡异的是,原本还阳光明媚的仙梅林竟忽然变得阴暗昏沉。

这一下诸神君终于醒悟过来,纷纷惊骇万分:“烛阴氏!她是那个烛阴氏的小公主!”

“烛阴氏又怎么了!”墨招暗自心惊,还在嘴硬,“烛阴氏就可以随便口出狂言?!我倒要跟钟山帝君理论一下!”

其他神君却不敢再强撑,一个个缓缓朝后撤,墨招一定是失心疯了,被黑暗封冻的离恨海就在百里之外,无论是谁经过此地都会恐惧烛阴氏的手段,他还敢挑衅,简直不知死活。

诸神君拱手行礼,毕恭毕敬:“公主殿下,此事前后皆是有虞氏墨招神君挑起,冤有头债有主,公主如要怪罪,恳请莫要牵连我等。”

墨招神君想不到同窗翻脸如翻书,大怒之下厉声道:“一帮懦弱之辈!我倒不信她在朱宣玉阳府敢把我如何!来啊!你有种让我陨灭当场!”

话音一落,却听一个魅惑而冰冷的声音骤然响起:“如你所愿。”

诸神君只觉胸口一痛,不由自主一个个倒飞出去,墨招神君方欲惊叫,但见眼前寒光一闪,他耳上一凉,头顶也是一凉,紧跟着胸口如被巨石击中,他那声惊叫没能叫出来,仆倒在地当场晕死过去。

一双手把玄乙抓起,她有些错愕地抬头,便见着本应在前面做风骚剑舞的扶苍立在身前,出鞘的纯钧丢在地上,剑身上有一道细细血痕。

第五十章 望舒之邀

墨招神君俯面朝下,被削断的长发满地凌乱,猩红的血迹正在晕染他月白色的天衣。

玄乙低声道:“……他死了?”

扶苍上下打量她,似是没见受伤,便道:“凡人才称死,神族只有陨灭。”

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玄乙更加错愕,她少见地有些反应不过来,等等,让她理一理这个情况:扶苍刚才在剑舞、她被墨招神君他们掳来仙梅林、扶苍出现在仙梅林、墨招神君死了。

她忽地骇笑,这家伙居然在朱宣玉阳府动手杀了神族!她伸手在扶苍额上摸了摸,难道他失心疯了?

扶苍侧头避开她的手,捡起纯钧,在墨招神君的衣服上擦干净血迹,淡道:“只是给他们一个小教训。”

一扭头见玄乙唤出烛阴白雪,居然打算把这几个神君埋了,他只觉才吞下去的满肚子邪火又冲上头顶:“做什么?”

“消灭罪证。”玄乙特意把埋好的神君们往仙梅林的普通积雪那边推了推,防止被有心者发现。

被她这样消灭罪证他们不陨灭也得陨灭了!扶苍额上青筋乱蹦,再把这几个可怜的神君从烛阴白雪里面拔出来,完全忘记他们是自己揍晕的事实。

“不许再动。”他将这莫名其妙的龙公主一把提起,转身便走。

玄乙仰高脖子定定望着他,他的下巴犹如美玉,两片薄唇犹带怒意地微抿,似是察觉到她的目光,他便低下头来,幽黑的眸子冷冰冰地与她对视。

她眨了眨眼睛:“扶苍师兄的剑舞跳完了?”

他声音极淡:“嗯。”

她娇声软语:“一跳完就来救我,扶苍师兄真关心我。”

扶苍像没听见,龙公主一句半开玩笑半带讽刺的话好像突然戳中他某个软肋,潜藏在内心的无数恶意毫无道理的钻出来,他亟不可待要反击,却发现无话可说。

踏出仙梅林,忽听不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赤金铃声,玄乙转头一看,果然见满头叮当响的飞廉神君与望舒神女朝这里行来。

见着他俩,飞廉与望舒似乎一点都没有意外,飞廉神君还满脸冷笑地打量玄乙,目光特别在她右腿上转了半日。

玄乙笑吟吟地开口:“神君的头发如今看着十分柔顺光滑,我便放心了。”

飞廉神君登时沉下脸:“胆大包天的小鬼!我还有账没和你们算清!今日你们自己掉在我手上,我废了你一条胳膊!再打断他一条腿!看你们以后还嚣张不!

身后的望舒神女突然开口:“飞廉神使,莫要冲动,我等今日前来另有要务。”

飞廉神君冷道:“神女,这小混蛋十分诡诈凶险!当日将我狠狠戏耍一番!她那该死的爹又对我百般侮辱拷打,我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还望神使看在烛阴氏公主与我有同窗之谊的份上,莫要将怨恨挂

怀。”

这话一出,飞廉神君瞬间变得平和,颔首道:“神女如此说,我便不气了。”

咦?这狂暴的飞廉神君这么听望舒神女的话?玄乙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

望舒神女款款走至玄乙身前,那道无形的目光又一次缠绕在自己面上,带了一丝研判。玄乙不知她究竟何意,索性一言不发缩在扶苍怀中,歪着脑袋朝她微笑。

扶苍突然开口:”望舒神女,有劳了,不知神女欲在何处施法?”

望舒道:“我方才与飞廉神使在整个朱宣玉阳府内寻了一遍,清气最浓郁的地方正是这座仙梅林,烦请神君与公主移步林中。”

哎呀,那几桩罪证还在仙梅林中躺着……玄乙默不作声被抱进去,果然飞廉神君望见地上晕死的几个神君,又开始冷笑:“两个心狠手辣的小魔头!”

他散开月砂将他们抓住,问道:“神女,他们几个怎么办?”

“他们挟持公主,须得管教一番,有劳神使跑一趟,送还给离朱帝君,是他的弟子们。”

飞廉将墨招神君翻过来,他左边的耳朵被切开一道口子,头顶的长发也尽数被削去,露出发亮的头皮,看着反倒有些滑稽。

那个叫扶苍的小鬼,剑道是不是又精进了?飞廉神君心中暗自嘀咕,用月砂拖拽那几个神君,离开了仙梅林。

“扶苍神君,可否让我看看公主的伤处?”望舒神女指尖轻弹,空荡荡的仙梅林中忽然便多了一张水晶桌,三副水晶椅。玄乙心中讶然,这一

手她也会?

扶苍将她放在水晶椅上,撩起裙摆将衬裤卷起,白布拆开:“有劳神女。”

望舒神女用手轻轻摸了摸近乎痊愈的伤处,见玄乙的目光总是落在水晶桌上,她便轻道:“玄乙公主,我本是太阴山龙神后裔,而太阴山一脉在上古曾隶属烛阴氏,点水成冰我自然也是会的。”

哦,这样子啊……玄乙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谁知望舒忽然又道:“待公主年满五万岁时,可愿接替我做这望舒一职?”

玄乙千算万算,怎么也没算到这位神女一开口竟然是邀她做月神望舒,当即愣住了。

“太阴山一脉早已凋零,我也不再年轻,更无婚嫁生育的念头,望舒一职须得神力阴寒者,我思前想后,唯有玄乙公主最为合适,何况烛阴氏天生强横,公主若做这望舒,必然比我要强上许多,请公主考虑一下。”

这高帽子一顶顶的砸过来,砸得玄乙有些头晕,她呆了半日,奇道:“神女特意前来朱宣玉阳府,莫非就是为了邀我将来做望舒一职?”

望舒缓缓道:“坦白说,我十分不喜烛阴氏一贯行事风格,然而一位于我有恩的帝君开导了我,与这些私下里的恩怨比起来,天地规则更为重要,望舒一职说重不重,说轻不轻,还是要最为合适者方能担当。公主不必急着今天便给我答复,我期盼今日的一场善缘可以让公主在五万岁时多一个选择。”

她从怀中取出一只青色丝囊,内里幽光冷辉,正是一粒粒月华之精。玄乙眼睁睁看着她将它们倾倒在自己右腿上,一阵清亮舒缓之意瞬间漫溢开,这些泪珠般的月华之精竟穿透伤口,毫无阻碍地进入了烛阴

氏的体内。

很快,被染黑的月华之精又一粒粒从她右腿上渗透出,望舒神女临空一抓,其内的软刺便被拉扯出来,拳头般大小的一团黑气,细细密密一根根犹如牛毫,在她掌心缓缓旋转。

“十万妖毒软刺,都在这里了。”

望舒神女指尖轻弹,牛毫般的软刺霎时间化作冰屑一寸寸碎裂开,再也不留一丝痕迹。

玄乙沉吟道:“望舒神女,谢谢你,那位有恩于你的帝君,不知是哪一位?我应当登门拜谢。”

望舒神女把月华之精装回丝囊,却不答她的问题,只起身朝扶苍再一次行礼:“此间事了,烦请扶苍神君转告青帝陛下,先前的恩情虽然还清,但我又欠下帝君一件开导之恩。”

她说完,转身便飘然而去,竟丝毫不拖泥带水。

扶苍弯腰捉住脚踝重新缠好白布,将裙摆抚平,对面的龙公主居然一反常态,一声不吭。

他抬头瞥了她一眼,她也正垂睫看他,隔着黑纱,她的神情幽静而平和,这片目光竟让他想起花皇仙岛初见时,她优雅外表下,藏着的深深疏离。

扶苍避开她的视线,再度将她打横抱起,冷不防她开口,声音绵软:“原来是青帝陛下出面,扶苍师兄,你……”

方才被他压下的那些恶意在蠢蠢欲动,他现在一点也不想听她说话。

“闭嘴。”他快步往仙梅林外走。

玄乙哪里理他:“都因为是扶苍师兄你我才受了伤,你这个赔罪,我接受了。”

赔罪?扶苍吸了一口气,脚步猛然停下。

他拜托父亲去找望舒神女,本意十分简单,玄乙受伤毕竟与他有关,于情于理他都不可能毫不过问,他的骨子里终究还是重礼平和的华胥氏,若能因此消解一桩莫名其妙的斗气,那便最好。

他没有想过她的反应,其实他寻了望舒替她疗伤,何尝没有了结孽缘从此形同陌路的念头?

可她此刻给予的回应让他浑身上下的刺都开始疯狂生长。

赔罪?他?给她赔罪?

扶苍冷笑一声,抬手将她歪过来看自己的脑袋重重按回去,疼得她大叫,狂涌而来的敌意令他语气阴森而犀利:“给你赔罪?做梦!”

青玉台依旧歌舞升平,一派热闹景象,玄乙的短暂失踪显然没什么弟子发现,倒是古庭看见扶苍将她带回来,不由奇道:“咦,你方才躲哪儿去了?扶苍的剑舞你都没看到。”

玄乙板着脸,使劲挣开扶苍的桎梏,落在腾空软椅上,才怨气冲天地开口:“我没兴趣!”

他俩好好的怎么又斗气了?古庭懒得自找麻烦,只笑道:“扶苍,方才那剑舞为何只跳了半阙?”

扶苍自斟了一杯酒,一气饮干:“我练剑并非为了剑舞取乐。”

坏了,看样子他俩这次斗气不小,扶苍居然气成这样。

古庭索性不再找话,倒了一杯酒准备敬芷兮,谁知芷兮方才还在的,

这会儿却不知去了哪里。古庭满心疑惑,今天他们几个怎么一会儿在一会儿不在的?搞什么?

第五十一章 地火明夷

芷兮一步步漫无目的地在玉阳府中闲逛,她已经逛了很久,刻意避开青玉台附近的热闹。

这会儿她没有心情饮酒说笑。

她出身神界战将之家,父亲掌管南天门一带守卫兵将,族中神君众多,神女极少,风气粗犷而不失严明,柔媚婉转之道素来不通,自小处事都秉持公正,不偏不倚。后来拜入白泽帝君座下,先生教导仁雅度,她认真地遵从着,只是天性眼里容不得沙,与同窗相处时,师兄弟们倒是敬畏她居多。

玄乙曾经就是那粒沙。

其后南花园一事,下界乌江一事,这在她眼里成日只会胡闹的龙公主忽然生出了十分的可爱,她的调皮捣蛋也跟白泽帝君那些怪癖一样,成了无伤大雅的东西。

所以扶苍待玄乙特别不同,应该也是情有可原。

芷兮叹了口气,想起之前自己万分期待的剑舞,其时九歌一曲方演了半阙,五十弦瑟做裂天之音,汹涌的风云与白雪缠绕纯钧四周,正中的扶苍却忽然收势,霎时间,云散,雪落,纯钧划了一个清绝的弧线,稳稳地收入鞘内。

不止是她,诸神都有些茫然,连太子长琴也满面愕然:剑舞这就跳完了?

扶苍四方拱手,跟着转身便走,竟走得极快,与她擦肩而过时,她细细唤了声:“扶苍师弟……”

他却不答,或许是没听见,一眨眼便不见人影了。

后来……后来他便抱着玄乙回来了,芷兮心里像是拨云见日般,突然醒悟了什么。

她早已隐约看出扶苍待玄乙的不同,无论他对玄乙是什么样的感情,讨厌也好、不服也好、孩童一样的斗气也好,这古灵精怪的龙公主在他心中必然与其他神族有极大的分别。

她只是一直没有往深处去想,或许也是避免自己去想。

昔年帝女婚宴上惊鸿一剑,年少的神君高旷清净,像一抹幽冷的月光,在她心中照了万年。她再怎样不懂柔媚婉转,终究是个年轻神女,心怀恋慕,战战兢兢,对他有无数稀奇古怪的期盼,又自诩为他的知己。

此刻回想,只觉可笑而可悲。

芷兮无神地扫视周围的华美楼阁,忽然瞥见一个人影孤零零地坐在青玉栏杆上,背影看着有些眼熟。

她下意识凑近了一些,却听见他断断续续用叶子吹着一首古怪的小调儿,可能连他自己也忘了具体的调子,简陋的叶片音显得短促而粗糙,却别具一股奇异的缠绵意味。

风把他玄黑的长衣吹得款款摇曳,落日暖色的余晖勾勒一层金边,芷兮忽然觉得这首叶片吹出的断断续续小调儿分外悦耳起来,兴许触动了心事,她竟听得出了神。

“师姐……你吓坏我了。”栏杆上的神君放下叶片,突然发现了她,吃惊地瞪圆了双眼。

芷兮看着他额头上摇晃的火红宝珠,若在平时,她兴许早已转身离开,此时此刻她忽又不在乎起来。她都已经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单恋里输

的一败涂地了,干嘛还要循规蹈矩恪守认真?

“这是什么曲子?”她扶着栏杆,仰头低声问。

少夷似是有些意外她的和颜悦色:“我也记不得了,很早以前下界游玩,在凡间乐坊里听见的。”

芷兮点了点头,淡淡出了一会儿神,又道:“你怎么不在前面跟神女们说笑,却跑来这里独个儿待着?”

少夷更加意外:“师姐竟这样关心我。”

芷兮定定望着他手里的叶片,鬼使神差一般,低声道:“我问你,倘若你喜欢一个神女喜欢了很久,可她又喜欢了别的神君,你要怎么办?”

少夷若有所思地看着她,忽然微微一笑:“当然是用尽手段抢回来。”

“可她心里没有你,而她喜欢的那位神君你也心中欢喜,并不愿叫他难过。”

“师姐心地高洁质朴,是我的话,绝不叫自己难过,宁可看着他们流眼泪,那也很有意思的。”

芷兮秀眉紧紧皱了起来,不敢苟同地斜睇他:“这四野八荒的风气已经够坏了,个个都似你这样只顾自己快活,岂不是诸神堕落。”

少夷半个身子都俯在青玉栏杆上,笑得更欢:“所以师姐问错了人,你说的情况,我可遇不上。”

芷兮不由哑口无言,愣了半日,又意兴阑珊地放下双手,好荒唐,她怎会与这个堕落的家伙聊起来?在他眼里的喜欢大约是那些放浪形骸的风花雪月,玩够了直接抽身便走。

她转身就要离开,忽听少夷在后面柔声道:“你心里不痛快,他们不知道,即便知道,也不会在意。师姐是喜欢自己折磨自己,还是喜欢自己快活些?”

芷兮默然片刻,缓缓转过身,淡道:“你这番挑拨离间的话反倒让我清醒过来,即便我这一生都不能与喜欢的神君厮守一处,我也不会变成你这样堕落的家伙。”

少夷还是笑:“我这样堕落的家伙也有在意的东西,师姐,我有个忙要请你帮呢。”

芷兮错愕:“什么?”

少夷摸了摸唇,似是有些为难:“我想下界看看延霞,听说师姐的父亲掌管南天门一带,有师姐作陪,下界定然方便许多。”

芷兮更加错愕:“你……看延霞?你……”

他终于知道良心啦?

“神族下界并无限制,为何还要我帮忙?你自走你的,没人会拦你。”

少夷笑而不答,只轻道:“师姐答应我便是了。”

芷兮满头雾水地应下,便见他温柔含笑:“芷兮师姐今日这番妆容,实在是十分秀美,师姐应当时常打扮才是。”

她恍若未闻,快步离开这座青玉小楼。她对少夷轻佻暧昧的言行素来看不上眼,可不知为何,方才被他赞赏,自己好像又没那么生气。

从清早明性殿门口,到如今这余晖满地的青玉小楼,整整一天,只有他赞美了她细心的妆容。

她的努力,竟然只有他注意到了。

芷兮心里掠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与委屈,长长叹息了一声。

*

月上中天,玉阳府内所有楼阁顶上的明珠将四下里照得亮若白昼,屏风后丝竹笙簧还在继续,天舞女仙们也依旧在妖娆舞动着,美酒与佳肴换了一批又一批——不过这些好像都跟朱宣帝君没什么关系。

他面色如土,傻傻地坐在碧琉璃塔第七层冰冷的地板上,失神地看着对面的白泽帝君,这位帝君还在两眼放绿光地守着天神封印内的指甲跟头骨。

五个时辰,白泽帝君在这里不吃不喝不动看了五个时辰,朱宣帝君觉得自己快疯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朱宣帝君清了清嗓子,第一百零八遍试探着问道:“白泽帝君……您在这碧琉璃塔内待了五个时辰,可会气闷?不如一同去下面喝些茶吃些东西?”

白泽帝君头也不回:“你这小鬼自己下去就是了,难道还怕本座偷你的宝贝么!”

没错!以白泽帝君的德性,他真能做出偷走蚩尤大君指甲跟共工大君头骨的事!头可断,血可流,宝贝绝对不能丢!朱宣帝君正襟危坐:“既然如此,那本座还是陪着帝君罢。”

话音一落,忽觉脚下猛然一震,封印指甲与头骨的两尊珊瑚架也晃了数下,他习以为常,倒是对面的白泽帝君奇道:“为何地颤?”

“想是离恨海又在扩张。”朱宣帝君不以为意,扭头看看天色,“快子时了,这些年天天一到子时便地颤,帝君不必在意,无甚影响。”

无甚影响?神界土地乃是构造五行阴阳规则之根本,地颤怎会无事?

白泽帝君走至窗边,仰头望着外面至阳明珠散发出的明亮光芒,一股寒意忽然自脚底传至后背心,他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而他的预感素来很准。

他沉吟半晌,从怀中摸出一把细细的竹签,随手一掷,竹签们似有灵性一般贴在琉璃墙上,款款挪动,最终拼成一付卦象——咦?坤上离下,地火明夷,好凶险的卦。

白泽帝君怔了片刻,扭过头望向朱宣帝君:“你有没有派神官去看过离恨海的情况?”

“五十日前才看过。”朱宣帝君见他谨慎,便不敢怠慢,“比之十年前暮冬,扩了不到半里,除此之外,别无异样。”

白泽帝君收回竹签,一直凝固不动的脚步终于迈开,转身下塔:“现在再派神官去看一下。朱宣小鬼,下去送客罢,盛宴不要办了。”

第五十二章 离恨海落（上）

诸神的盛宴还在继续,巨大山水屏风后传来的曲调柔靡万端,琴弦拨的一颗心也要掉下去,裹轻纱的天舞女仙玉腰如束,蛇一般舞动,极尽狂放媚态。

此类妩媚天舞往常只在小宴中三五成群的天神们欣赏一番,今日朱宣帝君却在如此盛宴上唤出,足见其奢靡大胆。

气氛骤然变得热烈起来,那魅惑妖娆的乐声和着芬芳浓烈的酒气,似是要飘散到古寂清寒的三十三天之上。

酒气、噪音、乱舞,这些统统是玄乙讨厌的东西,她现在只想找一间宽敞又安静的房间,仔细沐浴一番,把头发和衣服上的酒味洗个干干净净,然后躺在柔软的被褥里美美睡一觉。

可惜这些愿望一个也无法达成,她恨恨地看了一眼卡在软椅上的纯钧剑。

扶苍席地而坐,抓了酒坛在一口一口慢慢喝酒,眼看这坛酒被他喝完,“碰”一声,他又拆了一坛。

玄乙低头看了看地下,他已经不停喝了十五坛太清酒,却一丝儿酒气都没发,手不抖眼不斜,纯钧稳当当地扣在软椅上,阻止她去任何地方。

这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只有他们这块的帝女桑下,死气沉沉,师兄们都晓得他俩在斗气,一下午个个都碰了一鼻子灰,谁也不过来叨扰,连古庭和芷兮都避得远远的,以免被无辜波及。

又因为之前她被掳去仙梅林,飞廉神君将墨招他们送过去的时候,

离朱帝君脸都是绿的,声势浩大地捉了几个作恶弟子当众给玄乙赔罪,现在搞得这里每个神族都晓得她是那个可怕的烛阴氏的公主,大家躲她躲得远远地,偌大的朱宣玉阳府,她竟找不到谁可以帮自己。

不远处传来神女们银铃般的欢笑,果然是少夷被簇拥在其中,他就着一位神女的纤纤玉手喝了一口酒,忽然似是察觉到玄乙的视线,他便笑吟吟地朝她招了招手,额上的宝珠一阵乱颤。

她顿时像找到救星似的,刚一动,纯钧又把软椅拦住了。

“我要去找少夷师兄。”玄乙已经没力气生气了,“放手。”

扶苍一言不发喝了十五坛太清酒,其实早已有七八分醉意,心底犹如浮絮摇摆,不大清明。

他也不晓得自己明明这样讨厌她,为何还要一整天把她拴在身边。可是想到这邪里邪气的龙公主在外面到处捅娄子,竟还是这样困着她更好些。

“离子时中还有一会儿。”他冷道,“今天既然轮到我接送,便不许你乱跑。”

他的意思是接送等于软禁加欺辱?时辰还卡得这么准?玄乙突然发现,这个华胥氏扶苍才是真正的万法无用。

小案上残旧的美酒佳肴又被撤去,换上了崭新的美食,熊掌猩唇,豹胎鲤尾,全是极精美的珍馐。

玄乙见扶苍不再干喝酒,用筷子去夹盘中的虾仁,便轻轻拽了拽他的袖子,绵软的声音里带了一丝求饶似的祈求:“扶苍师兄,我想吃虾仁,能给我尝一口吗?”

扶苍不说话,端起那盘芙蓉虾仁反手大方地递给她。玄乙只夹了一

粒莹润的虾仁,重新把盘子推给他:“多谢扶苍师兄。”

他一无所觉,继续夹虾仁送入口中,脸色忽然一变,迅速吐出来——这盘芙蓉虾仁竟是冰雪所变!而且苦得要命,即便马上吐出来,嘴里还是苦的难受至极。

玄乙笑得前俯后仰,活该!叫他总摆出“我会剑道我就是如此牛逼哄哄”的模样!动不动就言语藐视她,动手摧残她,她请他吃天下第一苦的烛阴白雪虾仁,算是最温和的回礼了。

扶苍捂着唇,忽地出手如电,一把将到处躲闪的她抓住,紧紧掐着胳膊。

要怎样报复才解气?真想现在就把她揉碎在手里,想她遇到自己便像耗子遇到猫,再也不敢那样嚣张狂妄。

他想……

酒意上头,有一种令他发疯的情绪在迅速滋生,眼前一切都模糊而混乱,只有她的脸无比清晰,玉瓷般苍白,两片漂亮的嘴唇得意地翘起,还有那双幽静却又时常隐含嘲讽的眼睛。

扶苍的双眸骤然变得暗沉,猛然俯首,张口便要咬住她可恶至极又可爱至极的唇。

冷不丁脚下的土地忽然剧烈震颤了数下,玄乙登时坐不稳,一晃之下,被他那一口重重磕在脑门上,疼得捂着脑袋半天不能动。

“你居然用这种卑鄙招数!”玄乙惊怒交加,他用牙啃她的脑门!这是什么闻所未闻的邪恶手段?!这是什么华胥氏?!

对面的扶苍似乎也僵住了,雕塑一般半天不动弹,最后慢慢朝她伸手,声音听起来特别艰涩而为难:“……手拿开,我看看。”

玄乙哪里让他碰,侧过身体一溜烟逃得飞快:“你给我等着!”

扶苍再也没心情去拦她,先冲了一杯茶洗去口中苦味,最后将没喝完的酒坛丢老远——酒果然不是好东西,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刚才要做什么,一时觉得荒谬透顶,一时还觉得又羞又恼,耳朵与脖子一阵阵发烫,好在帝女桑的阴影挡住了他的尴尬。

因着方才毫无预兆的地颤,周围满是抱怨声与惊诧声,被酒液污了天衣的神女们不满地抱怨着,美食掉在地上没来得及吃的吃货们抱怨着,神界也会像下界一样山崩地裂不成?

朱宣帝君的神官们连连行礼安抚:“抱歉,没有提前告知诸位上神,离恨海年年扩张,这些年每到子时便会地颤,其实无妨,无妨……”

玄乙沉着脸飞过乱糟糟一地狼藉,旁边突然伸出一只手拽住软椅,少夷柔和甜蜜的声音唤她:“小泥鳅……”

话还没说完,他便被她带得险些飞出去,连连踉跄。

玄乙停下软椅,皱眉盯着他,这会儿她终于相信他说她沉是真的了,抓个软椅还踉跄,不像是装的。

“险些把我骨头摔坏。”少夷松了口气,朝她苦笑,“你也飞慢些。”

说罢他蹲下来,见她脑门儿上肿了一小块,便伸手去摸:“这是怎么了?长龙角么?”

玄乙缓缓挡住他的手:“少夷师兄,我困得很,去找个客房休息,就不陪你了。”

少夷失笑:“方才地颤,你还能睡得着?看你这气鼓鼓的模样,好好的出来玩,坏了心情岂不无趣,来和师兄坐一会儿,有好茶点。”

她一听“茶点”二字,眉宇便舒展开,一路跟他来到纤云华毯上,先前

绕着他的神女们早已如鸟兽散,毕竟不晓得她跟少夷的关系,谁也不愿叫这位烛阴氏的公主不高兴。数张案上珍馐佳肴都没动几筷子,倒是一地酒壶,看样子他们也喝了不少酒。

少夷找了半日也没找到什么好茶点,干脆取了一枚仙桃塞给她:“先吃这个罢,这些茶点旧了,回头换新的再吃。”

玄乙嫌弃地还回去:“皮没剥。”

这娇生惯养的公主……少夷叹着气儿替她撕桃子皮,一面慢悠悠地说道:“你这小泥鳅,脾气坏,心眼坏,好在小龙君跟你不大像,不然将来还不知得罪多少神族。”

玄乙都快把早上的事忘掉了,不想他突然炸给她如此匪夷所思的消息:他认识清晏?她怎么从来没听清晏提起过?

她不动声色:“少夷师兄认识我哥哥?什么时候的事?”

少夷仔细想了想:“那会儿他大概才三千来岁罢,倒是一付好风骨,不愧是烛阴氏。”

三千来岁?玄乙努力回想,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少夷将桃子皮剥好,还细心地切成几片,放碟子里送给她,然后微微一笑:“你那时候更小,还受了重伤,命在旦夕,怕是记不得了。听说小龙君师从玄冥帝君时,年纪比你这小泥鳅还小上一些,真是个好哥哥,为了小妹这般拼命修行,一定是想好好保护你罢。”

玄乙想起齐南也说过自己小时候受伤,想不到连这位青阳氏的师兄都知道此事,而且,命在旦夕是怎么回事?她怎么毫无印象?

她正欲询问,朱宣帝君的声音却突然自青玉台上传来:“诸位……只怕、只怕今日这场盛宴不得不停了。”

台下诸神喧嚣阵阵,朱宣帝君苦笑道:“方才白泽帝君为地颤算了一卦,出的是地火明夷,只怕是大凶之兆。此事蹊跷难解,白泽帝君既然有此警示,本座便不敢擅自冒险。如今夜寒露重,本不该逐客……”

他的话还没说完,但觉地面再度剧烈震荡起来,这一次却比方才那下要猛烈无数,青玉台上的水晶架都被震翻许多,其上的宝物哗啦啦掉了满地,远处更有一阵阵可怕的轰鸣声传来,诸神不禁骇然,四下里忽然变得死寂。

“报——”

惊慌失措的喊叫声刺破了此刻的异样寂静,紧跟着两个神官连滚带爬疾驰而来,声音好似在尖叫:“离恨海偏南二百里有一块地掉去下界了!”

第五十三章 离恨海落（中）

众神哗然,朱宣帝君当机立断,立即厉声吩咐神官们:“速度撤去神府限制!将坐骑全部牵来!”

一时间台下乱成一团,有些胆小的神女竟已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神界有此异样变故还是上回共工大君撞破天柱,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不要说年轻一辈,便是许多年长者也不曾经历过,这么长久的平稳岁月,如今突然弄出个神界土地掉落的事情,倒把他们一个个吓得不敢动弹。

少夷用小叉子戳了一片仙桃,体贴地送去玄乙唇边:“快吃罢,不然等下回去明性殿,要到明早才有东西吃了。”

玄乙皱眉摇了摇头,她素来挑食,瓜果珍馐之类一律不爱,唯独爱吃些精致茶点,给他面子吃了一片仙桃便再也不肯吃,只问:“少夷师兄,你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受过伤?”

少夷把剩下的桃子丢嘴里,似笑非笑瞥了她一眼:“这乱糟糟的当口你还记着自己这点小事,回去找小龙君问罢,由他告诉你,不是更好?”

咦?他说的竟然很有道理,玄乙点了点头:“少夷师兄用茶点当借口把我诓来,提起这个话头又卖关子,这是何必?”

少夷淡道:“在你这小泥鳅心里,我说什么做什么都另有深意,你啊,一点也不信我。”

玄乙俯身搂住他的胳膊,娇声道:“谁说我不信你,你起了话头勾出我的兴趣,却不说完,弄得我心痒痒,未免太不厚道。”

少夷扶住她的后脑勺,气味和声音都甜丝丝的:“你想知道?那你亲我一下。”

玄乙看着他额上摇晃的火红宝珠:“那你把眼睛闭上。”

他在她鼻子上掐了一把:“我再信你才怪。”

白泽帝君的声音突然自不远处响起:“明性殿下弟子速速过来!”

这位素来不怎么靠谱的先生,今天终于靠谱了一回,早已提前将弟子们的坐骑都放出,坐骑们见着自己的主人,立即欢喜地各自迎上去。

巨大华丽的丹凤踱步到少夷面前,亲热地用脑袋蹭他的胸口,他摸了摸它丰盈的羽毛,握住缰绳翻身而上,垂首笑道:“小泥鳅,师兄如今载不得你,盼着下回有机会叫你骑丹凤。”

意思他自己逃命,把她丢在这里是吧?果然是他能做出来的事。

玄乙定定看了一会儿他飞远的背影,扶着软椅单脚站起,没蹦几步,忽见那只阴魂不散的扶苍骑着九头狮风一般奔至近前,伸手将她一捞,腾云驾雾一般,她瞬间就落在了狮背上,后背狠狠撞上他胸口,头上的金环都撞歪了。

额上一热,他的手掌按在那个肿块上,玄乙怎么拽、拉、扯都弄不下来,反倒累得气喘吁吁:“……现在已经过了子时。”

扶苍声音出奇的平静:“嗯。”

“今天轮到太尧师兄接送我。”

“嗯。”

玄乙便不说话了,今晚真累,她没力气再折腾,随便罢。她把脊背挺得很直,即便整个身体像是被他圈在怀中,也倔强地不肯碰他一丝一

毫。

此时神明之府的限制只解开了一部分,御风腾云飞不过五丈,九头狮连飞带跑,一路疾驰去白泽帝君身侧,他正在清点弟子,因见一个也没少,他少见地露出凝重神色,沉声道:"待玉阳府上方限制解开后,只往后门飞,尽量离离恨海远一些。"

他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背心的寒毛一根根地竖起来,只怕今晚十之八九还要再出大事,上回他有这种预感,是昆仑与太行掉落下界。

天地有清浊,下界为浊,上界为清,神界土地若是落到下界,只有一个可能:浊气太重。离恨海被黑暗封冻了太久,里面不知滋生出多少浊气与魔物,万一掉到下界,必然有无数凡人要遭遇灭顶之灾,后果不堪设想,何况那一下坠落的威力,不光整个朱宣玉阳府,也许极西之地都难保。

"你们靠近一些,各自不要离开太远……"

他仔细吩咐,话还没说完,却见一只漆黑的巨手突然自玉阳府外骤然抬高,整只手掌张开竟比一条白玉大道还要长,缓慢却毫不留情地朝玉阳府拍下来,霎时间,华美奢侈的白玉大道伴随着诸神惊恐的叫声,裂成了碎片。

"那是什么?!"古庭见那只漆黑的巨手无头无尾无身,好似从混沌中突然生出,惊得声音都变了。

他的声音瞬间便被利风吹散,这只巨手一挥之威,带起的飓风猛烈,有那些神力薄弱的小神竟难以抵抗,被风卷的如落叶般乱飞。眼看弟子们也受不住这股怪风,白泽帝君立即张开屏障,一面厉声道:"朱宣小鬼!快解开限制!"

谁知定睛一看,朱宣帝君正忙着将青玉台上陈列的宝贝们用神力护住,白泽帝君恨得连连跺脚:"这当口还想着宝贝!"

话音一落,只觉头顶一片漆黑,竟有另一只巨手突然出现,当头拍下,诸神哪里来得及闪避,只听“当”一声巨响,漆黑的巨手却是拍在白泽帝君的屏障上,震得那些小辈神族们一颗心都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离得近了诸神才发现,那只漆黑的手并非是皮肤黑,而是其上密密麻麻缠绕着魔煞之气,舞动间神界的清气与魔煞之气摩擦碰撞,发出极刺耳的尖啸声。

白泽帝君面沉如水,双手骤然一合,将弟子们装入一只金色的巨车之内,驾车的八匹金麒麟奔逃如风,迅速躲过巨掌拍落的范围,他自怀中取出一把竹签,当空一撒,竹签迎风见长,化作密密麻麻无数根翠绿青竹箭,一根根走两仪八卦的方位将巨掌钉在地上,他清叱一声,巨掌霎时间被神力震荡成碎片,化为一股股黑气消散。

青玉台附近的另一只巨手在跟朱宣帝君做殊死搏斗一般,眼看许多水晶架被漆黑巨掌拍碎,宝贝们也都成了渣渣,朱宣帝君简直气得肉抖,一面用手里的拂尘狠狠刷,一面怒道:“我的玉珠!我的玄丹!我的上古天书!”

他一样样把被弄坏的宝贝念叨一遍,气得连“本座”两个字都不用了。漆黑巨手被他的拂尘刷的好似一块破抹布,没一会儿便只剩骨架,无力地瘫软在青玉台下。

“神官何在?!”朱宣帝君面色铁青,一声大吼,“快把这里的宝贝收拾一下!全锁进碧琉璃塔!”

被吓得躲了老远的神官们终于回过神,潮水般扑上,搬箱子的搬箱子,抬水晶架的抬水晶架,个个动作极快,眨眼便将青玉台上的宝贝们撤了个干干净净。

弟子们扶在金色巨车的窗前拉长了脖子看,那两只突然出现的漆黑巨掌实在太诡异,以至于大家震惊得到现在都说不出话,唯有身为帝子

的太尧斟酌着开口道:“方才那两只巨掌,莫不是防风氏的手?”

防风氏三个字让弟子们又一次震惊到默然。

防风氏乃是极高大极雄伟的一尊巨人,当年跟随蚩尤大君作祟上下两界,后来诸神于下界会稽山施计将其杀死,因其身躯太过巨大,用了无数辆大车,将尸首切割了分开装,这才能带回神界。

芷兮显得小心翼翼:“防风氏不是早已死了吗?”

更奇怪的是,玉阳府外空空荡荡,突然出现的只有手,没见巨人的身体。

太尧似是想起什么:“当年防风氏的尸骨堆放在何处?”

弟子们纷纷摇头,这种古旧往事,他们这些年轻神族怎会知道?

“天帝原本想将防风氏尸骨送去下界。”白泽帝君不知何时过来了,小小的身体挂在巨车外,“但他毕竟曾是蚩尤大君的得力战将,死后无数年,魔煞之气浓而不散,丢在下界难免要出状况,在离恨海成为禁地前,一直被锁在天宫内。”

太尧吸了一口气:“先生的意思是——离恨海成了禁地后,上父便把防风氏尸骨丢进了离恨海?”

白泽帝君淡道:“是本座的建议,离恨海的情况诸神无法可使,白放在这里也无用,不如把伤脑筋的东西丢里面。”

只是想不到这一丢就丢出事了。

弟子们遽然变色,太尧不敢苟同地看着敬爱的先生:“您还丢了什么进去?”

这个嘛,他一时半会儿怎么想得起来?白泽帝君正准备绞尽脑汁,忽

闻身后尖叫声连连,但见方才被他打散的那只巨手竟又重新凝聚骨肉黑气,这次却是对准了后方的碧琉璃塔,一挥而下。

第五十四章 离恨海落（下）

碧琉璃塔里面封着蚩尤大君的指甲和共工大君的头骨!白泽帝君勃然大怒,居然敢朝他的挚爱下手!

他手边一时没有可用的东西,当即脱下一只鞋用力掷过去,硬生生挡了一挡,冷不丁又见方才被朱宣帝君用拂尘刷碎的另一只手也已凝聚完毕,不再与朱宣帝君在青玉台附近纠缠,而是转过来扑向碧琉璃塔。

白泽帝君周身神力震荡,褪下腕间的珍珠串,正欲抛出,忽觉从头到脚都轻了数分——朱宣帝君终于把神明之府的限制全部解除了!

白泽帝君再无顾忌,轻轻抛出珠串,这串曾在下界鲶鱼妖手中被养护了两万年的莹润珠串见风即长,珍珠粒颗颗变得犹如水缸般大小,在半空绕了个圈,诸神还来不及看清,那两只漆黑的巨掌便已被珠串缠绕在一处,狠狠砸在地上,也不知撞倒多少精致的黄金玛瑙楼。

匆匆赶来的朱宣帝君眼看自己华美的玉阳府有一小半都变得废墟一般,心疼得脸上的肉一个劲抖。

“太坏了!这防风氏太坏了!”他简直语无伦次,“要掉下界何不好好掉下去!何苦糟蹋我的朱宣玉阳府!”

白泽帝君道:“朱宣小鬼,你看看这双手,有些古怪。”

他打了个响指,捆住两只巨掌的珠串立即收紧,漆黑的魔煞之气与血肉再一次被挤压成碎片,靡靡散开,却不散尽,没一会儿,又重新凝聚在一处,蠢蠢欲动。

朱宣帝君有些吃惊:“它竟会反复愈合?”

这双巨手活不活死不死,也不知什么玩意,若说有谁操控,可没见身体,倒比防风氏真正复活还叫他们摸不着头脑。

白泽帝君重新驭使珠串将这双愈合的巨手捆住,它们还不甘心,兀自竭力用手指在地上刨动,去捉近在咫尺的碧琉璃塔。

看样子目标还真是他的挚爱。

“朱宣小鬼,赶紧把第七层的东西拿出来。”白泽帝君回头看了看西面浓黑的夜空,万物静籁,星月无光,异样的安静像是更大灾祸的前兆,“想不到,在诸神的眼皮子下面生出这种怪物。”

无论离恨海里如今藏了什么,都决不能让蚩尤大君和共工大君的遗物落入其中,防风氏的尸骨变成这样的怪物,谁知道那两件东西会变成什么?一个魔族大君已经够叫他们头疼了,若是冒出来两个,他宁可今晚跟这片离恨海一起掉下去。

朱宣帝君拂尘一扫,两枚白玉盒便出现在掌中,即便其上贴满了朱砂真言,然而少了碧琉璃塔的神力镇压,白玉盒还是在不停颤动,仿佛有什么东西要破盒而出。

“本座来拿着罢。”白泽帝君涎着脸朝他伸手。

都什么时候了白泽老儿还来这套!朱宣帝君再也顾不得什么尊重长辈,恶狠狠瞪了他一眼,正欲严肃表达一下自己身为宝贝主人的坚定,忽闻一阵可怕的嗡鸣声,地面似滚开的水一般剧烈颤抖,其上的诸般华美楼阁摇摇晃晃,乒乒乓乓又倒了数座。

西方离恨海方位犹如火山喷发,骤然激射而起两道漆黑的飓风,隔了那么远,都能听见这两团浊气飓风与神界清气摩擦碰撞发出的令人牙酸的声音。

被派往前方视察的神官们又逃回来两个,嘶声喊叫:“离恨海偏北三

百里掉下去一块!浊气冲上来了!”

朱宣帝君面上掠过一丝极肉痛的神色,犹如壮士断腕一般,忽然厉声吩咐道:“你们几个,去把后羿箭矢和灵石取下来!其他的都不要了!诸位,速速离开这里!”

诸神哪里还等到他说,早已潮水般往东面疾飞,拉扯巨车的八只金麒麟更是飞快,一眨眼便奔出朱宣玉阳府,嗖一声飞上云海,停在云上等候还在跟朱宣帝君磨牙的白泽帝君。

车内弟子们七嘴八舌地释放着这番变故带来的震撼,芷兮怯生生地问道:“你们说,离恨海会掉下去吗?”

古庭急道:“先生和帝君们必然会竭尽全力不叫它掉去下界罢?不然岂不是叫下界凡人无辜遭遇浩劫!”

太尧叹道:“神界土地乃构建五行阴阳神力之根本,一旦坠落下界,威力不亚于开天辟地,即便是三十三天之上的大帝们也无法可施。倘若这离恨海整个儿坠落,只怕咱们也要跟着遭殃,下面清浊气流碰撞,那滋味必然十分可怕。”

他说得这样可怖,弟子们又陷入了新一轮惊恐的七嘴八舌之中。

扶苍凝神望向窗外,远处浊气带起的巨大黑龙一般的飓风已多了数条,刺耳的尖啸声隔了那么远都震得耳内剧痛,他心中隐隐约约有一股不好的预感,应当尽快离开此地,不可再多停留。

身前的玄乙忽然动了动,他这才发觉自己的手一直按在她脑门上,先前那股尴尬与无措又缓缓涌上心头,他默然将手缩回,停了半晌,低声道:“抱歉。”

玄乙猛然扭头,两只眼撑圆了瞪他:“然后呢?”

她毫无条理的反应让扶苍的长眉又皱了起来:“什么然后?”

玄乙怒道:“你得罪我的地方多了去了,一声抱歉就想一笔勾销?”

他突然怀疑自己是不是酒还没醒,居然会给她道歉。之前帝女桑下的事,他确实大错特错,明明应当诚心给她赔罪,然而望着这龙公主傲慢的模样,他就一点都不想了。

扶苍面罩寒霜,掐着下巴把她的脑袋扭回去:“坐好了!”

玄乙用指甲使劲去抠他的手背,他也不理,后来抠得重了,他索性一手一只掐住手腕,强行交错制在她身前,忽闻白泽帝君的声音在车外炸开:“离恨海要掉下去了!快走!快走!”

驾车的八只金麒麟发出惊恐的叫声,巨车御风踏云朝前狂奔,没跑片刻,只听远处传来山崩地裂般的巨响,连绵不绝,巨大而可怕的声势震荡胸口,甚至令这些年轻的天神们感到体内撕裂般的剧痛。

下一刻,一股极大的力道狠狠撞在巨车上,车内的弟子们霎时间毫无反抗能力地滚做一团,天旋地转,太尧喊叫的声音在锐利的尖啸声中显得那么渺小:“和清浊气撞在一起了!快走!”

走?往哪里走?怎么走?巨车已被卷入一股无比巨大的漆黑浊气中,八只金麒麟连惨叫都没发出,只一瞬间便被清浊气交错之力撕扯成了碎片,巨车在漩涡中抖得好似残絮,玄乙只觉自己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滚过去,颠得快吐了。

山崩地裂的巨响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扶苍在剧烈的颠簸中顺着车顶滑至窗前,车外无论上下左右,所见只有漆黑一片,极偶尔会有清浊交错的罅隙一闪而过,他瞥见了土地的崩散溃裂,神界土地在清浊气的碰撞下,碎成无数极细小的玄白二色砂粒。

巨车车壁的碎裂声夹杂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简直叫弟子们肝肠寸

断——巨车要是被挤碎,他们便要和这股狂暴的气流直接碰上了!都是那个不靠谱的先生!都是为了等他!弟子们的怨念从没像这一刻般剧烈爆发,连芷兮都气急败坏地怒吼了一声:“我要辞学!”

她刚叫完,巨车的震颤翻滚突然停了下来,在车厢里横七竖八滚了一团的弟子们惊疑不定地撑起身体,白泽帝君吃力地自远处传音:“都去角落里!保护好自己!不要动!”

众弟子急忙依言各自寻了角落,九头狮吓得连坐骑相都幻化不出,小的好似一只猫,四只爪子死死抠住扶苍的大腿,说什么也不放,十八只眼睛里泪水涟涟,一面还在不停惨叫。

扶苍将它捞起往袖子里一丢,怀里的玄乙软绵绵地一动不动,这娇弱的龙公主竟然被颠晕过去了。他把玄乙用腰带捆在胸前,凝神念动真言,唤出屏障,冷不丁一只手忽然在肩上轻轻一拍。

少夷的声音几乎贴着他耳朵响起:“扶苍师弟,豁出命也要护好小泥鳅,替我护好她。”

替他?

扶苍未置可否,巨车又开始剧烈颤抖,他们在车厢里被颠得好似热锅里的豆子。忽然之间,车厢裂成了碎片,化作无数金光,将弟子们一一缠绕,在清浊气摩擦碰撞的裂缝中,金光似碎裂的水滴溅射开,各自被弹飞。

那天是丁酉年壬子月乙未日,子时过二刻,离恨海坠入下界,极西之地方圆五千里神界土地尽数跌落,奢侈华美的朱宣玉阳府不复存在,整个四野八荒都因为坠落之威而连续震颤了数日,当日在朱宣玉阳府做客的诸神只逃出来小半,共计有三百二十八名神族被卷入清浊气流,掉去下界,凶吉未知。

*

我试试把话写在正文这边~反正还没上架~传说蚩尤是九黎族的,共工倒是实实在在是天神,一下都被我设定成魔族了。

雪满乾坤

第五十五章 泥鳅快跑

带着浊气的风扑在脸上,这感觉并不怎么美妙,玄乙用袖子盖住头脸继续睡,谁知袖子上一股刺鼻的酒味,掺和着滚滚浊气,那味道别提多难闻了。

她硬生生被熏醒,十分不满地睁开眼,入目是有点熟悉又不那么熟悉的天空。天是挺蓝的,云也挺白,就是离着好远,太阳看上去好小一粒,也不那么刺眼了。

玄乙没有翻身,也没有动,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

她和下界怎么就那么有缘,上回是被迫下界,后果是右腿差点废了,这次又是莫名其妙掉下来,不知后果是什么。

身下的九头狮“嗷”地一叫,下一刻扶苍那张讨厌的脸就出现在了视界里,他素来冷冰冰的眼睛里居然带了一丝柔软的关切,低声问:“你怎样?”

玄乙还是不动,仰面躺倒定定看着他。

又是他。

不知为何,她觉得他眼里那亲近的柔软看上去如此碍眼,她讨厌它们,比先前讨厌他整个人还要讨厌,像讨厌洪水猛兽那样讨厌。

她避开他的目光,慢慢爬起来,背过身用手指缓缓梳理长发,一言不发望着身边流逝的飞云。九头狮在云海中飞驰,脚下青山绵绵,正中一道黑色长河穿过,好似一条嵌在碧玉中的黑色丝带。

“离恨海呢?”

玄乙插好金环,四处张望,之前神界闹了那么大,怎么下界看上去好像很平静的样子?说起来离恨海还是她家老祖宗封冻的,她连一眼都没见过它就掉到下界了,实在太遗憾。

“下界幅员辽阔,离恨海不知坠落在何处。”

扶苍用手梳了梳被她睡乱的柔软狮毛,他们运气不错,没有掉在离恨海里面,就凭她那点微末身手,加上他还不算十分精通的剑道,两个年轻神族掉进离恨海,十有八九只能陨灭当场。

“师兄们呢?”

“清浊气流碰撞激烈,掉下来的神族应当都分散四处。”

嗯,其他弟子都分散四处,就她倒霉,跟这家伙撞在一起,玄乙叹了口气:“这是哪里?”

她的问题多而快,扶苍少见地居然没不耐烦,回答得十分淡定:“这里应当是下界的黑水附近,回到南天门大约需要凡间五日时间。”

玄乙眼睛登时一亮:“黑水?那昆仑山不是也在附近?我记得山顶有玄女当年用的温泉。”

她嗅了嗅头发上难闻的味道,立即高傲地指使他:“我要沐浴,让这蠢狮子下去。”

扶苍头也不回,声音冷淡:“荒郊野外谈何沐浴,忍着。”

她说的都是上古时候的事了,昆仑山早就坠入下界,鬼知道现在上面被什么妖族霸占。

玄乙指着下方横贯的黑水:“那就下面这条黑水,那么多水,够我洗了。”

“此话休提,免谈。”扶苍不耐地回头看她一眼,此次离恨海坠落实属天灾,下界又有无数妖族,还不知会有什么影响,她不想着赶紧回去,怎么这么多事。

玄乙朝他微微一笑,柔声道:“扶苍师兄,我自己也能回南天门的,要么你先走?”

扶苍望向她受伤的右腿,她要自己走?怎么走?用手爬么?

她看上去特别一本正经:“真的,我可以自己走。”

扶苍淡道:“此话也休提,坐好了。”

下界情况看似平静,但离恨海的坠落绝不可能像没事一样,龙公主的伤还没好,他绝不可能叫她独自走。他也算摸透这龙公主的恶劣性子,说不准她又能做出什么叫他吓一跳的事情来,当即将她一截长衣握在手中,绕了几圈。

玄乙眯眼盯着他,现在这个华胥氏扶苍是越来越像铁板了,既不跟她斗嘴,也不跟她翻脸,每次都直接动手,仗着自己会点剑道,简直要爬到她头上去。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朝他一笑:“我偏要走。”

扶苍下意识握紧她的长衣,冷不丁“噗”一声,眼前的龙公主突然消失,手里的长衣也突然消失,一团漆黑的小泥鳅用尾巴支撑着身体在狮背上连跳带蹦,兔子也没她蹦得快,刺溜一下就钻入云海中。

他不由愣了片刻,她……平时也能变成泥鳅?

玄乙把身体绷紧,似离弦的箭疾射而出,受伤的右腿用不上劲,好在龙身有尾巴,飞起来并不费多大力气,本来有了人身后再随便变回龙身是烛阴氏的耻辱,不过反正这里就他们两个,她花招百出,无所禁忌。

噗通一声,她钻进冰冷的黑水中,舒服的吐了无数泡泡。

干嘛非得和这莽夫一起走,她独个儿也能回南天门,而且龙身更快。

玄乙在河底光滑的沙子中钻来钻去,任由它们把身上的异味带走,一面朝南天门方向疾驰,忽听身后水声潺动,只见河底突然生出无数乱流,原本清澈的河水被搅得浑浊不堪,两道银龙般的术法飞快从她身周窜过去,又将前面的河水翻卷而起。

她愣了一下,立即明白这是扶苍在找她,烛阴氏万法无用,他把河水用术法搅得天翻地覆,看哪里平静哪里就藏着她了。

这狠毒的莽夫怎的如此擅长随机应变!

她把身体藏在沙子里不停穿梭,冷不丁眼前寒光一闪,纯钧剑半路拦截,剑尖正对着她肚皮上没长鳞片的地方,她猛地刹住,调转方向朝下钻进泥沙中,早有一只手把她一抓,从黑水里捞了出来。

玄乙没命地挣扎,正要变回人身,忽觉身体被举到扶苍眼前,他盯着她看了良久,久到她都觉毛骨悚然,方一个字一个字缓缓说道:“第一,不许再逃;第二,不许变回人身,不然削了你的头发。”

这凶狠的警告比他之前那些可怕多了,玄乙终于彻底被镇住,蔫蔫地在他掌中缩成一团,把四肢和尾巴都藏在肚子下面。

扶苍低头看着掌心里的小泥鳅,她漆黑的鳞片在晨光中再一次反射出冰凉的色彩。

从昨天到方才憋了一肚子的邪火突然就烟消云散,她果然还是做泥鳅更好。

*

下界翻滚的浊气被扶苍的袖子尽数挡在外面,玄乙在袖子里缩成一团。

她睡了醒,醒了睡,已经有三四次,如今只觉腹中饥火燎心,再也没法睡下去。这家伙身上一点味道也没有,要是少夷在就好了,至少他身上有茶点的味道还能给她嗅来解馋。

她把脸贴在袖子上,使劲朝外看,外面似乎已是凡间的黑夜,呼啸的风声擦过他的袖子,偶尔会有一丝凡间烟火的气息钻进鼻腔,依旧不好闻,但她真是饿得狠了,这一星油烟气竟勾得她馋虫大动,肚子里发出一个巨大的响声。

袖子立即打开,身体被扶苍抓住,她继续闭目装死,只觉他将她托在掌心,淡道:“饿了的话,下面有凡间城镇,凡间的吃食可以吗?”

玄乙把眼睛撑开一道缝,他脸上表情很平静,让她厌恶的恶意和柔软都不见踪影,她便点了点头。

九头狮飞快降落云头,此时已是深夜,城镇里只有星星点点几盏稀疏的灯火还亮着,看起来一片平静,离恨海的坠落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里。

玄乙的脑袋四面八方地转动着,忽然鼻子动了动,一口咬住扶苍的袖子:“南边有烟火气,过去。”

夜风拂过,扶苍吸了一口气,那不是烟火气,而是香火,想必又有什么凡间的庙宇建在那里,只是不像上回的青帝庙清气横溢,反倒浊气滚滚。不过此事倒也不稀罕,自天柱被撞破,后来又经历了昆仑与太行掉落下界,凡间浊气越来越浓,曾经喜欢下界玩耍的神族们渐渐不再下来,庙宇被妖族占据也是常事。

看浊气翻滚的程度,应当不是什么厉害妖族,扶苍并不顾忌,转身往南边飘去,忽然又道:“不许说话。”

玄乙恼火万分:“凭什么?”

“泥鳅不会说话。”只会吱吱叫。

“那你现在见到会说话的了。”

南边的小庙宇很是破旧,门上红漆斑驳,内里供奉的是玄女像,跟玄女本人一点都不像,花花绿绿的,不知穿着什么劣质的绫罗绸缎,脸上还涂了两坨通红的胭脂。

幸好没有烛阴氏的庙宇,不然她一定把上面的神像冻成冰。

案上供奉了一些不大新鲜的糕点,并一些桃子蜜桔之类,玄乙叼了一枚硬邦邦的千层糕,一面吃一面埋怨:“难吃,难吃。”

说着便将半碟子糕点吃了个干干净净。

扶苍见她塞了满嘴的糕点,把四肢藏在肚子下面,昏黄的烛火在她漆黑的鳞片上跳跃,小眼睛显得亮晶晶的,头顶那两只米粒龙角也越发玲珑有趣。

两枚小龙角之间,光秃秃的脑壳上还有个包鼓起,是他酒后一口啃出来的。

玄乙正嫌弃至极地吞着凡间粗糙的劣质糕点,冷不丁脑门被一根手指轻轻按住,她使劲扭脖子却也甩不开,现在她是龙身,也没法近身肉搏,何况斗得狠了,这莽夫要削她头发,别的她不信,削头发她非常信。

她索性闭上眼不动,只管咀嚼嘴里的吃食。

这根手指在她脑门鼓起的包上面慢慢揉了揉,又在她两粒龙角上摩挲了几下,然后,他竟然发出一个极轻极温和的笑声。

他失心疯了?

玄乙又把眼睛撑开一道缝,玄女庙内晕黄的烛光落在他眉间,一点也不亮,却好生刺眼。

“像是生了三粒龙角。”扶苍轻轻一笑,眼里的冰霜顷刻间冰消雪融。

————————【作者有话说分割线】————————

黑水其实是金沙江的古称,这里把它跟神话传说中围绕昆仑山的黑水算作一个了,其实并不是。三粒角的泥鳅好有趣,我也想摸~(*/ω*)

第五十六章 痴心神女

玄乙重新合上眼睛,默然啃着面前的糖糕,这东西突然难吃到完全咽不下去。

她索性一口吐出来,淡道:“我饱了,走罢。”

扶苍正在剥蜜桔,他身前的九头狮像猫一样把九颗脑袋都挤在他怀里,十八只眼睛温柔似水地盯着他手里的蜜桔,一听玄乙说要走,它便蔫了,脑袋们一起耷拉下去。

扶苍不去理她,只摸了摸九头狮背上柔软的毛,低声道:“你饿了罢?”

下界找不到能让小九吃饱的东西,他便连剥了五六颗蜜桔喂给它,连桃子也没放过,最后抬头看了看荒谬的玄女像,他伸手揪住玄乙的尾巴,手腕一转,泥鳅又被塞进了袖子,丰神俊朗的神君飘然离开玄女庙,留下一地桔皮桃核和糕点碎屑。

过了许久,玄女庙中昏暗的烛火跳了数次,一团阴影从玄女像上似流水般倾泻而下,很快化作一位穿着丁香色华丽长衣的年轻男子,长发宛然,容貌俊俏。他朝庙外张望了数下,松了一口气似的:“吓死我了,还以为是神界的纠察灵官这么快找来,原来是两个年轻小神。”

他在玄女像背后摸索半晌,取出一块巴掌大小的石头,其色如墨,密密麻麻遍布黑气。他又忌惮,又似在做什么斗争般,盯着石头看了良久,终于下定决心,将它往怀中一塞,飘然出门,在小道拐个弯,消失在夜色中。

“不是要赶紧回南天门吗?”玄乙绵软的声音里带了些吃饱后的倦意,“你跟着这小妖干什么?”

说要快点回去的是他,这会儿没事找事的也是他,一个占据玄女庙的小妖也值得偷偷摸摸跟在后头?刚才一进玄女庙他们都发现了这小妖,他修为如此低浅,根本不值得费力去出声吓唬,所以谁也没理。

扶苍道:“他方才取出的石头上遍布魔煞之气。”

那又如何?玄乙在他袖子里打个呵欠。

“那块石头质地厚重,应当曾是神界土地。”

离恨海都掉下来了,一块数寸的神界土地又算什么?

扶苍没有再说话,他心中隐隐约约有个预感,只是还不能确定。

前方的小妖曲曲折折飘了一段,忽然钻入一户凡间人家的庭院中,看起来似乎还是个有钱人家,庭院甚是宽敞,树木葱郁,楼阁精致,外间浊气翻滚,一进庭院便觉浑身清爽,清气盈盈扑面,竟不知这里住着什么人物。

小妖忽然停在一栋绣楼下,从怀中摸出一枚小铜镜来,对着月光照了半日,将头发衣服打理一番,又摘了根野草变作一把扇子,一面摇着扇子,一面仙风道骨地飘在二楼窗前,重重咳嗽了一声。

玄乙差点要睡着,被他那声咳嗽给惊醒,不满地把脑袋钻出来盯着那小妖看了片刻,忽然“咦”了一声:“他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少夷师兄?”

少夷?

扶苍眉头微微一皱,旋即松开:“我不觉得。”

玄乙还在评头论足:“真的有点像,你看他这风骚的衣服,侧面也有点像,不过比起少夷师兄差远了。”

扶苍淡道:“噤声,别叫他发觉。”

说话间,二楼的窗户忽然开了,一个年约十四五的凡人少女探出脑袋,一张娇美的圆脸犹带稚气,然而眉宇间仿佛又天生存了一丝清郁之色,看着便有十分的楚楚可怜。

玄乙一看清她的脸,差点失声叫出来,急忙一口咬住尾巴,连扶苍也感到震撼:“……延霞师姐?”

“子都!”少女低低唤了小妖一声,语调婉转。

那叫子都的妖扶在窗棂上,把扇子摇得呼呼响,促狭道:“阿霞,想我了没?”

她叫阿霞?难不成真是延霞师姐?玄乙震惊地松开尾巴,半个身子都探出来,从上到下使劲打量她。

阿霞面上浮现一层红晕,眼波流转,显是喜不自禁缠绵万状。

“你又这样偷偷来看我,万一遇到厉害的法师怎么办?”她声音很低。

子都柔声道:“相思刻骨,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再有什么厉害的法师也拿我没办法,你别担心。今夜风清月明,阿霞,陪我出来说说话可好?”

阿霞面上红晕更重,缓缓摇头:“阿娘梦浅,醒来不见我必然惊惶,咱们就这样说一会儿罢。”

子都却十分焦急殷切:“上回我和你说的,我在附近山里新开了洞府,风景十分秀美,我带你去看看?”

说着不等她答,伸手便要去抓她的肩膀。

冷不丁后颈处一阵刺骨寒意,令他毛骨悚然的上界威压似乌云盖顶

般罩下,他僵在半空,霎时间汗出如浆。

“下去。”冰冷而魅惑的声音在背后缓缓响起。

窗后的阿霞惊道:“子都?怎么了?”

她如今肉眼凡胎,看不见真神。扶苍长袖一挥,她目中光彩渐渐暗下去,合上窗户转身便乖乖进屋睡觉。

子都狠狠摔在地上,化作一团阴影便要逃窜,只见面前寒光一闪,“铿”一声,纯钧剑笔直地插入面前的土地中,他立时僵在原地。

“起来。”扶苍按住纯钧的剑柄,冷冷吩咐。

阴影瑟缩着凝聚成方才的俊俏男子,伏跪在地:“上神饶命!上神饶命!我不该占据玄女庙!”

扶苍道:“我问你,这凡人女子是谁?”

子都颤声道:“她是这城中一位员外的大小姐,今年十四岁,我与她一见钟情,我并没打算吃她!请上神明鉴!”

“说谎。”扶苍将纯钧轻轻抵在他后颈,“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天之宝剑的威势压迫得他面如死灰,终于彻底瘫软下去,喃喃道:“我、我说实话!我是附近山里一只藤妖,山里的槐老大告诉我,这小姐是下界了却因缘的赤帝小公主,若能与她双修阴阳,修为必然有极大进益。槐老大如今正是修行紧要处,出不得山,便许我好处,叫我偷偷将小姐带进山里。正好半个月前离恨海坠落,纠察灵官们许久没来,我、我就在她面前现了形,谁知她竟恋上了我,我、我便想着自己先捞一杯羹……我……我还没成事!我再也不敢了!”

还真是延霞!

凡间时间流逝快,神界一天不到,下界已是半个月,延霞下界不到一年,如今已长到十四岁。

玄乙嫌弃地打量面前抖如筛糠的小妖:“她会恋上你?”

再怎么说延霞也是赤帝的小公主,在上界时金尊玉贵,来往都是身份高贵的神族,下界做凡人也不至于跟这浅薄小妖勾勾搭搭罢?

子都简直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剖白心迹:“是真的!我、我怎敢说谎!我也不知她为何就恋上我,说觉得我面善,上回还送了一粒额前宝珠给我……”

玄乙静静看着他与少夷有两三分相似的模样,心中恍然。

怪不得……却也想不到。想不到她下界做凡人,竟还是会再一次恋上相似的那个人。

扶苍道:“你怀中那充满魔煞之气的东西,就是槐妖许你的好处?他从何处得来?”

子都目光闪烁,支吾了半晌,忽然低声道:“上神,我说了,你还杀我吗?”

扶苍缓缓道:“我不会妄开杀戒。”

子都面上掠过一丝阴郁,伏在地上剧烈颤抖,一面道:“这是三百年前从神界掉下来的东西,槐老大说是被浊气浸染的神界土地,他时常取些碎片给我们,托我们替他跑腿办事……上神,我这便把宝贝给你!别杀我!”

他从怀中取出那枚充斥了魔煞之气的石头,作势要送上,扶苍忽生一股不祥的预感,当即指尖一弹,纯钧划了道漂亮的弧线,一剑便将子都的双手齐腕切断,落在地上的左手已是一片漆黑——方才他趁着说话竟

吸食了许多魔煞之气。

子都痛得惨叫一声,一口咬住自己断裂的双手,化作一团阴影潜入地下,奔逃而去。

扶苍并不去追,只用剑拨了拨掉在地上的那块漆黑石头,庭院中清气盈盈,石上所剩不多的魔煞之气与之碰撞,发出细微却尖锐的啸声。

“吵死了。”玄乙被这噪音震得耳朵疼,从他袖子中跳出来,“你怎么不去追?”

扶苍摇了摇头:“此地没有纠察灵官看护,不可离开。”

觊觎延霞的不止一个妖,下凡神女每日有纠察灵官看护,叫他们不敢妄动,如今离恨海坠落,神界一片混乱,纠察灵官迟迟不来,他们一走,延霞必然要被挟持。

玄乙用尾巴支撑着,绕着那块石头蹦了一圈,这玩意叫得她脑仁疼,她便道:“你把头转过去。”

扶苍的眉头又皱起来了:“做什么?”

“这东西太吵了,我要叫它安静下来。你转过去不许看。”

扶苍瞥了她一眼,缓缓背过身,竟然真的就不看,只听“噗”一声,没一会儿,刺耳的尖啸声忽然停了。

玄乙把石头用烛阴白雪裹得结结实实,好像一粒大雪球,刚放手里颠两下,一扭头,却见扶苍不知什么时候转过来,定定望着自己。

坏了,叫他看到人身,他必然来削头发!

她就地一滚,噗一下变回泥鳅,冷不防他出手如电,一把就将她捉住,往掌心里一放。

“你削不到。”她又得意起来。

扶苍在她脑壳那个包上面轻轻揉了两下,声音很轻:“嗯,我削不到。”

——————【作者的话分割线】——————

子都其实是个非常有名的美男子的名字～这里借来一用～

第五十七章 不可脱也

天渐渐亮了起来,庭院里开始有了人声,来来往往的凡人忙碌而喧嚣。

扶苍坐在绣楼前的女贞树上闭目养神。

昨夜的事情令他想了很多,子都说充斥了魔煞之气的石头是三百年前从神界掉落的,更印证了他先前的预感。

天地有清浊之分,清气生神力,浊气生魔煞,为浓厚浊气感染太久的物事便会慢慢滋生出魔煞之气。

先前朱宣帝君也说过,离恨海地颤已有些年头,坠落下界并非突如其来,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许多年的地颤总会让沾染了离恨海浊气的神界土地掉落一些,只是太过细碎,无人察觉,而捡到这些碎片的妖族,是否堕入魔道,全凭他们一念之间。

他能察觉到这些,上界的诸位帝君大帝自然也迟早会发现,这些年不知从离恨海掉落了多少碎片,下界也因此不知会有多少堕入魔道的妖族,神界安逸日子过了太久,如今应当要警醒些了。

细细的风拂过,女贞树的叶片发出飒飒的响声,掌心的小泥鳅已经睡熟了,风声和着她沉沉的鼻息,有一种异样的安宁。

扶苍睁开眼,一点阳光正透过茂密的枯叶,落在她细长的尾巴上,庭院内清气横流,阳光显得十分清透,她的鳞片像是一粒粒的金屑,尾巴一会儿弹起来一下,拍在手掌上又麻又痒。

这模样实在有趣得紧,若是这泥鳅做神女的时候也这般安静乖巧该有多省心。

绣楼的窗户“吱呀”一声被打开了,玄乙一下惊醒,却见延霞扶在窗棂上发愣。

她少女怀春,满腹心事,不知想到什么,先时还缠绵万端咬唇偷笑,到后来却又面色发白,目中珠泪盈盈。

扶苍对她这千变万化的表情一派莫名,然而掌中的泥鳅却坐得笔直,两只小眼睛始终静静地看着延霞,过了半晌,泥鳅居然叹了口气。

扶苍以为这娇蛮的公主会说“走”,再不就是抱怨一下没好吃的,谁知她竟叹气。他不由问道:“怎么了?”

玄乙把身体盘成一团,语气里怨气万千:“有个莽夫天天逼我现龙身,不给吃不给喝不给走,我叹个气都不行?”

绣楼上延霞低低的哭声让她心烦意乱,翻过来覆过去。那时候阿娘也成天这样哭,到后来她每日见的最多的就是她的眼泪,她怎么就那么多眼泪,总也流不完,低微而压抑的哭声让她只想躲到地下万丈。

“把她打晕。”玄乙恶狠狠地,“她就不哭了。”

扶苍颠了颠手里的泥鳅,没说话。

*

平静的日子结束在第三天夜间。这凡间的三天,纠察灵官没来,妖族们也没来,而等情郎等了三天的延霞却等不下去了。

夜半三更,她顺着绣楼往下爬,身手还挺敏捷的。玄乙一口气吹出去,地牢术笼罩了整座庭院,延霞没头苍蝇似的跑了半天,怎样也出不去,又是惊骇又是不解,只急得团团转。

她倒是满腔痴心想与情郎私奔,完全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会带来的麻烦。

若是叫延霞跑去自投罗网,他们这几天岂不是白待了。子都也说过,还有个什么槐老大在后头指手画脚,万一又是跟乌江仙子一样厉害的堕落之妖,那该多头疼,她可不要好了右腿又坏了左腿。

扶苍安静地把身体藏在枝叶的阴影中闭目养神,不知为何,忽生一股不祥的预感,他睁开眼,只觉原本清气盈盈的庭院突然变得浊气汹涌,一片轻薄的雾气缓缓弥漫开,笼罩了半个城。

他一把抓起小泥鳅,飘然落地,只闻半空幽幽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竟是一辆半旧的马车沿着员外府的围墙顶款款而来,停在绣楼外。

下一刻,车门被慢慢打开,消失了三天的子都提着灯笼立在车上,笑吟吟地唤道:“阿霞,我来接你了。”

他穿了一身姜黄色的褂子,那双曾被纯钧切断的手又好端端地回到了胳膊上,眉间更坠了一粒火红宝珠,越发显得面如冠玉,俊美非常。

扶苍心中惊诧,轻弹指尖,纯钧立即便要呼啸而出,冷不丁马车内忽然疾射出一双细长的黑手,一把按在剑上,旋即车内传来一声痛呼:“好痛!是天之宝剑!”

那双黑手立即缩回,不防扶苍将纯钧轻轻抛出,这苍蓝的天之宝剑在空中划了道圈,忽然变作千万道寒光,疾若闪电般,只瞬间便将马车绞了个粉碎,短促的惨叫骤然响起,又骤然结束,四下里一片死寂。

果然来了不止一个妖。扶苍反手便要捉住延霞,谁知捞了个空,回头再看,她竟已消失,只剩翻滚的浊气被夜风吹得摇摇晃晃。

那碎裂的马车还在原地,碎片中躺了一只血肉模糊的猴妖,早已气绝身亡。

扶苍心中更是震惊,放出纯钧不过弹指瞬间,这么短的工夫,他竟全然没看清延霞和子都是怎么消失的,是子都的修为提升?还是那只槐老

大在后面搞鬼?

玄乙从袖子里蹦到他肩上,绷直了身子四处张望,她也没看清延霞是怎么消失的,这下坏了,看样子那个什么槐老大一定是跟乌江仙子一样牛逼哄哄的堕落之妖。

她顿生退意,尾巴刚一动,只听头顶传来芷兮惊讶的呼声:“扶苍师弟?”

紧跟着一头威风凛凛的獬豸便落在庭院内,獬豸背上一前一后坐了两位天神,除了芷兮竟连少夷也在。

玄乙当即像遇到救星一般,噗一下变回人身,单脚蹦着朝芷兮面前跳去:“师姐!师姐!”

芷兮冷不丁见她突然蹦出来,赶紧张开胳膊将她扶住,奇道:“你怎么也在?你们没事罢?是掉到这里的吗?”

玄乙还没来得及说话,少夷忽然问道:“延霞呢?墙上那碎裂的马车是怎么回事?”

这个嘛......玄乙叹了口气。

芷兮忙着跟扶苍简单解释顺便询问情况:“我掉在夷水附近,后来遇到少夷师弟,他的丹凤被气流撕碎了,我俩便结伴同行。之前就听说延霞托生在这里,我们想着过来看看,是不是延霞出事了?”

他们若再早来片刻便好了,扶苍颔首:“延霞师姐被妖族摄走,就在刚才。”

芷兮大吃一惊,下凡天神时常为妖族觊觎,或垂涎其血肉,或试图哄骗其与自己双修阴阳,延霞此去必然凶多吉少,倘若危及性命,她这趟下界不但白来,灵性反而更要受到许多损失。

“那个槐妖有染了浊气的神界土地碎片?”她的声音有点发抖,立即想到乌江仙子,“那……是离恨海地颤掉落的?这样说来,下界岂不是有无数我们不知道的堕落之妖?”

没错,太可怕了,玄乙连连点头:“那个槐妖好像很厉害,不如我们赶紧回南天门报信。”

芷兮叹道:“哪里赶得及?上回古庭是运气好,刚好遇见雷泽神君过来交接,眼下离恨海的事肯定乱七八糟,谁有空搭理咱们?等南天门兵将集合兵力下界,再有什么祸事也早过去了。”

玄乙长叹一声,那怎么办?他们四个去送命么?延霞这一世死了还能回上界,他们要是陨灭那可真的就陨灭了。

第五十八章 迷魂幻术（上）

“我去罢。”

少夷掌中现出一朵凤凰涅槃火,轻轻一口气吹出去,鲜红的火焰沿着凡间官道细细延伸,那极稀薄的一丝丝为延霞残留下的清气被火焰烧出淡金色,在风中莹莹絮絮。

他看了看清气的痕迹,笑道:“我自己去,本来也只是我的一点私愿,你们回南天门报信,一时半会儿我还真陨灭不掉。”

芷兮神色复杂地看着他,忽地一咬牙:“我也去!扶苍师弟,玄乙,我们一起去!怎么能让同窗独自冒险?何况下界这些花草树木的妖族,都擅长迷魂幻术,我们又没到一梦千年无法无相的境界,少夷师弟独自去,与送命何异?只能靠玄乙的烛阴白雪来抵挡。”

玄乙揉了揉脑壳,她就知道……看样子她这条左腿今天得交代在下界了。

身体被扶苍搬上九头狮,她有一万分不情愿,脸拉了三尺长,突然把头发全部拢进衣服里,冷道:“你若真敢削我头发,我就叫清晏揍你!”

扶苍已经习惯她这种跳脱的思路,隔了一会儿方道:“清晏……是小龙君么?”

“对。”玄乙提到清晏便开始得意洋洋,“他最擅长打架。”

扶苍低头盯着她看,突然伸手再把她的头发从衣服里面拔出来,不去管她气急败坏的拳打脚踢,淡道:“那我一定要见识一下。”

淡金色的清气痕迹弯弯绕绕,忽而拐向一座山,在山道上断断续续

行了一段,便突然消失了。

扶苍仰头看了看这座并不怎么高的山,山顶的浊气比其他地方都浓厚些,他道:“去山顶看看。”

九头狮与獬豸一前一后飞快跃至山顶,却见遍地乱石成堆,无数枯木,唯有一株巨大的槐树盘踞其上,狰狞粗大的根部甚至剥离地面,与无数乱石纠缠在一处。此时下界正值金秋时节,这株槐树却依旧绿荫如盖,看着很是诡异。

扶苍跳下狮背,上前伸手试探,果然一摸之下是空的,这只槐妖已能够开辟洞府,此地不过是个幻象。

他将脚重重一踏,山体霎时震颤数下,眼前的幻象瞬间消失,山顶一片荒烟蔓草,遍布迷雾,一块巨岩上嵌了朱红色的门,其上还风雅地取了个名字:极乐洞天。延霞淡金色的清气正在门边盘旋。

芷兮头一回下界杀妖,难免有点紧张,咬着唇低声问:“杀进去?”

好像……也只有这种办法了。

扶苍将玄乙往芷兮手上一放:“麻烦师姐看顾好。”

说罢指尖一弹,苍蓝的纯钧化作万千剑光,一声巨响撕碎了洞门,他和少夷一左一右冲进门内,芷兮背着玄乙紧随其后,门内竟是雕栏玉砌,垂纱飘舞,十分清雅。少夷长袖挥动,凤凰涅槃火瞬间便吞噬了这座妖族洞府,意外的是,没有惨叫声,也没有任何妖影,这洞府像是空的。

延霞的清气流淌在一扇精致木门前,刚一靠近,便听里面传来说话声,似是两人在争执着什么,延霞的哭声很响:“我不要见什么槐老大!子都!你明明告诉我这是你的洞府!”

子都叹道:“我一介小小藤妖,哪里能开辟洞府。阿霞,我也想与你效

仿神仙鸳鸯,白首到老,只是我太没用,受制于槐老大。这样罢,你陪他五天,我便能与你共处一天,你想和我一起,便要尽力去讨好他,这样咱们两个才能长长久久,好不好?”

世上竟有如此卑鄙无耻之徒!芷兮气得浑身发抖,正要一脚踢开房门,谁知少夷比她快了无数,木门瞬间被凤凰涅槃火烧成了灰烬,他少见地面沉如水,踏着鲜红的火焰缓缓走进去。

富丽堂皇的雅间,延霞发钗与衣裳凌乱不堪,扑倒在床上嘤嘤哭泣,子都半跪在她身边,正扶着肩膀安抚她,猛然见到一帮神族冲进屋子,他面色巨变,当即化作一团阴影便要逃窜。

鲜红的凤凰涅槃火无声无息地汹涌至四面八方,子都被烫得惨叫一声,只得悬浮半空,捂着被烧焦的手臂大口喘息。

延霞倒被他吓了一跳:“你怎么了?”

少夷抬手一挥,她中了摄魂术,软绵绵地倒下去。

四位天神,一只藤妖,雅间突然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

芷兮死死盯着子都,越看越觉心惊,他和少夷好像!容貌像,气质像,甚至额上宝珠都一样!她忽又感到一阵心酸,延霞这个傻丫头,这又是何苦?

子都喘了片刻,目中渐渐流露出求饶的意图,颤声道:“我不过是个藤妖,这些都是槐老大策划的!我、我没对她做什么!上神饶命!”

芷兮怒道:“什么槐老大!这洞府里只有你一个!你犯下挟持下凡神女之罪,堕入魔道之罪,哪一条都足够让你魂飞魄散!”

子都面色惨白,连声道:“不可能!我刚才带阿霞进来的时候他们都还在!怎么可能?!”

他说着便要往屋外飞,可滔天铺地的凤凰涅槃火阻拦了他的去路。少夷看了他半晌,突然发出一阵笑声,摇着头啧啧叹道:“这么个玩意,哪里像我?小晚霞,你的眼光总是这样差。”

在上界看上他这样的混蛋,在下界又看上个窝囊的小妖。

他手指一搓,凤凰涅槃火顷刻间吞噬了子都的身体,他的惨叫声足足炸了一盏茶的工夫才渐渐安静下去,连灰也没剩下。

少夷缓缓走到延霞面前,垂睫看了许久,轻轻将她抱起,叹息一声:“走罢,先送她回去。”

玄乙一听可以回去,立即松了口气,把嘴贴在芷兮耳边,娇声软语:“师姐,等下我和你一起骑獬豸好不好?”

这小鬼还在跟扶苍斗气?芷兮无奈地笑:“你啊,长点心罢,我才不掺和你跟扶苍师弟的斗气,没得碰一鼻子灰。”

玄乙死死抱住她的脖子,对这个师姐她素来知道怎么撒娇,把身子扭得跟麻花似的:“好师姐,让我骑獬豸嘛。”

芷兮被她缠得无法,只得连声答应:“好好好,骑獬豸。”

众神出了房门,但见鲜艳如血的凤凰涅槃火已经快要熄灭,那些精美的雕栏玉砌都已烧成了黑灰,再无东西可烧。正要从来时路回去,玄乙忽然拍了拍芷兮的肩膀:“往这里走,你们走错了。”

她指向后方的死路,那里只有被烧得焦黑的墙壁。

芷兮莫名万分:“这里是墙啊!”

玄乙不答,缓缓吁出一口气,密密麻麻的烛阴白雪自头顶缓缓飘落,刺骨的冰寒令几位天神都打了个哆嗦,霎时间眼前景象一变,果然她指的才是出口。

“看样子那个槐妖真的很擅长迷魂幻象术。”玄乙捏了几粒雪球分给他们,“快走罢,别指望我能撑多久。”

——————【作者的话】——————

好久没双更了好紧张~

第五十九章 迷魂幻术（下）

诸神不敢停留,化作一股狂风往洞口疾驰而去,忽闻一阵巨响,断壁残垣的洞府霎时间从正中裂开,其下幽深漆黑,风声呼啸,竟似是一个极大的地穴,而头顶洞天的虚幻青光也开始迅速皲裂——这妖族洞府竟是临时做出的赝品,崩裂后方露出真实面目:头悬巨岩,脚下空穴,从他们进入洞府那一刻起,便进了陷阱。

头顶的巨岩犹如太山压顶般当头拍下,诸神无处可躲,硬生生吃下这一击,被纷纷拍进幽深的地穴之中,巨岩重重摔落,卡在地穴之上,分毫不差,震耳欲聋的声响连绵不绝,在封死的地穴中回荡了许久。

少夷用手在冰冷的巨岩上摸索一阵,地穴口被其卡死,连一丝缝都没有,扶苍抛出纯钧,万千寒光狠狠砸向巨岩,巨岩遍体血红妖族咒言,红光一闪,裂口又迅速合拢。

“刻了妖族咒言,穿不过去。”少夷叹了口气,“只能往下看看了。”

诸神震荡神力,祥光将漆黑的地穴照得雪亮无比,但见这地穴深有千丈,洞壁光滑,密密麻麻都刻满了妖族咒言,明显是早就挖好的,落到底之后,是一处不算宽广的封闭洞穴,地上堆满了枯骨,粗粗一看不下上百具,骨质粗黄脆黑,应当是凡人的尸骨。

大家又暗暗松了口气:还好,这个槐妖不吃神族。

芷兮惴惴不安地把玄乙抱到身前,方才她来不及反应,巨岩倒是有大半砸在玄乙身上,她仔细检查这娇弱的龙公主,果然她已经被砸晕过去,细细一行鼻血顺着脸颊落下来。

她顿时慌了,急道:“你们快来看看玄乙!她是不是又受重伤了?!”

此话一出,扶苍和少夷面色遽然一变,扶苍上前轻轻捧起玄乙的脑袋,指尖轻触头骨要处,再顺着脊背向下,一一轻轻按捏,最后却松了口气:“……没事,没受伤,只是受了震荡晕过去。”

少夷叹道:“她晕过去才是大事,没有烛阴白雪如何是好?这小泥鳅怎的如此柔脆?”

他素日里总是被玄乙说“柔脆”,今日终于找到反击的机会,可惜她也听不到,别人烛阴氏都牛逼哄哄的,就她不是晕就是受伤,被一块岩石撞晕的天神,说出去凡人都要笑掉大牙。

芷兮万分自责:“玄乙年纪还小,是我不好,我反应慢了……”

扶苍将玄乙接在怀中,她的鼻血流了片刻便停了,只弄了半脸血迹,他唤出雨露擦洗,再次触碰她身体各处要害,细细检查有没有没发现的隐患。

少夷柔和的声音忽然在耳边低低响起:“扶苍师弟,看到你替我这样照顾小泥鳅,我安心多了,多谢你。”

又是替他?

扶苍抬眼,与他含笑的双眸对上。

少夷轻道:“后面还是要麻烦你一段时间,替我看好她,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扶苍漠然看了他半晌,淡道:“我从不替谁做事。”

少夷眨了眨眼睛:“这样说来,难道扶苍师弟一路庇护,竟是为了你自己?”

扶苍未置可否。

少夷低声道:“这样可不好,你注定要伤心。”

扶苍眉头一蹙,旋即松开:“我看未必。”

话音一落,忽觉胸前一阵冰冷,他浑身大震,不可思议地望着对面的少夷,他手里握着纯钧,将他一剑穿心,一面笑吟吟地说道:“你看,就是这样的伤心。”

扶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忽觉浑身上下一阵刺骨的冰寒,霎时间眼前景象巨变,他还是坐在原地,纯钧好好地挂在腰上,少夷和芷兮蹲在对面,都是一脸惊骇莫名,而怀里的玄乙不知何时已经醒了,窸窸窣窣的烛阴白雪自头顶三尺处缓缓落下,她勃然大怒地瞪着他,怒道:“你掐的我好痛!放手!”

扶苍一时迷惘,一时还有些残存的震惊,突地醒悟过来方才是中了幻术,他竟全然不知何时中的。

玄乙只觉肩膀快被他掐碎了,疼得脸色发绿,索性一脚踹他身上:“快放开!别碰我!”

扶苍缓缓放开她的双肩,过得许久,低声道:“……好厉害的迷魂幻术。”

芷兮上下打量他,有些担心:“扶苍师弟,你没事罢?”

方才玄乙被巨岩砸晕,扶苍替玄乙检查伤处,突然就不动了,紧跟着便开始浑身颤抖,倒把他们吓一跳,好在玄乙被他掐醒,及时唤出烛阴白雪。雪在他肩头已积了三寸,他却还是满头冷汗,面色犹惊,必然是方才的幻术十分厉害。

芷兮不欲他多想,索性笑道:“没事了,玄乙已经醒了,那迷魂幻术也不用再怕。”

扶苍闭目凝神片刻,再睁眼时已恢复平日的淡漠,颔首道:“多谢师姐,我无事了。”

他四处顾盼,望见玄乙独自坐在角落里,垂头捏着手里的白雪琉璃塔,这琉璃塔她还没捏完便遇到离恨海坠落,下界的过程又太过粗暴,雏形有些碎了,她正慢慢用白雪将缝隙填补好。

扶苍静静看了半晌,起身朝她走去,雪白的衣裳在地面铺开,他缓缓坐在她身侧,低声道:“……抱歉。”

玄乙扭头撑圆了眼睛:“然后呢?”

他就知道她会有这种反应。

“没有然后。”

玄乙吸了一口气,她的肩膀到现在还在疼,肯定被他掐紫了,这莽夫,每次遇到他都没好事,态度竟还如此恶劣!她把琉璃塔往袖子里一塞,起身便要蹦走,冷不丁他在她肩上一按,刚好按在痛处,她疼得“嘶”一声,他立即松手,转而掐住胳膊,把她往身边一拽。

要说什么?他也不知道。

扶苍停了很久,开口道:“烛阴白雪可以持续多久?”

此时他们的生杀大权都掌握在她手上,玄乙不怀好意地瞥了他一眼,慢悠悠道:“我乐意的话,十天也可以,不乐意的话,下一刻便没了。”

这龙公主好像总也不能跟他好好说话,从花皇仙岛开始到现在,不是冷嘲热讽就是针锋相对。扶苍伸手握住了她的一截头发,又问一遍:“可以持续多久?”

玄乙使劲从他手里拔头发,结果用力太狠反而拔断了几根,她怒道:“你的马上就没了!”

她一根根去掰他的手指,掰开一根再去掰第二根,他便又把手掌合上。她掰了半日,脸色铁青地抬头瞪他,扶苍眼睛里藏了一丝趣味,又带了些恶意,还有些叫她避如蛇蝎的柔软的亲近。

玄乙的手慢慢放下,缩回袖子里,把脸转了过去。

“应该可以等到上界救援。”她的声音变得清淡。

扶苍正要再说,封闭的洞穴内突然响起一个陌生而苍老的声音:“有个烛阴氏。”

扶苍骤然回身,一把掷出纯钧,寒光乍现,那声音痛呼一声,一道不知从何而来的黑影被纯钧硬生生钉在洞壁之上,不停挣扎。凤凰涅槃火霎时间铺满地面,似有灵性般将那道不停挣扎的黑影直接吞噬。

“这是槐妖?”少夷有些讶异地摸了摸鼻子,“好像不是很厉害呀。”

却见黑影倏地化作一团黑灰,靡靡散开,旋即在一旁空地上重新凝聚成人影,一面沉声道:“我不欲戮杀真神,把赤帝小公主留下,你们走罢!”

第六十章 好色槐妖

说罢槐妖上前一步,祥光照亮了他的面容。

他声音苍老,容貌却出乎意料地年轻,只是十分丑陋,阔口猪鼻,小眼黄牙,再摆出狰狞的表情,更是让看惯了美人的几个小天神一阵反感。

玄乙用袖子捂住嘴,朝后缩了缩,忽然坚定地小声道:“嗯,延霞师姐不能留给他。”

……难不成她刚才还打着留下延霞的主意么?

扶苍忽然将脚轻轻一踏,洞穴霎时间剧烈震颤起来,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苍蓝剑光,那只槐妖果然没什么身手,更兼地颤,躲得十分狼狈,冷不防被两枚剑光穿透胳膊,强行将他推后,紧跟着那无数剑光扑了个满怀,硬生生把他钉在洞壁之上,凤凰涅槃火又一次将他头发衣服全部点燃。

谁知马上他又化作一团黑灰,重新在旁凝聚成人形,毫发无伤。望着槐妖得意的神情,扶苍的眉头慢慢皱了起来,不知为何,他竟想起那双不停愈合的防风氏之手。

槐妖冷笑数声:“我的伤可以无穷无尽地愈合,而你们的神力却有尽头,以有限与无限相拼,非智者所为。这烛阴氏年纪还小,神力浅薄,最多不过护你们数日不受我幻术侵袭,我若有心杀戮,与你们在这里耗上数年也并非难事,而今我诚心放你们几个走,只要将赤帝公主留下,已是大大的仁慈了。”

虽然不愿承认,可他说的一点也没错,他们几个没到一梦千年无法无相的境界,这槐妖也不知怎么的竟然死不掉,就算强行留下,等玄乙的

神力耗尽,也是瓮中捉鳖的结果。可要把延霞留给这丑陋的怪物,好像更让他们不能接受。

玄乙轻叹一声,坐直了身体,开口道:“槐妖先生,所谓天地量法皆有度,我从来不信天下间有什么无限之力,即便以当年蚩尤大君之威,也一样遭遇覆灭,你……莫不是被骗了罢?”

那槐妖还以为她要说什么狠话,谁知她竟冒出来一句自己被骗了,登时有种不知如何接口的感觉。这烛阴氏的小神女容貌清艳,身姿纤柔,她身后的那个神女也是端庄秀丽,神采飞扬,他头一次见识真正的上界神女,刚刚没细看,如今正对丽色,便有些不能自持。

他素来喜爱美色,奈何生得丑陋,女妖们没一个乐意接近他,时常欲火燎心他便去挟持凡人,完事后再愤愤吃掉,好在有个延霞下凡,身份高贵,容颜娇美,他自诩只有神女方能配得上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把她弄到手,不想竟诓来两个真正的上界神女,他有心全部霸占,可惜里面有个烛阴氏,他还不至于胆大包天到招惹烛阴氏。

槐妖一时为难,一时又难忍欲火,隔了半日,忽然道:“不行,你们再把那个黄裙子的神女留下!其他的都走!”

芷兮立时柳眉倒竖,怒喝道:“你做梦!”

玄乙笑道:“槐妖先生,我在跟你说话,你怎么不理我?”

槐妖听她这般娇声软语,身子便软了半边,应道:“我怎会不理……不过你的话,叫我如何回?总而言之,你们伤不得我,我也并不想行杀戮上神之事,但强龙不压地头蛇,你们要走,须得给我些好处,把赤帝小公主和这黄裙子神女留下,我保证绝不磕着她们半点。”

玄乙蹙眉道:“你为什么不叫我留下?我长得不好看么?”

槐妖目中精光大动:“你肯留下?!不……你不能留,烛阴氏万法无用,

我的幻术对你没效果,你……必然要嫌我丑陋。”

玄乙嫌弃地上上下下打量他,失笑:“丑是丑了点……嗯,你过来,让我好好看看。”

她朝他招招手。

槐妖仗着自己本事,竟也不怕,当即缓缓走到她面前,这小神女端正优雅地坐在地上,绛紫色的长衣像花一样铺开,玉瓷般的面上没有一丝厌恶之色,反倒仰头看得十分认真仔细,含笑的目光让他一颗陈年老妖心跳得厉害。

忽听她柔声问道:“槐妖先生,你这反复痊愈的能力,是因为堕入魔道么?是吸食了神界掉落的碎片,才变成这样?”

槐妖晓得她在套话,他无所畏惧,只道:“这许多年神界掉落了无数碎片,虽然吸食后都可提升修为,但唯独这三百年掉落的碎片可以令妖族拥有反复痊愈的能力。三百年前我不过是个境界普通的槐妖,生在山顶每日吸食日月精华修行,苍天有眼,那日神界掉了一块水缸大小的碎片,虽然将我枝叶砸了大半,但我也因祸得福,得到如今这般修为。”

玄乙轻笑道:“可是你强留神女,上界终究会知道,你不怕形魂俱灭?”

槐妖傲然道:“离恨海坠落,神界暂时没工夫管这些,等他们下来,我早已双修阴阳成功,修为再提升无数,何惧之有?”

玄乙颔首:“不错,果然还是今天就把你杀掉比较好。”

槐妖微微一惊,忽觉遍体阴寒刺骨,他两条腿竟不知何时被冻在地上,身体无法化作黑灰逃逸。下一刻,纯钧便化作万千寒光绞来,连芷兮也不知从何处取出一柄通透软剑,手腕一抖将他卷住。

少夷笑眯眯地开口道:“还是小泥鳅点子多。槐妖,看看这次的火能

不能让你受伤。”

他的指尖忽然多了一簇细细的火焰,颜色与之前鲜艳的凤凰涅槃火截然不同,竟是幽幽的蓝色。手指一晃,这簇细小的火焰疾若流星,无声无息射向槐妖,他惨叫一声,霎时被蓝火吞噬了半边身体。

方才被纯钧绞碎、软剑碾压、凤凰涅槃火焚烧,槐妖都毫无动静,哪知这团蓝火竟烧得他惨叫连连,偏偏双脚被烛阴白雪冻住,他若想化作黑灰逃逸,便只能舍掉这双脚。

少夷满意地点点头:“看样子有效果。”

玄乙奇道:“少夷师兄,那是什么火?”

少夷很有耐心地解释:“凤凰涅槃火有毁灭与再生两种神力,而那团蓝火,是我把再生的神力抽出来,只剩毁灭之力,可惜神力不足,只能烧他半边身子……哎呀,他好像要逃了。”

说话间槐妖忽然目中一狠,强行切断被烛阴白雪冻住的双腿,身体化作一团黑灰,厉声道:“你们非要自寻死路,我就陪你们耗!”

眼看他便要一头钻进洞壁,进去了他们可没本事再把他挖出来,一时间扶苍芷兮少夷都动了,说什么也得把他拦在这里!

玄乙也很想动一下,可惜右腿使不上劲,她只能扶了扶松垮的金环。

突如其来地,像是有一只巨手在封闭的洞壁外狠狠一敲,紧跟着一个低沉却幽冷的声音骤然响起:“阿乙,你在里面?”

——————【作者的话】——————

今天居然还是双更我为自己的勤劳感动坏了……(*^_^*)

第六十一章 兄长清晏

玄乙张大了嘴,又倏地合上,差点把舌头咬掉。

她猛然起身,单腿直立乱蹦乱跳,金环都从发髻上掉了下来,一面欢快地大叫:“清晏!清晏!你还活着!”

外面那个幽冷低沉的声音顿了顿,带了一丝笑:“小丫头嘴巴还是这么坏。”

刻满妖族咒言的洞壁忽然便裂成了碎片,尘埃尚未落定,竟有十几道人影便飘然而入,大多穿着玄白相间的纠察灵官冕服,唯有为首的年轻神君穿着淡青色的长衣,耳上坠的两颗漆黑珍珠款款摇曳,面色苍白,眉宇间带着一股阴郁之色,正是三百年不见的清晏。

玄乙朝他饿虎扑食般扑过去,他立即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一手撑着她的身体,一手将她散乱的长发拨开,仰头看了半晌,微微一笑:“长高了好些。”

玄乙死死抱住他的脑袋,急的只是叫:“你怎么会来?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你三百年都干什么了?我差点要跟齐南去天北找你!”

清晏拍拍她的后背:“不急,等下慢慢问,你们好像遇到了麻烦。”

说话间纠察灵官们已鱼贯而入,见延霞躺在地上双目紧闭,灵官们立即上前查看,发现只是中了摄魂术昏睡,便安下心来,起身朝地穴内数位小天神赔罪:“抱歉,是我等失职,牵连了诸位,过意不去。请问那只堕入魔道的槐妖在何处?”

纠察灵官们终于来了!芷兮只觉双膝发软,怔怔地坐下去,指着刻满妖族咒言的洞壁叹道:“他钻进去了,不知躲在哪里,他的伤能反复痊愈,

极难杀死,还精通迷魂幻术,请各位灵官谨慎。”

纠察灵官们似乎并不相信他有这么厉害,只是笑笑。

此处地穴与整座山融为一体,槐妖的洞府正是这个地穴,自山顶挖掘,直至山脚,方才他们是横穿整座山方能从外打破洞壁,本以为槐妖必然藏匿地穴中,谁知他竟又跑掉,搜索范围扩大到整座山,那便须得费上一番功夫了。

灵官长纵身而起,将洞壁与卡在地穴口巨岩之上的妖族咒言全部擦去,取下腰间匕首,飞快刻上神族真言,不一会儿,整座封闭地穴已被刻满真言,他长袖一挥:“槐妖洞府在此,根须留在此地他逃不了多远,去把他引进来!”

灵官们立时散开,玄乙见他们一时半会儿估计打不起来,便搂着清晏的胳膊问:“你怎么下来的?我写的信你看到没?”

清晏正低头看她右腿上的伤,见这么快便近乎痊愈,他似乎并不惊讶,只道:“我已进入无法无相境界,一梦三百年,离恨海坠落当晚被惊醒,你和齐南的信我都没来得及看,只回了一趟钟山,齐南脸都哭肿了,你这丫头总不叫他省心,既然没事还不赶紧回去,留在下界做什么?就你还想斩妖除魔?”

见他盯着自己右腿的伤处,玄乙的脸不大愉快地嘟起来:“我受伤的事是父亲告诉你的?”

她都交代了无数遍不许告诉清晏,他非说。

清晏淡淡一笑,绕过有关钟山帝君的话题:“齐南说的,他絮絮叨叨说了一堆杂事……先不说这些,我感应到你在这附近,过来寻你的时候遇到这些纠察灵官,据说下界现在有无数堕落之妖,跟你们一起掉下来的神族已经陨灭了好几个,你啊,真是吓坏我了。”

玄乙勾住他的脖子,凑近了细细端详,喃喃道:“清晏你瘦了,那个玄冥帝君肯定每天都狠狠折磨你罢?要不干脆换先生算了,白泽帝君和气得很。”

清晏露出一丝古怪的神情,正欲说话,却听后面那些灵官们突然大声呼喝起来:“拦住他!别叫他跑出去!”

说着便见众灵官追着那化为黑灰的槐妖满地穴乱窜,诸般术法真言打在槐妖身上,就像打散一盘沙,全无作用,反倒累得灵官们个个气喘吁吁,他好似猫戏耗子般故意飞飞停停,一面嘶声大笑:“神界纠察灵官也不过如此!再来一百倍我也不惧!我倒要看看你们神力耗尽后该如何是好!”

清晏静静看了一会儿,低声道:“哦?他竟能不停痊愈伤处?确实不能和他耗。”

他将玄乙放在干净的角落里,转身便要过去:“你坐好,我解决了咱们再聊。”

玄乙十分不乐意地嘟起脸,一把抓住他的袖子,轻道:“快点回来。”

清晏在她散乱的头发上揉了揉:“马上就回。”

玄乙立即放开手,笑眯眯地盯着他,顺便将散乱的长发重新挽好,插入金环。

那只槐妖乱飞了一会儿,似是有些腻了,缓缓停下,任由术法与真言砸在身上,他全然不为所动。忽然发现玄乙独自坐在角落里绾发,袖子落了一截,露出皓白纤细的胳膊,他的两只眼不由变得通红,又是恨又是爱,这烛阴氏的小神女施计害他断了两条腿,他非得狠狠折磨她一顿才行!

他猛然大喝一声,下一刻洞壁上便爬满了血红的粗大枝条,蛇一般

缠绕伸展,每一根枝条上都有许多密密麻麻的嘴,口中牙尖如刀,寒光乍现,突地齐齐暴射,朝玄乙卷去。

纠察灵官们吵吵嚷嚷地上前挡住,却听清晏幽冷的声音在后面响起:“退开,我来。”

纷纷扬扬的烛阴白雪突然间搓绵扯絮般落下,比玄乙的雪片要大上无数,也密上无数,范围更广了许多,那些挥舞的血色枝条一沾上雪花,便黯然垂下,迟缓地扭曲着,极其不甘愿地被冻入寒冰。

清晏足尖一点,疾飞上天,诸神全然看不清他究竟如何动作,只觉雪光一闪而过,那只缩在洞壁上的槐妖硬生生为他一掌击落,摔在地上发出极大的声响,居然没有化为黑灰再度逃逸。

槐妖神色怪异地仰躺在地上,先时还可以挣扎数下,慢慢地动作变得僵硬,最终犹如冰雕般动也不能动,他喃喃:“你……对我做了什么?”

清晏缓缓落下,淡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问我问题,谁给你的胆子打烛阴氏的主意。”

槐妖眼珠转动,张嘴还欲再说,可是连唇舌都已被冻住,他只能不停乱转眼睛,看着倒多了一丝滑稽。

纠察灵官们登时大喜,纷纷上前用捆妖索将槐妖从头到脚捆了个结结实实,灵官长带着一丝敬畏拱手道:“多谢小龙君出手。”

烛阴氏果然名不虚传,这位小龙君年纪尚未满两万岁,竟已有了无法无相的境界,假以时日,成就必然要超过如今的钟山帝君。虽说他高傲的姿态叫灵官们有些不舒服,但强者为尊,烛阴氏确实有高傲的资本。

清晏说道:“我只能冻住他不超过凡间一日,届时冰消雪融,他依旧能够逃逸,我劝你们不要想着把他带回神界交给刑部诸神审问,怕是带不

回去。”

灵官长大吃一惊:“这……这如何是好?”

“就在这里杀死最稳妥,反正他的罪也是死路一条。”少夷温和而甜蜜的声音自后方传来,他笑吟吟地走到近前,瞥了一眼清晏,“小龙君,好久不见,你越来越厉害了。”

清晏眸光微动,看不出喜怒,只微微颔首:“少夷神君,果然好久不见。”

他转过身,向迎面而来的扶苍与芷兮拱手恭敬行礼,一面道:“这二位一定便是扶苍神君与芷兮神女,家妹顽劣,有劳二位多担待照顾,我十分感激。”

咦,他好像挺谦和的?还以为烛阴氏都像玄乙那样狂妄刻薄,看起来倒不是,芷兮当即含笑还礼:“小龙君客气了。”

扶苍双手合拢,优雅行礼:“小龙君客气。”

抬起眼,却觉清晏的视线正停在自己面上,若有所思一般,他心中不解,面上却不动声色,视线交错,各自看了片刻,再各自移开。

那边厢众灵官已经又不知放了多少术法,诸般兵器把那槐妖扎得跟刺猬一般,槐妖的眼珠却依旧转动着,目光里满是讥诮,似是嘲笑诸神的无用。

灵官长气得只会重复:“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

他活了十几万岁,还是第一次见到无论如何也杀不死的妖,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少夷将指尖一搓,鲜红的凤凰涅槃火现出一簇,他凝神看了许久,额上渐渐出了一片汗,最后却叹了口气:“不行,要将再生之神力抽出太费

劲,我今日唤不出毁灭之火了。”

“我来试试。”

芷兮手腕一扬,通透的软剑似银龙般卷曲,她出身神界战将之家,身手十分敏捷,只见银光一闪,那槐妖霎时间被切成了碎片,然而很快,被冻住的身体碎块像相互吸引一般,重新缓缓粘合在一处,槐妖目中的讥诮之色更浓。

少夷扭头望向清晏,似笑非笑:“小龙君,所谓帮忙帮到底,我晓得你必然有法子对付他,何不解决这桩隐患?”

清晏缓缓开口:“我此次下界不过为了寻找小妹,杀不杀他,与我毫无干系。”

他转身朝玄乙走去,弯腰将她抱起,竟打算就这么离开。

——————【作者的话】——————

发烧去医院挂水,迟了,生病实在太痛苦,都注意保暖。

第六十二章 因缘了却

少夷看着他的背影,道:“小龙君是怕在诸神前显露真本领么?”

清晏停下脚步,玄乙讶异地发现,他面上的神情可谓凝重,清晏居然会有这种表情?

“我是不想在你面前显露真本领。”清晏低声道。

少夷笑了笑:“小龙君竟然对我如此顾忌,实在叫我受宠若惊,不过眼下情况特殊,何不放下芥蒂,齐心除妖呢?”

清晏冷道:“杀不杀妖本来就与我无关。”

灵官长急得快要跳起来:“小龙君,话可不能这么说!这槐妖如此诡异,你若有手段能除之,还请出手相助!”

清晏哪里理他。

芷兮小声道:“刚还说他谦和,果然任性之处跟玄乙一模一样。”

既然出手,却又不做彻底,留下这烂摊子怎么办?

众灵官笑叹:“没办法,少不得我们来想法子。”

话是这么说,他们能有什么法子?不过又是看着槐妖一次次被扎成刺猬,再一次次重新凝聚身体,上界那些厉害的战将帝君们倒是有法子,可等他们下来这槐妖早就跑了,糟糕,今天神界的脸面看样子要全部丢光。

灵官长还在对清晏死缠烂打,无论如何也不放他走,喧嚣中,扶苍抽出纯钧,指尖轻拭剑身,似是回应他的触碰,纯钧发出低低的嗡鸣声。

传说中尊贵无双的天之宝剑,共工大君都为之战栗而畏惧,他却没有办法用它将面前的槐妖彻底除去,他知道,不是纯钧不够强悍,而是他不够强。

他素来有些顺其自然的疏懒性子,修行剑道随性而为,从不强求,何况天赋甚佳,到如今并未遇到什么难以突破的境界,但此刻不知为何,他竟生出一股好胜心,这难以言喻的好胜心令他体内神力震荡不休,突然有了一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领悟。

槐妖粗重的喘息声拉回了扶苍的意识,低头一看,这只槐妖面上苍白的冰竟已化开,眼珠乱转,时而盯着芷兮,时而盯着地上的延霞,然而更多是盯着清晏怀中的玄乙。

他的脸渐渐化作黑灰,一粒粒飞舞而起,无声无息地朝玄乙飘去,扶苍皱起眉头,忽地将剑轻轻一抛,苍蓝的天之宝剑竖在掌中缓缓转动,剑身上光华璀璨,不可逼视,纯钧骤然变成一道金龙,在半空盘旋一圈,对准地上的槐妖张开大嘴一口吞下,龙身摇曳而过,顷刻间又变回宝剑落在他掌中,而地上的槐妖已不见踪影,只剩满地碎冰。

凄厉的惨叫声从剑身内传出,忽地再无声息,一行细细鲜血顺着纯钧滴落,染红了地上的烛阴白雪。

诸神霎时间默然,芷兮不禁倒抽一口气:“扶苍师弟......这、这是传说中华胥氏的剑气化龙么?”

扶苍面色发白,那半年参悟剑道,他在家中练了无数次剑气化龙,几乎一次不成,想不到这次竟一蹴而就,只是身体吃不消这股消耗,眼前阵阵发黑。

他定了定神,拱手道:“侥幸而已,槐妖被困在纯钧之内,想必无法再逃,可以安心带去刑部,如今先把延霞师姐送回去罢。”

众灵官到这时才大大松了口气,灵官长面上挂满欣慰的泪水:“扶苍

神君这招剑气化龙真漂亮!真漂亮!”果然关键时刻华胥氏比邪里邪气的烛阴氏靠谱多了!

清晏看了半日,低声道:“阿乙,你就是和这位扶苍神君斗气?”

玄乙的脸板了下去:“齐南连这个都告诉你?他的嘴真是越来越碎了。”

清晏道:“齐南对他赞不绝口,如今看来果然有些道理,华胥氏剑气化龙不简单。你何必与他斗气?华胥氏素有美名,得罪他不是好事。”

玄乙淡道:“我就是要得罪他,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清晏意味深长地瞥她一眼,这孩子自小没这样恼过谁,与其说她对扶苍神君充满了怨气,倒不如说她是把他当对手了。素来她的任性妄为旁人都会相让,一旦遇到个不但不让还要反咬一口的,她便卯足了劲要把他打压下去。

他轻道:“他欺负你了?要我帮你出气么?”

玄乙想了想:“我自己收拾他。”

意料之中的答案,她向来要强并且自负,几乎不开口求人,认定天底下没有她办不成的事,然而四野八荒终究是实力说话,扶苍神君精通剑道,身手一流,他若有心欺压玄乙,她年纪尚小,又不喜拳脚之争,绝无反抗可能。

清晏心中好笑:“怎么收拾?骂去他半条命?”

玄乙反倒被问得愣住,他不问,她觉得自己有一肚子拿捏扶苍的坏点子;他一问,她便又觉得自己其实每次都输的挺惨。老实说,她也不知道自己要个什么结果,好像就是想看扶苍气得浑身发抖却拿她没办法的模样,可惜至今为止他们的情况多数是反过来的。

清晏揉了揉她的头发,忽然把她放下,转身朝扶苍走去,拱手道:“扶苍神君,方才那招剑气化龙让我大开眼界,果然十分厉害。听闻你的佩剑乃是天之宝剑纯钧,可否借我一观?”

扶苍对上他的双眸,这位小龙君又用那种若有所思的目光看着自己,他的视线朝后移,落在玄乙身上,龙公主正不怀好意地朝他笑。

他收回视线,有些好气也有些好笑,当即解下纯钧,双手奉上,却觉清晏一把抓住剑鞘,用力极大。他不动声色握紧剑柄,手腕一振,将剑鞘抖落,下一刻,锐利的剑身又被清晏徒手抓住了。

以纯钧之威,被他空手紧紧攥住剑刃,不说断几根手指,也得破皮伤筋。岂料清晏的手上连个小口子也没划破,一本正经低头看了看剑身,漆黑的眼眸再绕去扶苍面上,浅浅一笑:“好剑!”

他的手指缓缓松开,扶苍手腕又是一振,再度将纯钧装回剑鞘,颔首示意。

清晏反身回去又抱起玄乙,轻道:“这次灵官们都在,下回帮你出气。”

玄乙用手指去刮他的脸,并不在意,只细细笑道:“吹牛,我才不信。”

清晏声音变得柔和:“回去罢,齐南急坏了。”

玄乙点点头。

那边厢众灵官也把延霞从地上扶起,如今她身为凡人,摄魂术不可持续太久,否则容易记忆混乱,灵官长伸指在她额上轻轻一弹,她立即微微一颤,似醒非醒。

正欲把她送回家中,延霞突然梦呓般轻轻唤了一声:“少夷……”

这出乎意料的一句让众神都愣了一瞬,她此时不可能有上界时的回

忆,“少夷”二字是何缘故?

少夷转过身,静静走到她身侧,她已经睁开眼,这次的摄魂术时间太长,她犹在梦中,迟钝而茫然地四处顾盼,忽地想起什么似的,面色惨白,颤声道:“这是哪里?子都?子都?”

近在咫尺,一个温柔的叹息声响起,眼前人影似水墨般款款摇曳,最后凝聚成一个额坠火红宝珠,身穿玄色长衣的俊美神君。他似无奈,似愧疚,似好笑,漫天漫地柔和的眼波凝视她。

延霞眼怔怔看着他,心中似明非明,喃喃:“你是……”

少夷伸长双臂,将她紧紧抱在怀中,一下一下抚摸她的长发,她眼中不由自主滚下泪珠,顺着他的头发滴落在白雪上。

“对不起。”他声音很低,低得像一阵最轻微的微风,“对不起。”

万籁俱寂。不知过了多久,延霞眼中的泪终于渐渐停了,面上露出一丝释怀般的神情,眉间飞出数点细碎的光晕,像是她的最后一滴泪,消散在面颊之上。

她眉宇间的那股清郁之色再也看不见,双目缓缓闭上,竟又一次沉沉睡去。

众灵官不禁讶然惊叹,玄乙忍不住问道:“刚才从她眉间溢出的光点是什么?”

清晏低声道:“这是她了却的因缘,这一世过完便可回归上界,届时灵性大增,对修为也有极大的益处。”

女子痴心,所求者不过是些许真正的歉意。

玄乙还在好奇:“既然可以提升修为,为什么不能个个都下界了却因缘?”

清晏摇头:“你倒是想,哪里来的那么多纠察灵官看护?何况神族下界算一项劫数,向来那些追求本性不灭的神族才会下界历百世轮回劫,不过若有情思难解,无可了结,以至于泯灭灵性者,也只能下界了却这段因缘,你这个师姐就是这样。”

少夷将延霞慢慢放在地上,起身叹了口气,一回头,望见清晏似是要走,他忽然说道:“小龙君,修行清苦孤寂,你可要撑住。”

清晏恍若未闻,大步走出地穴,御风远去。

——————【作者的话】——————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还要迟到下午才能更新,大家关注我的微博动态吧。咽喉炎高高低低发了两天烧,我妈问我咽东西疼不疼,我觉得咽东西的时候喉咙不疼耳朵却疼得厉害……该不会真要成中耳炎吧?＝。＝

第六十三章 情从何起

少夷静静站了片刻,延霞已经被数名纠察灵官带走,吵吵闹闹不大稳重的灵官长还在对着扶苍的纯钧剑啧啧赞叹。

他缓缓朝外行去,冷不丁芷兮奇道:“少夷师弟去哪里?不一起回南天门吗?”

少夷笑了笑:“要回的,不过我想独个儿先走走,散下心。”

芷兮愕然:“如今下界很乱,你要去哪里?何况你又没坐骑,还是和我们一起走罢。”

少夷还是笑,淡淡回绝:“不用了。”

眼见他径直走出去腾云飞起,芷兮不由咬了咬唇,这次咬得重了,疼得她自己也吓一跳,赶紧回头道:“灵官长,扶苍师弟,我们回南天门罢,还要将槐妖交去刑部。”

灵官长连声称是,三位天神出得地穴,外面已是晚霞漫天,想不到竟在槐妖洞府里耗了一整天。

回想经历,难免后怕,芷兮不知为何这会儿又特别盼着有人能跟自己随便说几句话,当即笑道:“扶苍师弟,我曾听父亲说,华胥氏剑道觉醒的征兆便是可以使出剑气化龙,当年青帝在五万岁时领悟剑气化龙,扶苍师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真是不简单。”

扶苍还是一言不发,默然端坐九头狮背,芷兮又觉讶异,虽说他素来寡言少语,但绝不会无礼地忽视旁人的攀谈,这是怎么了?她朝他望过去,却见这白衣神君身体忽然一晃,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她登时大惊,一旁的灵官长急忙以神力试探,片刻后却露出愕然的神情:“……像是睡着了。”

芷兮想起清晏离开前和扶苍的那个诡异招呼,不由头皮发麻:“不会是小龙君对他做了什么罢?”

玄乙跟扶苍斗气斗得厉害,这胡闹的公主叫来自家大哥帮忙出气再正常不过。

灵官长却连连摇头:“听说烛阴氏风格素来大开大阖,真要动手不会应当那么轻巧,即便有心伤害华胥氏,又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我看扶苍神君不像是受伤的样子,还是先回上界罢。”

芷兮忧心忡忡,这会儿只能恨南天门建得太远,还得飞几天才能到,九头狮使出全力在云海中疾驰,一面飞一面嗷嗷乱叫,叫的灵官长大奇:“这只九头狮居然会哭!”

又会哭又会嗷嗷乱叫的小九日夜不停跑了三天,南天门的轮廓终于遥遥可见,结果它哭得更厉害了,十八只眼睛里眼泪掉得如同下雨,芷兮安抚地在它背上摸了摸,忽闻远处响起先生的声音:“芷兮!”

她急忙转身,却见一辆和先前一模一样金碧辉煌的巨车被八只金麒麟拉着,眨眼便停在了面前,白泽帝君正骑在一匹金麒麟背上,极罕见地露出些许疲态。

神界明明尚未过去一天,芷兮此时见到先生,却有恍如隔世之感,她急忙行礼,唤了声:“先生。”眼眶已微微红了。

白泽帝君跳上狮背,见扶苍一动不动地横卧,立即在他额上以神力微微试探,片刻后“咦”了一声,道:“是华胥氏剑道觉醒,不妨事,让他睡,三天内便能醒。”

原来真的是境界突破,芷兮松了一口气,问道:“先生,其他师兄弟们

呢?可都无恙?”

“除了你们几个,其他弟子本座都已接回上界,少夷和玄乙呢?”白泽帝君四处看了一圈。

当日离恨海坠落,他耗费无数神力终于让众弟子顺利避开清浊气流,落至下界,弄的自己也差点掉下去,其后神界乱成一团,他将情况匆匆报给天帝后,便即刻下界搜寻弟子。他精通卜算,由近至远一一将弟子算出,芷兮这边四弟子一处,又离得特别远,为免再生意外,他先将其他弟子送回上界,这才急匆匆去接他们四个,才离开南天门便遇见芷兮,看她此刻神情恹恹,想必这几天经历坎坷,真是不容易。

芷兮慢慢将这些天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到那只怎么都杀不死的如今被困在纯钧内的槐妖,白泽帝君立即将纯钧拿在手里看了片刻,道:“槐妖已经死了,这世间不会有真正无穷无尽的愈合之力,他先被少夷用毁灭之火烧伤,其后小龙君以烛阴白雪冻住,最后又被剑气化龙所伤,这些都是著名神族的大招,他一个小小槐妖,承受不起。”

说着他两指一拈,槐妖的尸体立即掉落在狮背上,全身血肉模糊,两腿断开,死相很是凄惨。

白泽帝君被丑的吓一跳,嫌弃地蹦开两步,在怀里摸了半天也没摸到能装尸体的,只得脱下一只袜子,槐妖尸体立时被包进去,变得小如叶片。

他飞快把袜子递给一旁的灵官长:“虽是死了,尸体还有些用,送去万神群殿给那些小家伙们仔细查看,兴许能查出些什么。”

灵官长见是袜子,又不好说,一脸为难地接过来,一面腹诽,一面急匆匆往南天门飞去。

白泽帝君看了看天色:“你带扶苍回南天门,玄乙既被小龙君接走,应当无事,本座去找少夷。”

他自怀中摸出竹签,正要卜算少夷的方位,却听一阵清朗的风声划破下界云海,一只巨大的云鹏骤然飞高,停在近前,少夷正坐在云鹏背上,手里揽着一个陌生的美貌神女,笑眯眯地和他们打招呼:“先生,师姐。”

白泽帝君素来不管弟子这些风流债,见他平安归来,便放心颔首:“无事便好,回去罢。”

少夷轻飘飘落在狮背上,方才手里揽着的那个美貌神女也落下来,亲热地挽着他的胳膊,一双美目好奇地看着芷兮与沉睡的扶苍。

……下界三天他又勾搭上新的神女了,芷兮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要在以前她正眼也不会看一下,可现在不知怎么搞的……他明明抱着延霞说对不起,了结了她的因缘,为何转身又能跟其他神女暧昧调情?

“扶苍师弟睡着了?”少夷低头仔细看了看,“莫非先前那招剑气化龙让他剑道觉醒?那可真是了不得。”

芷兮默然点头,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低声道:“少夷师弟,这位是……?”

少夷笑道:“这是云鹏一族的含双神女,算起来应当是我的远房表姐,想不到她这次也去了玉阳府作客,侥幸逃过一劫,我偶然在下界遇见她,便一同回来,多亏了云鹏飞得快,不然我独个儿腾云还不知飞多久。”

她之前明明有叫他一起走……芷兮勉强一笑,无话可说。

回到熟悉的南天门,这里除了守卫兵将,很少见地熙熙攘攘挤的到处是天神,白泽帝君的弟子们守在一株帝休树下,各自惊魂未定,叽叽喳喳地诉说着自己在下界的种种遭遇。

古庭老远望见芷兮,便急急冲她招手:“芷兮师姐!玄乙呢?扶苍……扶苍?!”

扶苍的沉睡又掀起了弟子们一轮小小的惊叹,知道同窗们都安然无恙,古庭松了口气,本想问芷兮在下界的具体遭遇,但见她似乎不大精神,他便体贴地不问,转而继续和太尧聊下界的经过。

下界时,他们俩竟然凑在一处,运气居然极好,平平安安什么都没遇见,反而在凡间城镇里玩了数日,悠闲得很。

芷兮心不在焉听了一会儿,神思又飞远了,下意识想在茫茫祥光中寻找少夷的身影,可她终究没找到。

长久以来,她对少夷十分反感,认定他践踏真心,玩弄感情,神界放浪形骸的风气如此盛行,正是因为他这种神族太多。

此番遭遇天灾下界,中途与他撞见,她始终心存警惕,只要他言谈举止间稍有一丝挑逗之意,她便立即借机敲打,狠狠训斥,谁知一路过来他规规矩矩的,连话都没说几句,倒显得一旁惴惴不安的自己像个傻子一样。

后来他说要独自救延霞,更是叫她吃了一惊,她本来觉得下界看延霞不过是他一句戏言,没想到他竟真放在心上,那一刻起,她立即便对他改观。

可方才那个云鹏一族的神女……

连她自己也恐慌,像是突如其来,她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少夷了。

*

凡间带着浊气的风依旧叫人不舒服,玄乙把黏在脸上的头发丝拨开,抬头看了看清晏。

他从离开地穴后便一直不说话,他们三百年没见,按说应该有许多话,他又不是扶苍那个闷葫芦,可他就是始终沉默着,一付心事重重的模

样。

玄乙用额头在他胸前撞了一下,低声道:“清晏,你早就认识那个青阳氏少夷对不对?还有我小时候受伤又是怎么回事?”

清晏神色淡定,看不出波动,只问:“是那个少夷告诉你的?我三百年陷入沉睡,想不到齐南和父亲这么快替你找先生,找的还是白泽帝君,我若知道,必然不给你去,可惜现在说这些也迟了。”

玄乙看着他不说话,清晏眉宇间阴郁之色更重,隔了半晌,低声道:“那时候阿娘痛恨父亲处处留情,便离开了钟山,还把你带走了。其后遇到桐山一族前来挑衅,阿娘被他们重伤致使陨灭,你也因此受了伤,伤好后你却忘了这一段,想必太过痛苦,还是忘了的好。”

玄乙面色遽然而变,有这回事?她……怎么完全不记得了?她只记得阿娘那时候无穷无尽的泪水,低微压抑的哭泣声,还有窗外那些连绵不绝的雪花,以及阿娘陨灭时铺满地面的猩红鲜血。

“我很早便认识少夷不假,但个中缘由与你没有关系,问来也无益,想不到你和他成了同窗……你离他远些,这位神君素来花名在外,阿娘的事有一次就够了。”

玄乙反而失笑:“你怕我像阿娘一样?清晏你想太多了。”

清晏淡道:“你会不会像阿娘我不知道,但你年纪还小,这四野八荒比父亲还糟糕的神君帝君多得是,谁欺负你,我可以替你出手教训他,但谁若是伤了你的心,我便毫无办法了。”

玄乙叹了口气:“你现在转移话题的本事跟齐南一样越来越高深,我竟不知该说什么。”

清晏不禁笑了起来,却听她轻道:“我不会像阿娘一样的。”

他又有点意外,提起阿娘确实只为了转移话题,好叫她不要追问少夷的事,不料她竟说出这样一句话。

清晏看着她平淡无波的表情,一时反倒觉得十分愕然。

——————【作者的话】——————

退烧了,耳朵也不疼了,果然还是喉咙疼,吓得我以为要有中耳炎~哈哈~摸摸小~明天开始恢复每天中午11点半更新。

第六十四章 青帝邀帖

此次离恨海坠落下界,共有三百二十八名神族卷入天灾,玄乙回到钟山三日后,陨灭的神族才被确定下来,共有五十九名倒霉的神族陨灭在这次天灾中,其中有大部分是直接被清浊气流绞碎,还有小部分是下界后遇到堕入魔道的妖族难敌身亡。

最倒霉的大约是离朱帝君,他也是唯一一个陨灭在天灾中的帝君,他和两名弟子不幸掉在了离恨海周围,等太子长琴带着一干战将终于在下界极北之渊找到离恨海时,他们的尸体都快被防风氏的手拍烂了。

众多神族的陨灭叫神界气氛低沉,其中最伤心者大约是朱宣帝君,他的朱宣玉阳府彻底碎成了渣渣,没任何复原的可能,多少代下来积攒的宝贝也全没了,虽说蚩尤大君的指甲与共工大君的头骨被白泽帝君眼明手快抢了下来,但失去碧琉璃塔,他也留不住这两样东西,只能乖乖送进天宫,由天宫琉璃塔镇压。

而他用清气养了许多年的后羿箭矢和那块有灵胎的青石终究没能保住,一起遗失在下界,以至于他现在遇见个神族便要痛哭流涕诉说自己的悲惨经历。

当然,如果他知道那块掉落下界的灵石在许多年后生出了一只惊天动地的猴子,带着一根铁棒把神界搅得乱七八糟,不知会做何感想,此为后话,不会再表。

与众多受到极大惊吓的神族相比,最幸运者当属望舒神女与飞廉神君,当日在玉阳府替玄乙取出妖毒软刺后,他俩便匆匆离开,没有亲身遭遇天灾,实属万幸。

“现在已经确定,离恨海坠落在下界极北之渊,那里地广人稀,没有造

成更大的祸患,当真幸运。听说每日有五百名战将在下界轮番值守,暂时不见离恨海有什么异动,那双防风氏的手也被太子长琴带回了神界,正在万神群殿被诸位帝君仔细查看,相信不日便能有个结果了。”

齐南苦口婆心念完了收集到的情报,对面的小公主只心不在焉地吐出梅核儿:“齐南你和我说这些干嘛?”

齐南恨铁不成钢:“外面发生什么事公主怎能不关心?如今下界十分危险,堕入魔道的妖族数不胜数,南天门和苍生镜台已经不允许神族随意下界了。”

玄乙茫然地看着他:“所以?”

呃,所以?他居然忘记公主能留在家里就绝对不会出门的恶习,提醒她不能乱下界果然是一句废话。

“没什么,公主这样挺好。”齐南干笑两声。

玄乙把手里的册子合上,她看了一早上书,怪无聊的:“我去找清晏玩。”

齐南想起还有话还没说完,急忙止住来抬藤床的神仆:“我有件事要问公主,公主上回在下界被鲶鱼妖伤了右腿,承蒙望舒神女不计前嫌替公主取出妖毒软刺,去除隐患,帝君备了厚礼送往望舒宫,却又被退回来,望舒神女只说希望公主记得当日她在玉阳府说的话——她究竟和公主说了什么?可是提了什么要求?”

玄乙凝神想了片刻,方才恍然:“她希望我五万岁后接替她做望舒神女一职。”

齐南又是惊又是喜:“当真?公主做这望舒一职,倒也十分合适!”

玄乙皱起眉头:“做望舒就是每天驾着月亮跑来跑去,还得跟那个飞

廉神君共事,我才不要。”

“我倒觉得不错。”

清晏的声音自厅外传来,他今日换了一身白衣,行动间清逸潇洒,猛一看倒有点像扶苍的模样。玄乙以前对白衣并不反感,自从认识扶苍后对穿着白色衣裳的神君便统统感到不顺眼,一见清晏也这样穿,她的眉头皱的更深,满脸嫌弃。

“什么表情。”清晏在她额上点了一下,弯腰坐在藤床之上,一面翻她的册子,一面道:“你素来懒得很,叫你学点拳脚剑道,你说那是莽夫之举,将来五万岁,战将是不要想做了,若当文官,你的脾气还坏,只怕要得罪不少同僚,也就当个望舒还合适,日子清闲,又安静又不用看谁脸色。”

怪了,被他这样一说,果然挺不错,玄乙奇道:“那清晏你五万岁以后要做什么神职?当战将么?”

清晏还没回答,齐南便抢着道:“小龙君自然日后要继承这钟山帝君之位,不过须得先做满战将二十万年。”

玄乙笑道:“那我也想做钟山帝君呢?”

清晏讥诮地看看她:“你?你当帝君烛阴氏的名声便要被你败光了。”

齐南叹道:“公主两百岁便有了人身,那时还指望公主日后有所大成,重振烛阴龙神之威,可惜啊……公主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模样。”

他说的煞有其事的,玄乙倒被他气笑了,正要跟他娇嗔一下,忽闻外面有神官报道:“齐南先生,有信到。”

齐南很久没有和他们兄妹一处说笑,此时并不愿处理公事,只道:“是什么信?不重要的便放着罢。”

“是邀帖。”

邀帖他更不在意了,自帝君灭了桐山一族后,终日待在长生殿里不出来,什么邀帖他都一概打回去。

“是青帝送来的邀帖。”

齐南霍然起身:“送进来!”

望舒神女愿意替公主取出妖毒软刺,正是青帝出面斡旋,这份恩情他正不知怎么回报才好,偏生公主跟扶苍神君还成日闹别扭,他真是要为这小祖宗操碎了心。

信很快被送进来,方方正正一张,茜草红的信封,其上字体清雅方正,写了“玄乙公主敬启”六字。

齐南更为惊讶,竟是写给公主的?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难不成是扶苍神君……他那颗提早好几万年的恨嫁的心开始砰砰乱跳,不敢开启信封,只双手递给玄乙:“公主,邀帖是青帝发给你的。”

玄乙一头雾水地拆开信封,信纸上墨迹淋漓写了许多行字,她一面看,一面毫无表情,齐南有点紧张,还有点期盼,想偷看又觉得不妥,终究还是清晏体贴,凑过去一起看,道:“哦,扶苍神君华胥氏剑道觉醒,故而发送邀帖,两日后午时太山顶恭候大驾光临。”

他又笑道:“原来那天的剑气化龙竟是华胥氏剑道觉醒,果然是件大事。”

齐南激动得两只手都在抖,他就知道他没看错扶苍神君!青帝都在五万岁才觉醒了剑道!扶苍神君才三万岁!要送什么礼呢?他得准备一份重重的厚礼!是送西海明珠?还是送极东之地的一枚天火之精?

冷不丁玄乙叹了口气,望着她蹙起的眉头和翕动的嘴唇,齐南不等

她开口便厉声道:“不准说不去!”

玄乙甚少被他这样呵斥,只得把不想去的话吞回肚子,连连点头:“我去我去。”

她求助似的望向清晏,抱住他的胳膊:“你陪我一起去罢?”

清晏含笑点在她额头上,这是他时常对她做的动作:“你自己去,我得回天北了。”

——————【作者的话】——————

没错那石头里面蹦出的就是……

第六十五章 太山之顶

这下不单玄乙,连陷入兴奋不可自拔的齐南都怔住。

“这么快就回天北?”玄乙喃喃,“那个玄冥帝君有什么好,天北还那么远,要么你再多呆几年再去嘛。”

齐南亦劝道:“小龙君才回来三天,不如多住几天陪陪公主也好。”

小龙君不在钟山,公主脸上的笑都少了好多,夫人陨灭后,帝君终日锁在长生殿不问外事,尽管自己用尽心力关照他们两个孩子,终究不能替代父母,巨大的被冰封的钟山,只有他们兄妹两个相依为命似的。三百年了无音讯,才见面他又说走就走,公主必然要郁郁寡欢好几日。

清晏淡淡一笑,将玄乙的脑袋揉了揉:“我一梦千年被离恨海坠落中断,再不回去,这些日子的修行便白费了,相聚的日子以后总有的是,不急这几天。待白泽帝君将近日杂事处理完毕后,你也该回去继续听课,好生修行,即便不学拳脚剑道,术法总得认真学学,再被欺负也好还手。”

玄乙抱着他的胳膊仰头看了半日,终于慢慢放开,低声道:“一梦千年……那我要一千年之后才能再见到你了?”

清晏轻道:“千年不过是个笼统说法,兴许只要几百年,兴许也有数千年。你可以时常给我写信,这次我醒后必然每一封都仔细看。”

玄乙盯着他:“好,那我一定时常给你写信。你……明天、不,后天再走好不好?”

清晏摇头:“我马上就走,方才已叫神仆在山门处备好长车,赶去天北还要一天,再迟真的于修行有损,先生也要责骂了。”

玄乙垂下头,停了半晌,道:“那我送你去山门。”

清晏反倒笑了一声:“又不是见不到,精神点,别把齐南怄哭了,他的脸还没消肿呢。”

齐南本来已经含了两包眼泪,被他这样一说反而不好意思哭了,赶紧偷偷揉揉眼睛,勉强笑道:“走罢,我们送小龙君去山门。”

他没有通知钟山帝君,清晏必然也不会喜欢他提到帝君,他们父子俩的关系如今形同陌路。

上车前,见玄乙还是神色阴郁,清晏便道:“你才多大,相隔几千年就觉得一辈子似的,不过弹指瞬间而已,莫要再板着脸。”

玄乙面上终于露出一丝笑:“你也知道我年纪小,我就是舍不得。”

清晏苦笑摇头,忽又想起什么,犹豫了一下,慎重道:“别和那个青阳氏少夷走太近,最好连话也不说。”

玄乙笑得更深:“你还真会乱想,这点心力还是省省罢。”

清晏眉梢一扬:“也是,我竟担心你被骗,你不使诈便算好的了。跟你斗气的那个扶苍神君,等我回来了再帮你揍他一顿出气,我不回来你只管跟他胡搅蛮缠便是,有大哥罩着你,不怕。”

玄乙“嗤”一声笑出来:“你说的啊。”

“嗯,我说的。”

尽管是怕公主寂寞所以才叫她跟扶苍斗气,但小龙君这个样子岂不是把公主教的更坏?齐南叹着气目送长车远去,低头看看玄乙,她眼里有一丝泪花,可是一倏忽间又消失了,只余一层清郁。

她那丝眼泪真要流出来兴许倒好些。

齐南柔声安慰:“公主,小龙君说的没错,你年纪小,觉得几千年很长,其实真的一下就过去了,以后还有一梦万年的境界呢,习惯就好。”

玄乙眨了眨眼睛,一梦万年,她现在就希望可以一梦万年,醒来后谁也不会离开她了。

*

午时前,太山顶又落了一场细雨,长而曲折的楠木回廊上湿痕斑斑,远处的澄江湖笼罩在薄纱般的雾气中,偶有金色巨大的鲤鱼跃过雾气,长尾带动一串清澈的水珠,涟漪荡漾。

湖边大道上的淡月小榭内,一盏盏白石小案已被整齐放好。这座淡月小榭以万年松筑就,细而长,顶上铺满碧绿松针,地下嵌了细碎的天河星屑,犹如湖畔一轮幽绿之月。小榭四面开阔,连轻纱也不坠,只在各角挂了几枚铜铃,此时偶有微风拂过湖面,水雾弥漫,远山薄绿,铃声清脆,有别于朱宣玉阳府奢华到了极致的景象,如此简而雅,又是另一种别样舒适。

此时青帝邀请的宾客已来了七七八八,扶苍剑道觉醒,说重不重,说轻不轻,青帝又素来不爱铺张排场,这次只请了扶苍的同窗,并自己平时里私交甚好的几位好友,原本要请白泽帝君,奈何离恨海之事使得神界五行阴阳流动都受到影响,这位帝君忙得连明性殿都没回,只得罢了。

离午时还有些时刻,但与青帝来往者也多为清雅重礼之辈,白泽帝君的弟子们个个身份高贵,更是不会在这方面失了礼数,大多已到了,淡月小榭内笑语阵阵,比起当日玉阳府的喧嚣热闹,当真低调许多。

古庭因自幼便与扶苍相识,太山他算是熟客,当下领着弟子们沿着湖畔缓缓绕一圈,一面介绍:“青帝宫在对面的山顶,这叫澄江湖,上代青帝在其中养了两条金鲤鱼,到今年应当比寻常的龙神还要大了。这边岔路过去是花园,里面有两畦仙华杏树是扶苍五千岁时亲手种下的,前年

杏花开,至今还未凋谢。再过去是楠木回廊,客房雅间都在那边……"

正说着,只听扶苍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古庭。"

哎呀,今天的主角来了!众弟子纷纷回身行礼,一面道喜,扶苍今日罕见地没穿白衣,反而套了一件藏青色长衣,头戴玉冠,立在烟波浩渺的澄江湖畔,整座山水的颜色仿佛都被压了下去。

他含笑一一还礼,古庭不由打趣他:"平时在明性殿跟冰雪堆出来似的,今天倒成翩翩佳公子了。"

扶苍笑道:"既是做东,自然不能失礼,淡月小榭如今酒水应当备齐,诸位师兄何不移步,容我敬上一杯薄酒,以谢厚爱。"

芷兮实在忍不住低低笑出声,轻道:"我好不习惯这样的扶苍师弟。"说的太尧也跟着笑了。

芷兮自己笑了一阵,忽又发现胸膛里那颗心居然稳稳地,丝毫没有颤动,若在以前,她见着扶苍有别于平时的装扮,必然要芳心大乱小鹿乱撞,今日却不知怎么了,心思全然不在他身上。

及至回到淡月小榭,她近乎本能地四处张望,望见坐在角落里捏着铜铃欣赏的浅紫色身影,她的心便突然被一只小手摇了摇。

不可以过去!她在心底严厉地警告自己,寻了一张远离少夷的白石小案,端坐下来,静静听同窗们说笑。

扶苍正往十几枚绿冻石酒杯中斟满罗浮春酒,忽闻礼官唱道:"钟山龙神烛阴氏公主玄乙,神官齐南到——"

他的手腕微微一颤,罗浮春洒了几滴在案上,他即刻用指尖擦去,放下酒壶,起身与青帝一同迎向小榭外,片刻后,便见神官领着玄乙和齐南沿着湖边大道行来,她右腿的伤还没好彻底,今日是自家中带了一张藤

制软椅,款款飘动。

青帝对这位烛阴氏小公主向来只听过传闻,却没见过真人,因见她穿着珊瑚色的裙子,披帛如新雪,发间金环熠熠生辉,到底年纪小,还有些稚嫩,然而清艳剔透,容姿鲜丽,将来必定是个难得的美人,心底便赞了一声。

很快她便与神官行到近前,单足立起,优雅拜下行礼,声音似夏夜凉风般轻柔:“青帝陛下,扶苍师兄,烛阴氏玄乙有礼了。”

青帝眼角余光瞥向扶苍,这孩子睫毛低垂,面无表情一派正经,他不由微微一笑。

——————【作者的话】——————

对了,青阳氏其实是白帝那边的姓氏,半城风月到现在没出现白帝,是因为琉璃里面写过白帝,虽然两个文不是一个背景,但总感觉用过的人物再用在别的文里好奇怪~于是一直就没写白帝了。还有,那个石头里蹦出孙猴子是恶搞,其实本文设定也跟西游记不一样~恶搞一笑就好~摸摸小

第六十六章 此情何解

午时正,所有的宾客都已来齐,除了十几名白泽帝君的弟子,其余不过七八位年长帝君,这次宴请果然范围极小。

齐南因为不知道送天火之精合适还是送西海明珠合适,他干脆把两个都带来了,天火之精又特别大,用一辆车才装满,放在贺礼堆里显得特别扎眼。

他心情倒是很不错,和青帝有说有笑的。玄乙垂头用筷子慢慢去戳碟子里一粒粒的豆子,她心情不好,什么也不想吃。

她旁边坐着的是一位面生的年轻神君,也不知是在座哪位帝君的儿子,他总是吃一会儿便回头看她一眼。玄乙心情更不好了,把脑袋别过去,忽然一枚绿冻石酒杯放在了白石小案上,少夷柔声道:“常言道,一醉可解万古愁,小泥鳅看着郁郁寡欢的,不如来一杯罗浮春?对了,小龙君没和你一起来吗?”

玄乙默不作声把杯子推回去:“他回天北继续一梦千年了。”

少夷有些讶然:“这么快就回去?他当真刻苦。”

玄乙抬头看着他:“少夷师兄,你和我哥哥是怎么认识的?上回听你提起,我还以为你俩关系不错,如今看来倒像有什么芥蒂,不如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们化解。”

少夷浅啜罗浮春,轻道:“小龙君没告诉你么?”

玄乙叹了一口气:“我不要听他说,我就要听你说。”

少夷不由笑出声:“他都不告诉你,我自然更不能告诉你了,我这样越

俎代庖,岂不是叫小龙君不高兴。”

玄乙轻轻勾住他的袖子,用指尖挠了挠:“你偷偷的告诉我,我绝对不叫哥哥知道,好不好?”

少夷忍俊不禁,抬手在她发间金环上扶了扶:“不好。”

玄乙眉头一皱,她这会儿没心情跟他虚以委蛇,正打算摔手离开,却见芷兮快步朝这里走来,她似乎心情也不大好,神情十分严厉,一双眼瞪着少夷,一面道:“玄乙,到我那边去。”

方才少夷和玄乙亲密的模样她都看见了,她本来都对他改观,觉得他并非是自己想的那么浪荡薄情之人,谁知他又开始招惹玄乙。玄乙年纪小不懂事也算了,她不信如此聪明的少夷会不懂得吸取教训,非要继续把明性殿弄得一团乱。

玄乙巴不得离开这鬼位置,一把抱住芷兮的胳膊,笑得开了花:“好啊,我要跟师姐坐。”

芷兮指向东面几个位置,古庭太尧他们都在:“你到那边等着,我马上过去。”

有师姐罩,玄乙乐颠颠地奔着古庭他们去了。芷兮盯着少夷,淡道:“少夷师弟,我不想看到明性殿再出类似延霞和夫萝那样的事了,希望你能够言行谨慎一些,至少在师妹面前有个师兄的样子。”

少夷苦笑:“是是,我知道了,师姐。”

芷兮又道:“你对延霞……是真的心怀愧疚?”

少夷将酒杯抵在唇边,缓缓道:“是真的,对她,我真心愧疚。”

芷兮不解:“既然有愧疚,为何不反省,还要故态复萌?今天招惹一个,明天再招惹一个,你这样让延霞回归上界后,还怎么和你继续?”

少夷比她更不解:“延霞和我继续什么?”

芷兮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会错意了,她不禁皱起眉头:“你去救延霞,还了结了她的因缘,难道不是为了就此收心,对她专一不二吗?”

少夷默然片刻,慢慢放下酒杯,再慢慢斟满罗浮春,最后慢慢开口:“师姐心地纯善,将我也想的这么好,我很是感激。不过,我和延霞从前不可能,以后也不可能。师姐,我喜欢多情的女子,但并不喜欢痴情女子,我喜欢在一块儿开开心心,不在一块儿便各自找别人开开心心。我就是这样无可救药的家伙,师姐莫要把我想的太好。”

“你……”芷兮愣了半日,又一次无话可说。

少夷冲她浅浅一笑,柔声道:“我敬重师姐的高洁,也请师姐莫要再谆谆教诲,浪费了你的口舌和精力,岂不尴尬?”

芷兮怔怔看了他良久,什么也没说,慢慢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可她的目光始终本能地要往那浅紫色的身影上凑,她已经彻底明白这家伙是个真正的恶棍,是她最厌恶的那种神君,她在一遍又一遍严厉地警告自己,然而曾经引以为傲的理智此刻竟全无作用。

真真要命了。她手腕微微发抖,斟满一杯酒一口喝下去,第一次盼着自己快点醉。

玄乙一面用筷子戳碟子里的豆腐,一面听古庭跟她说他跟太尧在下界痛快玩耍了几天的经历。

他大概是喝多了,舌头都大了一圈,含含糊糊地重复了好几遍下界居然有客栈这样的存在。在诸神看来,建一栋破楼,里面开几个破房间给出门在外的人睡觉吃喝是如此不可思议。

正说着,扶苍提着酒壶走了过来,他已给诸位长辈敬了好几圈酒,只

怕喝了不下五坛罗浮春,看上去倒像没事似的,藏青色的长衣铺开在白石小案对面,优雅地跪坐下来,排开绿冻石酒杯,又要给师兄们斟酒。

太尧拦住,轻声道:“扶苍师弟,莫要饮太多酒,我们这里也不能喝了,你看古庭。”

扶苍看着古庭醉态朦胧的模样,面上终于露出一丝笑:“他素来量浅,还总爱贪杯。”

他朝玄乙那边看了一眼,她面前白石小案上的东西几乎一样都没吃,豆腐都被她用筷子戳碎了,她又去戳鹌鹑,把脆皮戳出一个个洞。

怕是这里的吃食不合这位挑食公主的胃口,扶苍下意识凑过去,正要说话,冷不丁她忽然转头,百无聊赖地看着他:“扶苍师兄,给我倒一杯酒罢。”

她居然要喝酒?她不是闻到酒气便打喷嚏么?今日酒水是味道极淡的罗浮春,喷嚏她是不打了,反倒主动要酒。

“你能喝酒?”扶苍反问,一面却已替她斟了少少一杯,放在案上。

“不能。”玄乙捏着绿冻石杯,她就摆个姿势,看看齐南什么时候注意这边,他忙着跟青帝说话,头也不回,他到底有多少话要跟青帝诉说!

扶苍觉得自己又要开始搞不懂龙公主这莫名其妙的思路了,午时到现在也过了挺久,她粒米未进,滴水不沾,倒有些不对劲,平日里她挑食是有的,却没这么严重。他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她神色一如既往的平静,只是显得有些黯淡,心情不好么?

对面忽然行来一位神君,肤色青白,面带病容,他款款走到众弟子面前,恭敬行礼,十分客气:“扶苍神君,芷兮神女,玄乙公主,我家小妹在下界遭遇无妄之灾,多亏诸位出手相助,吴回感激不尽,还请去对面一叙,家父家母恭候三位。”

吴回?这不是赤帝长子么?

芷兮已喝了半醉,这会儿却不能失礼,急忙与众弟子一同起身还礼,一面又顺口道:“吴回神君太客气,当日与我们一起的还有少夷神君……”

她倏地又闭上嘴,不好,真喝多了,居然在延霞家人面前提少夷,别人都刻意绕过他了。

第六十七章 霞映澄江

果然吴回神君仿佛没听见,笑吟吟地请了他们三个去对面,赤帝与赤帝夫人含笑起身相迎,夫人尤其和颜悦色,握住扶苍的手,柔声道:“延霞这孩子任性顽皮,下界历劫也不得安生,给你们添了许多麻烦,扶苍神君此番剑道觉醒听说也是为了回护小女,实在叫我们又欣慰又过意不去。”

说着她又去握住玄乙和芷兮的手,满脸怜爱地打量。

赤帝平日里不苟言笑,待夫人却极温和,温言道:“阿秀,以后有的是说话的机会,今日扶苍神君是主人,我们还是莫要耽误他太久。”

他们夫妻俩与长子一共举杯道谢,连敬三杯,这下玄乙不喝也得喝,连着灌了三杯罗浮春,酒味诡异无比,她还不好摆出受不了的样子,心里也不知把齐南骂了多少遍。

对面吴回笑道:“小妹自小娇宠,在明性殿中任性妄为得罪良多,请诸位莫要与她计较。”

诶,这个当大哥的真不错,看着病恹恹的,不用成天待天北一梦千年杳无音讯,也不会说走就走,数千年只见短短几次。

玄乙慢悠悠地四处打量,又见赤帝含笑与扶苍交谈,这个父亲也不错,不用一天到晚锁长生殿里面对什么事都不闻不问,也不会勾三搭四害死自家夫人。

那边赤帝夫人握着芷兮的手亲亲热热,这个阿娘……唉,阿娘。

玄乙忽觉意兴阑珊,扭头再去找齐南,他还在和青帝他们几位帝君说话,他是不是真的不管她了?

她头晕脑胀,盼着叫冷风吹一会儿,当下悄无声息离开了淡月小榭。

澄江湖上氤氲的湿气已随着午后渐渐灿烂的阳光消失殆尽,波浪里像是撒了刺眼的金屑,晃得她头更晕,眼睛还疼。她搓了一粒雪球放脑门上,转过身朝背阴处飞,忽听湖中“噗通”一声巨响,却是上代青帝养的两条金鲤跃出水面戏耍。

这两条金鲤可比上回的鲶鱼妖漂亮多了。

她手腕一转,摸出一团白雪,开始捏金鲤,片刻后却有一阵踏草之声由远至近,她懒得抬头,只道:“齐南,你终于想到我啦。”

脚步声停在藤椅旁,却没回答,玄乙目光落在碧绿的草地上,这双鞋好像不是齐南的,她顺着藏青色的长衣朝上看,对上了扶苍幽黑的眼睛。

他手里提了一枚食盒,送到她面前,只有简单一个字:“吃。”

玄乙嫌弃地别开脑袋:“我不爱你家饭菜。”

扶苍吁了一口气,蹲下身将食盒打开,里面一列玛瑙白玉糕,一列桃花百果糕,并一壶华光飞景茶,他淡道:“那我家的茶点你也不爱罢?”

玄乙一把握住他的袖子,一本正经:“爱。”

他面上露出一丝忍不住的笑,将华光飞景茶斟入白玉杯中,放在她手上。

玄乙浅啜一口茶,又挑了一粒桃花百果糕,好茶好糕。奇怪也哉,大概她心情不好,居然不想跟他斗气,暂且放过他。

“小龙君为何没来?”扶苍记得写邀帖的时候,他特意在帖内写上了小龙君的名讳。

玄乙淡道:“他回天北继续一梦千年的修行。”

原来是大哥来去匆匆,怪不得看上去神色黯然,扶苍索性坐在草地上,伸手也去拿茶点,冷不丁她一把拦住:“都是我的。”

他立即想起上回苦到极致的烛阴白雪虾仁,手腕又是一颤,今日他也喝了不少酒,为免出现上次的荒唐事,他决定不与她争。

澄江湖里的金鲤还在戏耍翻腾,玄乙出了很久的神,雪球顶在脑门上,头是不晕了,但心里晕,眼角余光瞥见扶苍还坐在旁边,她便道:“扶苍师兄,你怎么还不走?今天你是主人罢?”

扶苍淡淡“嗯”了一声,却不答。

玄乙又道:“要么就带我逛逛罢,这湖水刺得我眼睛疼,快换个好看又暗些的地方。”

扶苍起身握住藤椅的扶手,轻轻一拉,她就跟着动了。

玄乙乐得笑起来:“去那边,那边。”她指向对面树影幢幢的密林小道。

扶苍淡道:“那边是花园,这个时节百花凋零,没什么可看的。”

玄乙哪里理他,把他袖子扭成了麻花:“快去快去!”

扶苍把自己可怜的袖子拔出来,近乎无奈地瞥她一眼,这龙公主好像是醉了,三杯罗浮春就醉,酒量之浅他生平第一次见。她脑门儿上还顶着一粒雪球,晃晃悠悠,倒有些可爱,他伸手拿起,她居然不气,大方极了:“那个旧的送给你,不客气。”

说罢她捏了个新的又顶脑门上。

扶苍忍不住笑起来,摇着头将她拽进密林小道。

华胥氏并不讲究铺张,花园里没有什么争奇斗艳的奇花异草,也没什么华美奢侈的楼阁亭台,一方水榭高台下,种了许多花树,如今冬日未过,花树大多秃枝无花,唯独东面有几畦如霞似锦的杏花开得极好。

玄乙指着那边:“那不是花吗?走,赏花去。”

扶苍道:“那是我五千岁时种下的仙华杏树,非普通凡品,前年才开花,至今未凋零。”

五千岁时种下的,那现在树龄多少?玄乙心中昏沉,一时竟算不清,把手指头掰得飞快。

“两万五千年。”扶苍替她算好。

玄乙用大吃一惊的眼神瞪着他:“你这么老了!”

老?扶苍眉头一皱,却听她又道:“是我年纪的三倍,等我十万岁的时候,你就三十万岁了。”

……她的算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惊才绝艳。

他不去理她酒后胡言,将她拽入杏花林,这些仙华杏花有的好似新雪般洁白,有的又如明霞般艳丽,红白交织,花朵大如手掌,一团团沉坠枝头。

扶苍寻了一处幽静的树下,早有看守花园的仆从送来纤云华毯,添上新的茶水与茶点。玄乙感觉半个身子都要陷进柔软的纤云毯里面,这毯子做的居然比她家的舒服许多,可见织女们偏心。

此处地势稍稍高于澄江湖,一眼望去除了满目繁华杏花,还有湖面上刺眼的金光,远方的太山青黑雄峻,金顶的青帝宫有一半陷入云雾。

玄乙定定看了半日,突然轻轻问道:“扶苍师兄,华胥氏剑道觉醒,是不是以后舞刀弄枪就更厉害啦?”

这龙公主为什么醉了之后说话还是如此叫人揪心?扶苍背靠杏树,语气淡漠:“不错,一剑过去你便没头发了。”

她急忙把头发全部拢进衣服里面,清晏去天北了,他真要削头发,她可完全没辙,结果一慌头顶的雪球掉了下来,她伸手要捡,扶苍早已先捏了起来,轻轻往她脑门上一放,垂睫看了片刻,眼睛里又流露出让她恐惧的温柔。

玄乙闭上眼,却觉他的手指触在额上,替她取下一片落英。

她慢慢躺下去,把脸埋进柔软的纤云毯中,过了很久很久,又小声问:“那……你是不是也要一梦千年了?”

扶苍低头去看她,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近乎寂寞的神情。他忽觉心口有些许疼痛,仿佛那天中了幻术,被纯钧穿心而过,只不过那一次是冰冷的,而此刻,却是火热的。

“……不急。”他低声回答。

她朝他笑了笑,把食盒推给他:“给你吃。”

扶苍又觉好笑,一时还觉心惊,他方才说了什么?

霞光丝丝缕缕地吞噬天边,远处的澄江湖倒映出艳丽的颜色,纤云毯上的龙公主终于不胜酒力沉沉睡去,落英满身。

他替她将拢进衣服里的头发慢慢拔出来,放在手里梳理。

原来这四野八荒最要命的从来不是什么迷魂幻术、明争暗斗,也不是日复一日漫长而空虚的日子。最要命的是,你明明厌恶,却又深深被吸引。

——————【作者的话】——————

(*/ω*)写的我心情荡漾……

第六十八章 雪月一色

当天边最后一缕霞光被夜色吞并时,齐南终于在几位神仆的带领下急匆匆地赶到了花园,老远望见纤云华毯上的两个小天神,他的心差点从喉咙里蹦出来。

扶苍神君失踪了一下午,淡月小榭里面个个都在问,他四处没找着公主,就知道事情不对,本来还以为必然又是公主胡搅蛮缠拖着扶苍神君,两个小辈不知在哪里斗气,结果他家的公主小祖宗居然大喇喇地睡别人腿上,头上的金环都掉下来,被扶苍神君拿在手里。

齐南急促的脚步瞬间停下,转过身便想往回走,倒让一旁的神仆反应不过来:“齐南神官,玄乙公主正在那边,你往哪里走?”

别出声!齐南泪流满面地阻止,结果还是迟了,扶苍神君已抱着公主起身,缓缓走过来。

不知是不是怕吵醒公主,他周身的祥光尽数收敛,将暗未暗的朦胧夜色中,俊雅清隽的神君面上掠过一丝隐晦的窘迫与羞涩,低声道:“齐南神官,她……喝了三杯酒,刚睡不久,客房就在不远处,我领神官去。”

说着他便要将玄乙递给齐南。

齐南哪里肯接,捂着老腰满面愁容:“我这几日腰酸……”

扶苍只得抱着玄乙转身走在前:“神官请随我来。”

再往高处走一段,便是客房与雅间,长长的楠木回廊上,灯火如明珠疏疏点缀。神仆拉开房门,往青铜鼎内放了一把九和香,侍立女仙们整理完床帐,扶苍正要把怀里的小公主放上去,却觉她忽然一动,紧跟着便狠狠打了数十个喷嚏。

“……什么味道?”她双眼通红,捂着鼻子声音沙哑。

神仆们急忙赔罪:“不知公主不喜这九和香的味道,我们马上撤下。”

齐南客气笑道:“我家公主脾气怪,不大爱这些有名香料,劳烦各位神仆了。”

扶苍少不得再把她抱出门,行至楠木回廊上,冰冷的夜风一吹,玄乙的精神不由恢复五六分,脸也板了下去,哑着嗓子道:“齐南你终于发现我啦?”

她微微一挣,扶苍便将她放下,齐南忙不迭奔过来扶着她坐在楠木回廊上,低声道:“公主你怎么样?都怪我,竟叫你喝了三杯酒。”

玄乙噘嘴道:“我渴了,我头疼。”

侍立女仙早已送上茶水,齐南掐了掐她脑袋:“是这里疼么公主?”再疼点就好了,这任性妄为的小祖宗。

玄乙疼得赶紧阻止:“脑仁儿都要被你掐出来了。”

她摸摸脑袋,长发披散,绾发的金环却不见了,正疑惑时,一只手托着玲珑精致的金环送到眼前,扶苍淡道:“找这个么?”

玄乙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神色平静,看不出喜怒。她接过金环,用五指梳理长发,忽然道:“我饿了。”

……这么快就饿了,扶苍拍了拍手,很快便有仆从端上白石小案,上面陈列的不再是她讨厌的豆腐鹌鹑,而是几道新菜。

她略讶异地扬起眉梢:“你家饭菜也有好的嘛。”

扶苍不理她,只向齐南拱手:“今日已晚,没有让客人踏月而归的道

理,请二位留宿客房,我久去未归,须得回淡月小榭了,告辞。”

玄乙翻了半天没见下午的茶点,急道:“等一下!我的桃花百果糕和玛瑙白玉糕呢?你全吃啦?”

她以为个个都像她这样嗜茶点如命么?扶苍无奈,低声吩咐仆从再去做些茶点,正要走,却听她在后面又轻轻叫了他一声:“扶苍师兄。”

他转过身,齐南早就避让到客房了,长长的楠木回廊上只她独自坐着,清澈幽冷的月光下,她眼睛里有一种细微的寂寞和警惕,停了片刻,她轻声道:“一梦千年……真的不急?”

那隐隐约约的疼痛又泛滥在胸口,扶苍情不自禁走向回廊,长衣铺开,缓缓坐在她身边,“嗯”了一声:“不急。”

玄乙微微一笑,推过去一份不爱吃的冬菇:“给你吃。”

这是她表达谢意的特殊方式?他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怔了许久终究还是接过来放在一边。

她正在低头吃饭,到底是娇生惯养的公主,每一样只用筷子尖夹上一点点送入口中,忽然又道:“你要是再说削我头发,我就要跟先生学拳脚剑道了。”

“然后呢?”他不动声色,反正总也跟不上她跳脱的思路,他索性顺其自然。

见她发上的金环插歪了,他下意识便用手扶正,只听她干脆利落地开口:“然后我亲自揍你一顿。”

扶苍嗤笑一声:“就凭你?”

她都大方的原谅他以前的恶行了,这家伙还要挑衅她,玄乙将他的手一把推开:“别碰我。”

她饭量不大,吃了一小半就不肯再吃,把白石小案推到一边,从袖中取出捏了一小半的白雪金鲤继续捏,一面慢悠悠地问:“茶点还没好么?”

银月流辉,渐渐攀上太山顶,她纤细手指间仿佛在揉捏一团月光,不知是月光更苍白,还是她的手更苍白一些。冰冷的夜风穿梭在楠木回廊上,她发丝间一星淡淡的幽香若隐若现,有别于烛阴氏独有熏香的气息。

现在是什么时辰?他该回淡月小榭了,撇下众多宾客几乎一整天,实在太失礼。扶苍觉得自己可以找到一万个离开这里的理由,却一个都不想用。

这里是他最熟悉的太山顶,他的家,他日日夜夜相对的楠木回廊,眼下多了一个龙公主。自相识以来,他们几乎没有这样安静且和平共处的时光,现在他竟然盼着此时此刻可以像胸膛里的灼痛一样,再长一会儿。

小巧玲珑的白雪金鲤很快在她掌中变得活灵活现,玄乙用指甲掐出最后一片鱼鳞,将这条小金鲤托在掌中,转头问他:“好看吗?”

扶苍的目光从金鲤转到她面上,匆匆一掠而过,又“嗯”了一声。

玄乙哼哼一笑:“好看也不会送你。”

诡异的愉悦犹如邪火焚烧,他竟不知是想把她揉碎在手掌中,还是想……想那些他平日绝对不去想的荒唐举动。

扶苍骤然朝后退了一下,幸好仆从们端着刚做好的茶点躬身走上前,他松了一口气似的起身:“你吃罢,我告辞了。”

玄乙朝他亲切挥手道别:“早点睡。”

只怕难。

扶苍沉默着踏月而去,这真是他最要命的一天。

——————【作者的话】——————

本来直接双更,不过我刚看了下后面那章,有个bug,我得改一下,第二更稍微等等,最迟下午2点发。

第六十九章 不战心魔

淡月小榭内,晚宴已进行到一半,酒也从清淡的罗浮春换成了浓冽的太清酒。

太尧有些无奈地看着身边两个师弟师妹,古庭醉得已经开始满嘴胡话,因方才有个师弟嫌他老提客栈,便说起凡间青楼,结果古庭到现在还扯着他连声问青楼是不是涂成青色的楼。

芷兮素来是弟子里面最稳重的,孰料她今天不知为何抓着酒杯就没放下过,两眼都已经直了,满面通红,只会傻笑。

只盼这两个算是明性殿脸面的好弟子今日千万别把明性殿的脸面砸坏在这里。

忽地望见一下午都失踪的扶苍款款走来,太尧急忙招手:“扶苍师弟。”

扶苍尴尬地不去看青帝戏谑的目光,快步走到近前坐下,轻声道:“抱歉,我……有点事,自罚三杯酒。”

太尧现在提到酒就头大,赶紧拦住:“别喝酒了,你看他俩!”

芷兮还好,安安静静坐着傻笑,古庭把在座每个弟子都折腾了一遍,终于扑过来揽住扶苍,笑道:“你和玄乙一下午在外面聊得还好罢?”

扶苍把他手中酒杯捉过来,淡道:“你醉了,坐下。”

花皇姚氏行事素来讲究“度”,无论做什么都会在一个限度之内,古庭以前在类似的宴席场合绝不会喝到这般酩酊大醉,这次却不知为何,莫非有心事?

古庭果然坐下,酒杯他抢不过来,索性又抓了个新的,叹道:“我找你一下午……你也不说陪我喝酒,不知跑哪边去。我跟你说,昨天夫萝来看我了,她……听说我掉下界,很是担心。我以前送给她十八朵君影草的腰饰……后来坏了,她又自己重新补好……”

他说着说着身子就歪下去,扶苍伸手将他扶正,却见他已酣然睡着了。

太尧不由叹气:“在下界也是,偷那些凡人们的酒喝,喝多了就念夫萝,既是忘不掉,不如不计前嫌重归于好。”

扶苍摇摇头,对古庭来说,只怕宁可此后几千年日日夜夜醉酒思念,也绝不会重归于好,他就是能这么固执。

这边古庭才安静地睡过去,那边芷兮忽然又捂着脸嘤嘤哭起来,太尧简直一个脑袋两个大,大家出来开开心心给扶苍道喜,结果一个两个都喝多了,不是念旧爱名字就是莫名其妙开始哭,他觉得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的同窗们了。

他只得低声安慰:“芷兮师妹,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只管说出来,说出来发泄一下便好。”

芷兮不说话,只是捂着额头,眼泪如断线珠子般往下掉。

太尧向来不知如何应付哭泣的神女,只得求助一般望向周围弟子,结果一个两个都回避他的视线,开什么玩笑,芷兮师姐一向那么严肃正经,都能叫她哭了,那事必然麻烦的很,谁也不要惹麻烦。

他又望向扶苍,扶苍只唤来两个侍立女仙,将芷兮搀扶起,他自己将古庭架起:“我送他们回客房休息。”

太尧叹着气也起身:“一起罢,我也倦了。”

此时已近亥时,帝君们也三三两两回客房休憩,扶苍和太尧将古庭安置好,方步出房门,却听另一间客房内还传来芷兮低微的啜泣声。

太尧在门外重重咳嗽一声,芷兮的哭声立即断开,再也没动静。

“改天问问她罢。”太尧摇着头向扶苍拱手,往自己的客房行去。

湖畔大道为银月照得雪亮,来客都已散的差不多,扶苍了无睡意,沿着大道慢慢往前走。周围的景致他自小看到大,早已熟悉无比,今晚不知为何,看旧的景色里反而生出一丝新鲜的旖旎之意,他竟不想那么早回房睡觉。

忽见前方一块巨大青石旁有个人影斜倚,石上堆了一片空酒壶,他还在自斟自饮,举止间额间火红宝珠微微晃动。

似是听见脚步声,少夷愕然回头,因见是扶苍,他便舒展眉头:“怕是天宫也找不到这样的观月之景,真是漂亮。”

说罢他晃了晃手中酒壶:“共饮一杯否?”

他们俩脾性极为不投,素日里便是无话可说,加上还有古庭的事,扶苍本不大愿意接近这位莫测的师兄,可他今日是主人,离席一下午已经非常失礼,华胥氏的重礼令他不能再拒绝客人之邀,当下颔首,接过酒杯,喝了半口。

少夷含笑道:“扶苍师弟剑道觉醒,很快便要一梦千年无法无相了罢?想不到你成了明性殿第一个一梦千年的,做师兄的好生惭愧。”

扶苍淡道:“少夷师兄何故如此谦虚,师兄若是有心于此,明性殿第一个一梦千年的本该是你。”

少夷歪着脑袋想了想,回首笑问:“这是客套话罢?”

扶苍也笑了:“师兄觉得呢?”

少夷叹了口气,浅啜杯中酒,遥望太山顶的皎洁之月,不再说话,四周又变得安静下来。

明月渐渐升上中天,扶苍终于感到一丝倦意,少夷也打了个呵欠,一面伸着懒腰,一面说道:“对了,扶苍师弟,我还没谢谢你,这次天灾你替我把小泥鳅护得这么好。”

扶苍浑身一震,几乎忍不住要猛然回头。

他用尽所有的理智,才能慢慢转身望向少夷,他神色诚挚,又道:“辛苦你了。”

扶苍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一直以为被纯钧穿心而过才是幻术,原来之前少夷的话也是。现在他与自己说出和幻术中几乎一样的话,他竟不知是惊还是疑。

“扶苍师弟?”少夷见他神色古怪,不由轻问。

扶苍忽地冷笑一声,是他自己生出了心魔,槐妖的幻术让他窥见心底的不安,而此时此刻,心魔依稀重现,但他岂会就此沉沦?

“替你?”他傲然反问了一句。

少夷笑了笑:“是我言辞不当,抱歉。”

扶苍冷冷看了他一眼,转身便走。

*

白泽帝君匆匆踏入万神群殿西北角的毓华殿,这些日子天天奔波,他既没时间吃喝也没睡觉,原本稚嫩饱满的脸颊看着都憔悴了许多。

太子长琴一见他便叹道:“白泽帝君,都说了五行阴阳流动之事有我们,你老人家何必这样操劳?”

白泽帝君脱了鞋盘腿坐在软椅上,接过神官递来的茶,一面喝一面累得叹气:“本座倒希望只有五行阴阳流动之事,苍生镜因着离恨海坠落倒了,两位司命一直在整理乱成一团的命理线,还不知多久才能理好;那边文华殿又说如今堕入魔道的妖族过多,下方山河土地之神也须得一一彻查……”

他还没说完,太子长琴已听得头皮发麻,急忙打断:“帝君,上回您送到毓华殿的槐妖尸体查过了,防风氏的双手也剥皮拆骨一一查过,这反复痊愈之力,倒与九天凤凰一族的再生之神力十分相似,当年那两位在离恨海一战的帝君可是有神力残留,才致使离恨海发生这种异变?”

白泽帝君并不惊讶:“帝君之战何其威势,那两位更是以命相搏,怎可能没有神力残留,封冻离恨海的黑雾不就是烛阴之暗么。”

太子长琴叹道:“原来如此,解了我心头疑惑,想必这么多年下来,浊气清气互相纠缠,生出这样的怪东西。白泽帝君,你老人家年纪最大,可知道当年那两位帝君谁胜谁负?又是为何以命相搏?”

凡间素来都有龙凤呈祥之美谈,可见青阳氏与烛阴氏曾经关系应当不错,怎的现在形同水火了?

白泽帝君凝神想了许久,缓缓摇头:“那时候本座也还小,太多年了,记不清。倒是有过青阳氏的公主要嫁给烛阴氏的印象,可后来不知怎么不了了之。两位帝君突如其来便要以命相搏,上代天帝也不能阻止,到最后也不知胜负。他两位老人家的孽缘,到今天才算结出恶果,倒麻烦本座收拾烂摊子,可恨!”

太子长琴见他一派老气横秋地说出孩子气的话,不由失笑:“帝君,这反复痊愈之力的来源,要公布吗?”

其实公不公布,有心者应当可以猜出真相了,就像笼罩离恨海的黑暗一样,都知道是烛阴之暗,但都不提,这些著名神族要造孽,天帝也挡不

住。

白泽帝君穿好鞋子,打了个巨大的呵欠,道:“别公布,你以为青阳氏好惹?他们有时候比烛阴氏难缠多了。本座去也。”

他还有一堆事要忙。

——————【作者的话】——————

改好了。古庭,青楼真的是青色的楼哟~青楼,青漆涂饰的豪华精致的楼房。(*^_^*)

第七十章 尾巴玄乙

当明性殿坠落了今年的第三场雪之后,忙成陀螺的白泽帝君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苍生镜里乱成一团的命理线还没整理完毕,下界山河土地之神彻查一事也正在进行中,对离恨海的监守、下界堕落之妖的扫除……事情简直一堆一堆的来,即便有许多不需要他亲身处理,但他毕竟是掌管万神群殿者,不出事他可以成天闲在明性殿里睡懒觉,一出事比谁都忙。

在大半个月都没吃饭睡觉的情况下,白泽帝君忍无可忍,一道召集书信将弟子们招来了明性殿。

望着暌违了快一个月的明性殿,芷兮心中竟然生出一股怀念之情,先生脾气古怪任性,以前也时常放几个月的假,可她从没有哪次像现在这样,希望日子回归从前的正规,哪怕无聊枯燥。

身后传来长车落地的声音,她一回头,便望见玄乙坐着藤制软椅慢悠悠飘过来,一面优雅地吐出一粒梅核儿,亲切地唤她一声:“师姐。”

这小公主每次见都穿不同的衣裳,今天穿了一身五彩斑斓的裙子,没挂披帛,腰上倒系了一条粗而长的漆黑腰带,越发显得纤细如柳。

她一过来就友好地分了半包糖渍梅给她——真真是个贪嘴的小鬼。

芷兮好气且好笑:“成天不好好吃饭尽吃这些。”

玄乙挽着她的胳膊一起进明性殿,娇声道:“先生说有功课要布置,肯定又是叫我们替他跑腿,师姐,等下我们一起拒绝。”

芷兮笑道:“那三千字见闻录你写好没?”

坏了,她早就彻彻底底把三千字见闻录丢在了脑后。玄乙一把抱住她的胳膊:“好师姐,回头把你的借给我抄抄。”

芷兮故意跟她开玩笑:“借你抄可以,那这次的功课你也替我做了罢。”

玄乙厚颜无耻地把自己的伤势搬出来:“我腿脚不利索,替不得,要不我再帮师姐做几罐蔻丹膏好不好?”

说着她上下打量芷兮,眉头一蹙:“师姐怎么不打扮了?你打扮起来才好看。”

她讲究什么“清水之雅”,往往只穿一身素裙,头上用一根碧玉发簪点缀,胭脂水粉一概不见,连镯子耳坠腰饰之类都不用。上回去朱宣玉阳府和青帝宫她都刻意打扮过,很是惊艳,结果今日一见又变回“清水之雅”了。

芷兮只淡淡一笑不答。

说话间,已到合德殿,殿前已来了许多弟子,相隔大半个月不见,都在热热闹闹地说笑,见到芷兮便纷纷行礼问好,顺便交流一下三千字见闻录的事。

芷兮正说到兴头上,忽闻一个甜蜜柔和的声音含笑道:“芷兮师姐,有礼了。”

她顿了一下,神色自然地转身,果然见少夷立在对面。她点头淡道:“少夷师弟,有礼了。”

那天在青帝宫大醉一场,她便觉得自己想通了,无论对他还是对扶苍,她都是虚幻的迷恋,自顾自把想象加注在他们头上,一旦发现真正的

他们跟想象中不同,她就傻了。所以问题并不在他们身上,而在她自己身上,是她不够成熟也不够坦诚,总会沉迷自己想象中的身影。

既然真正的少夷是自己最厌恶的类型,果然还是和从前一样保持距离就好,至于那颗狂跳的心,放着不管,终有一日也会平静下来。

玄乙找了处阴暗的殿角,将芷兮的见闻录拆开胡乱拼凑抄写,这位师姐态度实在太认真,先生只要求三千字,她写了六千字,三千写景三千写宝物,抄的她头大。

方抄了一小半,一个魅惑而低沉的声音骤然在头顶响起:“写什么?”

玄乙抬起头,大半个月不见的扶苍正立在身侧,低头看她铺在膝上的册子,他又穿回了白衣,一派纤尘不染丰神俊朗的讨厌模样。大概是见她在抄见闻录,他目光闪动,面上露出一丝笑来。

“扶苍师兄。”她朝他伸出手,“把你的见闻录借我看看。”

扶苍实在没想到大半个月没见,她第一句话是管自己要功课来抄,他只得将自己的也递给她,看着她下笔如有神,抄的飞快。

他的字清雅方正,对比起来,她的字龙飞凤舞,简直是一团草书。扶苍看了一会儿,指着墨迹含糊不清的地方问:“这是什么字?”

玄乙像看文盲一样瞥他一眼:“这个字你都不认识?这是……呃……这是……”

不好,连她自己也不认识了。她毫不心虚信口开河:“这是楼阁的阁字。”

扶苍淡道:“前面写的是后羿箭矢,阁字从何而来?”

“就这么来的。”玄乙一挥手,“走开,别烦我。”

他非但不走,反而蹲了下来,指着另一处又问:“这是什么字?”

玄乙皱眉扭头看他:“我还能不能愉快的抄见闻录了?”

扶苍嫌弃地勾起唇角:“你的字须得好好练练。”

玄乙不理他,一面继续龙飞凤舞,一面道:“等我像你这么老的时候写字自然就好看了。”

老?扶苍正欲将她的册子抓过来,却听合德殿前传来弟子们的行礼声,白泽帝君到了。

玄乙偷偷摸摸缩在最后面,埋头使劲把最后一千字抄完,白泽帝君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离恨海坠落一事破坏了神界许多固有秩序,接下来本座还要忙上一段时日,无法授课。上回给你们发的册子记得背,另外本座另有功课布置——”

他指尖一弹,弟子们面前的案桌上便出现一张长长的白纸,上面密密麻麻写了起码五十行字,粗粗一看,全是什么眼珠、牙齿、手指之类的古怪物事。

“这里五十样东西,明性殿十二名弟子,每个弟子能带回两件便算完成功课。半年后恢复授课,谁没有完成,便将本座先前发的册子抄一百遍。”

弟子们登时沸腾了,这无耻的先生!把自己忙翻天的怒火转嫁到他们这些无辜小辈身上!什么功课!每次都说是功课,每次不是替他找遗失的物品就是替他收集这些古怪玩意!

芷兮“腾”一下站起来,第一个仗义执言:“先生,恕我直言,收集这些东西根本不能算功课!”

古庭也不敢苟同:“离恨海都掉下去了,先生这些古怪嗜好也收敛些

罢?”

要不是他把防风氏尸骨丢进离恨海,能出这么大事么?

白泽帝君满面无辜:“怎么不是功课了?难不成出来跟先生学习就是成天背书?这四野八荒那么大,你们去过多少地方?将来五万岁得了神职,去哪里还得问路?本座教出来的弟子可不会是书呆子,应当个个能文能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才对。”

狡辩!这是狡辩!连太尧都忍不住了:“先生……我来这里也有一万年,从没见您教过什么术法。”从头到尾就是念书背书,什么能文能武,他真敢说。

白泽帝君叹了口气:“原是想着你们还小,术法拳脚之类的修行可以到四万岁再做也不迟,何况你们家中长辈都有自己套路,不必劳烦本座越俎代庖,既是这样,那待本座忙完这段,自当如你们所愿。”

他还想再说,却见合德殿外跑来一个小仙童,气喘吁吁地低声唤他:“帝君,文华殿又派神官过来催啦!”

白泽帝君面色发绿,丢下一句“你们记得完成功课”,便匆匆离开了明性殿。

玄乙终于成功把三千字见闻录抄完,一抬头却发现先生已经走了,他不收见闻录么?她好不容易抄完的!

那边厢弟子们却也不得不去做这看上去一点也不愉快的功课,先生忙得团团转,他们不好意思在背后说他坏话,只得各自腹诽,将白纸上列出的东西看了数遍,古庭忽然指着其中一个道:“这个婆娑牡丹花蕊三根我倒是可以弄到。”

另有弟子也道:“九婴眼珠我家有。”

众弟子先将自家能找到的东西都画上勾,剩下的那些一看就是极难弄到手的,大家吵吵嚷嚷分了半日,各自领了不同的任务,只留下三四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这才气呼呼地一一离开了合德殿。

扶苍沿着积雪小道往前走,走了几步到底忍不住回头看一眼,玄乙像条尾巴一样不紧不慢跟后面,他往东她也往东,他往西她也往西。他有些无奈,方才还一路的芷兮古庭他们几个早就避远了,他只得停下脚步,回头道:“这是在做什么?”

玄乙挥了挥手里的白纸:“做功课。”

扶苍淡道:“黑水玄蛇胆和青鸟尾羽我有,方才不是说过了么?”

“那是你有,又不是我有。”

扶苍吁了一口气,和她说话怎么就那么累呢?他凑上前蹲下来,低声道:“你腿脚不便,老实回钟山,不用担心功课的事。”

玄乙低头抠藤椅上的雕花:“先生半年后才开始授课。”

扶苍说不出话来,她是因为小龙君走了,心情转换不过来,所以转而黏上他?还是因为……?

他起身继续往前走,语气很坚决:“回钟山。”

她默不作声,继续做尾巴跟在后面。

扶苍忽然觉得自己可以体会齐南的感觉了,他猛然刹住脚步,扭头冷冷盯着她。玄乙飘过去抓着他的袖子轻轻摇了摇,这素来胡搅蛮缠毫无道理的龙公主一旦收起爪子露出柔顺的一面,他竟然毫无办法。

“……不许拖后腿。”

扶苍抓住藤椅扶手,头也不回拉着她大步往明性殿外走去。

——————【作者的话】——————

周五好像就要入V了!!好紧张!

第七十一章 三生石畔

绵密的白云擦着衣裳的边缘飞逝而去,身下的九头狮在飞驰。

他们要去哪儿?玄乙对这件事并不是很关心,其实去哪里都好,近来她好像不能够安安静静呆在紫府,时间一长便觉得百无聊赖。

对面的扶苍坐得端端正正,面沉如水且一声不吭,她也全然不在意,一面低头看先生给的册子,一面取出剩下的半包糖渍梅,吃得不亦乐乎。

不知过了多久,寂静的云海中忽然开始坐骑长车往来不绝,祥光万丈,玄乙即便用手挡着也被刺得再也没法看书。她用袖子遮住脸,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扶苍示意九头狮降下云头,一面道:“三生石畔有紫元织女府,她曾是先生的弟子,功课里的杜鹃血红羽毛缎找她帮忙做还有几分希望。”

白泽帝君留下的那张白纸被他翻过来调过去看了无数遍,有些需要下界杀妖才能取到的自然是不用想了,还有些一看就知道绝对没可能弄到,譬如天帝玉冠上的玄珠,也不知先生写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

剩下的那些说难是难到了极致,说简单也简单到极致,全凭运气而已,例如这杜鹃血红羽毛缎,若紫元织女愿意做,事情便成了。

三生石位于西之荒的灵河岸,在离恨海成为禁地后,这地方成了唯一的爱侣胜地,岸边坐满无数神仙鸳鸯,灵河岸水雾缥缈,薄雾轻纱般舔/舐诸神的衣摆,一切都迷迷蒙蒙的,连头顶那颗太阳都显得温婉了许多。

玄乙停在三生石下,仰头张望这块神界最著名的石头,也不过是一

块稍大些的青红交织的岩石,伸手摸摸,粗糙冰冷,全然不见有何神奇之处。

三生石畔,情定终生,阿娘说过,当年她和父亲就是在三生石下相约终老,可惜情易变,誓约终究成空,多情的翠河神女含恨陨灭,这块石头不过是个笑话。

“这里来。”扶苍往前走了几步,不见她跟上,不由驻足。

灵河岸雾气弥漫,玄乙拨开水雾跟在他后面,此时太阳高照,灵河上缥缈的雾气散去不少,远方山水似淡墨涂抹,在云水间若隐若现。她贪看新鲜风景,走走停停,扶苍只得将藤椅扶手再次握在手中。

“等下出来再看。”他一面说,步子却放慢了。

谁知她却叹了一口气:“灵河岸三生石大名鼎鼎,好像也没多好看,怎么就成胜地了?”

扶苍握住藤椅扶手缓缓朝前走:“当今天帝与天后便是在这三生石畔定情,帝后伉俪情深,此地情大于景。”

玄乙淡道:“这地方不好,不要在这里定情。”

扶苍的脚步倏地停下,他本来完全没多想,结果被她这样一说,他就开始不由自主想很多,一时尴尬,一时疑惑,一时竟还有些喜悦。

“怎么不走了?”玄乙愕然。

他立即又迈开脚步,淡道:“是么?我觉得还行。”

玄乙支颐发呆:“反正我不喜欢。”

扶苍微微眯起眼,漫天的日光仿佛都照进他心里,顺着血液,把耳根熏热了。他心底忽然生出一个问题,有点荒唐也有点可笑,没有办法问

出口,天生的谨慎也叫他不会轻易说出来。他沉默着快步朝前走,这条路忽然变得好长。

跨过灵河岸的雾气,紫元织女府坐落在灵河岸两座山的夹缝中。当今众多织女中,唯有她资格最老,手艺最好,当年帝女出嫁,嫁衣便由她亲手所制,足足缝制三年,帝女珍爱无比,至今仍时常将嫁衣取出玩赏赞叹。

叩开织女府大门,两位小天神都愣了一下,府内道路纵横交错,道旁皆种满紫阳花,乍一看倒与明性殿有几分相似。两名玲珑精致的小女童将他俩引到一座院落前,便嘻嘻哈哈地跑开了,这院落……看着跟先生住的芳馨院倒挺像的。

玄乙正好奇地四处张望,却见院门忽然被打开,紫元织女快步走出,清丽的面上挂着笑,嘴里的话却十分不客气:“今日二位上神来的不巧,我没空会客,请去前院喝杯茶,喝完就请回罢。”

扶苍拱手行礼,道:“在下华胥氏扶苍,这位是烛阴氏玄乙,今日奉先生白泽帝君之命,前来……”

他话还没说完,紫元织女忽地换了个语气,变得温柔无比:“原来是先生新晋的弟子,既是同门,快快请进。”

……她的态度转变得好快!玄乙默默跟着她飘进院落,只听紫元织女温柔的声音难抑激动,流水似的说道:“我知道你们俩是他一年前新收的弟子,这些年我一直忙着替西王母织四野八荒图,没来得及去探望先生,先生如今可好?离恨海坠落,他一定忙坏了罢?你们可有好好照顾他?他一定瘦了,说不定连觉都没法睡,唉,提起我便好生心疼!”

及至进了大屋,迎面便见一幅巨大的神像刺绣,绣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粉妆玉琢的犹如孩童般的白泽帝君,他手里端了一枚金灿灿的橘子,笑容可掬,眉目灵动,玄乙和扶苍一时惊呆了。

紫元织女红着脸柔声问:“先生还是这么可爱么?”

玄乙吁了口气,颔首正色道:“是的,越发可爱了。”

她终于明白这位织女前后态度迥异的缘故了,白泽帝君年纪老的不能再老,看上去却是凡间六岁孩童之貌,使得这位紫元织女大概对他充满了……古怪的感情。

“我时常想回明性殿拜见他老人家,可我实在太忙,只盼先生莫要怪我。”紫元织女亲自倒了两杯茶奉上,一面又道:“师弟师妹今日奉了什么师命?我力所能及,必然全力以赴。”

扶苍说明来意,紫元织女露出为难的神情:“杜鹃血红羽毛缎须得吉光的羽毛,我府中没有。此物珍稀,现今只剩天宫马厩中还养了几匹吉光兽,上回帝女嫁衣都没用得上吉光之羽。”

得了,看样子是没戏了。玄乙喝了半杯茶,正准备说走,冷不丁扶苍忽然起身,低声道:“请织女稍候片刻。”

说着他就往外走,玄乙追上去拽住他的袖子:“你去哪儿?”

扶苍道:“你在这里待着,我很快回来。”

玄乙哪里肯放,两眼冒光,小声道:“你去偷吉光之羽?我也要去。”

……这唯恐天下不乱的龙公主。他掰开她的手,眉头皱了起来:“我说了不许拖后腿。”

结果她整个身体扑过来,死死抱住他的胳膊:“我也要去。”

扶苍深深吸了一口气,龙公主突然从刺猬变成了软硬不吃的牛皮糖,毫无道理地死死黏着他,变化之快让他完全跟不上她的步伐。他皱眉低头看她,她的脸挤在他袖子上,两只乌溜溜的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他,里面写满了一句话:我也要去。

扶苍一手推在她下巴上,硬生生用一种不大优雅的姿势把她推开,忽地将足尖一点,骤然消失在织女府中,只留余音袅袅:“在这里待着!”

玄乙气坏了,奈何她腿脚不便,要追也追不上他,只得愣在原地。

紫元织女笑眯眯地挽住她,一个劲只是问白泽帝君的近况,问的还都是吃了多少饭,睡得好不好,衣服有没有按时换之类的琐碎问题,玄乙只觉脑仁儿都快沸腾,忍不住提醒她:“织女,先生年纪很大了。”

白泽帝君自出生至今,每五十万年方长一岁的模样,看上去是个小孩,其实比天帝还老得多。

紫元织女捂着脸:“我知道呀,可他看上去小嘛。”

玄乙吁了口气,朝她礼貌地笑笑,索性从袖中取出先生发的那张白纸,假装低头看,不防一旁的紫元织女见着白泽帝君的笔迹便走不动路。

“先生的字还是这么圆润可爱。”她的脸又红了。

玄乙只装没听见,忽听她又笑道:“织杜鹃血红羽毛缎须得七日,先生的功课是叫你们拿这些东西里面的两样罢?等那个小神君回来,你们不如先去找别的物事——唔,这个天狐一族九公主的尾巴毛就不错。”

“可她肯定不愿意罢?”玄乙觉得这事儿挺难,她若是那个九公主,也不会乐意随便把自己的尾巴毛揪下来送人。

紫元织女道:“无妨,天狐一族无论男女皆爱慕美色,跟你一处的那个小神君,凭他的容貌,莫说要尾巴毛,给他一条尾巴也不是难事。”

玄乙不由失笑。

本以为扶苍这一去,一个时辰内便可回来,谁知等到夕阳西照,他还是连个影子也没。紫元织女忙着织四野八荒图,偶尔出来倒些热茶,见

玄乙怔怔坐在门边发愣,便道:“外面就是三生石畔,你干等着还不如出去看看风景。”

说了几次,见她像没听见似的,紫元织女也不再说,继续埋头织图。

天要暗了,庭院里的紫阳花影子被拉得细长细长,玄乙用脚尖轻点地下的方砖,她的脚也被拉得长长的,四下里好安静,让她恍然感觉似乎回到了钟山,那时候她也是每天在山门这样等清晏回来。

影子渐渐变淡,夕阳为青蓝的夜幕遮去,玄乙手腕一转,摸出一团白雪,可她又不知道该捏个什么,只把白雪放在手中慢慢揉捏。

脚下清淡的影子忽然被另一道影子盖住,玄乙抬起头,去了很久的白衣神君无声无息地回来了,头发丝都没乱上一分。

扶苍幽黑的眼睛看着她,隔了片刻,低声问:“怎么不进屋?”

白雪团掉在地上,玄乙一把抓住他的袖子,仰头道:“你回来了。”

扶苍觉得想笑,可胸膛里那种灼痛再度出现,一次比一次让他感到痛楚。他点点头,捉住藤椅扶手将她拉进屋,她已经开始捉着袖子各种瞄,连声问:“偷到了吗?”

里屋的紫元织女跑了出来,撑圆了眼睛看着扶苍从怀中摸出一把美丽的吉光之羽,羽毛半红半白,带着一粒粒细小的如露珠般的清气结晶,切口崭新而整齐。

“有劳紫元织女。”他把吉光之羽递了过去。

——————【作者的话】——————

明天入V是不是就不能在这里写作者的话了!好桑心!有关吉光之羽,有个成语,叫吉光片羽,指的就是珍贵的东西,因为吉光的羽毛非常珍稀而且美丽。明天入V我争取三更,三更不了也肯定有双更……我、我

会努力的!

第七十二章 落入尘埃（上）

离开紫元织女府时,巨大的明月已从灵河岸升起,银辉照耀下,水雾犹如轻纱,笼罩在三生石之上。

方才紫元织女的惊呼声犹在耳畔:“你这小神君好生大胆!竟然真的敢从天宫马厩里偷吉光之羽!”

扶苍自己也觉得这件事做的实在是太过大胆,此时犹有余悸。他自小到大都安分守礼,一是因为生性疏懒,二是家风如此,打破脑袋也想不到有一天他能做这样大的坏事,若叫天帝和父亲晓得是他偷了吉光兽极为珍贵的羽毛,还不知要怎样收场。

轻纱薄雾漫过衣裳,他的袖子好重,实在忍不住,他又低头看了一眼,龙公主像一粒牛皮糖,死死抱住他的一条袖子,他的衣服都被扯下了半截。

“……坐好了。”扶苍把衣服拉正,扯回袖子,下一刻她又拽着不放,一面还打了个呵欠。

“我困了。”玄乙懒洋洋地开口。

扶苍连着扯了几回袖子,她都死活不放手,他抿起唇,忽地将她后领口一抓,玄乙只觉腾云驾雾般,落在了他背上。

“睡罢,别闹。”他手指在藤椅上一点,椅子“扑”一声变成了叶片,被他收进袖中。

脖子一紧,她两只胳膊死死抱住他,冰凉而柔软的脸颊几乎贴在他耳朵上,声音细细的:“扶苍师兄,你怎么偷到吉光羽毛的?”

扶苍偏过脑袋,让开她肆无忌惮的亲近:“问这么多做什么。”

玄乙怎会放过他,扭得和麻花似的:“反正也没事,说给我听听嘛。”

没事?是她自己说困了,她是这么个困法?扶苍不欲理她,可她缠得厉害,若像从前那样用强硬手段逼迫她住嘴,他好像也做不出。

他忽地吹了声口哨,停在云海中打盹的九头狮立即撒着欢儿奔下来。扶苍把玄乙往狮背上轻轻一扔,淡道:“睡觉。”

她翻个个儿,还是捉住了他的袖子,指尖捻住一点点,挠痒痒似的用指甲挠两下袖口的暗纹。五彩斑斓的裙子胡乱地铺在狮背上,她躺的也乱七八糟,越发显得被漆黑腰带束着的腰身细若杨柳,蓬松的长发和狮毛卷在一处,她用手拨了两下,接着继续专心致志地抠他袖口上暗银线的纹绣。

扶苍觉得她纤细的指甲尖好像是抠在自己心上,疼里面还带了剧烈的痒。

他做最后的挣扎般,将袖子慢慢扯回来,下一刻,她的手指又如同柔软的藤蔓,不依不饶执着地缠住他。

扶苍只觉整个身体仿佛也被缠住了,她像是在把他往下拉,可他不能拒绝,他竟不能拒绝。

他怔了许久,低头再去看,玄乙已经在狮背上缩成一团睡着了,头发盖住半张脸,露出半张的嘴唇。他情不自禁伸手想去触碰一下,天性里的谨慎又叫他将手缩了回去。

最后只拍了拍狮背,小九御风飞起,钻入了云海。

*

二月二,龙抬头,天狐一族的五公主正式出嫁,扶苍和玄乙赶到南之

荒的时候,盛大的婚宴已经持续了两天,天狐大帝大概想跟当年的帝女婚宴比排场,诸神来访无论有没有邀帖,都来者不拒,酒水珍馐流水价似的送上,从青丘山顶铺到山脚,天乐阵阵,妖娆的男女狐狸们婆娑起舞,看这个架势估计再办十天都没问题。

玄乙一路顺着宽敞的白石台阶飘上山,沿途时常有那些穿着白衫子,生着桃花眼的天狐族神君笑吟吟地送她一枚果子,还没上到半山腰,她怀里的果子已经多的不停往下掉。

她疑惑地扭头望向扶苍,谁知这家伙被一群天狐族神女堵在山脚下,橘子梨子桃子之类的果子都淹到他小腿了,他还在秉持什么华胥氏的礼仪之道,面无表情淡淡地跟神女们说话。

玄乙笑吟吟地飘过去,却听他在问:“请问九公主在何处?”

一个天狐族神女掩着嘴娇笑:“扶苍神君竟然也看上咱们的九公主,大帝若知道了,必然欢喜。”

扶苍淡道:“今次我来是有事相求九公主,盖因素未谋面,不知九公主是何样貌,还请神女指点。”

神女们的思路明显跟他不在一条线上,一个个惊叫:“面都没见过便钟情于咱们九公主!扶苍神君好生腼腆多情!”

玄乙觉着他大约忍耐到了极限,虽说看他对她们冷言冷语的模样也有趣,但万一惹恼了天狐族的神女们,把他俩赶出去那可怎么办?

她软绵绵叫了一声:“扶苍师兄!”傲然等在台阶上,只朝他招手,却不过去。

天狐族的神女们上下打量她,见她容姿鲜丽,便有些灰心,也有那些温柔多情的,悄悄和扶苍耳语:“九公主天生九尾,神力浑厚,扶苍神君见着哪位神女背后有九条尾巴,便是九公主啦。”

扶苍从果子堆里快步走出,握住藤椅扶手将玄乙拉上山,见她要将怀中的果子丢掉,他摇了摇头,低声道:“别丢,天狐一族的习俗如此,见着合眼的便送果子,丢了十分失礼。”

怪不得紫元织女说天狐一族爱慕美色,原来是这么个爱慕法。

玄乙小心将怀里的果子们挪挪,见不停还有迎面而来的天狐族神女红着脸往扶苍怀里塞各种果子,没一会儿他又抱了半怀,她“嗤”一下笑起来:“这趟来对了,扶苍师兄好受欢迎。”

扶苍不去理她,四处眺望,仔细寻找那位有九条尾巴的九公主,忽见山顶有一只巨大的赑屃,背上驮着漆黑的石碑,其上文字莹白闪烁,光芒流淌,应当正是天狐族自上古保存至今的天书。

类似的石碑天书还有许多,散落在四野八荒各处,记载的都是无数代之前神界诸般要闻。青帝对这些很感兴趣,曾专门抽出一千年将各处的石碑抄录下来,只是天狐与屠香山两族平日里不与外界互通,他一直未能抄录这两族保存的天书。

今日天狐大帝嫁女,广开山门,有此机会,扶苍不想放弃,当即拽着玄乙登上山顶,立在碑前默默观看。

玄乙剥了一粒橘子,一面吃一面问:“这是什么?”

“天书。”他的回答十分简洁。

玄乙凑过去一起看,忽然又道:“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年纪大就会知道了?”

扶苍立时觉得石碑上的文字乱成一团。第三次了,她这无礼的说法,许久不打压她,她大约皮痒的厉害。

他冷着脸正要敲打她一下,冷不丁一阵山风吹过,带来芬芳浓烈的

酒气,奔放的天狐一族待客的美酒都是无上常融酒,不出意外,玄乙的喷嚏声一个接一个响起,怀里的果子滚了一地,最后不得不用袖子使劲捂住脸。

——————【作者的话】——————

等了半天等不了了,可能明天后台才能开VIP吧~不管今天入不入,三更奉上。

第七十三章 落入尘埃（下）

扶苍忍俊不禁,将她袖子拉开,这受不得酒气的龙公主鼻子眼睛都红了,泪光闪闪,跟哭了一场似的。

他将她拽进山顶通风的凉亭:“在这里待着。”

他走回去继续看石碑,隔了许久,方背完一面,却觉旁边有个人影跟着,一低头便见玄乙嘴里塞着橘子,非跟他凑一块儿,也专心致志地看着碑上的天书。

扶苍这几天已经被她黏的没脾气,索性不去管她,绕到背面继续看,没一会儿,她又跟了上来,轻轻抓住他的袖子,像是怕他跑掉,还在手里绕了一圈。

扶苍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再也没心思去看碑文,见她发间金环歪了,他下意识替她扶正,低声问道:“为何总是用这个金环?”

龙公主素来爱美,衣服几乎没见重样的,唯独头上饰物永远只这一枚金环。

玄乙低头去抠他袖口的暗银线纹绣,慢悠悠道:“因为好看啊。”

她浓密的睫毛上水淋淋的,带着一丝鼻音,说话像在撒娇。扶苍的目光下意识顺着她的脸颊流淌去她手指上,他袖子上的云纹这几天快被她抠烂了,她抠纹绣一定是行家,先用指甲扒拉松,再一根根把暗银线揪出来,也不知谁教她的。

“扶苍师兄。”玄乙漫不经心地唤他,“这次功课做完了,能不能别急着回去?”

扶苍默然片刻,低声道:“为什么?”

为什么她又忽然从满身尖刺的公主变成了绵软而粘腻的牛皮糖?

他心底有无数疑问和警惕,可他又如此放纵她的依赖,允许她突如其来的种种亲近,他欲罢不能,却还不敢太过放肆。

玄乙轻道:“因为我还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她还不想回冰封雪埋的钟山,她一度不愿离开那里,现在却又不大愿意一直留在那里。

她淡粉桃色的纤细指甲在袖口上游走,十指纤纤,扶苍看了半日,突然伸手,将她两只手握在掌中,不再是以前的掐腕骨掰手指,他修长的手轻轻握住她的手,仿佛托着两团云。

纤细的手指迟疑地动了两下,便柔顺地依附在他手中。

四周柔靡万端的乐曲与妖娆狂乱的舞蹈,那些欢声笑语,那些芬芳的酒气,忽然之间离开了极远。从与她相识以来,百般交错的恶意与愉悦,难分彼此的厌恶与吸引,他暗藏警惕,百般克制,却无能为力。

她已经把他拉下高台,跌落尘埃。

扶苍用指尖细细摩挲她的手指,她给予的回应十分迟疑,像是怕痒似的,手指蜷缩在一处,在他掌心调皮地轻轻一挠,仿佛又挠在他的心上,痒而酥。

他握紧她的手,情难自抑,放在唇边吻了吻,她猛然把手抽回,扶苍俯身去看她低垂的眉眼,用手慢慢拨开她耳边的长发,她微微一躲,面上绯红一片,可是很快又变得苍白。

“……抱歉。”扶苍只觉脖子也跟着烫起来。

玄乙扬高睫毛,和他幽黑深邃的眼睛静静对望了片刻,又飞快移开。她面上并没有他以为的羞涩或恼怒,她似是心事重重,有些疑惑,又不知思忖着什么,最后却继续用指甲在他袖子的暗纹上轻轻抠着。

这莫名的反应令他心中暗暗一沉,他素来心思剔透且谨慎,又深知她的诡诈,即便心神荡漾,对她的贸然亲近却始终存了一丝戒备。

此刻她给予的古怪回应让他疑窦丛生,下意识朝后退了一些,玄乙紧紧抓住他试图远离的袖子,忽然低低唤了他一声:“扶苍师兄。”

扶苍凝视她良久,声音有些沙哑:“我有件事要问你,抬头看着我。”

她好像有些为难,睫毛颤了半日,终于还是扬起,只看了他一眼,便逃避似的移开了目光。

扶苍慢慢皱起眉头,方欲说话,却听山道台阶上由远及近传来说笑声,这里到处都是说笑声,唯独这渐渐靠近的里面有一个他熟悉的甜蜜柔和嗓音:“有些日子不见,阿九又长高许多。”

他面色微微一变,果然很快台阶上行来两个身影,穿着玄色长衣,额坠火红宝珠的正是少夷,一个绿衣神女挽着他的胳膊,与其他天狐族不同,她身后九条巨大的白色尾巴没有收敛,犹如变幻莫测的白雾,在裙摆后摇曳不休——怪不得先生想要她的尾巴毛。

四位天神骤然在山顶打了个照面,不禁都有点愣神,少夷反应最快,露出一丝苦笑:“哎呀,扶苍师弟,小泥鳅,你们该不会也是为了先生的功课罢?”

说的没错。

玄乙看看他,再看看他身边那绿衣神女,少夷看似疏懒,其实甚少做无用之事,她叫阿九,那想必九公主十有八九就是她了,这下不好,他俩看起来好像认识,只怕要被他捷足先登。

她心里瞬间转了无数个点子,忽然移动藤椅飘到少夷面前,笑吟吟地捉住他的袖子:“少夷师兄,好巧在这里遇见,你想没想我?我们去那边聊聊罢。”

她准备将他强行拽走,想来这总觉得她沉的少夷神君也反抗不了,谁知旁边的九公主一见扶苍登时粉面羞红,盯着他一顿看,身后的九条大尾巴都柔顺地耷拉下去,垂头怯生生开口:“这位就是扶苍神君?妾身久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这才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看样子比起少夷,这位九公主更中意扶苍。

玄乙心中得意,就靠他用这张脸骗到狐狸尾巴毛了。

她催动藤椅,打算把凉亭让给他俩,谁知藤椅竟被扶苍紧紧捉着,动也动不了。玄乙疑惑地抬起头,对上扶苍冰冷的双眼,以前他的眼睛里也时常流露出冰冷之意,却从没有哪次像现在这样寒意渗人。

“扶苍师兄?”她声若蚊呐,满面愕然,“快上啊,把她哄开心点。”

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南之荒的青丘,既然已有行动,她便绝不会空手而归,更绝不会输给青阳氏少夷。

扶苍的手指紧紧卡在藤椅扶手里,藤椅甚至因此发出近乎碎裂的声音,他森然瞥了玄乙一眼,忽地骤然松开手,向九公主微微颔首,声音淡漠而有礼:“九公主,有礼了。”

玄乙不由分说拖着少夷便走,他也不反抗,似笑非笑随着她走下台阶,回头看看九公主正红着脸和扶苍说话,他叹了口气,在玄乙鼻子上轻轻一掐:“你这一肚子坏水的小泥鳅,浪费我三天时间。”

玄乙满面无辜:“是九公主更喜欢扶苍师兄,和我有什么关系?”

少夷眉梢微扬,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继续扭头望向凉亭中两位天神,他微微一笑:“看起来他俩确实更般配,一看就是一挂的。”

玄乙回头望向凉亭,山风正将亭中两位天神的衣袂拂起,发丝飞扬,他们俩靠得挺近的,一绿一白,走得都是端庄清雅的路子,果然十分般配。

她笑了笑,神色平静:“看着是不错。少夷师兄,你生气了吗?”

少夷拽着她的藤椅一面沿着台阶往下走,一面柔声道:“我生什么气?阿九不喜欢我不要紧,你喜欢我就行了。”

第七十四章 寂寞祸患

玄乙慢悠悠地玩着自己的袖子:“我当然喜欢你啊,我不是还想着帮你化解和我哥哥之间的芥蒂么?”

少夷将她拽进半山腰的小亭子里,坐在她身边,叹了口气:“跟你说话我真得打起八分精神,一不小心便要被你下套。你腿脚不利索,这会儿做什么功课?反正有半年时间,何不等伤好了再做?”

玄乙开始抠自己袖口上的闭目之龙纹绣:“我家神官说,我这个伤要三十年才能好。”

少夷从袖中取出一只橘子,慢慢剥开,道:“依我看,再过一个月只怕便可彻底痊愈。”

玄乙的手指停了一瞬,又继续慢慢抠纹绣,一面低声道:“为什么这么说?”

他好像不止一次提及她的伤势,都是用一种彻底了然的语气,好生古怪。

少夷“嗯”了一声,将橘肉上白色的脉络撕下,丢了一粒进嘴里,被酸得直皱眉头:“你过来,用力拽我一下。”

玄乙的手搭在他肩膀上:“我真拽了?”

说罢不等他回答,用力推了一把,他却纹丝不动,只朝她吃吃地笑:“狡猾的小东西,又给我下绊子。”

他忽地抓住她的手腕,轻轻一扯,玄乙不由自主站了起来,被他勾住腰身,环在身前。

“你看,因为你轻了,再也不怕你压死我家丹凤。”

他歪着脑袋仰头看她,笑得纯善。

玄乙并不挣扎,盯着他额上的火红宝珠看了一会儿,这颗宝珠的色泽比原先又艳丽了许多,越发映衬得他面如美玉,眉目浓黑。

她用指尖碰了碰,少夷的胳膊便将她箍紧了些:“你成日对扶苍师弟动手动脚也罢,如今对我也动手动脚的。”

玄乙微微一挣:“你掐得我好疼。”

少夷眯起眼:“这就疼啦?还有更疼的。”

玄乙叹了一声:“少夷师兄,你其他都好,就是爱卖关子这点让我深恶痛绝。”

少夷低低一笑,正欲说话,却见九公主与扶苍并肩从台阶上走了下来,九公主粉面依旧通红,怯生生地凑近行礼:“少夷神君,我陪扶苍神君逛一逛这青丘,怕是要怠慢你了。”

少夷柔声道:“这没什么,阿九只管去,不用在意我。”

玄乙拉长了脖子去看扶苍,他却没有看她,背着身子,背影是一贯的挺拔,却无端生出一丝料峭之感。她盯着他与九公主走下长长的山道台阶,直到再也看不见。

下巴被掐住,那只手半强迫地将她的脑袋拉回来,少夷乌溜溜的眼珠子在她脸上转:“小泥鳅,怎么不笑了?”

玄乙推开他的手,眉头微皱:“我笑不笑少夷师兄也要管?”

他笑着放开她,将剩下的橘子全丢嘴里,酸得脸都皱起来,一面又道:“你这小泥鳅,今日坏了我的事,我得想个法子惩罚你一下。”

玄乙用袖子捂住嘴,楚楚可怜:“少夷师兄忍心吗?”

他起身拍了拍手,偏头想了片刻,颔首道:“非常忍心。小泥鳅一直想知道我和小龙君之间的芥蒂是什么,我如今好心告诉你——我们的芥蒂都是因为你。”

他转身便走,下一刻袖子就被她拽住了。

“说清楚点。”玄乙盯着他。

少夷笑吟吟地在她脸上轻轻掐了一把:“说清楚还叫什么惩罚?自己去问小龙君罢,他不肯告诉你,那可不关我的事。”

他继续往前走,玄乙便拉着他的袖子亦步亦趋跟着,他一本正经地提醒她:“慢点慢点,小心摔着,小心叫扶苍师弟看到。”

玄乙噘嘴道:“你真不肯告诉我?”

少夷十分认真严肃:“即便你找来天下最美的十个神女放我床上,我也不会告诉你。”

她利落干脆地放开手,少夷反问:“怎么,不问啦?”

玄乙淡道:“既然问不出来,我干嘛还浪费精力?”

少夷幽幽一笑:“这才乖,小泥鳅,有些事不必问那么多,你这条命是我的,记得替我留好,可别再受伤了。”

玄乙货真价实吃了一惊,然而定睛再看,他竟已不在眼前。她在原地待了半日,仔细琢磨他的话,只是疑惑不解。

往来青丘的天神越来越多,旧的宾客去了,又有源源不绝的新客来到,玄乙山上山下跑了好几圈,始终没找着少夷的身影,想来九公主的尾巴毛无望,他不打算留着,干脆地离开了。

她带着满肚子疑问回到山顶凉亭,却见那赑屃驮着的巨大石碑前,许久不见的白衣神君正独自负手端立,静静仰头看着碑文。

玄乙又开心起来,笑眯眯地扑过去,一把抱住他的胳膊,娇声软语:“扶苍师兄,狐狸尾巴毛拿到没?”

扶苍缓慢却坚决地从她怀中将胳膊抽回,他没有回头,手腕一转,三根雪白的狐尾长毛出现在掌中。

玄乙捻起这三根尾巴毛,和飞廉神君的头发一样,它们无风自舞,柔韧而纤细。她松了口气,这下功课算是彻底完成了。

将三根尾巴毛收进怀中,她又拽住扶苍的袖子,问:“你怎么拿到的?你们说什么啦?”

扶苍终于低头看她,目光中凌厉的寒意已经消失,只余一片深邃的幽黑。

“你想知道?”他的声音平淡而缓慢。

其实她也没有特别想知道,只是随口一问,玄乙拉长了脖子去看石碑上莹白闪烁的文字,心不在焉:“是啊,你说呀。”

她的双肩忽然被一把掐住,一股全然无法反抗的大力将她整个身体都拽起来,后背狠狠撞在石碑上,疼得她眼前直冒金星,然而更疼的却是她的肩膀,骨头几乎要被掐碎了。

玄乙本能地双脚乱蹬,体内的神力随之震荡开,密密麻麻的烛阴白雪自虚空处缓缓飘落,膝盖又被重重一撞,她乱蹬的两条腿软下去跌坐在赑屃背上,紧跟着一只手卡着脖子将她困住。

她疼得大口喘息,凝神细看,隔着窸窸窣窣的雪花,扶苍冰冷的面上毫无表情,他一只手掐着她的脖子,另一手却陷在她肩膀里,令她剧痛无

比。他俯身凑近,语气阴森:“我问你,你把我当什么?”

玄乙喘了一阵,目光骤然一狠:“放开我!”

她用力在他身上踹了无数脚,他的手便缓缓收紧,她渐渐有些喘不上气,非但不服输,反而更用力去踹他,他的白衣裳被脚印污得一塌糊涂。

令她窒息的手忽然又松了,滑下去掐住另一边的肩膀,手指几乎扣进她的骨头,疼得她大叫一声。

扶苍森然道:“烛阴氏都是像你这样践踏玩弄旁人的?你仔细看清楚,我不是小龙君,也不是齐南,更不是少夷,别把你的空虚倒在我身上。”

——————【作者的话】——————

三更放完。明天入V后双更。哭了。。开VIP也这么麻烦~

雪满乾坤

第七十五章 幼时之伤

玄乙奋力挣扎,可他的手犹如铁钳般纹丝不动,她骤然抬头,厉声道:“放开!”

扶苍看了她半晌,这张脸,这个神女,她冰冷疏离的目光——他已经无比谨慎,无比小心,却还是落入她的圈套。那些被他锁在心底最深处的敌意与恶意不受控制地决堤,他前一刻想紧紧抱住她,此时此刻却只想把她撕碎。

如果他真的可以撕碎。

扶苍看着她发白的脸,忽然放开她,玄乙跌落在赑屃背上,喘了一阵,忽地跳起便打——她何曾被谁这样粗暴对待过!只有他!从头到尾只有这个混蛋!

她的反抗瞬间便被他压制,双手被他按在石碑上,不能动弹。

突如其来的亲密,若即若离的态度,纠缠着他却又把他往外推,和旁人调笑暧昧后再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他本以为她是孩子心性,可他错了,她谁也不信,悄悄接近,冷眼旁观他为她神魂颠倒,以此打发她漫天漫地的空虚寂寞。

玄乙微凉的喘息喷在他下巴上,太清楚她的恶性,她必然是伺机要咬上他一口。

朱宣玉阳府那晚酒醉时的冲动在他血液中沸腾,扶苍又一次飞快松开手,退了数步。

他不会再让情况陷入这些荒谬的暧昧里。

“要打发你的空虚,你该去找和你一样堕落的家伙。”

他的声音阴寒刺骨,说罢转身便走。山顶的风吹拂他的袖子,他盯着袖子上被抠坏的暗银线纹绣——一切不过刚开始,只要切断就好。

扶苍眉头一皱,决绝地扯下那截长袖,任它被风吹远。

*

自公主被白泽帝君一道书信召回明性殿后,齐南又过上了往常安静又忙碌的生活。

不过忙碌归忙碌,公主和扶苍神君关系日渐亲密,小龙君修行也进入了新境界,看起来许多事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齐南愉快地喝了口茶,他再忙些也没问题。

外面忽然一阵喧哗,紧跟着神官们高声报道:“公主回来了!快抬藤床出来!”

这么快就回来了?齐南急忙放下笔奔出前厅,果然没一会儿就见神仆们抬着藤床上了台阶,他家小公主歪在床上,手里拿着一团血淋淋的东西,正翻来覆去地看。

齐南唬了一跳,上前一把抢过,这才发现是一张血红的羽毛缎,绣工精致超凡,那丝丝缕缕的鲜血在吉光之羽上似凝非凝,带着一种血腥的艳丽,十分夺目。

“杜鹃血红羽毛缎?”齐南见多识广,立即认出这珍贵无比的布料,登时惊讶万分,“公主从哪里弄到的?”

玄乙笑吟吟地接过羽毛缎,道:“叫紫元织女帮忙做的。我去的时候,刚巧那杜鹃正在啼血,喷了许多在缎子上,怪可怕的。”

“紫元织女?公主你跑去三生石畔了?”齐南一头雾水,“你怎么认识

路的?这杜鹃血红羽毛缎要用吉光之羽,这么珍稀的东西紫元织女怎么送你?”

玄乙摆摆手:“是先生的功课,我还弄到了天狐一族九公主的尾巴毛呢。”

她将那三根无风自舞的尾巴毛拿出来晃了晃,十分得意。

齐南诧异得差点蹦起来:“你还去了南之荒青丘?!”他家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公主到底是怎么认得路的?

玄乙笑着看看他,忽然挥手让神仆们退下,她盘腿而坐,道:“齐南,我另有一件事要问问你。我小时候被桐山一族刺伤,后来是怎么好的?”

齐南又是大惊,他今天被公主惊吓了太多次,一颗老心脏有点受不了,两条腿发软,一歪坐上了床沿。

“公主你……怎么知道的?”受伤到痊愈那段,她分明忘掉了。

玄乙不答,只淡道:“我记得我被阿娘带走,她说要回翠河,带我去看看她小时候喜欢去的地方,走到半途遇到桐山三公主带着一帮同族,把我们抓走,在桐山那边关了好几天。阿娘每天被逼着答应离开父亲,她一次也没答应过,所以每次都被弄到满身伤……”

“公主!”齐南低低叫了她一声,神情惨痛,“求你别说了。”

她恍若未闻,继续道:“后来桐山一族的人便想到来对付我,阿娘拼命护住我,就此陨灭了。后来的事我便记不得,醒来便在钟山,不像受过伤的样子。我问你,我的伤到底多重?谁救的我?”

齐南老泪纵横:“公主那时候……伤得非常重,我和帝君上至三十三天,下至九幽黄泉,什么地方都跑过,却找不到能治愈公主的法子,都说烛阴氏万法无用天生无敌,可谁能明白这意味着丢命也十分容易?后

来……后来……”

说着说着,他也露出疑惑的神情:“后来公主的伤一夜之间便有了起色,眼看着一日好过一日,只是醒了后忘了受伤的事,怕是太过痛苦,倒是忘了的好。”

玄乙盯着他:“忽然就好了?”

齐南点头:“确然如此,兴许是夫人残留的神念在庇护公主罢。”

玄乙沉默了片刻,撩起裙摆,将缠住右腿的白布扯下:“齐南,你看我的伤。”

他望见那几乎彻底愈合的皮肤,倒抽一口凉气:“……居然好的这么快!”

见他惊讶的神态不像作伪,玄乙笑着将白布缠回去,放下裙摆:“这一定也是阿娘的神念在庇护我。齐南,我虽然不会拳脚剑道,不过我伤好得快呀,算不算天赋异禀?”

她拍拍手,退后的神仆们立即上前抬起藤床,齐南还要跟在后面,却听她淡道:“我累了,须得好好睡一觉,莫来扰我。”

齐南深谙她的性子,通常她这种语气便是心情极差,不希望被任何人任何事打扰。他只得停下脚步,眼睁睁看着藤床上的公主越来越远。

痛快在自己家里洗了个澡,玄乙穿着松垮的袍子半卧在加了锦垫的春凳上晾头发,顺便习惯性摸出一团白雪,纤尘不染的雪白却叫她好像看到了那一身白衣。

后来她是变了龙身飞去的紫元织女府,一路躲躲藏藏,生怕被其他神族撞见龙身,不过还好,一切都挺顺利的,顺利拿到杜鹃血红羽毛缎,顺利回到钟山。

果然还是呆在钟山更好些,这里没有突如其来掐脖子掐肩膀的神君,也没有眼里藏着令她避如蛇蝎的温柔的神君。

她大概……真的只是太想念清晏,一时忘了扶苍是个多么可怕又可恨的莽夫。

只这样安安静静陪着她不好吗?

风拂过帝女桑,叶片哗啦啦的响,玄乙把白雪收回,翻个身,另一边袖子里的金环轻轻落在了地上,她捡起来放在手中把玩。

他们又都离开她了,没关系,她还有齐南和阿娘的金环。

第七十六章 术法挑衅

当紫府的第一朵石榴花绽放的时候,白泽帝君的第二道召集弟子书信送来了。

齐南带着这封信惴惴不安地进了紫府,公主那次回来后便再也没出过紫府,他也不知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小公主的口风又向来极紧,他软硬兼施都撬不出任何东西,难不成又是跟扶苍神君斗气?可这气斗的时间也长了些,都三个月啦。

此时正值五月晚春,虽说钟山一年四季冰封雪埋,但公主的紫府不受帝君神力影响,一路走来已是姹紫嫣红晃花眼,齐南方绕过一丛丁香,便见小公主半卧在帝女桑下的纤云华毯上,手边一堆乱七八糟的零嘴,先生的册子也丢了老远,正专心致志地捏一朵白雪茶花。

“公主。”齐南放缓声音唤她一声,“白泽帝君有召集书信送来。”

玄乙头也不抬:“好,放着罢。齐南快来看,这朵茶花我捏了九十九片花瓣!”

虽说他搞不懂捏九十九片花瓣有什么意思,他还是和蔼地赞道:“公主真厉害。”

玄乙心满意足地放下白雪茶花,将召集信撕开随便看了一眼,原来离恨海坠落的遗留事项基本已处理完毕,所以提前三个月开始授课,白泽帝君还不忘在信里提醒弟子们一定要把功课完成。

功课……哦,杜鹃血红羽毛缎和三根尾巴毛,是有过这么一回事。

她伸个懒腰在纤云毯上滚了一圈,懒洋洋地开口:“齐南,替我辞学罢,我不想听课了。”

齐南再也没想到三个月后公主居然说要辞学,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谁知她又打了个滚儿,一骨碌坐起身,又道:“不,别辞学,我去。”

齐南已被她绕糊涂了:“公主你这是……”

玄乙冲他笑了笑:“我说我去。”

凭什么辞学的该是她?她偏不。

*

自白泽帝君收了扶苍和玄乙之后,便放话出来,五万年之内不会再收新弟子,故而曾经神满为患的明性殿门口变得门可罗雀,谁知今日不知为何,门口的各种长车又排了数里长,把路都占满。

玄乙夹着装了羽毛缎和尾巴毛的琉璃盒,在熙熙攘攘挤满各路天神的明性殿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也找不到进去的路。

这是出什么事了?她想踮脚张望,但这里天神太多,祥光乱晃,实在睁不开眼,正疑惑时,肩上忽然被轻轻一拍,少夷的声音钻入耳中:“小泥鳅怎么在这里傻站着不进去?”

玄乙懒得给他行礼问好,只道:“少夷师兄觉得这个样子我怎么进去?”

少夷拉长脖子看了半日,忽地将她一抱,往肩上一放,吩咐:“你看看是什么情况。”

……这是提醒她,现在她对他来说已经完全不沉了吗?

结果被他一举高,祥光更刺眼了,玄乙用袖子捂住眼睛,连声道:“眼睛好疼,快放我下来。”

感觉他在往前走,一面还笑道:“疼就闭上罢。”

玄乙一胳膊肘撞在他脑门上,少夷疼得“嘶”一声:“脑壳儿都被你戳出个洞,你这心狠手辣的小泥鳅。”

他扛着她快步穿过殿前拥挤的神群,硬生生挤进大殿,谁知大殿里也全是天神,往常守门的两个小仙童被挤的出不去,在大殿里急得蹦来蹦去。少夷把玄乙往地上轻轻一放,揉着脑门问道:“出什么事了?”

小仙童们连连跺脚,满脸埋怨:“都是帝君!平时说话就不过脑子!”

他们七嘴八舌说了半天,玄乙才搞清楚原委,原来白泽帝君大半个月前就闲了,又怕回明性殿会被催着开始授课,便天天赖在文华殿不走,假装自己还在忙。前日刚巧遇到真武帝君和太章帝君来提交出师名册,两位帝君就自己的弟子们随意聊了几句,白泽帝君这不省事的偏要插嘴,说别人帝君的教法教出来必然都是书呆子,一下子便惹恼了两位帝君,趁着今天白泽帝君开始授课,各自带了弟子们浩浩荡荡闯入明性殿,叫嚣着要比一比各自弟子的高下,结果引来一群看热闹的神族,把明性殿围了个水泄不通。

玄乙素来是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有这等热闹可看,她岂会放过,当下拉住少夷,指挥他:“快帮我挤进去。”

少夷哭笑不得,伸手将她一抱,低头问她:“我就是个做苦力的?”

说罢也不等她回答,他拨开拥挤的神群,穿过大殿,只听殿后传来芷兮冷静的声音:“二位帝君请息怒,我以为,弟子之间并无高下之说,弟子们跟随先生修习,为的是将来兢兢业业维持天地秩序。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神职不同,自然需要的能力也不同,二位帝君何必一定要让弟子之间分出高低,生出嫌隙呢?”

她这话说的又空又绕,闭口不谈白泽帝君的失言,听起来偏偏还挺好听,少夷不由笑道:“芷兮师姐不愧是先生的高徒。”

出得殿外,只见开满紫阳花的庭院里也是一堆神族,不过却分为两拨,恭敬地分别垂首站在两位帝君身后。玄乙粗粗扫一眼,见这两位帝君的弟子不下一百,顿时惊讶:“怎么他们有这么多弟子?”

少夷将她放下地:“你以为神界先生个个都像咱们先生这样任性,想收就收,不想收帝子也不收?万神群殿这些帝君先生,哪个座下不是几十乃至上百名弟子,这还算少的了。”

明性殿的弟子们还没来齐,稀稀疏疏站在紫阳花旁,芷兮站得最靠前,母鸡护仔似的把师弟们挡在身后,太尧没到,先生还没起床,这里她的辈分最大,自然不能退缩。

因见少夷和玄乙到了,她立即用眼神示意他俩到身后来,冷不丁脾气暴躁的真武帝君将长袖一挥,厉声道:“少说这些废话!白泽帝君在哪里?堂堂先生,难不成这个时辰还在睡觉?凭他这妄为的德性,也好意思教训我们!”

芷兮垂首道:“仙童已去请先生了,请二位帝君移步前厅,容弟子们奉上茶水。”

真武帝君哪里理她,冷道:“白泽帝君前日说我等教出的弟子都是书呆子,想必他的弟子个个文武双全,这位芷兮神女能言善辩反应机敏,想来必定是白泽帝君的得意弟子,明秀,你去找芷兮师姐讨教一下。”

话音一落,一个发绾双鬟的神女便上前拱手行礼,不等芷兮还礼,她指尖一弹,只见数枚通体赤红的小鸟扑腾而起,竟是烈焰凑成。

芷兮纵然出身战将之家,但家中也秉持白泽帝君一样的观念,小辈到了四万岁才会开始教习术法,她会的术法只得那些神族天生便会的几个,没一个能挡住火焰小鸟,当下唯有准备避开。

冷不丁一道浓紫色身影微微一晃,挡在她身前,抬臂将那些火焰小鸟拦住,长袖一翻,这些小鸟便在他胳膊上停了一排,叽叽喳喳欢快地叫

起来。

芷兮不由自主屏住呼吸,眼怔怔看着挡在身前的少夷,他用指尖去逗那些火焰小鸟,回头朝她甜甜一笑:“师姐,小心些,莫要烧坏你的衣服。”

第七十七章 云胡不喜

心跳如擂。

芷兮心虚般垂下脑袋,后退数步。

少夷摩挲着胳膊上的火焰小鸟,笑吟吟地看着对面的明秀神女发白的秀颜,她怎样也唤不回这些小鸟,它们好像突然变成了对面这位神君的所有物。

他的手臂忽又一振,火焰小鸟叽叽喳喳地扑腾而起,柔顺地回归明秀神女掌中,化为虚无。明秀神女嘴唇翕动,似是想说什么,可最终没说出来,只是面上一红,垂头走了回去。

真武帝君气坏了:"炎梵,你去找这青阳氏的师弟讨教一下!"

果然又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神君出列,拱手行礼。

芷兮心中怒意渐生,这位真武帝君对白泽帝君到底有多少不满?他还非要切磋出个结果?一旁的少夷突然扭头低声问她:"师姐,我认输你不会怪我罢?"

芷兮忍不住跺脚:"你、你明明能打过为什么要认输?"

少夷蹙眉:"你看那个走过来的神君,长得又黑又壮好难看,我不想跟他打。"

一个两个都这么任性!芷兮摸向缠在腰间的软剑,他不上她上!

玄乙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忍不住插嘴道:"这是要车轮战啦?"

此话一出,对面两位帝君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她简直正中要害,真

武帝君的行径确实是在车轮战,而且弄得挺上不了台面。

太章帝君毕竟柔和些,今日是硬被真武帝君拖来的,当下便起了和解的意思:“真武,白泽帝君还未到这里,你和弟子们发火也无用。”

真武帝君也生出一丝悔意,他素来火气大,脾气直,被白泽帝君那一席话说的寝食难安好几天,非要来找他讨回面子,而自己的得意弟子被那么轻易打败,终于让他清醒过来:白泽帝君收的弟子都是名门,个个血脉高贵,方才那个神君是青阳氏,而刚刚开口的小神女衣服上绣满了闭目之龙,应当是烛阴氏,听说还有华胥氏拜入明性殿,他贸然跑来挣面子,其实是在往外丢面子。

可他说出的话要怎么收回?谁给他个台阶下一下?

大殿里又急急奔来两位年轻神君,正是匆匆赶到的太尧和古庭,一见这剑拔弩张的架势,太尧急忙上前含笑拱手行礼:“原来是太章帝君与真武帝君,不知两位帝君来访,太尧来迟,请二位见谅。”

有九帝子给台阶,真武帝君立即欢快地奔下来,神色变得和缓:“九帝子,许久不见,你长高了好些。”

太尧笑道:“承蒙真武帝君关爱,二位帝君想是来拜访先生的,我这些师弟师妹都不大懂事,怠慢了二位,祈请莫怪。芷兮,帝君们的弟子麻烦你招呼一下,南花园近日春暖花开,正是赏景时节,莫要再怠慢客人。”

他一面说,一面朝古庭丢眼色,叫他赶紧把白泽帝君拖出来。

好像就一瞬间,拥挤的庭院突然空旷下来,两位帝君被哄得开开心心地去了前厅喝茶,近百个别殿弟子又被芷兮和引路仙童们领去南花园,玄乙讶然眨了眨眼,看不出这平日只会打圆场做老好人的大师兄还真有点手段。

没热闹看了。她遗憾地转过身,弟子们大多跟着芷兮一起去了南花

园,太尧陪两位来找茬的帝君喝茶去了,古庭前往芳馨院拉白泽帝君起床。

好像少了谁,白衣胜雪的身影不在。

不在也好。

玄乙的视线落在紫阳花旁的少夷身上,他正与方才那个放出火焰小鸟的明秀神女不知说什么,微微垂着头,面上挂了一层和煦的微笑,额上鲜艳的火红宝珠晃来晃去,又温柔又专心的模样。

玄乙整了整裙摆,慢悠悠走过去,将他的胳膊一抱,笑吟吟地看着对面的明秀神女,也不说话。

明秀神女先一愣,紧跟着似是有些恼,再见到玄乙衣服上绣满的闭目之龙,她便急忙后退一步,干笑道:“少夷神君,我须得去找同门了,有空再聊。”

看着她匆匆离去的身影,少夷吸了口气,低头望向玄乙:“……你非把我气吐血是不是?”

玄乙浅浅一笑:“我的命都是少夷师兄的,我怎么舍得。”

少夷索性揽住她的肩膀,一路沿着开满紫阳花的小道往前走,悠然道:“我知道你这小泥鳅但凡要下套,必然先拐个弯,不过你这样吓跑我身边的神女,可不大好罢?”

玄乙慢慢说道:“我和少夷师兄虽然只认识了一年多,却倾盖如故,连我的命都是你的了,你还要与其他神女腻腻歪歪,叫我怎么甘心。往常我太过羞涩,不敢亲近你,从今儿开始,我得好好和你亲近亲近,我得对得起自己的一条命。”

少夷见她这样婉转而狡猾,不禁哑然失笑。他停下脚步,狭长的凤

目上下仔细打量她,似品鉴般从头看到脚,顺便还好心扶了扶她有些歪的衣领,最后在她脑门儿上轻轻一弹:“等你长大些再来和我说这些罢,现在太小了,啃着没劲。”

玄乙推开他的手,高傲地抬起下巴,淡道:“是你太没眼光,看上的都是庸脂俗粉。”

她又将他说的哑口无言,她好像总是能把他说到无话可说。

少夷叹着气儿,再一次拿眼细细看她,她纤嫩的容色,高傲而疏离的姿态,再长大些简直要秀色可餐,偏生又如此知情知趣聪明伶俐,这样一想,其他神女仿佛真真都是庸脂俗粉了。

真可惜,谁都可以,唯独她不行。

他那片惋惜的心情弄得他都不想说话了,一面叹气,一面用手在她脑袋上轻轻拍着:“你自己玩罢,师兄找庸脂俗粉去了。”

想走?

玄乙用力抱住他的胳膊,笑得明媚:“我也一起,我还有许多话要和师兄你诉说呢。”

少夷顿时有种作茧自缚的无奈感,四处张望一圈,忽地扬眉笑道:“扶苍师弟,好久不见。”

玄乙下意识放开他转过身,一道清冷的白色身影已从她对面走过,步伐依旧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三个月没见的扶苍,目不斜视,与她擦肩而过,一句招呼也没有,好像她是路边看不清的小石子。

她重新转回去,心情突然不大好,再看少夷已经开溜,她心情就更不好了。

玄乙沉着脸往南花园大步而去,她已经不耐烦了,下次再落在她手上,再也不与他绕弯,她非把事情搞清楚,不在乎什么手段。

第七十八章 声色犬马

她绕着南花园走了一圈,往常冷清的花园今日因着多了上百个别殿弟子,反而显得有点拥挤,忙坏了一群小仙童,又是送茶又是送糕点,个个累得气喘吁吁的。

三三两两说笑的弟子一堆一堆,就是没有少夷,原来他躲藏的本事也高得很。

玄乙正绕得烦躁,冷不丁肩膀被人轻轻一拍,一直忙着招呼别殿弟子的芷兮累得额上香汗点点,她塞给她一碟茶点,微微一笑:“饿了罢?我偷偷替你留的好东西,古庭和扶苍在那边,去坐着吃罢,我闲了就过去。”

说完她又跑了,跟陀螺似的,完全没时间坐下来歇歇。

玄乙低头看看手里的瓷碟,里面是四枚黄金栗蓉糕,也不算什么好东西,只是上回古庭带的茶点里就这个好些,所以她一直捡这个吃,倒让芷兮以为她喜欢吃这个。

古庭扶苍他们坐在一株杨柳下,古庭正朝她招手,她心里有一万分不愿过去,可是她不想忤逆芷兮的好意,顿了片刻,她还是往那棵杨柳慢慢走去。

“你的伤好了?”古庭见她走路特别利索,不由惊奇,不是说烛阴氏伤势痊愈十分缓慢么?她只用了一年便把三十年才能愈合的伤口长好,简直是奇迹。

玄乙笑着坐在石凳上,一面道:“我神力微薄,一点身手都没有,伤口自然就长得快了。”

古庭摸不清她话里的条理,他跟她总也聊不到一块儿去,她随随便

便一句话,他得琢磨半天才能弄清她古怪的思路,索性也不说话,只给她倒了一杯茶,一面笑着跟扶苍继续方才的话题:“按说你剑道觉醒,便该去一梦千年了,做好准备没?睡一千年可不大舒服。”

玄乙正埋头喝茶吃点心,“一梦千年”四个字突然钻进耳朵里,她的手一抖,茶杯给她弄翻,泼了一裙子的茶水。

从来也没见这小公主如此冒失过,古庭讶异地看着她霜色的荷衣裙摆被茶水淋得污了颜色,他指尖一弹,那些茶水便一滴滴从裙摆上渗透出来,流淌在草地上,霜色的荷衣重新恢复整洁干爽。

玄乙惊讶:“古庭师兄,这是什么术法?”

古庭有些小得意:“这几个月家中父亲传授我的,我们也该学点术法了,万一再出什么意外,也多些自保手段。”

他毕竟不傻,玄乙一来扶苍就不说话,提到一梦千年她的茶水便泼了,他无意留在这边碍事,当即起身笑道:“我去帮芷兮师姐招呼别殿弟子,等下过来。”

……这才是最糟糕的情况。杨柳树下一片死寂,玄乙慢悠悠吃着茶点,对面的扶苍跟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她也不动,凭什么她离开?要走也该他走。

结果下一刻他就动了,玄乙像被雷劈了似的,差点跳起来,古庭那杯茶咣当一下也翻了下去。

扶苍端着茶壶,淡漠地瞥了她一眼——原来他只是要倒茶。

她捏着半粒茶点,扭过头去不看他。不好,今天见到他之后她好像有点不对劲,一惊一乍,太难看了。

玄乙把自己的空茶杯往桌上一放,勾勾手指:“茶壶。”

她在傲慢地吩咐谁?扶苍看了看她,到底还是将茶壶推到她手边。玄乙慢悠悠给自己倒满茶,低头思忖片刻,忽然开口:“你要去一梦千年了?”

对面的白衣神君面色平静,没有一丝波动,幽黑深邃的眼睛和她对望了一会儿,低声道:“怎么?”

玄乙愣了半日,居然无话可说,她果然不能“怎么”。

她皱了皱眉头,淡道:“没怎么,恭喜扶苍师兄。”

黄金栗蓉糕越来越难吃,她索性丢在一旁,低头慢慢用指甲抠自己袖子上的闭目之龙。隔了许久,鬼使神差一般,她忽然谨慎地小声道:“扶苍师兄,是不是一千年以后才能再见到你了?”

扶苍想起那天的霞光中,她问了近乎相同的问题,面上流露出的一丝寂寞之意,还有被他握在掌中的冰凉的长发……他倏地合上眼,他所有的挣扎都变得如此艰难困苦,到了现在,她还在试图将他拽下去。

不该继续沉沦,荒唐的暧昧早在青丘便该结束。

玄乙等了半晌只等到他在那边默默喝茶,他的华胥氏礼仪之道呢?刚才也是,一句招呼都不打,之前更是,对她做了掐肩膀卡脖子掰手指抓手腕的一系列恶行。

她沉着脸起身,突然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她说不清是不想看见他冷若冰霜的模样,还是不想看到自己一败涂地的模样。

玄乙恼火地转身便走。

再也摸不到了,他袖口的暗银线纹绣,只有她知道那些纹绣抠起来是什么感觉。也只有她知道睡在他袖子里是什么感觉,他身上没有一点气味,干净的如同神界之风。

还有他发烫的嘴唇触碰在指尖上的滋味。

玄乙面上骤然绯红一片,可是很快又恢复苍白。

那些也没什么,她加快脚步。那些实在不算什么,不算什么。

神女们银铃般的欢笑声顺着和歌湖上的微风扑面而来,玄乙眯眼望过去,先前遍寻不着的少夷正如众星捧月般被围在中间,他倒是悠闲,笑得挺开心。

她会叫他再也笑不出来。

*

玄乙行至花坞时,少夷正和莺莺燕燕一帮子年轻神女说说笑笑,她估计今天在花园里的别殿女弟子们起码被他占了大半,实在不知他究竟有什么手段。

一个神女用帕子蒙住他的眼睛,一旁还有个神女嘻嘻笑道:"少夷,你想吃黄金栗蓉糕,还是绿豆凉糕?"

少夷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种别样的诱惑:"想吃你。"

神女们笑得花枝乱颤,冷不丁望见玄乙慢悠悠走到近前,诸神见着她衣服上闭目之龙的纹绣,不禁纷纷变色——是烛阴氏的公主!玄乙将手指竖在唇边,示意她们别出声,另一只手指向花坞外。

坏了,难不成烛阴氏小公主吃醋了?她们谁能惹得起烛阴氏?当下神女们纷纷默然后撤,一股脑跑出了花坞。

玄乙悄无声息走到少夷身边,手掌一翻,现出一团烛阴白雪,往他嘴里一抛,他"唔"了一声,被苦的捂着嘴半天抬不起头。

"好吃吗?"她将手绢铺在地上,优雅地端坐在他身边,缓缓问道。

少夷扯下面上的帕子,捂着唇偏过头看她,眉头皱的几乎要打结。

玄乙从地上捞起茶壶,好心倒了一杯茶递过去:“把嘴漱漱。”

少夷一言不发灌下一杯茶,将杯子一放,向来带着笑意的面上少见地现出一丝冷意:“你也太过妄为。”

玄乙淡道:“少夷师兄,我妄为不是一两天了,请你千万不要包涵。你卖关子的态度叫我很不痛快,我若是不痛快,必然要叫那个让我不痛快的人更加不痛快。”

“所以?”少夷反问。

“你很爱和神女们亲近罢?”玄乙望着他笑了笑,“那天你在青丘说的话叫我想到现在,你一天不告诉我真相,便一天不要想接近神女们,钟山龙神烛阴氏,说到做到。”

第七十九章 作茧自缚

少夷的眼睛都瞪圆了,这实在是他听过最不可思议也最具威胁力的警告,他好似不认识她般瞪着看了很久很久,最后面上渐渐浮现一丝笑,眉梢眼角竟有妩媚之色。

“不接近其他神女,我便只剩下你了。”他双手撑在身后,稍稍后仰,乌亮的长发半铺在花丛中,方才因为玩闹,衣领略微松垮,露出一片冰雪似的胸口,上面染了一点胭脂。

玄乙歪着脑袋看着他锁骨上那点胭脂印,轻道:“你可以试试,看我上不上钩。”

少夷扶住她的后脑勺,骤然凑近,几乎要贴上她的额头,声音极低:“小泥鳅,这种话可不能随便和神君说。”

“哦?”玄乙推开他,又笑了笑,“那你想到什么好手段没?”

少夷与她对望片刻,苦笑起来:“这种引诱手段你和谁学的?”

她没上钩,他都快想上钩了,不好不好,这可糟了。

玄乙移开视线,绵软的声线里隐约含了一丝讥诮:“你满肚子春/情,自然看谁都在引诱你。少夷师兄,想好要不要告诉我真相了么?我闲得很,时间也多得是。”

少夷长叹一声,索性半卧在芍药丛中,缓缓道:“我的耐性一向不错。”

玄乙道:“不巧我的耐性也挺好。”

少夷只有继续苦笑,作茧自缚,这可是真真的作茧自缚。他翻个身仰躺过来,眸光流转,又落在玄乙身上。她的侧面柔和俊俏,睫毛扇子般一扬,平静疏离的目光与他撞在一处。

他伸出手去摸她剔透的脸颊,她慢慢避开,他便一本正经地说道:“你给我亲一下,或许我便考虑告诉你。”

玄乙摸出一团白雪,认真地看着他:“你吃下一百团白雪,或许我便考虑放过你。”

少夷简直不知该生气还是该大笑两声,停了半晌,忽然起身勾住她的肩膀,轻道:“这会儿我总算能体会扶苍师弟的心情了,连我也想敲打你两下。”

哪壶不开提哪壶,玄乙冷道:“天底下的莽夫够多了,少夷师兄也要凑趣不成。”

少夷的手指沿着她纤细的背向下暧昧滑动,勾住腰线凹进去的部分,将她往怀里一带,低笑:“我不打你,打打杀杀多煞风景。如今我身边的神女都被你吓跑,只得你陪着我,就怕你吃不消。”

冷不丁她冰冷的手按在他下巴上,好整以暇把他慢慢推远。少夷望向她嘲讽的双眸,她的眼神像是在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做。

哎呀,这条小泥鳅在他面前是卯足了十分的注意力和诡诈,她又素来聪明的紧,这可难办了。

少夷重重躺进花丛中,用手盖住额头,悠然道:“小泥鳅,你好好坐着,我也好好躺着,何必提芥蒂之类煞风景的话。你就是困我一万年,美人在侧,我也乐在其中。”

玄乙起身掸掸裙摆:“一万年?你想多了,告辞。”

少夷此刻情真意切体会到什么叫百爪挠心,啼笑皆非。他唯有苦笑:“这就走啦?不陪我再说说话?”

玄乙淡道:“既然我的命是少夷师兄的,也不急这一天,对不对?”

意思是她以后还会来这招?把神女们赶跑她自己也跑掉,留他独个儿在这边吹风,直到他把真相都告诉她?少夷撑不住大笑了几声,真是好手段。

眼看她繁复而华丽的荷衣裙摆像花一样要飘走,他心底陡然生出一股似烦躁般的饥渴情绪——她真是了不得,了不得。

“小泥鳅。”少夷撑起身体,在后面唤她一声,“下回再这样,我可不介意当一次莽夫。”

玄乙头也不回,应道:“我也不介意再让左腿受一次伤,好见识见识少夷师兄如何莽夫。”

她是指变沉了叫他碰不得她么?少夷躺回去,一面笑,一面还叹气,落了满身的芍药花瓣。

*

白泽帝君并着太章真武两位帝君的身影出现在南花园时,芷兮和古庭招呼别殿弟子已经招呼得满头大汗,直到这会儿才能喘口气。

太尧匆匆赶来,见他俩满面疲色,不禁失笑:“这才招呼多少弟子,你们俩也太生涩,看来这明性殿该多来些客人叫你们练练手才是。好了,我来罢,你们去歇歇。”

芷兮累得话都不想说,只点了点头,回到杨柳下的小石桌旁,扶苍还在,玄乙却不在了,古庭灌了半杯茶,方喘着气问:“玄乙呢?不是又斗气了罢?我怎么不知道你脾气这样坏。”

扶苍一言不发,从袖中取出一只檀木盒推到他面前,沉声道:“我该回去了,替我将这功课交给先生,将来怕是有许久听不得课。”

古庭正在吃黄金栗蓉糕,他这突如其来一句话差点害他噎住,咳得昏天暗地,好在旁边的芷兮急道:“扶苍师弟是打算马上就一梦千年?这……是不是太快了?先生才召集我们回来,要不再等几日,至少和师兄弟们打个招呼,还有玄乙……”

扶苍笑了笑,神色却是冰冷的,他的面色不知为何犹如雪一般惨白,曾有的一切生动的气息仿佛都被收敛,只余一付瓷器般的外壳。

“不必了。”他起身拱手行礼,“保重,千年后再见。”

古庭见他说走就走,急忙追上去:“我送你出去……这是怎么了?”

芷兮自觉追出去不妥,她跟扶苍本就不是特别熟稔,先前还迷恋了近万年,这股缠绵而荒唐的迷恋结束得也十分荒唐,导致她见到扶苍总有点尴尬,这情况还是交给古庭更稳妥些。

她呆坐一会儿,下意识便要四处寻找那道浓紫色的身影,即便知道这种行为很可笑也没有任何意义,她还是没有办法忍住。

像是心有灵犀般,她一下便在湖对岸花坞那边望见少夷,身边……他身边居然没有莺莺燕燕,孤单地躺在花丛里,浓紫色的长衣铺开,像一张画儿。

芷兮只觉胸腔里有个什么东西“扑”一下坠落,砸得她心神不宁,坐立不安。

古庭很快又回来了,带着满面茫然,连连叹息:“问他什么都不说,莫不是又被玄乙气到了罢?”

芷兮全然没听清他说了什么,她的神魂早已飞远,手腕都在微微发

抖,强自镇定倒了一杯茶,尝在嘴里是烫是冷竟全然不察。

胸膛里坠下去的东西又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震得胸骨发痛,她再也无法忍耐似的,放下茶杯起身便走,把古庭愕然的叫唤声丢在了脑后。

第八十章 荆棘刑罚

明性殿的南花园一到五六月间,最美丽的地方便是和歌湖畔的花坞,虽然没有花皇仙岛上争奇斗艳百花缭乱的富丽风景,但花坞内种满了各色仙品芍药,朵朵大如盘,花瓣晶莹剔透,异香漫溢,倒也别有一番明媚之色。

芷兮在一股不可解的冲动下疾步走到花坞外,却又不禁停下了脚步。

上回在朱宣玉阳府听见的那首不成调的叶片小曲在低低回旋,还是断断续续的。她隔着郁郁葱葱的绿叶向花坞内张望,少夷正躺在花丛中慢悠悠地吹叶片,花瓣落了满身,领口微微敞开,露出漂亮的锁骨,上面有一点胭脂印。

这带了一丝糜乱色彩的俊美竟让她感到窒息。

少夷眼珠一转,望见芷兮站在花坞外,不禁微微眯了眯眼,放下叶片一骨碌坐起来,笑道:“师姐,你又吓坏我了。”

芷兮忽然无地自容。

她像个傻子一样,来找他做什么?说教吗?他早就坦白心迹,他就是那样的性子,她的说教不单毫无作用,反而白白惹他厌烦。

还是找他谈论风花雪月?那更可笑了,她从来也不会这些柔靡风骚的东西,并且一向十分厌恶。

难不成感谢他先前出手相助?可她好像连道谢也羞涩得说不出口。

芷兮短短一瞬间想了无数心事,最后颓然垂下头。

或许是他身边少见地没有围绕神女,或许是他先前的出手相助,无论是何种原因,她因着冲动跑来,现在却后悔得无以复加。

她没有去应少夷的招呼,转身便走。

谁知他又在后面柔声唤她:“师姐,我有事求你呢。”

芷兮停下脚步,没什么精神地开口:“什么事?”

冷不丁他居然凑到近前,俊美温和的笑颜离得极近,眼里带了一丝恶作剧似的俏皮,悄声道:“师姐,我想去下界极北之渊看看离恨海,你陪我去罢?”

芷兮被吓一跳:“什么?!”

少夷咬着唇低低地笑:“你不想去看看吗?我好奇离恨海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当年太行和昆仑掉下界,听说也有许多神族下界去偷看,咱们也偷偷下去好不好?我思前想后,唯有师姐能陪我一起。”

芷兮惊道:“离恨海如今每日有五百战将包围监守,怎么偷看?何况连离朱帝君都陨灭在其周围,太危险了!现在神族下界又有限制,我、我帮不了你!”

少夷蹙眉:“就远远地偷看一下,师姐上回还答应帮我下界看延霞,我晓得你有路子。好师姐,我只有你能拜托了,你不答应,我可要亲你了。”

说着他眉头舒展开,勾唇一笑。

芷兮胸膛里的心又开始狂跳,她曾对少夷这些暧昧口吻厌恶至极,但此时此刻,她竟手脚发麻,不能自已。

引以为傲的理智在扶苍面前还有用,在少夷面前居然毫无作用,他

稍微靠近撩拨一下,她便溃不成军。她倏地明白过来,她坚持的那些厌恶,都是自欺罢了。

*

由于十二名弟子都漂亮地完成了三个月前布置的功课,白泽帝君一夜之间多了二十四件宝贝,连着手舞足蹈了好几天,天天念书跟唱歌似的。

也不知三个月前是谁说,重新开始授课时便该传授术法,结果回来了十几天,照样天天念书背书,先生纵然情绪激昂,奈何弟子们都挺消沉的,有几个胆大的弟子甚至公然在书案上睡着了,大约是借此表达抗议。

玄乙用袖子压住一个呵欠,这十几天夜夜风声呼啸,本来她住了一年已经习惯了,最近却又不习惯起来,几乎不能入睡。

她目光朦胧地扫视合德殿,往常第一排书案那边太尧古庭芷兮都占着的,可芷兮第一天来了之后便告假,到今天还没回来,同样消失的还有少夷,他大概是怕被她逼问,干脆连课也不来听。

她的目光又下意识落在窗边一座空着的书案上,以前常坐这里的白色身影不在了,书案上甚至积了薄薄一层青灰。

那天在南花园,她又遇到了古庭,他把她一顿斥责:“你又跟扶苍斗什么气?气得他直接走了,这就要一梦千年。有什么气就不能好好说吗?你啊,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一千年都见不到他了。”

他去就去了,告诉她做什么?

他要去一梦千年,何必那天专门来一趟明性殿?特地来给她看冷脸的吗?她已经看到了,又成功被他打败一次,华胥氏睚眦必报果然厉害。

他从来也没让过她,每一次都是。

玄乙的身体慢慢歪在书案上,指甲抠着袖口上的纹绣,把金线扯得乱七八糟。

不要对她露出伤心又温柔的眼神,厌恶她,讨厌她,排斥她,他们棋逢对手,和以前一样斗气肉搏都好,可他还是要走,让夜晚的风声那么喧嚣,让她被吵得无法入睡。

玄乙揉了揉干涩的眼睛,白泽帝君念书的声音渐渐变得十分遥远,她合上眼,困得一下子便睡去。

这一觉竟睡得极沉,直到一只手将她晃醒,她还有些反应不过来,茫然地扶着金环抬头四顾。

合德殿内已空空如也,殿门紧闭,白泽帝君居然站在她身边,手里端着一只琉璃盒。

玄乙睡意犹足,又用袖子压住一个呵欠,起身道:“先生,我告退了。”

白泽帝君摇了摇头:“等一下。”

他将琉璃盒放在书案上,慢慢打开,里面是一张血红艳丽的羽毛缎,正是玄乙十几天前交的功课。

“杜鹃血红羽毛缎需要吉光之羽。”白泽帝君的手指点在那些丝丝缕缕仿佛仍未干涸的杜鹃血上,“这幅羽毛缎是紫元织的,她府上没有如此珍稀的东西,你从何处得来?”

当然是从天宫马厩里偷的。

玄乙淡道:“先生布置了功课,弟子们竭力完成便好了,不必问出处罢。”

白泽帝君神情凝重:“三个多月前,天宫马厩养的吉光兽羽毛被偷偷切了一把,此案始终悬而未破,直到前几日扶苍亲自去天帝面前请罪,认下了罪名。天帝网开一面没有对外透露是他下的手,但刑罚难免,他须得受一个月的荆棘刑罚。你们胆子实在太大,居然敢偷天宫里的东西。”

荆棘刑罚?听起来好像很痛的样子。

玄乙眉头一皱,冷道:“先生若有心,又何必布置这样的功课?”

白泽帝君被她说的哑口无言,他是忙得一肚子邪火,只匆匆写下了最想要的五十件宝贝,倒还真没想那么多,何况主要目的不过为了开拓他们眼界,如果拿不到,他也不会真罚弟子们抄书一百遍。

实在没料到座下两个小弟子这样胆大包天,他也不知是惊还是骇。

白泽帝君将琉璃盒盖上,夹在胳膊下面,神色严肃:“此事因本座而起,本座须得去青帝宫给个交代,扶苍也是因你受罚,你同本座一起罢。”